

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
碩士論文

移動在兩個家庭之間：
北台灣印尼客家女性的認同與情感民族誌
Swinging Between Two Families :
An Ethnographic Study on the Identities and Sentiments of the
Indonesian Hakka Women in North Taiwan

研究生：黃圓惠
指導教授：簡美玲 博士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

中文摘要

本文認為作為女性，她們生命史中，日常生活裡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文化是不可分割的。Kottak (2005) 提到「全球化時代，人們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動，擴大與消除了舊有的邊界與社會階級區分。…這些移動的人們處在不斷變動的情況下，了解如何依據地點和情境脈絡來經營其多重身分。」本文印尼客家女性確實連結兩地客家家庭成員互動。而她們根據周遭不同的人、事、物強調自己的身分別，同時認同華人、客家人、山口洋人的多重身分。

本文發現嫁入台灣的印尼客家女性，她們的移動歷程可區分為印尼本國的移動及跨國移動。報導人中擁有印尼本國的移動歷程經歷者，她們帶動原生家庭經濟能力的變動、也豐富自身的工作經歷。她們此時所建立的人際關係，延伸到婚姻家庭裡人際網絡展演。再者，不同世代的印尼客家女性經歷印尼政府排華的影響下，對於華人的認同情感不同，但她們都認同客家情感，藉由客家認同拉近彼此的情感。另外，藉由飲食的互動看到她們藉此分界我群與他群，並且經由食物得到情感慰藉。

本文第一章描述印尼客家女性在加里曼丹山口洋市客家環境下成長。但是印尼排華影響因素，鋪陳不同世代印尼客家女性原生家庭背景。第二章記錄這群女性成長過程裡，她們所經歷的原鄉生活情景，她們的移動歷程，以及在台灣婚姻家庭生活。第三、四章為本論文核心章節。第三章從「印尼嬾」一詞開始注意到刻板印象在她們身上引起的情感波動，她們連結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成員的互動，以及隱藏在飲食的情感。第四章以她們的生活經驗來分析移動過程所伴同的認同，並且以她們的視野來比較兩地客家特質，最後以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的提問觸碰認同層面。最後一章以本文民族誌個案來與新移民女性研究、客家族群進行對話，表達印尼客家女性生命經驗的豐富面向以及兩地客家互動的動態過程。

關鍵字： 移動、家庭、印尼客家女性、生命史、情感、認同、民族誌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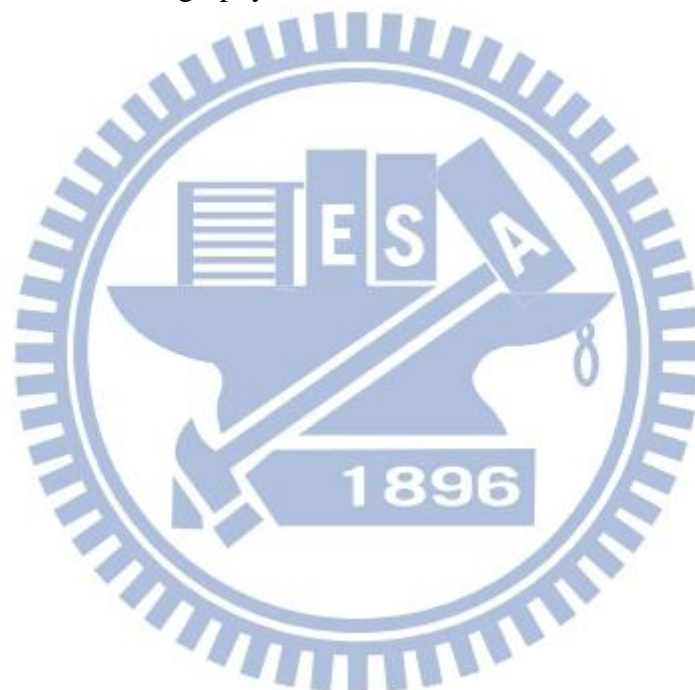
In this study, a new concept concerning women is introduced, which suggests that their families of origin and families of marriage are inseparable. According to Kottak (2005),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people move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erefore, some of the borders and the distinc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re either widened or eliminated....Under the condition of constant moving, these people know how to operate with multi-ident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place and condition.” As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research, Indonesian Hakka women indeed connect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Hakka family members between Indonesia and Taiwan. These women not only emphasize their identity in accordance with people, things, and conditions but also recognize their multi-identity as being Chinese, Hakka, and Singkawanges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Hakka women who immigrate to Taiwan for marriage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parts: moving within Indonesia and moving between countries. Among all the respondents of this research, it was found that those with migration experiences inside Indonesia could uniquely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capacity of their families of origin as well as enrich their own working experience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y build up during the migration process will also extend to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 in their families of marriage. Moreover,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Indonesian Hakka women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people, which may occu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anti-Chinese policies b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y all recognize Hakka culture and draw close to each other through this recognition. Additionally, the interaction found while cooking is one way they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others. Moreover, food is also a way they find comfort while living abroad.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study describes how Indonesian Hakka women have grown up with Hakka culture in Singkawang city, Kalimantan Island, Indonesia. However, the government’s anti-Chinese policy has resulted in different backgrounds for Indonesian Hakka women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The second chapter will discuss these women’s lives in their families of origin and their migration history, as well as their married life in Taiwan.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s are the core of this research. The third chapter will start with a discussion of “In-ni Ma”, a term in Taiwanese that refers to female Indonesian spouses in Taiwa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term will focus on the stereotypes that local people have about them, how they connect and interact with their families of origin and families of marriage, and the

sentiments hiding behind their cooking. As seen i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the fourth chapter will deal with the identities they hav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igrating. Also, this chapter will compare Hakka characteristics in Indonesia and Taiwan from their viewpoint. The recognition aspect will be dealt with by asking questions regarding adjusting to a new place or eventually finding a true home. The last chapter will adopt an ethnography case study to discuss the study of new immigrant women and the Hakka community for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the richness of Indonesian Hakka women's lif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Hakka culture between Indonesia and Taiwan.

Keywords: migration, family, Indonesian Hakka women, history of life, sentiments, identities, ethnography



誌謝

大學畢業後，順利進入職場工作，沒有想過自己會完成研究所課程。當年，看到大學同學們往研究所進修時，我心中也有所嚮往；但是，心中知道畢業之後進入職場，自己的一份薪資能夠減輕父母肩上壓力，我選擇工作。在國小任教多年，看到同事陸續進修，此時，得知母校交通大學客家學院招考在職專班研究所，我怦然心動。接著，我投入研究所的準備，並且如願進入交大客家學院走入客家領域探索，與客家對話的過程中，我才了解到我自以為熟悉的客家卻是如此的陌生。

「我是客家人」我從小跟著父母說客家話，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可是，客家到底是什麼？我一知半解。順利進入交大客家學院，在多位老師的教學帶領中，我知道了客家的多樣面貌，熟悉的客家、陌生的客家都是事實存在的客家面向，在學習旅程裡，因為熟悉、因為陌生，讓我深深的喜歡上客家。感謝交大客家學院讓我有機會深刻體會客家的風情，學院裡豐富的課程引導我順利完成這一篇論文。

我能夠順利的完成論文，特別感謝簡美玲老師的細心教導。我想把腦中的思緒書寫成文字，這中間確實讓我遇到挫折，總是有很多的不足，到底該如何寫呢？好想放棄的念頭存在心中。簡老師的一封封 mail，關心的詢問進度，鼓勵的詞句，再再燃起我繼續書寫的動力，謝謝您，謝謝老師持續的鼓勵。老師優秀的指導、耐心的閱讀，協助我書寫完成這一篇論文，謝謝您。

論文書寫過程裡，時常打擾報導人，她們熱情的招待及娓娓道出成長經歷是本篇論文的主幹，真誠的謝謝她們願意分享生命經歷。在此同時，我的親人、家人總在我需要時，給予我支持；在我煩悶時，默默的忍受我無理的要求。

一切的一切，謝謝大家。

黃圓惠敬上

101 年的夏天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誌謝	iv
目錄	v
圖目錄	vi
表目錄	vii
附錄目錄	viii
客語文字書寫採用客委會初級認證客語拼音符號對照表---海陸腔	ix
第一章 緒論	p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p4
第二節 田野地點	p5
第三節 研究對象	p8
第四節 文獻回顧	p20
第五節 研究目的及方法	p42
第六節 章節內容	p45
第二章 我們的移動	p47
第一節 原鄉生活	p48
第二節 移動歷程	p61
第三節 接待社會的生活	p86
第三章 情感的流動	p95
第一節 印尼嬖：刻板印象的印記	p96
第二節 兩個家庭的互動連結	p109
第三節 日常生活中食物的偏戀	p134
第四章 族群意識與認同	p153
第一節 交錯的認同	p156
第二節 兩地客家碰觸下的火花	p167
第三節 落地生根亦或落葉歸根	p181
第五章 差異與傳承	p193
第一節 個人與群體的異與同	p194
第二節 女性與家庭的傳承	p198
參考書目	p205

圖目錄

圖 1-1	新竹縣湖口鄉位置圖。	P8
圖 1-4	范姐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P10
圖 1-5	羅姐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P11
圖 1-6	溫姐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P12
圖 1-7	陳姐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P13
圖 1-8	四位報導人日常生活中互動頻繁親人、友人關係圖。	P15
圖 1-9	阿珠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P16
圖 1-10	阿娟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P17
圖 1-11	阿娟、阿珠日常生活中互動頻繁親人、友人關係圖。	P18
圖 1-12	印尼加里曼丹島位置圖。	P19
圖 1-13	加里曼丹島山口洋市位置圖。	P19
圖 2-1	阿珠山口洋市原先住家附近圖。	P54
圖 2-2	范姐親屬關係圖。	P65
圖 2-3	范姐、溫姐的親屬關係網絡圖。	P72
圖 2-4	陳姐雅加達時與范姐五妹親屬的人際關係圖。	P77
圖 2-5	印尼客家女性移動軌跡圖。	P78
圖 2-6	阿珠山口洋市先後住家附近圖。	P81
圖 3-1	阿珠母親在台灣過生日。	P118
圖 3-2	阿珠的叔叔、伯伯在山口洋家中聚會。	P119
圖 3-3	阿娟兩個家庭親屬人口圖。	P120
圖 3-4	華語識字班結業式及餐會。	P138
圖 3-5	酸甜青芒果和泰國沾醬。	P139
圖 3-6	溫姐家過年時的糕點。	P148
圖 3-7	陳姐家過年時的糕點。	P149
圖 4-1	山口洋小學師生假期旅行，中途留影。	P166
圖 4-2	右圖是溫姐家的客廳，左圖是范姐家的客廳。	P166
圖 5-1	研磨香料的研磨鉢。	P199
圖 5-2	製作香料的香蘭葉及加入香蘭葉的綠色水板—杯子糕。	P203

表目錄

表 1-1	六位報導人基本資料。	P8
表 2-1	報導人學歷表。	P56
表 2-2	報導人國內移動概況表。	P63
表 2-4	報導人婆家生活情形。	P88
表 2-5	報導人的工作。	P91
表 3-1	40、50、60 世代結群同伴的婚姻家庭。	P122
表 3-2	80 世代結群同伴的婚姻家庭。	P129



附錄目錄

附錄一	報導人基本資料	p214
附錄二	外籍配偶及新移民女性相關論文篇數	p216
附錄三	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分析資料 88-98	p217



客語文字書寫採用客委會初級認證客語拼音符號對照表---海陸腔

注音第一式	海陸	注音第一式	海陸	注音第一式	海陸	注音第一式	海陸				
ㄅ	b	ㄇ	s	ㄟ	im	ㄟ	ip				
ㄆ	p	ㄨ	ii	ㄝ	em	ㄝ	ep				
ㄇ	m	ㄟ	i	ㄟ	iem	ㄟ	iep				
ㄉ	f	ㄝ	e	ㄟ	am	ㄟ	ap				
ㄊ	v	ㄟ	a	ㄟ	iam	ㄟ	iap				
ㄋ	d	ㄝ	o	ㄟ	in	ㄟ	it				
ㄌ	t	ㄟ	u	ㄝ	en	ㄝ	et				
ㄋ	n	ㄟ	ie	ㄟ	ien	ㄟ	iet				
ㄌ	l	ㄝ	eu	ㄟ	uen	ㄟ	uet				
ㄍ	g	ㄟ	ieu	ㄟ	an	ㄟ	at				
ㄎ	k	ㄟ	ia	ㄟ	uan	ㄟ	uat				
ㄎ	ng	ㄟ	ua	ㄝ	on	ㄝ	ot				
ㄎ	h	ㄟ	ai	ㄟ	ion	ㄟ	iot				
ㄎ	zi	ㄟ	uai	ㄟ	ün	ㄟ	ut				
ㄎ	ci	ㄟ	au	ㄟ	iun	ㄟ	iut				
ㄎ	ngi	ㄟ	iau	ㄟ	ang	ㄟ	ak				
ㄎ	si	ㄟ	io	ㄟ	iang	ㄟ	iak				
ㄎ	zh	ㄟ	oi	ㄟ	uang	ㄟ	uak				
ㄎ	ch	ㄟ	ioi	ㄟ	ong	ㄟ	ok				
ㄎ	sh	ㄟ	iu	ㄟ	iong	ㄟ	iok				
ㄎ	rh	ㄟ	ui	ㄟ	ung	ㄟ	uk				
ㄎ	z	ㄟ	iui	ㄟ	iung	ㄟ	iuk				
ㄎ	c	ㄟ	ue	ㄟ	er						
成音節輔音		聲調表									
音標	客語拼音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ㄇ	m	m	1	2	3	4	5	6	7	8	
ㄋ	n	□	客委會	v`	v	v´	v˘	v+	vt	vt`	
ㄎ	ng	ng	會	53	55	24	11	33	5	2	
		v 表示漢字音，右上角表示聲調，vt 表示入聲調，「24」表示調值。									

表中「□」部分表示海陸客家語有音無字。

筆者整理自客委會客語能力基本詞彙(初級)_100年新版，台灣客家語拼音方案(<http://elearning.hakka.gov.tw/Default.aspx>)

第一章 緒論

我在教師工作的教學歷程中會面對到新移民子女的學習，也面對他們的母親¹。在一次家庭訪問中，學生母親來自印尼，學生父親說：「老師，妳直接以客語跟媽媽談話沒關係，客語也通的。」原來，這位媽媽來自印尼客家，頓時拉近彼此的感情，談話中她提到：「兩地客家話腔調²有不同，在這裡講久了，跟印尼家人對話時，家人會說我的腔調怎麼這麼奇怪？」在這話中，令我訝異印尼客家女性在家中彼此常以客語交談。彭啟原(2002)《台灣客庄影像》一書中以影像、文字紀錄台灣從南到北客家人所發展出自己的文化，他指出「雖然同為台灣客家人，但又因來自不同的原鄉，基於生存的需要，情感牽繫，而形成了不同語區的生活聚落。」

張翰璧(2007)提到跨國婚姻裡印尼配偶絕大多數是印尼裔客家人，台灣與印尼配偶的通婚是「跨國界而未跨族群」。筆者認為同在台灣的客家人，南與北就發展出自己區域的文化，台灣客家人身處在華語環境中，應當留存客家文化。對於印尼的客家人來說，客語受制於印尼大環境，應該無法時常使用吧！由這位印尼媽媽身上，筆者知道他們在印尼家中彼此對話的常用語言依舊是客語。「客語腔調有所不同」的對話裡，反應出不同區域影響下的客家人，客語腔調受到當地環境而有所改變。

而自己自小對於身為客家女性的身分沒有太多感受，隨著年齡成長慢慢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也知道我的母語「客家話」因地方不同有不同的腔調，加上近年來小學教導母語〈客家話也是其中一種語言〉，漸漸的我對於「客家」有不同的深刻想法³。這些新移民女性來自印尼客家，對孩子的付出如同大多數母親一樣

¹本文中，以新移民女性稱呼因婚姻移民的女性。引述他人文章時，尊重原著仍以原著文字為主，因此，本文中仍將出現「外籍新娘」、「外籍配偶」等稱呼。

²依行政院客委會的資料，在台灣客家話有分四縣、海陸、詔安、大埔、饒平等不同腔調。

³徐正光、張維安(2007)《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導論中提到自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及《客家源流考》為客家研究奠定重要基礎之後，客家的研究漸漸受到重視，現在台灣多所大學成立客家學院，在各個面向上研究有關客家的議題，喚起許多人關注客家。筆者也是進入客家學院就讀之後，對客家有更深的情感。

是非常用心的。陳美蕓(2007)的研究中印尼客家女性報導人提到，她的成長經驗中印尼重視孩子的道德及對長輩的禮節，因此孩子有不禮貌的行為，她會加以處罰。而且這三、四年新移民女性相關研究中，對於新移民子女學習的研究結果顯現出孩子的學習及能力是沒問題的，家庭裡父母在家中的影響力對孩子的成長確實是重要的面向 (向芳誼 2007; 許詩屏 2009; 蔣金菊 2006; 謝慶皇 2004)。

然而，印尼客家女性在她們飄洋過海來到台灣，遠離自己的原生家庭，藉由婚姻進入一個自己的新家庭，在這個原生與新家庭中彼此產生了如何的改變？她們進入了新的家庭，學習新家庭各種事物的過程，她們將帶入多少原生家庭的概念呢？一旦她們能做主決定家庭事物時，原生家庭的一切又將如何影響她們呢？⁴？

本研究先著眼移動⁵與認同的研究，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人們因為各種理由「移動」，隨著這個移動，擴大與消除了舊有的邊界與社會階級區分。在現代社會，拜交通便利的影響下，移動已經跨越國界，Appadurai 將今日世界描寫成一個跨越地方的互動體系，這是相當嶄新的體系(引自 Kottak 2005)。邱淑雯(2003)認為伴隨著移動，認同是一個必然被提及的議題。Kottak(ibid: 440-441)也提及移動的人們在這個變動的世界中，新的認同不斷產生，但其他的認同卻消失了。今天的世界處在不斷變動的情況下，這些不斷移動的人們了解如何依據地點與情境脈絡來經營其多重身分。Carstens(2005) 1978 年研究客家馬來西亞社區時，發現布賴(Pulai)社會 1980 年代女性在此地區地位和角色開始了一些轉變：雖然性別意識上有所改變，但是當地女人還是被期待要養育孩子和照顧家庭。

客家與性別的女性研究中，經由不同民族誌的書寫，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地方華人客家女性的面貌。Carstens(2005)發現布賴客家女人在農曆二月觀音誕辰的活動中，女性以個人名義參與祭壇宣讀的面向非常不同於一般客家女性意象。徐

⁴ 蕭昭娟(2000)提到外籍新娘透過家務工作而將原鄉習慣文化逐漸流露出來，並進而影響夫家。

⁵ 人口遷移(human migration)簡稱遷移。在人口遷移的研究中，遷移(migration)和流動(mobility)、移動(movement)三個名詞經常交替使用。大體而言，遷移可包括長距離的遷移，也可包括短距離的移動。本文的移動是遷移的意思乃指個人自願從一個國家移到另一個國家(廖正宏 1985:2)。

霄鷹(2006)在粵東梅縣附近的客家鄉鎮進行民族誌研究，採取客家婦女文化主位的視角來研究民間信仰與山歌兩個領域，細緻地在民間信仰領域中以客家女性信徒自身的觀點來描述信仰世界；而在山歌的領域中以婦女歌手來解釋自身行為的意義。

印尼客家女性在台灣的研究中，常歸類在新移民女性的研究。而有關新移民女性的研究眾多⁶，張翰璧(2007)提到台灣地區關於外籍配偶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成三類：外籍配偶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脈絡；台灣的生活適應；台越婚生子女的健康狀況及教育與輔導。...上述研究多從「台灣」的觀點出發，並未將外籍配偶放在原生文化的社會脈絡中分析。因此，她提出跨國婚姻中的社會文化影響，針對婚姻生活中不同社會的文化接觸，而此文化接觸對不同社會文化再生產的影響。...又提及家庭是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場域，而女性又是家庭事務與親子教養的執行者，新移民女性會將其社會價值觀編織在生活實踐中，傳遞給下一代。張翰璧特別關注在觀察新移民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傳遞事項，她認為不應只是從同化的角度來看待此跨國婚姻。筆者認為印尼客家女性不僅是新移民女性的研究，在客家與性別的領域中也是不可忽視的東南亞客家女性。

另外，要深入了解印尼客家原生文化，對於印尼華人的生活情形也應著墨，印尼在西元 1968 年第二任總統蘇哈托因懷疑印尼共產黨由中國共產黨支持，因此禁止華人結社集會，禁止中文書籍流通，1967 年關閉華校，至 1992 未開放⁷，在教育上通用印尼文(黃毓麟 1992)。語言與文化的傳承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除了語言部分，李昱宏(2006)提到印尼菜的味道不外乎辣與甜並重，炒與炸兼備。...吃蝦餅似乎是印尼人的習慣。飲食是日常生活的常態活動，我們常聽到異鄉客對食物提及「懷念家鄉的口味、這有媽媽的味道」，日常生活細節是最容易傳達原生文化的影響。長久以來，文化的觀點對人類學而言，都是最基本的；英國人類

⁶ 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的檢索中，輸入新移民女性或外籍配偶查詢，相關論文達 1400 多篇 (2009.12 查詢)。

⁷ 李美賢、陳雅莉 (2007) 探討印尼後蘇哈托時期有關教育選擇部分，提到華裔印尼人教育上的限制，直到 1998 年後，有許多改變。

學家泰勒(Sir Edward B. Taylor)對於文化的定義，焦點放在人們透過學習而獲得的特性，這些特性不是透過生物遺傳，而是藉由人們在某個特定社會中成長，在那裏他們暴露在一種特殊的文化傳統下(引自 Kottak 2005：79)。文化限制了個人，但是個人的行動卻可以改變文化；而傳播與遷徙將相同的文化特質與模式帶到不同的區域，這些特徵跨越了國家的疆界，而被許多國家的人們所共享(ibid：76)。

本文透過報導人與親人、朋友互動人際關係的相處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細微呈現，關注到她們情感及認同的依歸，藉此比較印尼與北台灣兩地客家的相似與相異性，藉由她們的生命故事提供我們豐富客家女性的另一面向。

除了報導人的生命故事之外，作家愛亞以文學角度書寫的《湖口相片簿》(2003)、謝明蓉主編的《靜水流深：東南亞廿客家良材》書中人物的生命故事也運用在此論文中，藉此與報導人生命史對話。並且經由報導人所提供的《歲月留痕—情牽故鄉山口洋》及《南華中學六十周年紀念特刊》，書中內容幫助筆者進一步認識報導人的居住地。

第一節 問題意識

本論文的目的並不企圖解釋印尼各地客家女性的共有經驗，本文中特定女性的共同性有：

- 1.她們的原生家庭來自印尼加里曼丹島的山口洋市。
- 2.她們印尼原生家庭經常性使用的客家語言為海陸腔調。
- 3.她們經由婚姻嫁到北台灣客家地區，現在定居於湖口鄉地區。
- 4.她們在台灣居住地所使用的客家語言為海陸腔調。

經由報導人生命故事裡認同與情感民族誌的描述中，來認知印尼與北台灣兩地客家的相似與相異性及探討報導人多重身分下所呈現的認同現象。

夏曉鶯(2002)以經濟角度分析新移民女性進入台灣的情形。有關印尼客家女

性描述其中引述駐雅加達台北經貿代表處林組長觀察到娶印尼新娘的風潮始於台灣中部的客家鄉鎮，因台灣中部客家鄉鎮位於資源貧瘠的內山地帶，工業化危害較為嚴重。夏曉鵬的主要田野地點客家美濃地區隨後也迎娶印尼客家女性。接著，經由張翰璧(2007)對於客家婦女研究，提出 2000 年以後新客家婦女的研究，許多外籍配偶經由通婚，加入客家族群社區，並且負擔傳承文化的角色。針對外籍配偶與客家婦女的議題中，提出關注外籍配偶原生文化與價值觀研究及跨國婚姻第二代的族群文化與國族認同。

夏曉鵬及張翰璧都提及印尼與台灣兩國客家與客家間的婚姻來往，這樣的描述似乎是熟悉的客家人、客家語言，但是在原生文化的影響下，這些印尼客家婦女因婚姻進入另一個客家區域，在生活中又處處透露著彼此的不一樣。女性在對外環境似乎是不出聲的一群人，在家庭的教養上、在飲食的決定權中她們佔據重要的位置。因此，經由同是客家人的認知前提下，印尼客家婦女所親身經歷的客家將提供客家婦女研究不一樣的視角。

因此，本文印尼客家女性在客委會的客家基本法認定上可以說是是客家人⁸。她們是「客家婦女」，但是她們經過印尼文化的洗禮，客家文化在她們身上是如何的呈現呢？她們又傳承出下一代如何的客家觀點呢？

第二節 田野地點

本研究以新竹縣湖口鄉為主要的田野地點。新竹縣政府(2003)在鄉土教育有關湖口鄉的描述中指出

就地理形貌而言，湖口鄉土地貧瘠，位處台地，水源不足，與新竹平原比較來說趨於劣勢，且由客家人在台灣省的分布來看：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區、丘陵等土地較貧瘠且交通不便的地方。湖口鄉是一個客家聚落鄉鎮，自清朝以來的開墾，在大時代的變遷下一波波的來台移民風潮，使得原是一片荒漠

⁸客家基本法，奉 總統 99 年 1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17991 號令公布施行，客家人的定義是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客委會網站)

的本鄉，出現一處處的村落。大湖口自拓墾以來，客家人陸續移入在大湖口形成宗族。

在湖口鄉的網頁介紹中也提到「『湖口』原稱大湖口或大窩口，後簡稱為湖口，這塊地方，原為黃泥赤塘高原，山麓的老湖口街坊，是客家人的小聚落。」⁹。羅烈師(2001)描述十九世紀的大湖口可以是一個地名時，它意謂著一個地方經濟、政治、社會中心的形成；從地理觀點上，是漢人結合了平埔族人往山區發展也是南北交通逐漸頻繁的開始；從歷史觀點上，表示一個客家社區，在族群的緊張、合作與對抗中形成了。書中指出大湖口是純客家村落，絕大部分居民祖籍廣東陸豐，因此以海陸客家話為通行語言。對應目前湖口鄉小學課程中的鄉土語言課〈主要分客語及閩南語〉，湖口鄉小學的學童大多選修客語來看，學童選修客語的決定權大多在父母親的手中，多數家庭同意孩子在小學階段選讀客語。

愛亞(2003)描述湖口的家中寫到，地裡位置上，湖口在新竹縣北部，北端接壤桃園縣楊梅鎮。在地圖上像一個不等邊三角形，或說像一粒粽，或說像一隻昂首展翅欲飛的鳥，或說像一顆心。初到湖口的人會發現在那兒很容易望見山，但山都不高，湖口多丘陵，土壤多美麗的紅土，不適用於農作，適合茶、柑橘、柿、稻、相思樹等等的栽植。湖口的工業發展有一新竹工業區，原名湖口工業區，民國六十七年新竹工業區正式加入湖口生產線，工廠數佔全新竹縣的三分之一，交通有鐵路、高速公路、南北縱貫公路，廠商投資與員工上下班都十分便利。

湖口極小，總面積五八·四三〇三平方公里，其中一半是軍營和工廠。人口據民國八十五年《湖口鄉志》記載：民國四十年底人口總數有兩萬一千六百五十三人，目前人口則是七萬人(ibid：94)。在愛亞文學的描寫下，湖口鄉行政區域圖中像一顆心，包容著居住此地的居民；擁有便利交通及眾多工廠，也造福了居住此地的居民。

⁹資料來源:湖口鄉公所網頁

http://www.hukou.gov.tw/hukou/home.jsp?mserno=200805300051&serno=200805300053&contentlink=content/about5_3.jsp&menudata=HukouMenu&level3=N (2011.01.25)

愛亞(ibid : 101)又提及湖口鄉居民除極少數外省籍及閩南人士外，幾乎全部是客家人。湖口客家祖籍多為海豐與陸豐，屬於惠州府，但因當時清朝為了對付鄭成功，順治時曾令沿海居民內遷三十至五十里，平定台灣之後，仍規定嚴禁粵中惠、潮之民不許渡台。因此，惠州、潮州人士遲至西元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亂後，鳳山各地客家組織了「六堆義軍」協助平剿，於是，清廷解除粵籍人士來台禁令，惠州、潮州人士得以渡台，於是有了湖口客家人。

對於客家人的個性，愛亞有一番不同的經驗，愛亞(ibid : 20)在行前導覽中描述客家籍的領路嚮導竟然率先提出「未出嫁的女性族人可以在身後入祖塔」的改變，嚮導由民國八十四年開始遊說鄉親族人打破「厝內不奉祀姑婆」的舊而不人道的規則，民國八十九年，族人漸漸接受，並真的讓族中未婚亡女不再孤葬在荒野，讓父母安心地看到女兒得以入厝祖塔。此舉做法也影響鄉中別姓家族的重視，愛亞寫到許多人都說客家民族性保守，而這位領路嚮導的新思想新見地似乎很不一樣。雖然「客家人」這個詞有著刻板印象，但是，拿起放大鏡來觀看各地的客家人，有著許多的驚嘆號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愛亞文章中的嚮導率先改變未婚女性可以入厝祖塔的做法，呈現客家人隨著時代改變也有所成長的作為。

而有關湖口味道食物的描述中。愛亞(ibid : 191)提到客家地方拿來饗觀光客的「擂茶」，在記憶中找到的是「鹹茶」，還提到客家俗話說：「一日擂茶三碗，好生活到九十八！」不僅提到擂茶的印象，也客家話習慣將年節做糕這件事統稱為「打粄」，各式各樣的粄及各種場合出現的粄，發粄、各種青粄、紅粄、齊粄可以在不定的季節裡吃到。看到愛亞描寫得湖口味，對應著報導人溫姐小時候的經驗，母親靠著做粄為生，母親做的粄多而且好吃，「粄」存在不同地區客家人的記憶中，串起彼此的熟悉。

經由愛亞的記憶、照片及兩段時間點的造訪湖口，勾勒出 1970 年代及現在湖口客家的風貌，本研究中印尼客家女性加入這樣的客家湖口，也衝擊出另一種客家傳承。



圖 1-1 新竹縣湖口鄉位置圖。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目前定居於新竹縣湖口鄉的印尼客家新移民女性為主要訪談對象。

表 1-1 六位報導人基本資料

報導人代號	范姐	羅姐	溫姐	陳姐	阿珠	阿娟
出生年	1943	1952	1966	1969	1982 ¹⁰	1982
來台年	1983	1992	1992	1994	2004	2004
已居住幾年	28 年	18 年	18 年	16 年	6 年	6 年
語言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子女	一女 28 歲	一女 17 歲	雙胞胎女 16 一兒 14 歲	一兒 13 歲 一女 15 歲	二兒中班、3 歲	一女中班。

她們因結婚來到湖口鄉不僅會說客家話並且確知自己祖先是客家人，她們的原生家庭在家中以客家話為主要語言。廖建裕（2002：123）描述印尼政府情形指出，蘇哈多政府 1965 年上台後，對印尼華人採取同化政策，禁華族文化的華團、華校與華文媒體……直到 1999 年瓦希德政府推行新華人政策，才恢復華族文化。1965-1999 年間華人因就讀印尼文學校強制學習印尼語，日常生活中印尼

¹⁰ 阿珠與阿娟的出生年是以她們在台灣的身分證資料填寫。但是她們在跨入婚姻的時候，擔心因為年齡太小而無法順利走入婚姻之路。因此，她們的實際年齡比身分證上年齡小約 2-3 歲，結婚當時可能未滿 20 歲。（田野筆記）

文是主要語言。因此，不同世代印尼客家女性在學業上華語、印尼語的使用有所不同；但是，報導人在原生家庭裡都有被要求使用客家語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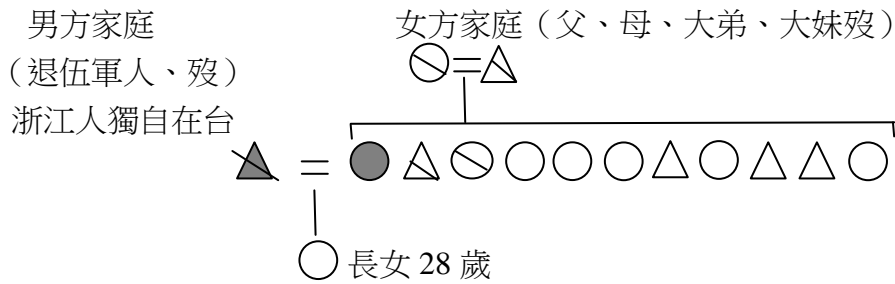
筆者所訪談的對象多是經由親屬介紹之後婚嫁來台灣。來台第一位親人的生活經驗勢必影響著其他人來台的意願及來台之後的生活適應。夏曉鵬(2002: 235)認為新移民女性考慮跨國婚姻是為家庭著想，也復興了傳統的相親儀式。飄洋過海的婚姻生活常必須獨自面對不同的文化，在思鄉的時刻能有同鄉的友人或親人在一起，似乎是剛到新環境最能解鄉愁的方式。

印尼客家女性因婚姻移民到台灣客家家庭，夫家在介紹時也會刻意提及：「她們是客家人。」藉由同是客家人的觀點來連結彼此的關係。因此，主要訪談對象包含居住在湖口鄉且夫家也是客家人的印尼女性，以及與此印尼客家女性有關的重要親人〈居住台灣或嫁入非客家家庭〉為訪談對象。希望以此能更加了解她們日常生活的實際情形。不論居住地點或夫家是否是客家人，她們的原生家庭都居住在印尼加里曼丹的山口洋市。同為客家人嫁入台灣客家家庭，但是彼此在不一樣的大環境中成長，印尼客家新移民女性的故事能幫助我們了解兩地客家彼此日常生活的相似與相異處。

六位報導人年齡有兩位約 30 歲，兩位約 40 歲，一位約 60 歲及一位約 70 歲。經由不同年齡報導人生命史的描述看到她們眼中不同的客家意象，以及她們的家庭、親屬與彼此之間的關係。

本節介紹印尼客家女性六人、彼此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及她們之間的關連性。第二章開始將六人以兩個人際網絡來分析、了解不同世代的生活，文中著重在報導人前四位人際互動網絡是由印尼延伸到台灣，後兩位是來台之後彼此熟絡的人際關係。在第三、四章延續以兩個人際網絡的方式來描述她們的生命經驗，後有詳細描述。

圖 1-4 范姐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¹¹



報導人一、范姐，1943 年生¹²。

家中排行最大，有 11 個兄弟姐妹，在山口洋讀到南華國中華語學校畢業，當時課業多由中國大陸教師教導，課本文字是繁體字，教師上課是以簡體字教導，范姐自己提到最喜歡歷史、地理、音樂等科目，國中畢業後也曾經提出想回到中國大陸繼續深就，但因為沒有船隻而作罷。18 歲國中畢業後，在山口洋靠近山區曾經當過教師工作(類似私塾的教職工作)。25 歲時母親生病過世後，回到家中協助父親，最小的妹妹當時 3 歲由范姐第五個妹妹照顧，家中較大的孩子則協助工作養活家人。30 歲時到雅加達從事車衣服工作，當時，多數人從事車衣服，范姐也是如此，工作所得大多用在自己生活所需和幫助家中弟妹讀書所需費用。在雅加達車衣服的工作有區分淡季、旺季，淡季時幾乎沒有工作收入這時需要依靠旺季時的所得來貼補所需；范姐雅加達工作之餘也教導一些同事學習華語。因此，在當時偷偷的利用居住場所幫忙教導同樣工作的朋友們認識華語。工作 10 年後在朋友的介紹、鼓勵下跟隨朋友到台灣尋找姻緣，范姐選擇婚姻很謹慎，仔細詢問先生是否有房子也親自看過房契之後才訂下婚姻。雖然在婚姻路上夫妻年齡相差 15 歲、遇到先生早逝，但先生的一番話—「夫妻最重要的是信任。」是范姐時時刻刻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時時不忘先生的對待。先生早逝之後，范姐

¹¹ 圖形符號意思。○：女性。△：男性。=：婚姻。|：繼嗣。┌┐：手足

¹² 本文提及報導人范姐時，以出生年屬 40 年代出生，文中皆以 40 世代的范姐來描述。其他報導人也以不同世代稱呼，藉此清楚了解歷史時間軸在她們生命史中的影響。她的婚姻路是與朋友自行到台灣尋找婚姻，並未透過仲介。

獨自一人撫養女兒長大，現今女兒國立大學畢業也在家鄉工作，而范姐退休後參與各項志工活動，豐富退休生活，每年都安排回印尼居住一個月左右，如果能讓范姐選擇，范姐希望能回家鄉印尼定居，她認為畢竟那是家鄉。

范姐現在所居住的社區裡住有 4 位同是印尼的客家女性。范姐、羅姐、溫姐，另一位是年約 82 歲的女性，范姐也常與 82 歲的女性話家常。在居住環境裡范姐最常到妹妹羅姐家串門子，以前范姐介紹羅姐、溫姐、陳姐結婚來到台灣當下，范姐常在假日時準備家鄉味招待她們，現在范姐丈夫往生、女兒大了，自己時常到羅姐家搭伙。她們彼此之間聯絡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彼此互動中下一代也跟著媽媽認識這些阿姨，她們的下一代也互相熟識、熱絡。

圖 1-5 羅姐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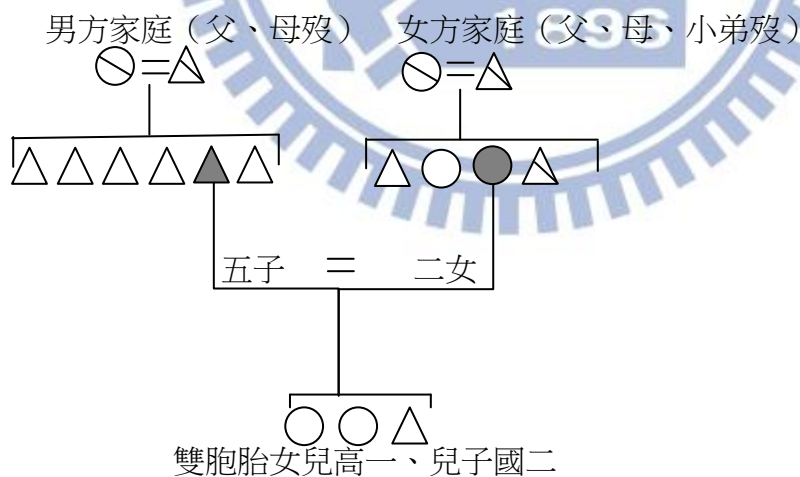
報導人二、羅姐是范姐的四妹，1952 年生¹³。

范姐從母姓，范姐與羅姐兩人雖為親生姐妹，姓氏卻不同。羅姐經由范姐牽姻緣來到台灣。她國中讀到半年之後因為學校關閉而沒有繼續學習課業，母親在羅姐 15 歲時因病過世，當時又遇到山上一些華人也被趕下山的時代，眾多華人都擠進山口洋靠海區域，羅姐說那時是最辛苦的時候。24 歲時到雅加達工作，原先與范姐一樣車衣服算件計酬工作，因緣際會進入華人工廠工作，因為能聽、

¹³本文提及報導人羅姐時，以出生年屬 50 年代出生，文中皆以 50 世代的羅姐來描述。她的婚姻路是由范姐介紹進入婚姻。

說、讀、寫華文、負責任而被賞識，工作薪資按月計酬且負責重要管理權直到結婚來台才辭職。當時因為年紀已經近 40 歲又加上親人遊說，於是走入婚姻跟隨姐姐腳步來到台灣，先生是關西客家人，語言也是海陸客家話，結婚之初與公婆同住在關西靠近山區域。范姐在社區購屋之時也提出希望妹妹共同在此購屋居住，當時，羅姐以 1000 元就訂下現在住家，一提起當年的決定，羅姐就說：「很敢喔！」為了還貸款的問題，羅姐為此失眠一段時間，先生也因為薪水直接被扣款少了許多現金收入而生氣。總之，購屋之後公婆傷心、先生生氣、自己失眠，遇到不少挫折，現在能定居在湖口與范姐居住在同社區，羅姐覺得很滿意，當初的決定是對的。目前女兒就讀高中美髮建教班有時因工作會居住在外，羅姐擔心女兒的吃住、交友情形。整體而言，對於現在小家庭的生活還算滿意，與范姐、陳姐、溫姐之間往來互動頻繁，而且客家先生現在能接受偶爾在外用餐，令羅姐感到高興。

圖 1-6 溫姐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報導人三、溫姐是范姐與羅姐的親堂妹，1966 年生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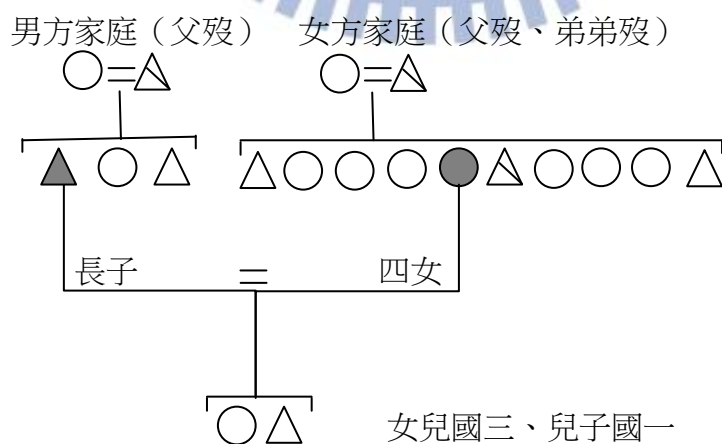
溫姐從母姓，與兩位堂姐姓氏不同。16 歲左右溫姐離開山口洋之後跟隨另一

¹⁴本文提及報導人溫姐時，以出生年屬 60 年代出生，文中皆以 60 世代的溫姐來描述。她的婚姻路是由范姐介紹進入婚姻。

堂姐在雅加達工作，工作性質裁剪衣服、協助整理環境、居住在堂姐家中，薪資穩定。這一位堂姐與堂姐夫本身就是老闆，溫姐是吃住都在堂姐家，工作時間是隨著堂姐下班時間而定，沒有固定的下班時間，不過，在吃的方面完全受到堂姐的照顧，堂姐家要是在外吃披薩、高級料裡，溫姐也是家中一份子，一起分享。26歲時經由范姐介紹走入婚姻來台，來台後先生對溫姐疼愛有加，但是婚姻生活中的幾個關卡轉折，使得溫姐現在扛起家中經濟重任。結婚來台之後與范姐、羅姐互動頻繁，范姐購屋之後，溫姐也在同一社區購屋。因此，在溫姐遇到先生因工作傷害徘徊鬼門關之時，溫姐當時盡全力在醫院陪伴、照顧先生，三個孩子就靠范姐、羅姐們的幫助度過難關，現在也是時常到羅姐家串門子，抒發情緒，能夠住在同一社區，互相有所照應。

溫姐先生因為當年的工作傷害，生命是救回來了，但是，目前都無法做太勞累的工作。現在先生工作收入不穩定，溫姐負責家中主要經濟收入，在忙於家計的生活中，還要安撫先生的情緒，眼神中溫姐閃露出無可奈何的狀態，在生活中仍然堅毅的忙碌著，為了家庭、先生、孩子，溫姐投入自己的所有精力。

圖 1-7 陳姐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報導人四、陳姐經由范姐牽姻緣來台，1969 年生¹⁵。

陳姐就學時已經沒有華語學校可以就讀，她就讀印尼文小學畢業，對於華語的學習是到台灣之後才開始認識的。陳姐是從母姓，她提到家中前面二個從父姓，其餘從母姓，山口洋大多數是如此的情形。15 歲時經過舅舅同意之後到雅加達工作，陳姐本身較活潑外向、做事積極熱心，在雅加達時認識很多朋友，時常出遊，當時曾有一華人熱烈追求，陳姐覺得那人長得太帥而拒絕。雅加達工作時與范姐五妹熟識，當時年約 25 歲，她自己認為年紀很大應該要結婚了，相信范姐的介紹而走入婚姻來台，當時有一姐夫提到陳姐來到台灣會很辛苦，陳姐不以為意，實際生活之後才明白來到台灣比在印尼時還要辛苦，為了多賺一些錢接了許多手工來做。

陳姐娘家父母親的相處上都沒有吵架是陳姐對父母相處印象最深刻的事，她提到老人家全不會吵架，真的很要好。陳姐與兒女相處像朋友一般，尤其國中的女兒時常聆聽我們的談話，聽到不懂之處陳姐也會詳加解釋。來到台灣時與公婆同住(公公在結婚後半年因病往生)，二年前在老家不遠處另外購屋居住，婆婆也有搬來同住，不過婆婆白天時間回老家照顧目前無業的小叔。

陳姐本身手藝很好，在雅加達時有學習做糕點，嫁來台之後，先生開計程車，陳姐自己本身常拿加工品加工，學習華語之後考到機車、汽車駕照也考取丙級廚師執照，目前在住家掛起印尼小吃店，年節時候製作印尼家鄉千層糕、鳳梨酥賣給同鄉。

四人之間的人際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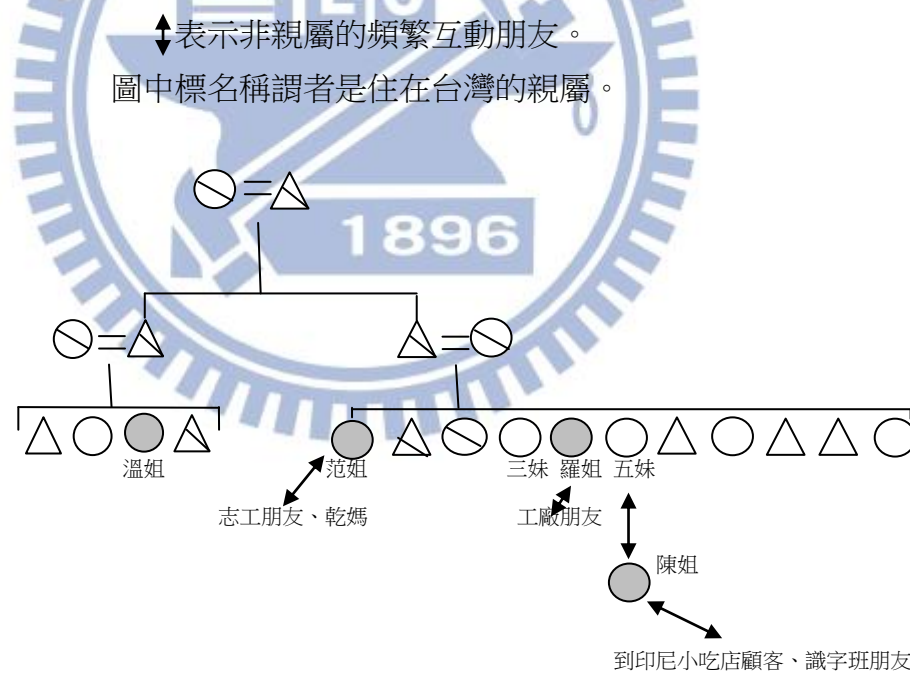
報導人中范姐、羅姐、溫姐現居住在同一社區，她們三人與陳姐互動頻繁，羅姐與陳姐常在周末一同到大賣場購物，而且陳姐到漁港時也會邀約羅姐，在生活中她們算是一家人。筆者與她們的結緣是因為陳姐是筆者班上學生的家長，筆

¹⁵本文提及報導人陳姐時，以出生年屬 60 年代出生，文中皆以 60 世代的陳姐來描述。她的婚姻路是由范姐介紹進入婚姻。

者關注到印尼客家人的議題時，第一次向陳姐提出想進一步認識印尼客家與湖口客家的坐月子同與異時，陳姐打個電話約溫姐到陳姐家與我對談。當時有些訝異，原來以為陳姐她們的生活是完全以夫家為主，沒有自己的交友圈，就算有自己的交友圈，也應該是在夫家不知情的狀況下進行著，當我需要了解印尼客家的生活情景時，溫姐、羅姐、范姐、陳姐彼此之間的互動網絡就自然而然的呈現在我的眼前。

筆者因為一份報告溫姐結緣，又以另一份報告與羅姐結緣，在深入到本論文主題時，以滾雪球的方式認識了范姐。范姐的知識豐富、學識涵養在在顛覆了所謂的新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而這四位報導人她們現在的生活息息相關，每一個人卻有自己的另一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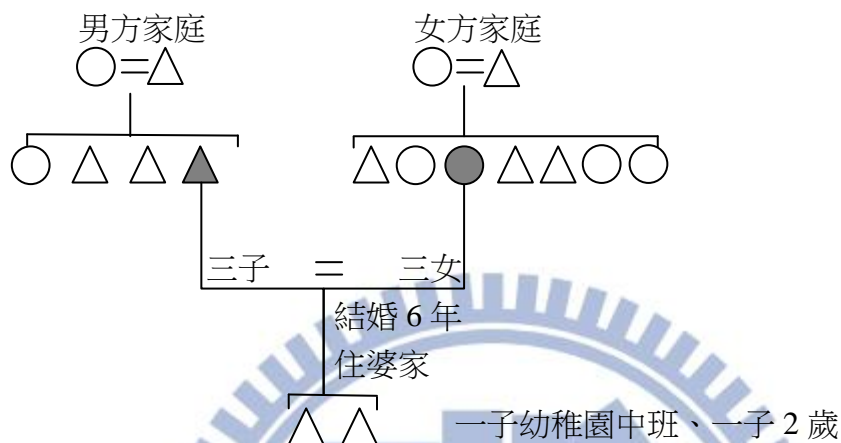
圖 1-8 四位報導人日常生活中互動頻繁親人、友人關係圖



由圖 1-8 的互動關係中讓筆者深深著迷於她們彼此之間的互動網絡。在許多報導中新移民女性常孤立無援，在融入新環境中所呈現總總辛苦面向，但是，在她們四位報導人所連結出的互動型式令筆者覺得有幸福的感受，離鄉的各種鄉愁

能在彼此熟識的親人、友人陪伴下減輕。她們的互動讓筆者覺得她們如同自己的親人般一樣自在，而她們對孩子的照顧也令筆者有所成長。

圖 1-9 阿珠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報導人五、阿珠，1982 年生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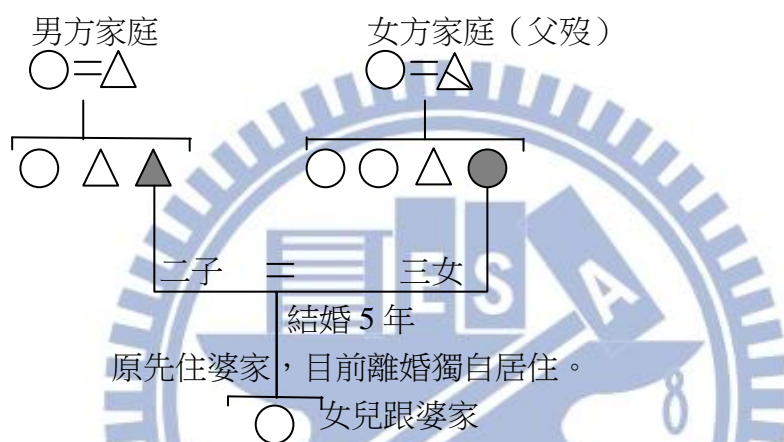
沒有在外工作經驗，就讀印尼小學階段肄業後大多在家料理三餐，偶有幫父母拔草，不過父母疼愛女兒不會強迫女兒要忙田事，倒是父親會要求兒子一定要幫忙。阿珠談到父母親忙農事時，母親回家的當下，女兒們也一起回家，不過，弟弟要是回家的話，父親就會打、罵弟弟的，女兒卻不會挨打。因此，阿珠在娘家時間處處感受到家人的疼愛。因為原先居住環境較近山區，有過躲避當地人的經驗。阿珠姐姐先經媒人介紹來台結婚，姐姐在印尼的結婚有公公、婆婆的參與，她看到姐姐的婚姻覺得來台灣很好，跟隨姐姐的腳步由媒人介紹來台，可是結婚之後，兩姐妹都勸未結婚的妹妹不要嫁來台灣，總覺得看父母一趟很困難。阿珠尤其強調這一點，以客語說：「佢姐摺佢喊佢兜毋好過來，愛看爺哀當難咧，還愛服侍爺哀。」意思是說：姐姐和我叫妹妹們不要來台灣，想看爸爸、媽媽很難，還要服侍公公、婆婆。

阿珠嫁到台灣的時候，遇到婆婆關節開刀，照顧婆婆的、工作的人各自忙碌

¹⁶本文提及報導人阿珠時，以出生年屬 80 年代出生，文中皆以 80 世代的阿珠來描述。她的婚姻路是由仲介管道進入婚姻。

著，婆家家中白天幾乎沒有人在家。阿珠整天掉眼淚，想到以前居住山口洋時躲避的日子，孤單的感受侵襲全身，先生中午時間都會買便當回來順便陪伴阿珠，但是，食物吃不習慣，生活中也存在著擔憂。當時一起來台灣的朋友阿娟也是嫁到湖口，在此時給予穩固的支持，阿娟的先生時常載阿娟到阿珠家陪伴阿珠，阿娟時常下廚料理出家鄉食品，阿娟陪伴阿珠度過剛來台灣的不適應情形。

圖 1-10 阿娟夫妻家庭親屬人口圖。



報導人六、阿娟，1982 年生¹⁷。

父親對阿娟疼愛有加，對於婚姻不想女兒離開到台灣太遠、嚴選對象，但是父親因病過世之後，阿娟生活有重大改變也迫使她決定走入跨國婚姻之路。阿娟母親原先非常疼愛哥哥，但是，因為阿娟父親過世後，哥哥將房子出租或轉賣給他人，母親及阿娟得暫時寄居姑姑家，阿娟為了母親有房子住決定嫁到台灣。因而阿娟說：「媽媽現在最聽我的話，每個星期我都會打電話回家，慢點打的時候，媽媽會說好久沒連絡。家裡有什麼事媽媽也是聽我的意見。」阿娟母親是父親的第二任太太，現在母親在印尼跟一位叔叔一起居住。

阿娟有二位姐姐、一位哥哥，大姐同是嫁到台灣來，大姐有金錢的需求就會對阿娟提出金錢上的協助。二姐在印尼結婚，據阿娟說法是：「二姐與婆婆相處不好，需要幫忙的話，我都會幫忙的。」哥哥也提出要整裡山上的房舍，同樣跟

¹⁷本文提及報導人阿娟時，以出生年屬 80 年代出生，文中皆以 80 世代的阿娟來描述。她的婚姻路是由仲介管道進入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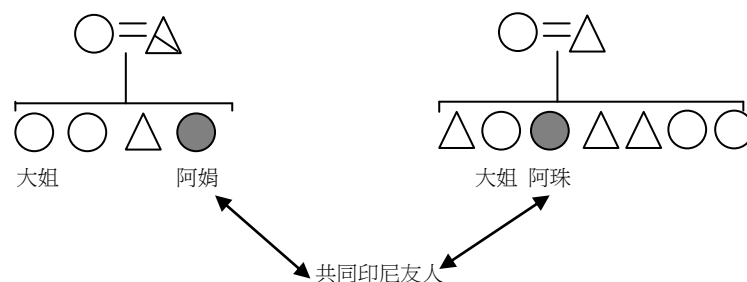
阿娟提出金錢上的協助，阿娟人在台灣對於娘家親人的金錢協助持續不斷。而阿娟自己婚姻生活充滿不愉快的氣氛存在，對於阿娟工作需要日、夜班輪值婆婆及先生的不諒解、懷疑終至最後走到離婚一途，阿娟為了以後可以見到女兒選擇留在台灣。但是，孤單的心情令她有想拋下台灣的一切回到印尼家人身邊的想法。

80 年代出生兩人的人際網絡

報導人阿珠與阿娟是同時來台灣而彼此認識，認識之後婚姻家庭又同時在湖口區域，彼此同鄉及談得來的情形下，兩人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阿娟面對離婚的情形，思念女兒的情緒藉由口頭認阿珠小兒子為乾兒子，拉近彼此之間的友誼，也慰藉阿娟的心靈。

兩人來台之後都投入工作行列，阿珠跟隨家中二嫂一起到工廠工作，工作穩定，阿娟原先也在同一工廠工作，但希望賺更多錢的想法因而轉到另一工廠工作，此工廠有日、夜三班的輪班情形。因此，阿娟在家的作息不定，而且阿娟的外表亮眼，個性活潑大方，在台認識一些同鄉朋友之後，除了阿珠這位認知上稱為好朋友的同鄉之外，還有一位已婚女性與阿娟互動頻繁的友人，此人也是阿娟認為值得信任的朋友。阿珠、阿娟兩位都有親姐姐在台灣，阿珠看到姐姐、姐夫相處融洽因而嫁來台灣，雖然阿珠與姐姐不希望妹妹們也來台灣，阿珠卻是因為姐姐的幸福而決定來台結婚的，阿珠與姐姐互動良好，剛來台灣時姐姐時常來看阿珠，阿珠也由先生陪伴假日時常到姐姐家做客。相對的阿娟與大姐的相處情形不佳，為了避開大姐的聯絡，阿娟一度換掉手機號碼來杜絕姐姐的訊息。

圖 1-11 阿娟、阿珠日常生活中互動頻繁親人、友人關係圖
圖中標名稱謂者是住在台灣的親屬。



兩組報導人都來自印尼山口洋客家地區，擁有共同的故鄉地點，但是她們之間有著個別的差異性存在，在差異存在的同時她們與友人彼此之間的互動卻又緊緊相扣著共同的觀點、行為，她們眼中的客家是如此的與自己不同，卻有似乎有著熟悉感存在，隨著孩子的成長，在台灣時間長久，那種安然自得的感覺自然的散發在她們身上，彼此之間的認同悄然存在生活中。



圖 1-12 印尼加里曼丹島位置圖。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圖 1-13 加里曼丹島山口洋市位置圖。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第四節 文獻回顧

在文獻的部分，本研究將立基於移動與認同、客家與性別、新移民女性、印尼華人的研究。來探討印尼客家女性在台灣家庭情感的呈現，兩個家庭—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培育她長大的原生家庭與她自己要經營的婚姻家庭。在這同是華人且一樣是客家人的認知下，她們遠渡重洋嫁到台灣，結婚生子、落地生根，在時間的流動中，發生在她們生命歷程中的許多故事。藉由她們在日常生活、在人際互動下的情感來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兩地客家文化的相似及相異性，也藉由她們的生命故事觀看到她們不同身分類屬時對於性別、兩地及客家認同的觀點。

(一) 移動與認同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人們因為各種理由「移動」了，隨著這個移動，擴大與消除了舊有的邊界與社會階級區分 (Kottak 2005: 440)。施添福 (1982) 以人口移動理論中的拉力作用，討論 1905 年以來，台灣的人口分佈、內部人口移動、經濟開發政策、工業化、都市化、都市性質及區域社經發展水準等要素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發現台灣都市體系的發展及都市擁有龐大的服務部門，出現北部都會區人口快速成長，造成鄉村人口外流。但是在現代社會，拜交通便利的影響下，移動已經跨越國界，Appadurai 將今日世界描寫成一個跨越地方的互動體系，這是相當嶄新的體系(引自 Kottak 2005)。因此，移動不能單單只以推拉理論來說明之，全球化的觀點也必須涵括才能較完整洞悉移動的軌跡，現在全球的國家在經濟與政治上都是互相依賴的，在交通便利的狀況下，移動變得容易而這樣的移動也使得人類學家研究的單位從地方社群拓展到離鄉人¹⁸。邱瓊雯(2003)認為伴隨著移動，認同是一個必然被提及的議題；Kottak(ibid: 440-441)也提及移動的人們在這個變動的世界中，新的認同不斷產生，但其他的認同卻消失了；現今的世界處在不斷變動的情況下，這些不斷移動的人們了解如何依據地點與情境

¹⁸ 離鄉人:一個地區的后裔，他們遷到許多地方 (Kottak 2005:441)。

脈絡來經營其多重身分。

跨國移動

首先 Mangalam 嘗試將心理因素及互動因素明顯的納入遷移的定義當中，他認為「遷移乃是遷移者衡量各種價值，做成決定後從一個地方做相對的永久性的遷到另一個地方，而導致遷移者互動系統的改變。」 Mangalam 認為遷移並非隨機的行為，而是一種理性的決定。遷移者衡量各種利弊得失之後，依照自己的價值判斷而做遷移的決定(引自廖正宏 1985)。廖正宏提及自古以來人口遷移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在 1985 年代時，台灣經濟正開始起飛階段，許多人嚮往著都市生活，鄉村人口外移嚴重男性比女性多，之後教育的普及化，交通便利之後，女性移往都市且不願下嫁農村子弟，造成農村子弟或低成就男子婚姻不易成功。此時，國際移民女性的加入增加了國家的人口數，也增加農村勞動人口。因此，廖正宏說人口遷移不僅會產生社會問題，也會解決社會問題(ibid：16)。因此，筆者認同 Mangalam 所說遷移是理性的行為，遷移者有其主觀的考量及分析之後所作的決定。

而遷移理論因人口遷移的現象相當複雜、資料的不足，難以有統一原則。而常用的遷移理論首推-推拉理論¹⁹(Push-Pull Theory)，但是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排斥力有不一樣的感受，推拉理論美中不足是對遷移過程有關的問題無法得到合適答案(ibid：94)。所以，夏曉鶻(2002)認為台灣的「外籍配偶」與其他國家的「郵購新娘」相關：同樣是低度發展地區的女子嫁往較高度開發地區。而在研讀相關移民研究中，Cheng 和 Bonacich 批評推拉理論無宏觀的分析架構，提出移民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理論架構圖，主張勞動移民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的產物。因此，夏曉鶻受 Cheng 和 Bonacich 啟發，對於台灣外籍配偶的跨國婚姻視為「婚姻移民」，不以單純的推拉理論說明此現象。夏曉鶻所提婚姻移民的觀點，對於

¹⁹推拉理論：認為遷移發生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Push force）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Pull force）交互作用而成（廖正宏 1985:94）。

女性的婚姻決定並不是單純看待之，女性的主體性、原生家庭成員的影響力在此跨國婚姻中都留下痕跡。邱淑雯(2003)在《性別與移動》一書中，以巨觀、中階、微觀三個分析層次來從事外籍新娘的研究。其中提及對於國際人口移動研究在連接巨視(macro)與微視²⁰(micro)的中間理論，最具代表性的是移民網絡理論²¹(migrant network theory)，此理論重視人際，以及人際連接而成的資源、資訊等網絡在移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引自 ibid：50)。在微觀層面的個人，重視主體性²²這個問題，以鈴木伸枝研究日本境內菲律賓女性的主體性建構，關心移民在故鄉與他鄉如何創造出異質文化、如何展開主體性的多元認同(ibid：58)。

王秀惠(2008：1-20)認為跨國移動絕非等同於今日所謂地球村之無國界，移動之後去除國族意識。王秀惠提及跨國主義理論並非單一體系，各有重心和宗旨²³，移動者在母國和居留地之間存在著情感歸屬和各種勢力牽絆。以跨國主義的居留地面向觀察美國華人、日本人和白人社會三者間的互動，看到華人如何在跨國脈絡中，運用母國和居留地兩方的資源，創造對自身最有利的契機。

綜觀上述，人口為何移動的原因，因人、因地、時間、空間等因素影響極多，無法有一體適用的理論或原則。而針對本研究印尼客家女性，她們經由婚姻移民到台灣，只以推拉理論來看待此行為似乎太過簡化了。推拉理論是一個因素之一。在邱淑雯所提及的移民網絡理論，或許更可說明嫁入台灣的印尼客家女性有許多姐妹、親戚關係存在，彼此聯絡頻繁。跨國移動者游離在母國與居留地的情感牽絆是必然存在的，而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似乎是壓抑在父權體制之下，但是教養權、飲食烹調等家庭事務常是女性所負責的，原生文化是否在自覺或不自覺

²⁰ 巨視是巨觀結構因素，如過於強調接待社會與原生社會之間的經濟落差、國家在世界政經體系中的差序位置；微視是移動過程中的個人動機、結構制約下移動者的主體性選擇或生存策略(邱淑雯 2003:50)。

²¹ 移民網絡理論最大貢獻有二：把移動研究從個人層次推向移動家族層次；嘗試在個人與結構之間切入，了解移動者個人行為，分析文化社會及政治經濟因素所造成的影響 (ibid:51)。

²² 主體性最簡單的定義是指「能動的社會行為」(ibid:54)。

²³ 結構導向的跨國主義承續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觀點，聚焦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裡，跨移者如何流動、尋得經濟契機，以及他們如何在此過程中建構新形式的社會連結；文化導向的跨國主義重視文化體在離散情境的混雜性、異質性或土生性，強調跨移者的頻繁來去，以及他們在多國政經、文化環境同時佔據某種位置，而衍生多種認同意識又彼此流通(王秀惠 2008:4-5)。

影響了家人，是值得關注的焦點。而本研究雖是同一族群²⁴(客家人)，但在不同國家及文化的影響下，彼此所認同的客家會呈現何種面貌呢？這群女性對於母國與居留地的認同變化又是如何？另外印尼客家女性眼中所認為的客家女性意象又是如何呢？

認同的存在

邱淑雯(2003)認為伴隨著移動，認同必然被提及，她提出移民認同的三個層面：如何與原生社會保持聯繫；想像自己如何成為接待社會共同體的一員；接待社會如何承認或不承認外來移民成為自我社會的一份子。而族群理論與後殖民主義理論提供認同的思考座標，布雷特(Brettell)將族群與認同研究分為三種：原初研究(primordialist approach)強調族群認同與生俱來；制度研究(instrumentalist approach)主張為了追求現實利益族群認同可以做為一種政治策略；情境研究(situational approach)則強調族群認同是流動而偶發的(fluidity and contingency)，它會因特殊的社會歷史情境而改變²⁵(引自 ibid：63)。

邱淑雯(ibid：67)說明了女性移民者對於原生與接待社會文化的運用觀點。

移民對於族群性不論彰顯或隱藏，都是一種生存策略，族群性並沒有全然消失或出現，無論藉由食物、音樂、企業、宗教、節慶等表達對原生社會與接待社會的親疏遠近之不等距離，以達到移民所追求的族群認同、國族認同、性別認同、階級認同或是宗教認同。後殖民主義關心文化上的問題，又稱文化殖民主義。它否定殖民時代的結束，必然意味著殖民狀況的解除或原殖民地國家的真正獨立……將此觀點加上性別觀點來思考，女性移民的出身、年齡、歷史經驗卻有不同，在文化認同上，非單方面同化於接待社會，或堅持原生文化，而採取將雙方文化都當成一種生存的利用手段。

王甫昌(2003：9-51)對於族群的特性有更詳盡的敘述，族群以共同來源區分

²⁴族群定義採取「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王甫昌 2003:10)。

²⁵王甫昌(2003:31-32)提到族群意識的產生，有原生論及情境論的解釋。在當代社會族群接觸比較頻繁的狀況下，族群文化的維持不易，可能情境論的說法比較能夠解釋族群認同與意識的持續。涉及到當代的需要，族群認同的內涵都是新的建構結果。

我群、他群的群體認同；族群是相對性的群體認同；是弱勢者的族群意識；族群的位階與規模；族群把他族群也當作是人，只是要求平等、或者是要求他族群尊重自己的獨特性。王甫昌提及族群這種人群分類想像，是相當近代的產物。在 2003 年王甫昌根據張茂桂的說法，提到目前台灣四大族群的分類，被正式提出還不到十年(最早提出在 1993)，在當代社會中的族群意識或族群認同，雖依附在一個舊有的認同上，但會為了當代需要，與過去有相當大的差異，而族群認同的一個重要功能，讓人們覺得自己歸屬到一個傳統且有未來目標的大社群中。

印尼客家女性移動在兩個家庭，其日常生活的情感呈現，在民族誌的書寫下，對應上述有關族群、認同的理論觀點，能更清晰的觀看到兩地客家的相似與相異處。不同國家的客家人因為居住地點的不同，彼此所認為的客家認同是有所差異的。在台灣居住的客家人，南、北客家人的客家認同就有所差異處存在。

台灣在 1980 年代之後的客家認同與之前的亦有所不同。王甫昌指出 1980 年代客家文化運動以後，所產生的「泛台灣客家認同²⁶」與過去的「客家認同」在社會意義及實際對比的類屬上，有極大差異。客家人在台灣歷史經驗中，因為不同祖籍群體間的分類械鬥及械鬥後的清鄉，造成同籍人往往採取聚居的型態，以客家人在台灣北部的聚居地桃竹苗來說，就以不同的「義民廟」的祭祀圈，分為三個生活互動的地區。「義民信仰」因台灣客家人在「閩客對立意識」之下，重要的文化象徵符號。1980 年代客家文化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以台灣全部客家人為範圍的「客家想像」興起：在二次大戰之後因閩客區分漸趨淡化、都市化及工業化使得大量客家人離開客庄進入都市就學及就業。因此，在都市地區的客家人人口比例低，選擇隱藏自己的客家身分，學習優勢語言。在 1980 年代因為政治反對運動鼓吹本土化的刺激下，許多客家人開始正視客家語言與文化流失的危機。又加上 1988 年 12 月 4-22 日全台各地二十五個義民分廟的主神，

²⁶泛台灣客家認同是三百年前左右移入台灣的客家人之後代，在台灣社會中的歷史經驗（經過清朝、日本殖民統治），以及當代的特殊需求與壓力下，發展出來新的族群想像，這與中國大陸原鄉的客家人、戰後移入台灣的「大陸客家人」的認同不同（王甫昌 2003）。

首度回到主廟新竹枋寮義民廟會合，客家人意識到台灣各地還有其他傳統客家人的存在，提供極大幫助在「泛台灣客家」認同的想像(ibid：121-145)。

綜觀以上所述，1980 年代之後客家認同在台灣復甦，使得許多隱藏的客家人大聲說自己是客家人。在客家人的認定上，客委會在 2004 年進行「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發現客家人心目中認定客家身分的首要條件，就是會說或聽客家話(行政院客委會 2004)。而印尼社會在印尼政府同化政策²⁷的執行以及在印尼華人中雖然也有不同族群的存在，因此在印尼大環境的敘述中，常以華族統稱。以王甫昌所提的族群想像觀點，印尼華人在面對印尼當地人時，其族群分類大多以國族華人認同為依歸，而未如台灣再細分所謂四大族群。在鄭元昇(2009)的研究從史料的資料中觀察到十八、十九世紀客家人在婆羅洲(今加里曼丹)的發展狀況，由客家華人社會來審視客家人在此遇到的種種困難與困境。歷史資料中也顯示當時前往婆羅洲開礦的客家人多為男性，婚姻選擇上與當地原住民通婚，不過在日常生活上保留傳統客家文化，將當地原住民同化為客家族群的一份子。鄭元昇所分析的資料之所以能以客家華人稱呼這個族群主要是以共同語言(客家話)及三山國王的信仰為依歸。如此的客家華人稱呼在印尼客家女性眼中是如何看待，藉由經由婚姻來台的客家印尼女性的生命故事，可以讓我們以家庭內語言使用的情形及對於加里曼丹不同族群的描述，來加以探討婚前她們對於客家認同的了解，嫁入台灣客家家庭之後，對於客家認同的看法又是如何。

王雯君(2005)以台灣閩客通婚中女性族群認同因婚姻而有所改變，婚後普遍以夫為主，甚至犧牲自己的族群語言或生活方式以適應丈夫。王觀察到客家女性明顯的閩南化結果在於語言認同，而閩南女性語言上未客家化，而是烹調飲食或生活習慣逐漸受到客家族群的影響。對於印尼客家女性自我認定上是客家族群，但是，在印尼大環境的影響下，對外語言是印尼語，在家中保留多少客家語言是可以作為客家認同的一個分析點，在家庭內飲食及生活習慣的呈現也能深入

²⁷同化政策的歷史脈絡在 3.4 節印尼華人中詳述。

了解兩地客家。

黃玉振在《靜水流深：東南亞廿客家良材》(謝明蓉主編 2009)的序中說

「客家，一支跨越五大洲四大洋的繁茂族群，千百年來憑藉著共同的語言及文化，綿延起全球客家的聯誼與網絡，從而維繫族群命脈於不墜。」但是，不同國度、不同社會的客家發展脈絡不盡相同，這些東南亞客家人，從過番到落地生根，雖然致力於客家的保存與紀錄，但是不同的國家也成為他們的新故鄉。書中提及的多位各地客家人都根留當地，為了當地及客家而努力，其中有關印尼的報導人經歷 1998 排華暴亂後，仍然選擇留在印尼，第二代子女也說「生在印尼、住在印尼、工作在印尼，所以也應該死在印尼，希望一直在印尼落地生根。」

移動常伴隨著認同的存在，生長在印尼的客家人選擇根留印尼。那麼，因婚姻而移動到台灣的印尼客家女性，娘家在印尼，婆家在台灣的角色，台灣成為她們的新故鄉似乎是必然的結果，事實上確實是如此嗎？由她們在家庭內情感的呈現可以讓我們了解她們對兩地認同移動的軌跡。

除了對於印尼與台灣兩地的認同及客家認同分析之外，Carstens(2005) 1978 年研究馬來西亞客家社區時，發現布賴(Pulai)社會 1980 年代女性在此地區地位和角色開始了一些轉變：雖然性別意識上有所改變，但是當地女人還是被期待要養育孩子和照顧家庭。布賴的女人仍是有所被期待的角色認知，但 Carstens 在布賴觀音誕中所觀察到女性的個性是非常不同於一般的客家女性，將在客家與性別中敘述。因此，對於客家女性的意象藉由印尼客家女性的生命史可以給予我們另一面貌的呈現。

(二) 客家與性別

客家的研究在近年來受到重視，自羅香林(1992)提出客家是正統中原人士，往後客家研究以此論點加以發揚，其後對於「客家中原漢族血統說」。房學嘉(1996)為代表提出「客家南方論」的說法，不論客家源流的爭論如何，有關客家女性的

研究常陷於附屬帶過，或為刻板印象的重複強調。Carstens(2005)提到研究客家文化的學者經常地敘述了客家女人的特別歷史意義，在於她們的大腳和她們對這個家在外面的生產貢獻；看起來比其他中國女人的約束少。似乎在客家研究中客家女性是有其固定樣板。張翰璧(2007：140-151)也提及在客家研究下的客家婦女是附屬在「客家族群研究」下的一小部分：「婦女均天足，參加勞動生產，不受封建陋習，勇於進取」。她進而提出：「誰是客家女性？」她將台灣的客家婦女研究依時間歸納為三個階段：1990年以前，認為對客家婦女只有平面描述，沿襲羅香林的觀點；1990-2000之間客家婦女研究開始有多方面議題的呈現，也有較多女性加入書寫，研究方法大多採比較研究，比較對象常是閩南婦女；2000年迄今，受到女性主義和新史學研究的影響，研究者重視由女性觀點出發的日常生活歷史，研究微觀的日常生活以女性為中心，解構「客家」，也建構「客家」，研究方法也更具多樣性。余亭巧(2004)對於客家婦女研究也分析了傳統客家婦女被打造出「刻苦耐勞、果敢堅忍」的形象，此形象被納入客家人的「克勤克儉」特質中。19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客語母語運動的推動、新時代文化的衝擊，造成新一代客家族群的歸屬問題。她以都會區域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族群認同經驗，發現時代轉變對於客家女性的定義應該重新定義或詮釋。

這樣的演變，提供我們更多「誰是客家女性？」的思考，客家的流動在羅香林(1992)以客家從中原五次遷移後，有人定居在閩粵贛的交界處、有人到台灣、有人到東南亞各地...等；這些落腳在各地客家族群的婦女是否也是客家女性？但是移居到各地的客家族群在當地環境的影響下，或與當地族群通婚的狀況下，所謂的「客家女性」在各地的描述下便有差異存在。

李翹宏(1996)提及「性別研究的民族誌受到同時代思想的影響，人類學者往往致力於透過民族誌引進異質的視野與聲音，挑戰既有的思考方式與觀點。...70年代婦女人類學，以民族誌為揭發兩性不平等的平台，進而從各方面探究其原因，曾經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力量。...然而，80年代當此種可作為社會文化批評

的民族誌成為廣泛被接受的文類後，民族誌提供經驗證據以再現性別現象複雜性的一種重要文類，進一步挑戰西方女性主義的侷限。…於是，在文化、種族、政治等各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作者，在理論的解放中展開各種民族誌的實驗。」

莊英章、簡美玲(2010)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一書的導言中提到

對於民族誌裡的客家，民族誌中細節的研究與描述，對於探索客家的族群性或知識的建構，是重要的實踐。Myron Cohen，Nicole Constable，Sharon Carstens，Anne-Christine Trémon 四位歐美人類學家，透過較為長期的民族誌與田野研究，探討客家社會裡的族群與認同界限的形成過程……他們在當代的脈絡裡，結合觀察、訪談語文獻研究，考掘客家地方社會的形成、維繫與變遷的動態機制。

筆者認同經由地區民族誌的書寫，可以看到華人客家女性的不同面貌。

華人客家女性

首先 Carstens(2005) 1978 年研究客家馬來西亞社區時，發現布賴 (Pulai) 客家男人和女人共同耕種收穫稻米、橡膠採集和共同合作在許多家庭工作，公共空間和事物在布賴顯現清楚性別分工，公眾的權力通常保留在客家男人的手中。在農曆二月觀音誕辰的活動中，婦女會的存在非常不同於一般的組織：女人作為個人參加婦女會；祭壇中保佑的宣讀是個人姓名及以紅包型式謝謝儀式的各項人員。對於婦女會組織的不同於一般客家研究中的客家女性感到疑問？Carstens 以歷史脈絡提出西元 1830 最早來到布賴的客家採金礦者，與暹羅或土著女人結婚，結婚後當地太太學習客家話及中國習俗並跟隨客家父系傳統，因暹羅女人信奉小乘佛教，積極參與寺廟儀式、供應和尚、佛教建築給與捐助以獲取回饋的作為反應在成立婦女會的組織上。接著她觀察到在 1980 年代布賴女性地位和角色開始有了一些轉變：女人賺錢能得到較多的控制在家庭上和金錢花在自己身上。重男輕女的老舊觀念不再出現。女人常常相互照顧、相互戒律。女人常常祈求觀音亭的神社尋求協助。

Carstens 在 1978-1998 期間馬來西亞客家社區所記錄的觀音誕期間婦女會的活動型態與一般所認知的客家女性相去甚遠，如李翹宏所提民族誌的資料提供經驗證據，打破一般所認為的刻板印象。當然，在 1980 年代 Carstens 所記錄當地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轉變行為，有其歷史脈絡也有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經過下一代的傳承，這時，這些婦女對外宣稱已全然為客家女性，不再追溯祖先時的母親是否為暹羅或土著女人。

徐霄鷹(2006)在粵東梅縣附近的客家鄉鎮進行民族誌研究，採取客家婦女文化主位的視角來研究民間信仰與山歌兩個領域，細緻地在民間信仰領域中以客家女性信徒自身的觀點來描述信仰世界。而在山歌的領域中以婦女歌手來解釋自身行為的意義。在這個村鎮中的客家婦女生活，細緻的描述童身與信徒彼此的互動，在歌手角色中的互動也仔細的描述出來，每個人在生活的不同領域裡都有自己獨特的身分，但不同的身分以賦權的角度來思考有不同之處：得神婦女權力，成為養家的人，她們不但可以在社區周圍走動，甚至可以到大城市，地位提升。一般性質休閒者（香煙姊妹和聽山歌的聽眾）的身分賦予她們自由和選擇。嚴肅的休閒者（女歌手）強調自己的能力和技巧，除了個人天賦和大量時間，還必須用心投入，伴隨高度的自我認同而產生的，是歌手的競爭心裡。這樣不同視角的客家婦女生活豐富了客家女性研究。

藉由 Carstens 和徐霄鷹民族誌的書寫，採取長期細緻的研究，擴大以往研究的範圍，對於客家女性的意象給予不同層面的呈現。在一個日常生活中細微地描述生活的景象，進而仔細觀察、分析此種現象，使女性不是只以一個單一形象呈現在社會中。而有關日常生活民族誌的書寫，簡美玲(2009)在貴州省苗人村寨的民族誌田野研究，提供我們可以從華人客家女性日常生活細微的觀察、分析中，期待看到不一樣的觀點。簡美玲在苗人遊方²⁸的活動中，以時間及空間的不同安

²⁸ 遊方:明清以來的貴州苗族文獻已記載的制度化談情，隨時代、物質文明、媒體文化的變遷，在內容上不斷加入新元素。然而，無論是 1950 年以前或以後，以說話、唱歌為主的語言行為，在遊方的過程當中，始終是最重要的內容（簡美玲 2009:21）。

排中，遊方這一日常行為，因為進行方式、參與人身分的不同，描述出其中細微的差異。對於私奔婚的現象傳達在社會集體理想的環境中，掙扎著突圍的個人。在以嚴謹的村寨內婚為優勢的聯姻邏輯與實際裡，藉由民族誌的描述與討論，進一步理解聯姻的理想、結構與個人情感的內容，以及情感與婚姻的關係(ibid：21-85)。

簡美玲在分析情感研究的發展，整理出當代情感研究對情感、社會、個人有重視情感的主動性。由外顯的集體意義、內在的體驗、或歷史事件，探討情感與人之結群的關連。在情感與個人而言，Leavitt 認為同情的理解及集體體系，是探討人之情感世界的基礎。Reddy 主張個人可以通過特定時代脈絡下的語言使用，表述情感與外在世界的協調、折衝，並由此展現行動者個人的自主性等與早期 Homans 和 Schneider 對聯姻結構與情感觀點不同之處 (ibid：56)。而台灣近年來以文化心理學、人類學為主的情感經驗研究也從台灣的實例出發，重新檢視過去台灣本土研究中，長期受到忽視的情感、情緒與文化面向(胡台麗等 2002：3)。胡台麗提及在民族誌資料支持下，新的理論趨向認知到思想不會離開情感、情緒而獨立存在。而情感、情緒是由文化所形塑，也不會離開思想而獨立(引自 ibid：2)。例如許敏桃、許木柱、張淑美 (ibid：87-128) 針對台灣阿美族與泰雅族喪偶的原住民婦女所做的主觀經驗感受研究，兩族的喪偶適應模式之差異，明顯反應不同生態環境下所塑模而成的社會組織與文化精神的殊異。阿美族較廣闊的親屬體系與伸展家庭結構的社會特徵，以及強調互助合作的文化特色。泰雅族長期居住於深山環境所形塑而成的較小型家庭結構與強調獨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使得遭逢失落經驗的泰雅族人比較不傾向尋求他人的協助。從而驗證文化與失落經驗間的辯證關係。

那麼在華人客家生活中，聯姻的理想、結構與個人情感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呈現？北台灣印尼客家女性的情感經驗，可以為客家性別研究領域提供文化、社會及個人的連結，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女性文化主位的觀點來描述印尼客家女性

情感的呈現，「誰是客家女性？」的發問提醒我們，怎樣意象的呈現可以說是客家女性，在女性日常生活的細微描述、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視角的觀點。而印尼客家女性在日常、節日時的作為，以及在飲食、人際互動、做法上的實際呈現，讓我們觀看到在不同居住地點影響下，兩地客家所產生的相似與相異性的存在。

台灣新客家婦女

張翰璧(2007)提到台灣的客家婦女研究自 2000 年迄今，受到女性主義和新史學研究的影響，研究者重視由女性觀點出發的日常生活歷史。在研究方法上除問卷調查外，更多研究採取深度訪談和口述歷史的方式，以女性觀點分析客家族群，看得到新的客家婦女形象，聽得見客家婦女的聲音。余亭巧(2004)描述都會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看到新一代客家族群的質變，也由她們在公領域(工作)與私領域(家庭)的日常生活態度與角色的扮演看到客家族群認同在公私領域的全然切割。蔡華芳(2008)描寫在橫山地區的客家女性參與公領域所展現出的能力，有人在此機會下成為「微型創業女性」，呈現客家女性多樣且豐富的面貌。在 2000 年之後對於女性的描寫，著重在以女性觀點出發，以此所書寫的女性面貌不是單一且固定的形象，這樣的觀點也為客家女性注入新的面貌。徐意欣(2008)藉由女性客籍藝術家的創作及生命史的鋪陳所帶出來的文化意義，看到身分認同有更開放的主體空間。在陳支平(1998)藉由閩、粵、贛、臺等地不同民系的族譜綜合起來，相互參照，來擴展客家源流的視野，因為歷來客家源流的研究只由客家族譜出發，而未參照非客家族譜，這樣的容易自我受限。標題「誰是客家人」可以呼應張翰璧(2007)所提出的「誰是客家女性」的發問，張翰璧進一步提出「外籍配偶不只是嫁來台灣的越南人、印尼人等，也是客家社區的新客家婦女」。藉由通婚，不論是族群通婚或是跨國通婚，新一代的客家女性意象已經悄悄更動，但是，有趣的是，在跨國通婚中某些女性是來自當地的客家社群。因此，她們自我也認定自己為客家人，那麼，在眾多研究中將她們歸入新移民女性的研究(下

一節將深入討論)，是否忽視她們的視野將提供我們客家女性另一種面貌。因此，新客家婦女研究的蓬勃發展，將豐富客家女性的研究內涵及深度。

女性研究能有豐富的面貌呈現，女性主義的影響不可忽視。女性主義一詞源於十九世紀法國，意指婦女運動，現在已被賦予不同意義。但是在不同時代、地域、文化情境下產生的女性主義理論受到主流思潮影響，而衍生各種流派，雖然各流派在歷史淵源、分析方法和主張上有所基本差異，但目的都在批評、改造父權文化。所以差異之外有所重疊之處，女性主義理論主要便是在描述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以女性觀點解釋其原因、尋求改善之道、探討如何根除宰制與附庸的權力關係，建立平等共存的新文化、新社會(顧燕翎主編 1996)。女性主義各流派在歷史脈絡演變進程中，帶給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更為寬廣的視野，以女性觀點來解釋事物提供了不僅僅是男性的看法，換一個角度來解釋事物，能看到另一種面貌。一直以來書寫常是男性的權力範圍，所留下的歷史資料也多是男性觀點：像客家婦女早期的描寫在男性觀點的書寫下大多呈現克勤克儉、天足等形象。而婦女的聲音並沒有呈現，受女性主義影響之下，不僅女性觀點豐富客家婦女，對於客家女性日常生活細微的觀察也多所著墨，給予客家女性研究深度探討。

莊英章、簡美玲(2010) 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一書的導言中介紹第五部性別中四篇在台灣研究的文章，內容各有特色，展現從性別視野來描述與討論客家社會的多元性。

呂玉瑕以社會學的量化研究取徑，探討一個因科學園區的建立，引起明顯變遷的新竹客家社區的女性經濟資源與家庭地位的轉變。簡美玲由女人個人說話探討客家社會的勞動與日常。洪馨蘭認為台灣南部六堆客家透過外祖敬拜儀式的實踐，將姻親關係嵌入六堆方言群內婚體系，成為被他族群包圍的處境下，強化自己人的文化機制。鍾鎮城與黃湘玲探討美濃地區的越南及印尼籍移民女性的多語現象。

以性別視野所探討的客家女性研究提供對於客家性別研究者更多有關客家女性研究的面向，對於筆者來說，鍾鎮城與黃湘玲探討美濃地區的越南及印尼籍

移民女性的多語現象，也讓社會更加認識所謂的新移民女性，如果以偏概全的來看待新移民女性，我們便忽略了她們本身的差異及多樣性了，下一節中將深入說明新移民女性與客家之間的互動，尤其來自海外同是說著客家話的新移民女性。

（三）新移民女性

台灣處在今日交通便利、全球化的時代中，國際之間的人口遷移在現代社會是日漸平常之事。但是在台灣 1990 年代後新移民女性的大量移入，造成台灣社會對於她們的描述常以整體的觀點定義她們。事實上，經過這些年的研究，發現她們是來自許多不同國家、不同族群的女性，而承載在她們身上的故事因人而異，許多研究已經藉由她們的生命故事豐富女性的面貌。因此，不以單一形象來看待新移民女性是正確的想法。

新移民女性研究的脈絡

隨著新移民女性的增加，台灣對於新移民女性的研究也迅速的增加。以國家圖書館的碩博士論文來找尋有關外籍配偶或新移民女性的研究，發現研究者自民國 93 年開始眾多研究者投入新移民的研究話題，民國 96 年是目前研究篇數最多的一年〈附錄二〉。我們知道新移民女性的稱呼是夏曉鶯（2005：40）在美濃識字班多年運作之後，新移民女性主體發生的結果²⁹，早期的研究以外籍配偶稱呼為主，現在的研究以正向的名稱稱呼這些女性，除了名稱的改變之外，我們再根據國家圖書館分類來分析這些碩博士論文（附錄三），研究者在不同系所對新移民女性研究面向的多元性，教育類與經社及心理學類學系研究數量投入排名一、二。

這種現象是有脈絡可循的。新移民女性在 1990 年代大量來台，先有少數菲律賓、泰國籍女性因婚姻來台，接著印尼、大陸與越南女性相繼來台，目前大陸、

²⁹ 2003 年，夏曉鶯在識字班工作有成效後，她促成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辦「『請叫我一』讓新移民女性說自己徵文活動」，最喜愛的名稱投票活動，「新移民女性」稱呼獲得最高票。

越南與印尼女性是佔多數的新移民女性，張翰璧(2007)提到除了經濟和國際政治的因素外，文化親近性也是婚姻選擇的關鍵因素。對外籍新娘婚姻移民浪潮較早的解釋論點是經濟全球化觀點(夏曉鵬 2002)。但李美賢提出越南新娘遠嫁台灣的原初驅力，源自於她們所內化的越南傳統性別文化 (蕭新煌主編 2003：215)。張翰璧與李美賢以傳統文化及文化親近性的觀點來探討越南籍女性在婚姻移民占多數的原因之一。因為早期婚姻移民多數是來自印尼，夏曉鵬(2002)投入新移民女性美濃地區研究時，對於美濃客家迎娶印尼客家女性，認為除了經濟的影響外。她提及許多女性認同同文同種的族群關係因而跨海來台，文中也提到同質性婚姻(homogamy)仍是常模³⁰。而且由駐雅加達台北經貿代表處林組長觀察到：台灣中部客家鄉鎮先迎娶印尼新娘，美濃是在 1990 初期以後才加入的³¹。夏曉鵬也觀察到跨國婚姻不僅是個人的事，大多數跨國婚姻都經過傳統的相親儀式，這些儀式活動是集體的過程³²。或許在媒體報導將新移民女性汙名化³³的當下，夏曉鵬從國際經濟的宏觀視野及跨國婚姻雙方同質性的角度讓我們知道新移民女性的婚姻不是只是她自己個人的婚姻，婚姻移民是有其選擇存在。張翰璧(2007)對於跨國婚姻的女性，關注到新移民女性本身的原生家庭文化與婚姻家庭文化，兩地文化在女性家庭領域內的呈現，進行更細緻的研究。研究者對於跨國婚姻的態度從社會現象關注到文化層面。

當新移民女性的子女長大入學之後，對於這些我們所謂的「新台灣之子」在學校環境的學習、適應更是研究者急於探討的面向。謝慶皇(2004)以台南縣四位外配子女的質化研究中提到家庭教育並未影響子女的學習，但母親的語言影響其教導子女的信心。蔡瑞全(2006)在 25 縣市的量化的比較研究中提到母親的國籍、中文能力對子女適應學校環境無顯著差異，另家庭結構上來說雙親家庭優於非雙

³⁰ Surra 1991 的研究紀錄了人們在同一種族、年齡組、族群、教派內，以及在同種母語與同級教育水平中，結偶的傾向 (引自夏曉鵬 2002：232)。

³¹ *ibid*：45。

³² *ibid*：235。

³³ *ibid*：121-156〈第五章真實的社會建構-大眾媒體的建構〉一文中分析了 1988-1996 年期間三十三件與「外籍配偶」相關的報導，一致口徑認定外籍新娘現象為社會問題。

親家庭，母親是否外籍影響不大。向芳誼(2007)針對台北市新移民子女的量化研究也顯現新移民子女學習及適應表現良好，在學業成就及常規適應表現較佳。在一些研究者會擔憂新移民女性子女適應、學習之問題點，希望家庭、學校、社會及早因應(邱冠斌、李瑞娟 2007)。但是，眾多研究都同意家庭結構對於子女的學習影響層面較大，對於新移民子女的學習與適應學校的研究，擺脫不了家庭的因素，家庭中母親的角色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以台灣角度出發，認為我們應該提供新移民女性認識台灣文化、適應台灣的價值觀。於是，各地識字班³⁴的開設便是希望協助新移民女性了解台灣文化。

當然新移民女性本身的研究有關生活適應、各地識字班的研究也是眾多研究者的關注面向³⁵，但是，文化的接觸不是單向的教導。劉振台(2005)探討屏東縣長治鄉印尼客僑移民的文化接觸中，提到：

文化接觸是以不斷的相互影響與轉變過程使移民族群原有的生活機能以能適應新的居住點，並在與其他族群互動中更認同我群的存在，除了透過共同的血緣、宗教、語言、地域、宗譜與習慣等文化形式的內涵外，主要還是以社會的邊界來作為構成族群的考量。

因此，漸漸的研究者關注到新移民女性自己發聲訴說自己的故事。如張翰璧(2007)提出不應只是從同化的角度來看待此跨國婚姻。夏曉鶯(2005)指出在識字班的學習環境中，新移民女性認識了許多擁有同樣經歷的女性，彼此之間訴說鄉情，也能勇敢的表達自我的感受。

許多時候我們由台灣觀點來描述、來探討她們，提出許多意見可以希望讓她們融入這個環境。但是劉阿榮(2009)在《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序中提到人們世代代學習暨有的文化，也吸收外來的文化，使文化更為豐富，這個傳遞過程包含縱向的繼承和橫向的融合。可知，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會不自覺的呈現，研究者

³⁴ 本文認為文化接觸不會只是單純的同化現象，同化是單向的教導，在新移民女性已有的原生家庭價值觀中，自有其應對之道。

³⁵ 查詢全國碩博士論文網，有關生活適應、識字班的研究達 300 篇左右。

應注意到原生文化的重要性，人不是一成不變的個體。張翰璧(2007)提到新移民女性本身承載兩地文化，不能單單以融入說明變化。張翰璧認為新移民女性是文化承載者，因為跨國婚姻選擇上的文化親近性而嫁入台灣，而新移民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不同社會或族群團體間的文化接觸，將使新移民女性成為文化再生產的重要角色。

文化觀點下的新移民研究

夏曉鶄(2002)在 1994-1995 年關注美濃客家的研究時，注意到嫁來台灣的印尼婦女，大多是華裔。提到「筱梅告訴我，在印尼最有錢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歐洲或美國念書，家境尚可的則想辦法到台灣，窮人家只有認命留在印尼³⁶。」劉振台(2005)研究中的報導人是居住在屏東縣長治鄉內的印尼移民客家華僑(來自雅加達及蘇門答臘)，在當時印尼排華的大環境下，舉家移民到台灣，他們是認同中國傳統文化也積極保留客家文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表現許多不同於南部客家的文化特色。

由上知道，認命留在印尼的華人不僅歷經排華的歷史，還要面對印尼推行的同化政策³⁷，在全球化的時代下，有機會藉由婚姻移民接受所謂同質性的婚姻。但是，藉由劉振台的研究可以讓我們一窺早先來台的印尼華人，他們在台灣日常生活的情形。劉振台(2005：46-58)提到有五點不一樣之處。1.在祖先崇拜上因深受印尼動亂及排華影響，神祖牌位暫時轉化為父母或祖先遺照，祖先祭祀儀式只有在清明與年節才舉行。2.家屋的型式複製印尼當時所居的荷蘭屋樣式，種植香蕉、椰子樹、香料等植物，被稱為「華僑屋」、「南洋屋」。3.在飲食上無法忘懷酸、甜、辣及印尼糕餅點心。4.服飾喜愛穿著花布拼貼樣式服裝，身上散發出香水味。5.信仰偏向傳統信仰與天主教。劉振台觀察到第二代華僑在融入當地社會後隨著不同的地方情境與脈絡開始改變原有的文化習慣。在報導人的正廳看到除

³⁶ 夏曉鶄 (2002：13)。

³⁷ 有關印尼華人的經歷將在下節文獻探討中深入描述。

了天主神像外還有祖先遺照共同供奉，在此顯示出兩種不同的文化或信仰正在融合與影響的演變過程。

劉振台研究中的報導人經濟狀況是良好的，並且在家族整體移民的前提下，許多當時印尼日常生活的習慣仍然保留，雖然不同世代的華僑已開始有所轉變。文中他提到後代子孫同化於台灣社會文化，事實上，筆者認為長治鄉的印尼華僑是獨特社群，在家族移民的狀態下，可以看到印尼文化的痕跡：飲食習慣、家屋型式。長治鄉是家族整體的移民，能清楚保留自己的日常生活習慣。那麼，印尼客家女性在婚姻移民中，她的原生文化便消失殆盡嗎？

張翰璧(2007：11-137) 針對新移民女性對客家文化的傳承中，提到經由觀察家庭生活中飲食習慣、祭祀行為與生活方式的調整，可以看到文化界限的移動。大部分的新移民女性是和公婆同住，烹調以公婆口味為主，祭祀行為與祭品準備仍由婆婆主導，但是家人一半以上能接受印尼或越南食物，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內涵正在改變。雖然只是微小的改變，但是仍能感受到新移民女性在家庭中的影響。而張婷婷(2007) 透過飲食烹調這一日常的文化實作場域，發現家庭結構的大小會是影響外籍配偶在傳承客家飲食文化時最重要的外在客觀條件，婆婆往往會透過日常的飲食操作教導外籍配偶家中的食物料理方式，而外籍配偶自身飲食慣習的展現上，則受限於所謂的機會結構：懷孕。

蔡晏霖(2005)描述印尼華人在飲食上的味道回憶起當年家中親密勞動僱傭依賴關係，鹹魚的滋味引出當年的華人傭人也顯示雇主華人富家出身的認同。勞動者在兄弟姊妹分工合作煮菜賺錢、在華人家庭工作，經由勞動所帶來的轉變在故事者的生命歷程中顯現出來。

因此，藉由日常生活細微的觀察，可以提供我們對於新移民女性不一樣的觀點。張翰璧(2007)對於東南亞女性移民（主要是越南及印尼女性），認為除了經濟和國際政治的因素外，提出文化親近性也是婚姻選擇的關鍵因素³⁸。因為新移

³⁸越南女性移民的增多除了台灣南向政策外，李美賢提出越南女性遠嫁台灣的原初驅力，源自於她們所內化的越南傳統性別文化（蕭新煌主編 2003:215）。李美賢的觀點與張翰璧的文化親近性

民女性本身也是文化承載者，雖然以文化親近性的因素嫁入台灣家庭，親近不代表完全相同，在女性所承載的文化中，在家庭日常的活動下，原生文化可能不自覺的傳遞到下一代，產生文化界限的移動。對此，張翰璧提出文化再生產的看法，由飲食的些微改變、家人一半以上能接受印尼或越南食物，女性的影響力在日常生活中悄悄發揮。

來自印尼客家女性，她不僅是嫁入客家社區的新客家婦女，在原生國她也是客家族群的一份子³⁹。在客家研究中她們佔有一席之地，而本研究針對她們在日常生活的民族誌呈現將豐富客家女性的意象。

(四) 印尼華人

本研究的報導人來自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市，我們以她們的日常生活型態為主要觀察的著眼點。但是在歷史脈絡的影響下，也不容忽視印尼這個居住環境對華人的影響。因此，了解印尼的歷史背景及印尼華人與當地原住民的互動，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日常生活與居住環境彼此的關連點。

印尼歷史背景

廖建裕(2002)在《現階段的印尼華人族群》書中，他以 1930 年代的人口普查來描述多元族群的印尼社會。印尼全國至少有三百多族以及六大宗教。這些族群之中，以爪哇族為最多……至於宗教，回教是最大宗教。他認為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印尼會成為印尼共和國，是因為荷蘭數百年的統治結果，因為 1976 年以前，印尼版圖與荷屬東印度的領土相同。印尼各族在荷蘭統治下，共同願望為推翻荷蘭殖民政府，終於在 1945 年宣布獨立，1949 年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廖建裕描述居住在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印尼國家中，打從 1946 年一直到 1998 年，排華事

可互相呼應，婚姻移民者的原生文化亦是重要的關鍵。

³⁹ 鍾鎮城、黃湘玲(2010:693)文中提及參與研究的客籍新移民女性，較高比例是來自海外的客籍族群，在日常的口頭語言使用上，都以客語及華語為最主要的溝通語言。

件連續不斷。這是所謂印尼華人問題。而在 1963 年第一任蘇加諾政權時，曾經倡議印尼土生華人⁴⁰被接納為印尼民族，可是，蘇加諾政權兩年就被擊垮。在第二任總統蘇哈多執政 32 年間，實行了同化華人政策，因此禁止華人結社集會，禁止中文書籍流通，關閉華校。這樣的政策影響深遠，印尼華人形成相當程度的印尼化現象。蘇哈多之後，廖建裕提到 1999 年瓦希德總統尊重其他族群的文化傳統，2000 年 1 月解除蘇哈多時期的禁令，准許華人公開慶祝華族節日。接著美加華蒂總統上台後宣布華人農曆新年為印尼公共假日。似乎印尼華人可以恢復自己的傳統文化，可是，這時的印尼情形，華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印尼化了。

在此，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印尼華人客家文化受印尼社會及政府的影響部分，在印尼如此多元的社會氛圍下，印尼客家華人的應對是如何的呢？在本研究中跨國婚姻的客家女性，她們來自如此多元文化下的印尼，雖然她們是所謂的客家人，但是在語言學習是印尼文，在被要求同化的政策環境中，所謂的印尼客家文化如何保存呢？藉由有關印尼華人的介紹，希望能幫助我們深入了解印尼華人文化及從中希望能一窺印尼客家華人文化所受到的影響。

首先，印尼是在西元 1945 年獨立成為一個國家，廖建裕(2002)認為除了軍隊的因素外，仍有四種因素維持印尼政府成為國家：一、共同的歷史經驗。二、內部移民。三、印尼語的推廣與使用、促成民族團結⁴¹。四、印尼政府採取「殊途同歸」的政策、各族群可以保持自己的傳統(此政策又名為印尼建國五原則，或稱班查西拉⁴²Pancasila)。針對第三、第四點實質上對於印尼華人文化有長遠潛移默化的影響。

廖建裕(2002)提到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多執政 32 年，針對華人實行同化政

⁴⁰ 印尼華人分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土生華人」是早期移民的後裔或華印通婚的後裔，主要從事「專業工作」或洋行書記。集中在爪哇島上，90%的爪哇華人是土生華人。以當地語或印尼語溝通不會華語。「新客華人」則集中在外島上，約佔外島人數 50%，主要經商、搞工業、農業，文化上還是中國人，語言是華語或中國方言（廖建裕 2002:18）。

⁴¹ 戴萬平（2003）以「想像的共同體」概念來解釋印尼這個多元社會為何可能共同組成一個國家，歷史的共同記憶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印刷術的普及、語言的統一...等因素，使印尼這一個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群島成為一個國家。

⁴² 班查西拉 Pancasila 的五個原則是印尼建國基礎，明定於印尼憲法的序言上：「信仰真神」、「國家統一」、「人道主義」、「人民主權」、「社會正義與繁榮」（ibid:93）。

策，封閉華校、禁止華人政治及文化組織⁴³。造成印尼華人日常生活常用語言全面使用印尼語，所謂的華語或自己的地方語言便幾乎不用了。在客家社會我們常說「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那麼印尼客家華人對於溝通語言是如何應對的呢？事實上，較近代的華人移民者仍較多使用自己的方言，但是，居住時間較長的華人，不論何時幾乎使用印尼語溝通。李昱宏(2006)提到泗水有許多華人，與馬來西亞的華人比較，泗水的華人都是隱性的。歸因於印尼的排華暴動，使印尼華人以一種低調的原則應付這種民族問題。

廖建裕提到的第四點所謂「各族群可以保持自己的傳統」，印尼華人也能維持原先傳統的信仰或生活習慣嗎？語言在統一於印尼語的狀況下，大環境圍繞著印尼文化，印尼華人只能藉著宗教信仰來維持傳統文化？廖建裕(2002：58)提到印尼原先有六大宗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與孔教。但在印尼政府認為政權已經穩固，而孔教的發展阻礙了同化華人政策的推行，於是在 1979 年宣布較多土生華人信仰的孔教不是宗教。

在選擇宗教上大多印尼新客華人信仰佛教。印尼華人對佛教信仰又是如何？蘇哈多總統不僅禁止華語，對於佛教信仰他們千方百計要削弱華族文化的色彩，印尼政府認為「廟宇」的功能有：華人起誓之地、舉行婚禮之處、舉行收養孩子的儀式地、各社團集合的場所保存華族傳統文化。因此，削弱公開儀式甚至關閉華人社團。許多華人節日的各種儀式，只能轉為私自辦理(ibid：65-78)。

在印尼的土生華人或新客華人在印尼政府同化政策下，不論其傳統文化為何，時間流動中，印尼華人文化也悄悄地有所變化了。廖建裕寫到「在有形與無形的壓力下，許多華人被逼走上了同化的道路(ibid：90)。」尤其在文字只能使用印尼文的情形下，任何學習是以印尼文的思考方式來面對生活時，日常生活也許不知不覺的印尼化了。廖建裕(2002)附錄（印尼華人姓名與認同問題）中提及 1999 年 10 月印尼瓦希德總統推行新華人政策，其中提出印尼華人可恢復使用華

⁴³ 提到 1965 年政變後，不論是否具備印尼國籍華人學童，都必須進入印尼學校。所有華文報刊也被禁止，同化政策從此徹底執行 (ibid:125)。

人姓名時，有人已為印尼華人會積極改回華人姓名，事實上並沒有出現大量恢復華人姓名的現象。廖建裕認為許多後裔長期使用印尼姓名，不習慣之外。有些華裔已經不熟悉華語，而且新客華人的後裔土生華人化或者印尼化。當然，印尼政局不明朗，華人不知道華人政策是否會有改變，對於改為華族姓名一事頗為謹慎。

印尼客家華人

印尼是美麗的千島之國，由 100 多個民族、超過兩億人口共同組成的新國家，其中 4% 約 800 萬的華人，客家人在印尼華族裡是僅次於福建人的第 2 大族群，在城鎮的客家人多半以經營雜貨生意、土產出口、金鋪、藥店為主。在西加里曼丹的客家人，則以務農為主，並和採礦業結合在一起(謝明蓉主編 2009)。本文的報導人居住在西加里曼丹島的山口洋市，因此有關印尼客家華人與當地人的互動，區域侷限在加里曼丹島與山口洋市。

夏曉鶄(2002)提到嫁來台灣的印尼婦女，大多是華裔⁴⁴，又在駐雅加達代表處向外交部的報告中有關「印尼新娘之由來與背景」中提及西加里曼丹是印尼婦女嫁至台灣最多的省份⁴⁵。根據 2007 年的估計，山口洋市約有 197079 人，華人約 62%，其次為馬來族與達雅族。通行客語，當地人稱客家話為硬話⁴⁶。謝明蓉(ibid: 34-36)也提及西加里曼丹的金礦，吸引大批懷著淘金夢的客家人移民到此，隨著金礦沒落與軍方 1965 年為消滅共產游擊勢力，趕走住在山區的客家人，許多華人遠離此地。而當地雙溝月(Sungau Ayak)這個村落的居民，從外表很難分辨是華人或原住民，家屋型式與原住民差不多，由他們仍然說著道地的梅縣客家話，知道他們是客家人。根據當地居民表示，祖先來此開金礦，在當地娶妻生子，至今已經繁衍 4、5 代了，與當地原住民相處融洽，就像一家人。雙溝月居民生活習慣已經在地化了，由語言可以認知道居民是客家族群。但是，如果細緻地探討日

⁴⁴ 印尼客家的祖先多是因被召去當礦工或戰爭、生活不易而遷移到南洋(夏曉鶄,2002:13)。

⁴⁵ ibid:58。

⁴⁶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2.05.2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5%8F%A3%E6%B4%8B%E5%B8%82>

常生活型式，彼此文化的交流勢必存在，深入探討日常生活的型態，將會呈現不一樣的客家風貌。

西加里曼丹島屬印尼邊陲島嶼，華人、達雅族和馬來族的互動頻繁，文化不是單方面的影響，在彼此的互動中，文化界限是在移動的。林漢文(2003：87-112)以西加里曼丹的卡布阿斯河為連結，提到華族、達雅客族、馬來族，如魚水交融，共飲一江水，同唱一首歌。林漢文回憶華人在春節、鬧元宵(紮娥眉)、清明時節、龍舟競渡、中元節(盂蘭盆節)、中秋月、重陽節這些節日中飲食及活動的日常生活相處中，印尼土著參與慶祝的痕跡處處可見：龍舟競賽不僅是華人的體育項目，印尼人也組隊參加。重陽節的放風箏者主要是印尼人與華人。而華人在此大環境中，慶祝儀式、飲食也有受當地影響之處：春節時烹飪各種各樣富有印尼風味的特色佳餚，回憶千層糕的製作。端午節時取江中的水，好似運載福氣的聖水回家，據說這水可驅毒、防邪與消災。這些活動及飲食的改變，可以看到印尼客家文化界限的移動。

第五節 研究目的及方法

印尼華人在印尼歷經排華的歷史，如果經濟能力許可的家庭選擇到台灣或中國，無法離開的華人繼續留在印尼，接著面對印尼政府同化政策推行，語言使用印尼語、就讀印尼學校、改名...等各種必須隱藏或遺忘自己華人的文化。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印尼客家女性有機會藉由婚姻移民到台灣來，在這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的互動中，令筆者好奇印尼客家女性如何看待兩地客家？本研究想關注印尼客家女性在家戶內情感傳達面向，在面對長輩、先生、子女、同鄉的朋友及親人之間，日常生活中她們對於家鄉情感呈現的情形。透過日常生活的細微觀察來關注兩地客家的相似及相異性，以及藉由她們的生命故事觀看到她們對於性別、兩地及客家認同的觀點，也由此回應「誰是客家女性？」的發問，藉此豐富客家女性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針對特定女性的關懷為主，為了獲得更深入、更貼切的資料，採取質性研究方法。Locke, Spirduso and Silverman(2002)提到質性研究是一個有系統、經驗性的研究策略，可以回答特殊社會情境(context)中關於人的問題。質性研究者的一般性假設有：相信探索並了解人們如何使生命中的事件具有意義，是可能且重要的。每個人對於自己參與的事件都會給予個人的詮釋。研究者自身的看法、價值觀，將無可避免地滲入研究的過程，最終並影響研究的發現與結論。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強調以受訪者的觀點為出發研究客家女性的主體性，在資料蒐集的方法上主要採取生命史與參與觀察來進行本文，期待以女性生命史來表現更深層的生命經驗。

有關女性深層經驗的研究，以民族誌的研究態度、生命史的呈現將使我們有一特定立足點。Kottak(2005：50)提及民族誌係指對於田野地點所做的第一手研究，研究者觀察並與當地人進行密切的工作，以了解他們的生活細節。而生命史紀錄了個人對於文化的經驗。民族誌的田野研究技術包括：日常行為的直接觀察，各種型式的訪談，與主要報導人進行詳盡的田野工作，深度訪談(生命史資料)...等方式。在現代社會女性似乎自主性增加，但江文瑜(1996)認為「口述」是相對於「文字」的概念，亦即透過一個人或一群人敘述其生命/生活故事(life stories)以累積文本(text)的方式。當「口述」與「歷史」兩個概念組合在一起時，它便產生顛覆性的意義，將歷史的詮釋權回歸予廣大的群眾、對沒有權力/沒有書寫能力的弱勢者特別顯得重要。江文瑜寫到女性仍是屬於較少使用文字의弱勢者，藉由她們的生命史書寫，可以突破歷史的來源必須取自於文字的限制，將歷史的取材與資料來源擴展至相關人員的敘述，並將歷史的詮釋權回歸予廣大的群眾。所以當歷史學與社會學的正統都是由男性的觀點出發時，針對女性所做的口述歷史，正可以提供我們思考主流歷史學與社會學理論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重要驗證。我們可以說女性口述歷史的收集、整理與分析，是為了建構以女性主義史觀出發的生命/生活史，而建構的過程就是女性姐妹情誼(sisterhood)連結過程。因

此，透過女性口述歷史以建構台灣女性生命/生活史，已成為尋找女性歷史角色定位與女性角色流動的一項刻不容緩的艱鉅工作。對於民族誌的研究態度裡 Fetterman (2000)說明民族誌是一種描述群體或文化的藝術與科學。民族誌學家紀錄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對他們所研究的族群或文化保持開放的心靈(pen mind)樂於從主觀或局內人的觀點去了解及描述一個社會和文化的背景為何，經由觀察和分析日常生活方式來對於一種文化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和欣賞。田野調查(fieldwork)民族誌研究設計中的核心部分，最重要的是身歷其境去觀察，去問似乎是愚蠢但卻有洞察力的問題並寫下所見所聞，民族誌學工作經過各個階段的分析，最後變成以田野筆記、備忘錄、或臨時報告呈現的成品。民族誌的研究可以盡可能地涵蓋一個文化、次文化或計畫的所有領域，雖然無法必然達到，在真實程度有多少，對事物和環境的基本描述應該要和當地人或共事者所熟悉的一樣，採用「逐字引用」可以成為可信的報告，但要慎選符合描述情境及事件特徵的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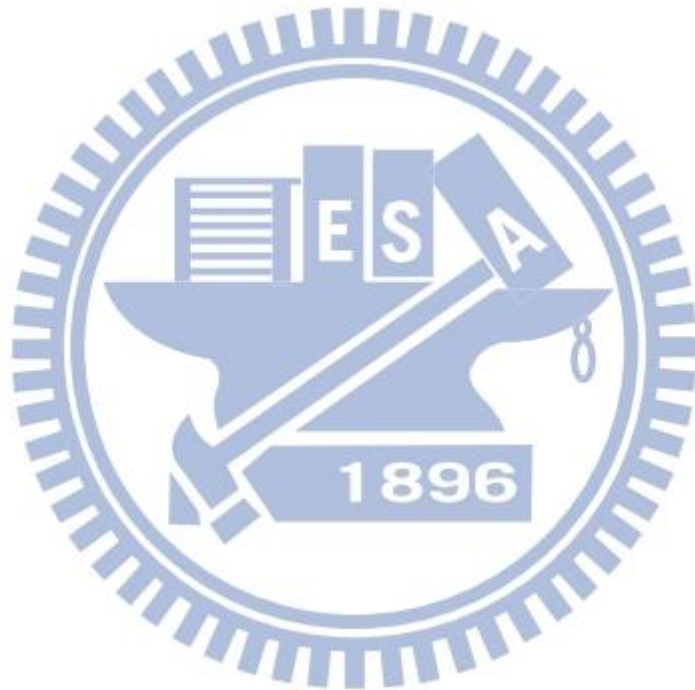
在質性研究的架構下，蒐集資料的方法將採取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為主。參與觀察法提供我們從參與者所了解的原因，進行描述，參與觀察的主要區域為報導人住家為主，觀察平日、節日與親人互動、處理家務、工作及人際網絡的互動。彼此互動也藉著非正式交談，深入、非正式且未經設計的訪談，以及經由正式計畫的訪談和問卷等等，取得研究資料(引自 Jorgensen 1999：31)。Jorgensen (1999)提到參與觀察法適用於許多關乎人類存在的學術研究，重點是圈內人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和環境中所看到的人類互動行為和意義，將結果做成紀錄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觀察法特別適合探索性及描述性的研究目的。而本研究因著重在家戶內的互動，深入訪談是不可或缺的方式，除了觀察日常生活中報導人的生活互動外也藉由彼此的交談積極，深入瞭解她們的觀點，在田野調查期間由觀察報導人和其他家人的互動行為，能使研究者得到較為通盤及正確的描繪。

第六節 章節內容

本論文主要藉由印尼山口洋市的客家女性所描述之生命歷程，傳達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的行為，藉由人際網絡、飲食慣習中表達出個人情感，她們在家戶內的情感，在與親人、朋友互動人際關係的相處上以及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情感與認同的細微呈現，藉此民族誌的描述來比較兩地客家的相似與相異性。

移民負載了原本的文化特質遷徙到另一地區，經歷了與原居地分離的過程並與新居地之文化產生互動與融合。由前述印尼的歷史脈絡及當地印尼客家族群的描寫中我們得知印尼客家與當地原住民的互動頻繁，彼此之間的文化界限是有所移動的。本研究以人類學民族誌的理論與方法為基礎，針對六位人橫跨不同世代印尼客家女性，透過她們口述及在北台灣日常生活描述，理解印尼客家女性的生命歷程。

本研究第一章描述印尼客家女性在加里曼丹山口洋市客家環境下成長，但是印尼排華影響其華語學習，鋪陳不同世代印尼客家女性原生家庭背景。第二章細微的記錄下這群女性成長過程裡，在原鄉生活情景並且記錄下她們的移動歷程，再加以描述在台灣婚姻家庭生活。第三、四章為本論文核心章節，第三章從「印尼嬾」一詞開始注意到刻板印象在她們身上引起的情感波動，從民族誌紀錄下細微日常生活的異與同。第四章以她們的生活經驗來分析移動過程所伴同的認同，並且以她們的角度來比較兩地客家特質，最後以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的提問觸碰認同層面。最後一章以本文民族誌個案來與新移民女性研究、客家族群進行對話，表達印尼客家女性生命經驗的豐富面向以及兩地客家互動的動態過程。



第二章 我們的移動

Kottak(2005: 440)提及因為移動擴大與消除了舊有的邊界與社會階級。這些來自印尼客家的女性，她們來自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市，童年生活中父母親耳提面命強調祖宗是客家人、華人，日常生活中規定在家一定要使用客家話強化當年自中國大陸移民到印尼的事實。移動擴大了客家人、華人的居住空間，移動也增加了客家群體的多樣性。台灣研究客家議題在徐正光主編(2007)的《台灣客家研究概論》中涵括各方面的題材，內容中並不狹隘的只侷限在台灣及中國的客家而已，《台灣客家研究概論》一書中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東南亞客家篇(ibid: 563)提到台灣與中國之外的客家群體特性，在客家研究中，一向具有概念建構與理論思考的重要性，特別是放在一個比較分析的脈絡中，這些境外客家的研究具有關鍵的位置。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文中針對客家群體的多樣性或群體內部的差異性，引述莊英章的研究指出「某一特定族群應該具有一套整合的文化，而這套文化具有不同於其他族群的特質，它包括了族群內部的文化整合性以及外在的族群互動關係。」而對於客家與其他族群的涵化互動關係，提到傳統論、適應論與互動論⁴⁷三種解釋。他們指出東南亞地區是除中、台之外，客家移民最多的地區，提及初步調查結果，客家後裔尤其聚集在馬來西亞跟印尼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和班加島(Bangka)上。

本研究中的報導人生活在印尼加里曼丹的山口洋市，這裡雖然華人佔多數但是時時必須面對印尼政府排華的外在壓力。成長過程中大多數華人選擇印尼國內移動到雅加達首都來增加工作機會，不論男女都希望藉由工作提升原生家庭的經濟能力，並且幫助家中其他年幼成員有更好的發展。報導人描述女姓到婚嫁年齡時，同樣身為華人的身分是婚姻考量的重要因素，許多人經由一些早已居住在台

⁴⁷ 傳統論著重於歷史文化，認為台灣或東南亞等客家移民地區文化的差異，可能源自於客家原居地的母文化差異；適應論則採環境適應的假設與解釋，也就是客家移民拓墾過程中，因所面臨的物質、經濟環境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之結果；互動論所採取的則是文化接觸與群體互動之假設與解釋，認為客家移民與原居土著民族的互動過程中，土著文化可能對客家文化造成相當的影響（徐正光主編 2007:564）。

灣的親戚引介婚配對象，口耳相傳及朋友介紹之下，她們走入跨國移動歷程，進入婚姻家庭中。她們生命史中的國內及跨國移動牽引出兩地客家的相遇，她們的移動歷程呼應到莊英章所言特定族群特定內部的文化整合及外在的族群互動關係，在山口洋市華人居多數，原生家庭內慣用語言是客家語，但是對外而言強勢語言是印尼語，由這群女性童年時的居住地山口洋市到工作地雅加達市，可以看到客家群體的變化，她們本身的移動也牽引原生家庭成員的移動。

許多人嚮往著都市生活，想藉由移動到都市來改變現狀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此種現象。廖正宏(1985：16)指出人口遷移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在台灣經濟起飛階段，許多鄉村人口外移到都市。但是移動的決定不一定只是為了經濟因素如此簡單，廖正宏引述 Mangalam 所言「遷移者衡量各種利弊得失之後，依照自己的價值判斷而做遷移的決定。」因此，藉由這群女性的移動歷程我們不僅了解山口洋市的風貌，而且遷移者本身自主的判斷力決定了移動。其次，她們在印尼雅加達市的生活面貌，描述出生活在此地客家與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藉由這群不同世代女性跨國移動的理解，了解印尼華人在印尼生活的樣貌。最後，移民女性在接待社會的生活描述出移民網絡的力量存在、生活中的妥協及在生活中為婚姻付出的努力。

第一節 原鄉生活

針對印尼的生活，黃毓麟(1992)描述印尼本身多元文化影響的情形，尤其宗教的影響力深入社會各階層，因此，當地許多華人也是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組合。對於華人而言，在印尼第二任總統實行華人同化政策後，公開場所不能使用自己的語言。然而，印尼是一個多島嶼組合而成的國家。廖建裕(2002)提及土生華人集中在爪哇島上而且不會華語，而新客華人集中在外島上，文化上還是中國人，語言是華語或中國方言。

由上可知華人在印尼生活中有著總總的限制存在，這些限制影響著華人在印

尼的生活，在這樣排華環境中生活，生活中產生了怎樣的變化，由報導人的原鄉生活可以深入了解到她們在山口洋市所面對的環境，在此居住環境下她們所做的抉擇。以下以幾個面向來說明原鄉生活的情形：

(一)地理環境

印尼擁有眾多島嶼，從客家在東南亞的移動來看，湯錦台（2010：208）提及從十九世紀以後，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作為台灣客家移民源頭的中國粵東地區，尤其是嘉應州地區，開始出現了往國外移民的大趨勢，並帶動閩、粵客家子弟向世界各地擴散。尤其以東南亞為主要外移地區。十六世紀後半期，可能已有不少彰、潮、惠三州客家居民跟隨著名海寇出沒南海一帶，但是，有記載的大規模南下客家移民，最早出現在邦加島和西婆羅洲（印尼西加里曼丹省，Kalimantan）。邦加島的錫礦、西婆羅洲的金礦吸引眾多華工加入，這些華工以客家礦工為主，有揭西縣河婆人、嘉應州和惠州客家人。華人在西婆羅洲南吧哇（Mampawa）的採金極為成功，華人住區陸續發展到三發（Sambas）、山口洋（Singkawang）等地，主要是在今西加里曼丹省西北部卡普阿斯河（Kapuas）及其支流萬那河（Landak）交界處以北海岸。西加里曼丹省當地的主要居民有擁有礦區土地的達雅客（Dayak）原住民和十七世紀時從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移此的馬來人，華人是第三族群。根據荷蘭人收集的中文史料，華人以客家人和潮州人為主。在開發初期，依本籍村子或地域的不同，華人移民自發地根據其礦點和採掘性質組成不同名稱的小組織。華人除了向本礦區的馬來統治者繳交提成和稅款外，它們必須以組織的凝聚力應對這些統治者的敲詐，防範達雅客人的襲擊，制止內部的爭執與背叛，以及保護成員不受其他華人團體侵害。

十九世紀以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造成許多人往各地移民，加里曼丹島的採金吸引了許多華人在此發展。本文的主要地點山口洋市也住進了眾多華人，此地的居民主要為三大族群達雅客族、馬來族及華人。然而山口洋市的命名由來為何

呢？旅港南中校友 2008 年編撰一本《歲月留痕》⁴⁸(2008：3-59)一書中描述山口洋市的情景說到：

據鄉人長輩說，山口洋初名「山枸黃」或「山口羊」，後改為「山口洋」。早年，山口洋地區一帶是一片荒蕪的茂密老林，不乏名貴藥材，當年，有一種「枸黃樹」(又名「龍腦香」)，是山口洋地區的一種特產，一種極為名貴藥材，因此，「山枸黃」和“SINGKAWANG”之名稱先後出現，但由於「枸」與「狗」同音，華人對此音未有好感，而改為「山口羊」(「羊」有「祥」之意，音韻亦相差不遠)。不過，中國人為地方命名，習慣以山、水、物參考之，認為有山有水，是一塊風水寶地，靈氣足，可造福後代。因為山口洋背山面洋，似一個聚寶盆，內涵豐盈，祥氣超然，於是，鄉人中有識之士，最後選用了「山口洋」替代「山枸黃」或「山口羊」。

山口洋由三座山，即尖山、芭西山和鬼頭山(手指公山)所環抱。三嶺逶迤，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出口處一片浩瀚海洋；獨特的天然環境，令山城氣候溫宜。流自鬼頭山的「大港」(山口洋人稱河流叫做「港」)，貫穿山口洋市，蜿蜒入海，大港右岸我們稱之為老埠頭，左岸則稱為新埠頭。大港上築有形形色色的橋，連接市內兩岸。

老埠頭與新埠頭各有三條主要街道，成「三」字形並列而建。五十年代，老埠頭房屋清一色地用「鹽樵板」(鐵木)搭建(僅皇后旅館為鋼筋水泥的四層高樓房)。

新埠頭的三條街：中興街、亞答街、華都街。中興街建於三十年代發展較早，其餘兩條街遲至五十年代初方發展起來。中興街為新埠頭當年最為繁華的商住大街。二次大戰之後才逐步發展的新埠頭，早年少數華人在此種菜為生，建了許多「屎缸」(廁所)，供人方便，中興街初時取名叫做「屎缸街」，欠文雅而改名為「中興街」。中興街口有一座名聞遐邇的大伯公廟，平時香火鼎盛，每年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諸「神」在此匯集，人山人海，熱鬧非凡，是山口洋一大盛事，而大伯公廟也成為山口洋地標。

書中除了文字描述山口洋市的發展及街道由來之外，輔以大量圖片重現當年的景色。印尼是宗教多元化的國家，山口洋市也聳立回教寺及天主教堂，書中作者們回顧當年山口洋市的外貌，而山口洋市背山面洋的地理位置在文字中描述為

⁴⁸ 報導人范姐畢業於印尼南華中學，筆者與范姐談及訪問范姐有關山口洋當地的客家習俗時，范姐高興的提及：「我這裡有當年南華中學校友編撰的書籍，裡面有許多以前的照片，可以借給妳多了解我們山口洋。」書中編者提到 2006 年開始踏上尋夢之路，歷經兩年時間完成《歲月留痕》此書。范姐參加南華中學校友會時領取此書，范姐提到與她同一屆的同學人數不多，當天只有一位同學認得范姐，不過，翻閱此書，范姐當年讀書的情景歷歷在目，侃侃而談當年的故事。

「山城」，但是貫穿山口洋市的河流又帶領船隻航行其中。因此，海鮮魚蝦蟹等漁產品市生活中容易取得的食材。

筆者與報導人談及許多山口洋市的生活情景，一直希望能夠實際踏上山口洋土地，然未能成行。對於山口洋的介紹輔以書籍資料及報導人口述歷史來檢驗當時的生活情景，雖然在地圖上山口洋市位於靠海的位置，而在《歲月留痕》由文字介紹裡稱呼山口洋市為山城的說法，資料對照報導人生命史中的生活情景，山口洋市這個所謂山城卻又靠近海洋的城市讓我們更加了解華人的生活空間。報導人溫姐一家人原居住山區的鄉鎮裡，因為達雅客族人的驅趕而流離顛沛一段時間。從歷史資料知曉山區礦產土地屬於達雅客族人的範圍，華人因開採金礦居住於山區鄉鎮，然而在溫姐口述歷史裡年幼時遇到驅趕之後幾乎所有華人都遠離山區鄉鎮，沒有遠離的似乎都遭受不測。

我們住在另外的山上，跟阿婆、爸、媽一家人一起住，乜無會當山頂（也不會很山上）比方像關西⁴⁹裡面有一個市場，我們就住在關西裡面的市場。那時候就發生什麼事情，我一歲多，我不知道，就被趕出來了，僱爸爸、媽媽講如果妳不出來就被砍了。僱爸爸、媽媽頭擺係做生理个，結果不知道哪一個年代，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講，一種民族和另一種番仔，頭擺給該邊達雅族个人追出來，我們就逃難了，就逃出來逃到山口洋了。有人毋想走，有兜人會走落山肚去園（藏在山裡）啦，佢想到過一陣子會無事情啊，日本時代啊，有兜人乜走落山肚去園啊，頭擺僱爸爸、媽媽佢乜走落山肚去園，園到日本亂過係，他們就可以回來了，有兜人會走落山肚去園，結果給人家殺掉就沒有了⁵⁰。

阿婆跟我們出來之後就跟我大伯、大姐家住了，僱2歲阿婆就不在了，阿婆跟著我們沒有房子啊。到處這樣子住難民所，我們就住在難民所，我聽我媽媽說：逃出來有去二伯家住。二伯娘家的在山口洋市很有錢的，有錢的，我二伯就叫我們去他家住，他家又很多小孩啊，7個小孩，加上我們下去，小孩子難免會吵，變成他們是有錢人啊，我們是逃出來的，吵下去會不公平，

⁴⁹ 溫姐以新竹縣湖口鄉及關西鎮的相對位置說明當年她們的居住地並不是真的如此的山區，而且在山區居住地父母親做生意為生。

⁵⁰ 整段是說當時有人不想達雅客族與其他族有所衝突，但華人也被驅趕到山下，有些人不想離開就躲藏到山裡去，因為以前日本人來的時候，就曾經這樣藏過，等到日本走後就可以回來了，以前我爸、媽也這樣做過，不過，這次達雅族趕我們，我們就逃到山口洋市區，躲在山裡的就都給殺掉了。

媽媽看到這樣子小孩子被欺負，捨不得啊，乾脆出來難民所住，難民所住一陣子，又一直搬來搬去，難民所住也不是很那個，就一直搬來搬去，一直想辦法又租房子怎樣，就是帶出來的錢沒有。那時候爸爸在外面愛拼，愛去工作，一年才回來，這些事幾乎都是媽媽講給我們聽。我聽我媽媽講，那時候剛出來很辛苦的，那時候剛出來有一起在二伯家，那時候還沒有工作沒什麼可以做的，一個山口洋也毋麼个東西好做，也沒有工廠，包尾僱兜還有搬到山頂戴，我爸爸的堂哥那邊山上我有住在一陣子，他們是砍樹木去賣的，僱爸爸是係做田事，他堂哥就叫我們過去那邊住，有田分佢去耕，自家有米好吃，大概種一點那個菜這樣。(溫姐 1966-)

溫姐家人因為被驅趕所以父母親生活陷入困境，對於溫姐而言這段記憶是母親時時告知的事，由她的口述歷史中知道在山口洋市的居住空間原先涵括到山區鄉鎮。但是，在這段歷史事件中華人的居住空間是太大的被壓縮，華人是無法居住在許多山區鄉鎮，只能居住在靠近海洋的地區，由於這樣的因素影響，生活空間壓縮、華人人口又增加的狀況下，溫姐記得父親為了工作曾經離家一年左右，自己跟著母親住過不少地方直到教會蓋的組合屋完成之後才定居下來。

太多華人從山區湧入山口洋市造成人滿為患，找工作不容易，當時除了家中種菜之外，有些家庭父親、兄長會從事有關漁業工作⁵¹。但是，人太多了使得這段時間的痛苦讓年齡較長的羅姐記憶深刻。

那時很多人已經被達雅族趕下來，就是我媽過世那一年。我阿婆、孀孀全部就擠到我家來，那時候是我家最辛苦、最難過的時候，他們全部被趕下來，大家在那邊一起受苦（微微的笑聲，有些悲苦的回憶似的）那時候爸爸錢都醫病醫掉，那個時候最痛苦，又我叔叔整家人到我家來。我有兩個叔叔，溫姐就是我的堂妹，他們一家人去難民所。另一個叔叔、孀孀、小孩一家人就擠來我家，種菜，跟哥哥種菜，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真的人家說：家裡有人去世真的很衰啊，衰尾啊（倒楣）。種菜也種不起來、種稻也種不起來，很奇怪，做什麼事也很不順。當時經濟來源主要就我爸開車，我們就想家裡種菜想要補貼，菜會長蟲長蟲，冒蟲，種來毋好賣，捕魚又是後來一段時間了，我媽去世一段時間我們又大一些些，我哥哥就放心我們在家才去捕魚。很酸，有時候想起來心很酸，該時節，做嘛个事情做毋成工啊（那時候，做

⁵¹ 范姐、陳姐都提及父親買回新鮮魚貨的記憶。陳姐：「我爸都動腦筋賺錢，租一艘漁船請工幫忙捕魚，回來之後再賣，那時，家裡常常很多魚，我不愛吃肉，常吃海鮮。」陳姐父親不僅買魚，更以此賺錢。

什麼都做不成)。

那時候就是種菜，養雞啊！養豬啊！後來喔，就是說難民很多來，工作就不好做了，景氣就不好了，很多難民，工作會被人分散，什麼都難做。這些人沒有再回去，沒有證件什麼，山上整個地方就被霸佔了房子也被拿走了，慢慢慢慢有人做生意車子有載貨東西過去山上，奶奶的土地就完全沒有了。在那個時候人家說：「能逃出來已經很幸運了，留在那裏會被砍掉。」(羅姐 1952-)

羅姐與溫姐的口述歷史中反映出山口洋市背山面洋的地理位置。居住在山區鄉鎮的華人遇到驅趕時，只能往靠近海洋方向移動，在平地羅姐家中原先會種菜、養豬來貼補家用，因為逃難來了更多的華人使得生活更加困苦，她們的敘述道盡華人在印尼生活所面臨的不安定感，地理環境適宜居住但是外在的影響力可能讓許多華人一夕之間就必須舉家遷移原居住地。

(二)印尼排華

本研究報導人所居住的原鄉山口洋市位於西加里曼丹島，西加里曼丹島屬於印尼外島之一，是西加里曼丹島的第二大城市。此地一樣遇到排華的影響，前一節 40、50、60 世代報導人童年經驗所感受到的辛苦歲月，存在生活之中。從 2011 年網路新聞現任印尼總統談話中知道排華問題是持續存在的事實⁵²，80 世代的阿珠對於當年生活中時時充滿危機的情景印象深刻，原來住家(圖 2-1)四周有許多草地，如果遇到當地人拿起鐮刀在割草餵食動物時，阿珠父母親會提醒女兒不要外出，擔心當地人會不友善，阿珠都會把自己關在家中避免危險。

⁵²中新網 2 月 16 日：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印度尼西亞總統蘇西洛 14 日表示，政府將在今後兩年內徹底解決印尼華裔仍然面對的(受歧視)問題。他還表示，政府將繼續為華裔提供公平的待遇，並且下令宗教部與地方政府進一步改善政府為華裔提供的服務。來源：中國新聞網。

圖 2-1 阿珠山口洋市原先住家附近圖。



她說：

佢當驚咧，佢屋該底下、頭前、頂高有當亂，該會來毋知哪位園，佢爸佢姆也當走啊，恁多妹啊，園哪位喔，細徠還好啊。會驚死，當著人驚會驚死，該時節佢姆喊佢暗夜穿牛仔褲，講好安全點⁵³。(阿珠 1982-)

在山口洋市印尼與華人的文化界限是有所移動的。雖然有排華的事實存在，兩者之間在飲食習慣及日常活動相處在林漢文(2003)文中華族、達雅客族、馬來族共飲一江水的文字描述裡清楚傳達彼此文化互動的情景。然而，排華的陰影確實深深影響華人的生活，以至於許多人選擇離開印尼移動到華人區域居住。以阿珠不滿 30 歲年齡推算知道所描述的是 1998 年印尼排華時間點。在這一個時間點，已經嫁到台灣的范姐、羅姐兩姐妹擔心居住在雅加達市的弟弟一家人是否受到排華牽連，連續幾天的電話聯繫終於知道弟弟沒有事才鬆口氣，當時羅姐說到：

我弟弟在雅加達開店做生意，對於當地人的習俗他會尊重他們。有什麼需要出錢出力的都會幫忙，不會瞧不起他們。我們華人就是比較勤勞，認真工作，當然賺得比較多，印尼當地人賺夠就好了，觀念想法不一樣。有些當地人看到華人賺得多會看不慣，我弟弟平常就跟當地人很好，有人事先跟弟弟說有事情要發生，所以，早早我弟弟就把店關起來，跑到其他地方了。他們當地人會幫忙說這間店是印尼人開的，他在這次事情裡都沒有事，我們是兩、三天就打電話回去，一開始真的很怕，想還好我們已經沒有在印尼了。(羅姐 1952-)

1998 距離現在也不過 10 年時間，這期間印尼政府雖然強調不能歧視華人，

⁵³ 譯文:我很害怕，家裡附近都很亂，不知道要躲到哪裡，爸爸、媽媽也要走，可是我家這麼多女兒，要藏哪裡，男生還好，真的會嚇死人，那時候我媽叫我晚上穿牛仔褲，說比較安全。

但是排華陰影是一直存在華人心裡，影響著許多華人的動向。有人在更早之前印尼政府推動同化政策時選擇移民到台灣或中國⁵⁴，有人是積極的融入當地生活，期許華人在此地能夠有所作為。2007 年華人黃少凡擔任山口洋市市長，他積極的推動山口洋市的觀光價值、重視當地華人資產。他在 2011 年春節報導中說出華人在此地的生活情形⁵⁵：

山口洋 20 萬人口中超過 60% 是華人，連城市的名字都是華人取的。當年客家人初到這裡，看到有山，有港口，有海洋，於是取名為山口洋，後來的印尼文名字也是據此音譯而來。從大年三十開始，山口洋就開始了連串的春節和元宵節慶祝活動。城裏街道上懸掛著一排排紅燈籠，每天晚上都舉行節日慶祝文藝表演。山口洋在元宵節當天將舉行大規模的乩童參拜活動，超過 700 名乩童將乘著轎子，從這座千廟之城內外的各個華人廟宇出發，來到城裏的主要街道遊行表演。山口洋民眾慶祝元宵節已經有 200 多年的歷史，當時移民而來的華人中間爆發了疫情，經由乩童祈福才得以消除，因此一直以來，在元宵節期間舉行大規模的乩童遊行和表演成了山口洋華人中的一項特別的風俗。而且當地的達雅族和少數馬來族也參與到了這項活動當中。印尼社會中華人大多從事商業經營，參與政治的大多是馬來人，印尼華人曾經歷過遭歧視的悲劇，他是第一個成為印尼市長的華人。如果他沒有做出成績，全印尼有志於從政的華人都會受到影響，反之，印尼其他民族也能夠更加尊重華人，接受華人從政。

我的家族紮根印尼已經超過 7 代，還會講客家話，家裏還保留著華人的文化傳統。現在，我的三個女兒也都送到了補習學校，學習漢語。我想今後能夠送山口洋的年輕華人去中國留學深造，學習漢語，然後回來教這裡的孩子們學習漢語還希望今後有更多的中國遊客到山口洋旅遊觀光，看看這裡的華人們在經歷了數代傳承之後，仍然能夠說客家話，仍然會慶祝所有的中國傳統節日。

黃少凡市長的談話中期許自己華人身分從政能夠改善華人受歧視的悲劇。從 1998 排華事件的時間點知道印尼華人生活在排華的陰影之下，期許有所突破但

⁵⁴ 劉振台(2005)提到民國 40、50 年代印尼華人定居於屏東縣長治鄉。報導人范姐說到當年華語學校畢業之後準備搭船回到中國，因船不開了所以沒有到中國，當時華語學校的很多學生都已經搭船到中國，筆者 2010 年拜訪范姐時，她參加華語學校(南華中學)香港所辦校友會，當中有來自中國、香港、台灣...的校友。

⁵⁵ 2011 年 02 月 17 日 新華網。<http://big5.chinanews.com:89/hr/2011/02-17/2849039.shtml>

在似乎是平等相處的環境裡，以往排華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黃少凡積極的希望能走出排華陰影。

除了排華議題之外，黃少凡的談話中談及本身會講客家話以及要求女兒學習漢語（華語）的舉動，他知道山口洋客家社會面對外在強勢印尼語的環境仍然要求家中使用客家語，而且重男輕女的觀念不存在。時代變遷，「重男輕女」的觀點會有所改變。在台灣客家社會「重男輕女」這個觀點，似乎存在著對客家的刻板印象，筆者母親年約 60 歲，當年生活困苦，並且為了讓弟弟能夠就學，母親小學畢業就進入社會工作。本文報導人的生命史關注到山口洋客家社會裡讀書並不是男生專利的現象。

(三)重視讀書

客家研究中女性的研究常附屬帶過或流於刻板印象。張翰璧(2007)分析 2000 年迄今研究者重視女性觀點出發的日常生活歷史。經由 Carstens 和徐霄鷹的民族誌研究中更注意到客家女性的多樣性。本文報導人的生命史顯示在山口洋客家社會裡讀書不是男生的專利，女性一樣接受教育，受教育的程度依照自己本身學習能力而定，並沒有因為身為男性或女性有所限制。本文報導人在山口洋市的就學經驗顯示她們印尼原生客家家庭沒有重男輕女的情形，男女同樣有受教權的機會。

表 2-1 報導人學歷表

報導人代號	范姐、羅姐		溫姐	陳姐	阿珠	阿娟
學歷	華文學校 國中 畢業	華文學校 國中 肄業	印尼文學 校高中 肄業	印尼文學 校小學 畢業	印尼文學 校小學 肄業	印尼文學 校國中 肄業。 短暫華文

由表中看到不論是學習華文或是印尼文，女性一樣有受教的機會，在報導人的生命史中更是明顯感受到家中經濟狀況並不是很充裕的情形下，教育仍然是被重視的。

范姐與羅姐是同一家庭成長的姐妹，家中共有十一位兄弟姐妹。華文學校存在時家中兄弟姐妹就讀華文學校，華文學校因同化政策禁止之後，就改為就讀印尼文學校。雖然范姐母親在 48 歲時就往生，父親獨自一人拉拔十一個子女，但是子女的受教權仍然沒有疏忽，較大子女完成學業進入社會工作之後再協助年幼的弟弟妹妹讀書。總之，讀書沒有男女區別。她們不只一次提到感謝父親重視教育，讓子女讀書的想法，尤其范姐擔任志工工作，看到台灣同齡的婦人不識字時，更加感謝當年父親的做法。

我們那邊沒有說像這裡的學校公校，全部是自費，要繳學費，雖然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家裡經濟也算辛苦，父母親很肯、很肯給我們去念書。前面幾個讀中文學校，等到第五個中文讀到一半之後就轉到印尼文學校去了。爸爸、媽媽都一樣這樣想讓我們讀書。我爸爸他本身讀了兩年，讀國語讀了兩年，我來到雅加達，我爸爸他寫信給我，他寫的信是半文言文吾兒、吾女稱呼，半文言國中生也讀得懂，國小是看不懂。我媽說一本書爸爸讀了兩年啊！那麼大的書已經腫起來了（碰到水），還是整天抱它，念這個書。

那時候生活已經很苦了，還是會給我們去念書。我真的很感謝我爸爸，我父親真的很偉大，我覺得每個小孩 10 幾個通通都上學。不要說什麼，我覺得我來到台灣，像我這個年齡，聽到那個 60 歲的阿嬤說很多不識字我嚇了一跳，看我雖然是印尼的可是還好喔，我爸爸給我們念書，至少英文幾個字我們也認識，她們這邊真的很可憐，不認識字，現在我在當健保局的志工，有的不是健保卡壞掉要簽名，有的不會簽名。（范姐 1943-）

我爸爸就有這樣的觀念啊，他說：「不論如何我都給你們讀到那邊最高學歷初中畢業，然後給你們學手藝。」他都有這樣的想法。（羅姐 1952-）

她們兩位學習過華語的經歷對於往後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在此口述資料裡看到印尼客家女性一樣擁有受教權，並不會因為女性身分而失去學習機會，她們學習到華語的經驗對於她們之後的工作及跨國婚姻生活都有著重大幫助。

另一位報導人溫姐家中只有四位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三。哥哥讀到國中學歷，哥哥考量到學費高之外，印尼就讀每一年都有晉級考試，覺得妹妹學習能力較好，將讀書機會讓給妹妹，自己選擇工作。受教權與本身的學習能力有關，並

沒有男女的分別。

80 世代阿娟的父親更是希望阿娟能好好就讀華文學校。此時，印尼政府已經再度開放華文學校，阿娟有短暫就讀過，但是，急於自己賺錢以及朋友邀約到雅加達工作的情形下，阿娟放棄繼續讀書而投入工作中，爸爸當年責罵的話語讓阿娟後悔不已。

到了我 14 歲的時候，山口洋那邊有開華文學校嘛。我爸說：「妳去上。」我讀一讀就認識一些朋友也想自己賺錢買衣服穿、愛漂亮。我跟爸爸說：「我不要讀了，我要去雅加達上班、賺錢。」我爸就罵得要死，那時已經 15 歲了，中文學校讀了一年多，然後我爸就很生氣啊，就說父親在的時候，有書念給妳念，等到父親不在的時候，想念沒得念。那時候我有聽到爸爸說的話，聽聽也就算了，後來我去雅加達大概一年，爸爸生病很嚴重，我就回來照顧我爸，照顧我爸到過世為止。然後我又再繼續上華文一下子，我爸走掉之後，我才真的想到說：「我爸講的真是對。」那時候我沒有想那麼多，想再去上，有這個能力我就再去上，上到一半已經就算了，放棄，那時候就慢慢感覺到父母講的話真的是有道理，當妳想要讀的時候也沒得讀了。(阿娟 1982-)

她們的經歷不同於台灣客家社會裡常敘述的重男輕女的概念以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她們在山口洋受教育的經歷反映出印尼客家社會重視子女的受教育權，能不能讀書、要不要讀書是依照自己本身的決定，父母親期望子女能夠讀書，並不會因為身為女性的角色而喪失受教權。

(四)客家話

山口洋當地居住約 60%的華人，山口洋黃少凡市長提到：「我的家族紮根印尼已經超過 7 代，還會講客家話，家裏還保留著華人的文化傳統。」此地客家話仍然被重視及要求子女們家中一定要使用客家話的事實存在。湯錦台(2010:309)提到傳統上的客家人多把客家話、客家血緣和認同客家文化習俗，視作界定客家人身分的三大要素，而其中以能否說客家話作為最重要的必要條件。「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不論身處何地，客家話在客家社會依然傳承下去。鍾鎮城、黃

湘玲(2010)針對客籍新移民女性之語言使用中七位女性裡有六位的母語為該國主流語言與客語。在華語上課教室裡，日常的口頭語言使用以客語及華語為溝通語言，書面則以華語為主。她們藉由語言的使用，一方面凸顯了個體的移民身分，另一方面又暗喻了自身的移民歸屬。

山口洋的客家家庭父母親藉由客家話的傳承界定本身客家人及華人的身分認同。

我當然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爸爸、媽媽會講。學校讀印尼文學校，回到家一定要講客家話，我在山口洋就一定要講客家話，不然一定會被罵，爸爸會罵，會講妳是「番人」嗎？在家沒有說客家話一定會被爸爸罵，他看妳跟番人在一起他會罵，我們也不會跟他們番人在一起，我們就白白，番仔黑黑的，看起來就覺得很髒，我們也不要跟他交往，平常在學校上課就上課，下課時我們也是華人跟華人，番就跟番啊！以前的人就是這樣，像爸爸一樣要求我們講客家話。不過在雅加達工作時我跟姊姊她們就講印尼話，沒有一直說客家話（陳姐 1969-）。

陳姐一番話說明在原生家庭中客家話的使用頻率。居住在山口洋的華人面對同化政策必須就讀印尼文學校，在外的語言使用印尼文，但是家中祖宗言是不能被遺忘的語言。現在客家話是陳姐在婚姻生活中與夫家人溝通的重要語言，同樣語言的親近性拉近彼此的距離。但是，陳姐說到雅加達工作時並不會使用客家話，而使用印尼文，居住環境對於日常生活中語言的使用習慣是有所影響的。相對來說，在山口洋市因為華人居於多數，在家庭內又強調客家話的使用，是否影響到當地人學習客家話的意願，是有此現象存在的⁵⁶。文化並不是單一方完全融入另一方的情景，雖然在印尼同化政策的影響之下，山口洋市客家話仍然在許多家庭內被要求著。強調著客家話傳承的同時也強烈的說明華人與當地人的區分，雖然平日生活在同一個區域裡，但是，兩者有著明顯的不同，父母在婚姻上

⁵⁶ 報導人范姐大弟居住在山口洋市，一次返鄉到山口洋市的旅途中，司機一路上以客家話與她們對話的情景令她印象深刻。她說：「有一次回去山口洋，大弟請一個司機接我們，一路上我們不知道那個司機是印尼人，都用客家話跟我們說話，好厲害。這兩年回去看到還是一樣都講海陸客家話，在山口洋客家人最多，海陸客家人最多，他們印尼人也是講客家話。」（田野筆記）

更是無法接受通婚，華人只能跟華人結婚的概念也藉由華人觀念的傳承告知子女。

華人、印尼人彼此之間會認識，他追求他們的，我們追求我們的，不會互相混在一起。他認定他的民族，我們認定我們的民族。弟弟們的婚姻也是自己尋找，也是會找華人，我們以前的觀念是這樣：中國人要嫁給中國人，妳嫁給印尼人會給人看不起，不同種族啊。我們中國人這麼多，怎麼窮怎麼壞也要嫁給中國人，幹嘛嫁給印尼人，就這種想法。不會刻意要找客家人，主要以華人為主，什麼華人都可以，就是不要跟印尼人結婚，人家會看不起。印尼人是完全不用考慮的（范姐 1943-）。

在此地華人與當地人的界限清楚，平日互動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但是，論及婚姻時，身分別就是重要的選項。強調語言的同時也在傳達身分的不一樣。

小結

山口洋市的原鄉生活由地理環境及印尼排華的居住環境影響之下，在有限空間中擁有眾多華人居住在此地。雖然，在這裡父母親重視子女的受教權，但是，資源貧乏的山口洋市使得許多當地華人遠離家鄉尋找工作，范姐的一番話道出離開山口洋到外地工作的情形：

雅加達那邊人多、工作多、不會餓死人，大家都這樣講，因為我們山口洋沒有工廠，找不到工作，那時比較少考慮別的城市，最多到雅加達，比方我做大姊的先到雅加達，因為我們那邊沒有工廠、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雅加達妳只要勤勞幫人家車衣服，妹妹一個一個就跟著來，來到就找工作，個人找個人的老闆；在這裡只要勤勞肯做就不會餓死人。

現在住在山口洋的親戚因為比較少了，因為怎麼講山口洋是一個沒有工業的國家、地區，大家就跑到雅加達，雅加達繁華啊，很多人就跑出來。剛開始我們那邊大多數出一點錢，就來裁剪衣服去賣，賣了請人家來車，有三五個五六個十個八個越來越多，有的就賺到了、賺錢，也有的從事像我弟弟的同學木材他是以前也是到雅加達，就做一些木材，也是賺到很多錢，我表弟也是到他那邊，跑到雅加達⁵⁷。雅加達很多工作可以找，有的來到這裡就做衣

⁵⁷ 訪談當時范姐親切、詳實的看著客廳桌墊下地圖解說山口洋、雅加達、中爪哇在印尼島嶼的

服、或者做木材，他就會飛到中爪哇，這是一個比較多森林，我的表兄弟也很多跟他們這邊做，有的賺到錢就回來，有的跑到另一個島、有開發的島。像我舅舅的兒子，他也是，坐飛機還很遠，他們做生意就住在那個地方，生根啦結婚生小孩，沒有回來，有時候我們會打電話給他。(范姐 1943-)

謝明蓉主編(2009:36)提及現在的西加里曼丹客家人，成為最弱勢的一群。曾擔任山口洋議員的黃威康指出：「山口洋沒有工廠，水電不足，交通不便，工商業難以發展。」現在山口洋仍然被認為是弱勢的一群，生活之不易是這個區域的整體印象。資源貧乏的山口洋市無法留住年輕人在家鄉工作、打拼。如同廖正宏(1985:16)指出在台灣經濟起飛階段，許多鄉村人口外移到都市生活。山口洋市的人口也是一點一滴的外移到都市生活的狀態。報導人的移動歷程看到客家女性在不同區域的適應性。

第二節 移動歷程

在客家研究中已經指出各地客家因移民環境的殊異性使得各地客家有所不同。莊英章(2003)提到客家社會文化的特色在於他們和原住民保持密切關係，但又強調自己是一個正統的漢文化，透過客家的研究，除了可以探討族群的互動，也可以研究客家族群在不同地區的變異性。從族群互動的角度來看客家歷史變遷。所以，觀察客家和非客家的互動研究以及透過各地客家族群的移民過程中，看到客家文化的再生，或如何創新社會文化的過程。林漢文(2003:6-7)以自身經驗寫到西加里曼丹各族的融洽相處。華族從唐山傳來的風俗、禮儀、節日，在卡布阿斯河沿岸處處落地生根而開花、飄香...達雅克族是敦厚、樸素、誠實的民族...馬來族高腳亞塔屋綺麗的景色...。文中可以知道沿著卡布阿斯河各族融合的情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是沒有固定界限存在的，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常自然的影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

在客家移民的描述中知道，透過移動，人們由一地定居到另一地，定居之後

相關位置，此時特別提及羅姐、溫姐家中也同樣有一張印尼地圖。

與當地社會文化的互動影響之下，人與人之間的相似與相異性便由然而生。生長在山口洋市的客家女性因工作需求移動到雅加達市，移動之後，與當地社會文化互動而產生與原先所認知的文化有所變化。以她們的生命史為主要資料，我們知道生長地山口洋華人眾多且要求客家話來傳達華人身分的認知，而移動到雅加達市工作對她們來說努力生活是重點，語言不是重要的要素。因婚姻移動到台灣客家社會之後，面對兩地客家社會的衝擊。但是語言、文化的親近性，使她們對台灣有著親切感，然而外界卻不是完全如此的看法。

邱淑雯(2003：17)寫《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提及在與嘉義外籍新娘研究過程中看到大多數的女性無不渴望藉由移動向一個「相對優勢」的文化去靠攏、去學習、去追求自我的向上提升，然而箇中酸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本文報導人藉由移動想達到向上提升的結果，而國內到跨國的移動結果確實帶領家族內成員的移動風潮，但所謂的「向上提升」目標定義在何處就是有因人而易的結果，移動動機上是希望達到向上提升，是否達成此目標依報導人個別的感受而有所不同。不過，在這群女性身上在國內及跨國移動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她們以結群的方式維繫社群與加強兩性互動的驅力。女性結伴成群的力量除了協助女性生活上的問題、分享經驗之外，在維護婦女自主權上，也扮演重要角色⁵⁸。

(一)國內到跨國的移動：工作連結到婚姻的結群關係

移動的目的是追求向上提升，本文報導人的移動經歷呈現此種現象。她們第一次因為尋求工作機會所做的移動，確實為原生家庭提供了經濟的幫助，也帶動家族成員（不論男女）的移動風潮。第二次的跨國移動牽動家人、朋友的跨國婚姻。White & Woods 認為遷移會引發連鎖遷移(chain migration)(引自蕭昭娟 2000：33)，意指從原居地移動到工作機會多的地區帶動其他家人的移動，而且在因婚姻移動到台灣之後，核心人物會陸續引介其他人進入移居地。

⁵⁸ 王智珉(2005:22-28)針對女性結群的研究探討中女性結群的研究，呈顯出女性共享生活經驗、維護女性自主獨立的空間，並具有維繫社群與加強兩性互動的驅力。

性別與移動研究的知名學者薩森(Sassen)從跨國企業資本移動的觀點研究 1980 年代初世界都會(world city)中服務業及製造業的移住女性勞動者，這些年輕女性接受了西方產業文化的洗禮，很難再回到自己的傳統世界，促使農村女性意識到城鄉間的差距而向都會移動，甚至進一步向國外移出(引自邱淑雯 2003：49-50)。本文除了描述報導人在雅加達的生活情形之外，接著敘述怎樣的動機下決定跨國移動到台灣，這樣的移動結果如何帶動報導人之間的結群關係也在文中詳加描述。邱淑雯(ibid：50)指出移動過程中的個人動機會被否定，或是被淹沒在結構當中，沒有單一理論可以掌握或說明移動的全貌，具代表性的移民網絡理論(migrant network theory)重視人際，以及人際連接而成的資源在移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移動先驅者會刺激並帶領後來的跟隨者。針對本文而言，移民網絡理論給予重要支撐點。本文分為兩部分描述報導人之間的結群關係。一、工作與婚姻都有關連的 40、50、60 世代；二、因婚姻移動到台灣之後結群的 80 世代。

表 2-2 報導人移動概況表

報導人代號	范姐	羅姐	溫姐	陳姐	阿珠	阿娟
幾歲到雅加達	30	24	16	15	無	16
工作幾年	10	16	10	10	無	1
工作內容	車衣服、教華文	車衣服、工廠管 400 台機器。	跟著堂姐工作 10 年，在堂姐家包吃包住。	車衣服、學糕點，工作、遊玩。	無	跟朋友到雅加達工作一年多服裝店看店。
來台年、年齡	1983(40)	1992(40)	1992(26)	1994(25)	2004(22)	2004(22)
來台結婚動機	年紀大	年紀大	年紀大	年紀大	安全	買房子

報導人因為期許增加經濟收入由山口洋原居住地移動到雅加達市。在原先華人居多的城市到印尼人居多的都市，同鄉人自然有所互動，有些會居住在同一屋簷下，有些各自尋找雇主及居住點，由上一節范姐所談及當時到雅加達市工作性質雷同性相當高，製造、車衣服是大多數女性的工作選項，在這行業裡又連結彼此的人際關係。

邱淑雯(ibid : 51)移民網絡理論不是只從經濟政策面來設想，它將移動研究由個人推向家族而且分析文化社會和政治經濟對移動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注意到移動過程與移動本身能夠持續的問題，也關注移動之後移民在接待社會的生活、定居、與適應。此小節的結群關係核心人物范姐，以長女的角色先移動到工作機會多的雅加達市，如同她所言：「弟弟、妹妹一個帶一個出來，連父親也帶出來了，山口洋市只有大弟留在那裡。」她個人的移動牽引整個家族定居於雅加達市。隨著她因婚姻移民到台灣的決定，接著第二波帶動她的妹妹及朋友的連鎖遷移。

核心人物的范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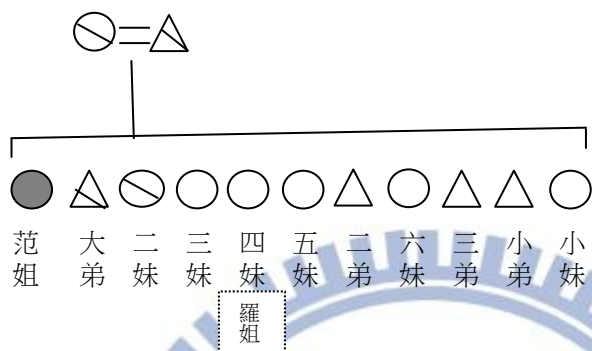
范姐，1943年生，家中有11個兄弟姐妹，排行第一。母親在她25歲時往生，在山口洋讀到南華國中華語學校畢業後，曾經提出想回到中國大陸繼續深就，因為沒有船隻而作罷⁵⁹。范姐記憶中家族曾經是富有的，在印尼從事有關藥店的工作，但在祖父母這一代開始走下坡，由於范姐是家中長女，年幼時期有經歷過祖父母疼愛的時光，與家族親戚的互動較多，因此在嫁過來台灣之後，有機會往返印尼家鄉的時間，拜訪親人是每次必然的行程，長女的范姐本身連結起家族中三代的互動。但是，父親這一代辛苦打拼來照顧子女，而且家中兄弟姐妹又多，她由原先教職工作地(山口洋靠近山區)回到家中協助父親，當時年紀較長的兄弟姐妹與父親一起投入工作行列，排行中間的妹妹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父親直到92歲在雅加達市往生。

考量到山口洋本身工作機會較少，為了經濟因素，范姐與妹妹們陸續移動到印尼首都雅加達市工作。范姐移動到雅加達工作之後，三妹、羅姐、五妹陸續到雅加達工作，大弟與父親留在山口洋市工作及照顧其他弟弟、妹妹學習課業，接著弟弟、妹妹們也到雅加達工作，二弟創業階段正值羅姐在掌管400人工廠的時

⁵⁹ 《歲月留痕》(2008)書中提及延續十年的回國熱潮一節中清楚詳列：1949.10.01，新中國成立。1950.04.13，中印建交。山口洋的回國熱潮是1950開始，1960最後一批北返者離開山口洋市，整整十年的回國熱潮中止。范姐當時畢業後準備搭上船隻北返中國，因船未到才沒有成行。

間點，協助二弟的生活起居，等到所有弟、妹到雅加達之後，父親也同樣接到雅加達照顧。這時，二弟已經事業小有成就，負起主要照顧父親的責任。范姐的移動牽引家族成員的移動。

圖 2-2 范姐親屬關係圖



長女的范姐到外地工作不僅協助家中經濟，也負起母雞帶小雞的精神，帶動弟弟、妹妹們移動到雅加達市，帶動整個家族的提升。雖然范姐一直說明工作所得大多用在自己身上⁶⁰，弟弟、妹妹讀書費用是由父親負擔，但談話間說到總會幫忙一點，事實上對於原生家庭經濟上的協助是不可缺少的。

那時在雅加達沒有結婚、晚婚，不會著急，因為我們下面很多弟弟妹妹，我們我最大，下面老二、老三，大家工作賺錢就是為了把底下弟弟妹妹帶起來，還在念書的我們就出錢給她念書，當時沒有考慮結婚的事情，只有考慮我們家庭，弟弟妹妹還小，我們就出一份力，多賺一點錢來吃飯，給弟弟妹妹來唸書，最小的弟弟妹妹念到大學畢業，也是我們互相幫忙。(范姐 1943-)

而她精通華語的背景在雅加達市除了車衣服的工作之外，還開班教導同事、朋友習讀華語。

到雅加達還有教華語，他們要跟我學啊，教年輕人，他們沒有學到華語很想學華語，他們只有學到印尼文，所以就教一些年輕人。

我現在想起來，我自己很辛苦，要躲一些隔壁鄰居那些又怕他去告啊。那是

⁶⁰ 范姐解釋車衣服的工作是按件計酬的，遇到印尼過年就有約一、二個月沒有工作可以做，平常所賺的錢要在這時使用，因此，她強調工作所得存下來得在這時花用。

犯法要去坐牢的，還是偷偷這要教，他們來上課也是不敢很多人，一個、兩個，不能講話，我念什麼我一個人念，你們心裡頭念。比方說：老師好。你們不能出聲喔，一出聲隔壁鄰居聽到一告我，我就死命一條，你們心裡面默念，念老師好，跟著念。僱毋知死（我不知死活），可是到雅加達上班的年輕人一直要求我啊，我也不想，我說：「不要啦。」他們 10、20 幾歲的都有，有的學生年紀比我還大，他們就是想學，就只好偷偷教了。而且，他們在外面遇到我不能叫我老師，要叫我姐姐。我跟他們說：「千萬不能叫我老師，叫我姐姐，都叫我姐姐。」

有一次我帶著女兒回去山口洋的時候，有人飛機上抱著我，說他是我的學生，我哪記得年輕時候的事。那次我女兒嚇得要死，想怎麼有人抱著媽媽叫老師啊。（范姐 1943-）

在范姐到雅加達工作這段時間正是印尼政府推動同化政策的時間點。因為同化政策華語學校被關閉，傳授華語是不被允許的事情，像范姐在當時私相授受華語的情形被告密的話，就像范姐說的：「死命一條。」與筆者對話時，范姐特別回憶起當時的膽子真的很大，沒有害怕的想法。雖然面對法律上的不允許，人情及經濟的壓力仍然從事危險的舉動，她小心謹慎的教導華語，從她所述說的上課進出情景、學習過程及平日見面稱呼禮儀來看，危險性極高。

她仔細交代不能同時聚集很多華人在屋內，一次 1、2 人，不引起隔壁鄰居的懷疑。教導時，老師念出聲音，學習者在心中默念，避免聲音太大聲引起注意。平日在外見到面，不以師生禮對待，彼此之間以姐妹稱呼對待，心中知道師生關係即可。而師生之間的情感仍然深深烙印在彼此的教與學之中，多年之後，飛機上的那一聲：「老師」說出當年教與學的情誼。當年教導華語除了同鄉情誼、經濟因素之外，能夠教導華語擔任教師工作對於范姐來說也是她喜愛的工作。

當年我們南華國中畢業就可以當老師了，我的同學有考過印尼文考試就可以當老師，我覺得那很難就沒有去考了。（范姐 1943-）

雖然沒有擔任政府認可的教職工作，畢業之後仍然到山口洋較山區地區教書，之後也在家教導自己的弟弟、妹妹，教職工作讓范姐引以為豪。

長女的角色讓她在危險的情境裡付出心力，雅加達十年的工作環境裡除了工作之外也拓展了自己的人際網絡，經由車衣服、教導華語所累積的人際關係及獨立自主的生活態度在 40 歲時牽引范姐選擇再次的移動決定。雖然以長女的角色一個接著一個帶領弟弟、妹妹到雅加達工作，然而在雅加達時期為了生活是辛苦的。對於自己的婚姻在當時是沒有特別留意，當朋友邀約到台灣「交老公(找老公)」時，幾經考量之後選擇跨國移動，這個決定完全取決於自己，家人忙於生活沒有介入。

我們走掉就走掉喔（離開家鄉的意思），結婚是孩子自己的事，那時候如果爸爸要來台灣，我們哪裡有錢啊。當時他住在雅加達二弟家，沒有錢，二弟也剛剛起頭，而我剛來回台灣。沒有人參加我的婚禮，我就是自己嫁自己，兄弟姊妹沒有人來。

那時候我已經 40 歲了，想找伴嗎？沒有好找，我自己也不會找。因為早上 7:00 就要去做衣服了，回來已經很晚了，禮拜六要上班、禮拜天醒來去買菜整理家裡一天就過掉了，那有時間認識男生。當初是不想來台灣的，我一個車衣服的同伴，她說：「要不要去台灣？」我說：「去那幹嘛，沒親沒戚的餓死喔！」不是怕被騙，是想很遠。我們要賺錢很不容易，去到那邊要回來，哪裡有錢可以回來，可是考慮到自己已經 3、40 歲了又沒有對象，她們也說：「去台灣交老公。」而且她們有人已經先有這個案例，就是來台灣嫁給退伍軍人，想說倒不如跟著去看看有沒有這個姻緣，所以，就跟著來了。

朋友跟我說，她有三個舅舅（應為表舅，分別居住在三重、老湖口、中壢忠貞）住在台灣。三個舅舅說台灣真的很好，就叫我們來，有認識的人在台灣總是比較放心。她三個舅舅先來台灣，說台灣很好，那時候二、三十年前確實台灣是很好，你知道嘛，台灣真的很好，只要妳勤勞就不會餓肚子，拿什麼加工來做，他們那邊就穿鞋子也有錢、有的做燈泡啊。反正是妳勤勞就不會餓肚子，那時候工作很多，朋友一直約我來，我看怎麼會餓死。來到以後，先住到朋友家，個人個人就找到對象啊，我來了 17 天就跟我先生認識，認識以後就說結婚的事情，那時候朋友一起，幫我一起看，看這個人，大家覺得不錯，我就答應，然後我說我要看你的房契，帶我到他家去，把那個房契給我看，水費單給我看。

如果留在印尼不知道會不會結婚？可能就隨緣了，爸爸不會管我們，自己的命運操縱在自己手上。（范姐 1943-）

從國內的移動到跨國移動，移動地點能夠擁有「賺錢機會」是考量的重點因素「雅加達那邊人多、工作多、不會餓死人，大家都這樣講，因為我們山口洋沒有工廠，找不到工作。那時候二、三十年前確實台灣是很好，妳知道嘛，台灣真的很好，只要妳勤勞就不會餓肚子，拿什麼加工來做都可以賺錢。」但是擔心被騙的想法拉扯移動的決定，然而移民者成功的先例會帶動下一個移動者的決定。朋友、家人以此移民鎖鏈⁶¹(migratory chain)的方式一個接著一個進入跨國婚姻的決定。范姐經由朋友的建議，考量在台灣有認識的人，而且工作機會多的引力下，決定到台灣，在台灣相親的場合裡朋友們會給予意見，雖然家人並沒有介入結婚決定。范姐本身成功的進入跨國婚姻而且遇上一位至今范姐會豎起大拇指稱讚的先生，擁有一位信任自己的先生、成功的婚姻帶動了以她為主的移民鎖鏈。

我先生講夫妻在一起就要互相信任。有朋友教他要扣留我的護照，他說：「你扣留她的護照，扣留不住她的心，她要跑照樣要跑掉，夫妻應該要互相信任。」(范姐 1943-)

管理幹部的羅姐

羅姐，1952年生，是范姐的四妹。國中華語學校讀半年左右就遇到同化政策關閉學校，那年羅姐 15 歲，離開學校又面臨母親往生，那段時間是她認為家中最辛苦、最難過的時候，直到 24 歲時才跟隨姐姐的腳步到雅加達市工作。

我是 8 歲才讀，比較慢去讀，我跟姊姊在家讀一年，很大的時候才去讀，後來二年級沒有讀，跳到三年級去讀，就一直去讀。小時候，姊姊教我們讀書，類似現在的安親班，除了教我們、還有隔壁鄰居的小孩子，我就直接跟她讀，沒有到學校去讀。15 歲那年國中還沒讀完一年，上國中那一年學校就被封閉、關掉了，讀了幾個月、半年啦，下半年的時候國中就沒有了。就留在家裡做家事啊，幫忙家裡啊，我哥那時候出去捕魚、捕烏拉魚、

⁶¹ 笠間千浪從做為移民的積極價值研究英國曼徹斯特的巴基斯坦第一代女性移民的社會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性別權力關係之變化。巴基斯坦農村地區這些女性移民主要是 1960 或 70 年代以移民鎖鏈的方式一個接一個帶出去工作。(引自邱瓊雯 2003:53)

小魚，去一個小島那邊，專門抓一些小魚的，帶一些工人抓小魚的，所以我哥、我姐不在家，變成家裡我比較大，家裡我比較大，照顧家裡。

不在了、我媽媽已經就不在了，我媽過世時是我 15 歲，那個時候就是我媽的靈座還放著，那時已經被達雅族趕他們下來，我媽就是那一年過世，我阿婆、嬸嬸全部就擠到我家來，那時候是我家最辛苦、最難過的時候，他們全部被趕下來，大家那邊一起受苦。(羅姐 1952-)

羅姐跟隨姐姐學習華語，姐姐的角色亦師亦母。在大家庭的成長環境中時常聽到長兄如父或長姐如母的話語，父母親忙於養家餬口的情形下，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就由長兄或長姐接手。在羅姐的家庭中特別在於長姐不僅是母親的角色同時是老師的角色，協助羅姐擁有華語的能力，使得她在雅加達工作時成為華人的重要幹部。

她跟隨姐姐到雅加達工作時，原先也是從事車衣服的工作型態，後來到華人所開設的工廠擔任重要幹部，此重要幹部需要熟悉華語與印尼語兩種語言的溝通。而且羅姐本身負責任的做事態度深深獲得老闆、廠長的信任，據羅姐回憶，當時自己負責管理約 400 人的工廠，老闆要去度假都很放心將工廠交給羅姐負責，直到羅姐因為結婚離開工作地點，老闆多次挽留之外還要再三確認是否真的是要結婚而離職，不是轉換到別家工廠。

我 24 歲到雅加達工作，在這裡待 10 幾年，24 歲出來工作在別處做，覺得有時候有工作、有時候沒有工作，有工作有錢、沒工作沒錢，算件的啊。到這個工廠的時候就不管它了，反正一個月就領一次薪水，月薪。我們是華人，因為工廠要找會講華語跟印尼話的人很少啊，要會寫華語，過程真的忘記了，我們沒有面對老闆，我們面對那些台灣、香港的技術人員，他們不會印尼文，所以要用到這樣的人，有的會講國語，不會寫，像照片⁶²有一人管倉管的，他也會講國語不過不會寫。

我管工廠時有管 400 多個員工、400 台機器，出口的成衣廠，男裝襯衫。我 24 歲到雅加達，到這個工廠已經 30 多歲了，一開始到雅加達也是車衣服，

⁶² 當天在羅姐家與羅姐、范姐談話時，羅姐翻出以前的照片集，有許多當年的回憶在其中：同事們在工廠內表演時的照片、跟著朋友全家出遊的照片、當年結婚請客的照片、先生與范姐女兒的合照，看著照片裡的人時總會提到華人白淨、印尼人黑黑的外貌觀點。

那時候，雅加達很多做成衣廠的，車衣服的很多，有外銷外島的。車衣服之後到這個工廠工作，管 400 多個員工、400 台機器，在那待好幾年了。因為結婚離開這個工作，我偷偷走，廠長偷偷跟蹤我，他以為我搬到別的工程廠做，那個廠長香港人，到處叫那些組長去打聽，每個禮拜日他又來我家，看我有沒有在家，我回答他們說：「我要休息，做很累了。」他不相信啊，想我一定是被人挖走了。

那個廠長很放心工廠給我管，他說：「很少看到這樣的華人。」他這樣跟我講啊，他放假他可以去峇里島度假，工廠又丟給我，放假 3、4 天，他說：「羅姐，我要去峇里島喔，妳幫我顧著。」他覺得我比較好信任啊，他說：「很少有華僑是這樣的，認真去做事。」弄得那邊印尼人以為我有股東，他們說：「姐羅，妳是不是有股東。」姐羅就是羅姐的意思，印尼人都那樣叫我，組長偷偷問我是不是有股東，不然廠長這麼信任我。我說：「哪有，我們哪有錢去合股，我一個小員工哪有錢。」

老闆廠長他們是看我會寫中文，因為香港人、台灣人他們不懂印尼文，變成我要兩種語言都會，要溝通下面印尼人，又要會中文，他就說：「很難找到這樣，又會中文、又會印尼文。」印尼文不是很會，要會溝通。又剛好我有學襯衫的，有這個經驗。(羅姐 1952-)

羅姐在雅加達市工作時間從 1976-1992 年，這段時間華人企業在印尼的投資越來越多。古鴻廷、曹淑瑤(2007)提到在 1965 年後印尼政府為了提升國內的經濟能力對華人頒定許多政策利用華人資本及經濟力量。台灣自 70 年代末期多數商人自攜資金及生產機器與當地華商共同創業，當時技術人員達 5000 人左右，這時大多是中小企業自行前往。根據統計 1959-1989 年間，台商在東南亞投資裡印尼是最大宗，投資最多部門是紙漿及造紙業，除此之外就是紡織業及非金屬礦產等行業。1990 年台灣開放對大陸投資之後，台商減少對印尼投資，但在 1994 年台灣政府積極推動南向政策後，重啟台商對印尼的投資，接著遇到 1997-1998 年的金融風暴及 1998 年印尼排華事件使得台灣在印尼的政經影響日漸萎縮。從這段台商對印尼的投資歷史來看，羅姐工作期間有許多華人開始積極在印尼投資，當時許多企業採取共同創業、技術合作方式在印尼經營。擁有精通華語及印尼語的人才是企業看重的幹部，羅姐本身有著紡織業背景「剛好我有學

襯衫的，有這個經驗。」在這個工廠內羅姐擔任不可或缺的重要職位，也引起同事「是不是有股東？」的疑問。

當然，由羅姐所提到廠長度假 3、4 天，將工廠交由她負責的說詞，她對工作的責任感是被肯定的相對而言工作上的壓力也是較大，但是，能夠擁有月薪的工作也就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對於弟弟、妹妹的幫助較大。

藉由范姐的介紹，羅姐在 40 歲時與現在的先生相親準備進入跨國婚姻。當時羅姐並沒有結婚的打算，認為以後可以依靠姪子們的照顧，不過，阿姨的一番話讓羅姐踏入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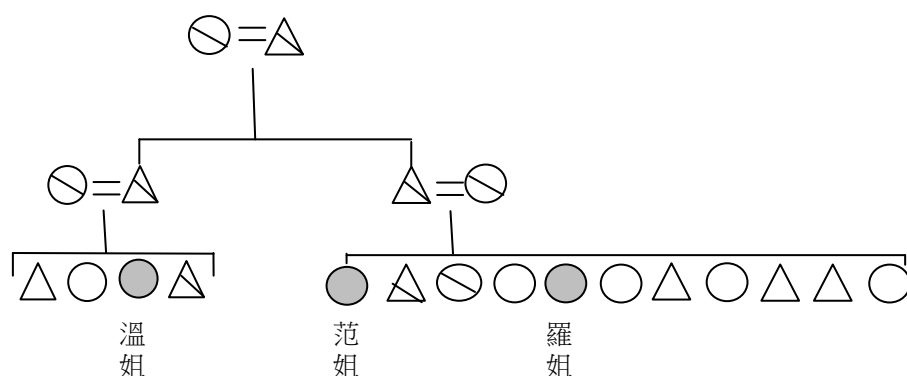
我們那邊是這樣，男生差不多年齡已經結婚了，我們婚姻算慢，我們算晚婚的，沒有姻緣，沒有結婚後又離婚的。那時想說我們年齡也大了，這些阿姨一直來、每次來罵我，來到我家，下次來我就不要看到你們了（學阿姨的語氣），好好壞壞她說拿到一張長期的飯票，我小阿姨很會講話，說：「拿一張長期飯票。」意思說有一個依賴，有一個家，不管怎麼樣。不要說不結婚，一直罵我們，一直罵，那些長輩人會罵、會講我們。我們沒有媽媽了，做阿姨的很擔心我們，可能是這樣。（羅姐 1952-）

因為家鄉長輩的督促以及大姐范姐的牽線，羅姐也婚嫁到台灣，婆家居住在關西鎮山腳下，這樣的居住環境與雅加達市環境差別甚大，范姐對於羅姐婆家的居住地點位於山腳下，擔心又擔心，尤其是颱風時風大雨大時擔心土石流的問題。因此，積極的希望羅姐夫妻購買同社區住家能夠擁有自己的房子及遠離山的威脅，范姐帶動家人婚姻移民到台灣，對於家人結婚後的生活也有所影響。

身兼數職的溫姐

溫姐，1966 年生，是范姐的堂妹。溫姐移動到雅加達工作之後與堂姐羅姐互動頻繁，因此，藉由堂姐范姐牽引而決定跨國移動。

圖 2-3 范姐、溫姐的親屬關係網絡圖。



溫姐在雅加達工作時與羅姐熟識，有所互動，當時范姐已經婚嫁到台灣。而溫姐就學時沒有華文學校，因此，在印尼時沒有學習到認知華語的能力，主要溝通語言是印尼文及客家話，但是在家中兄弟姐妹裡她比較會讀書，哥哥讓她繼續升學。溫姐學歷高中肄業算是高學歷，她學習方面的能力由她協助母親幫忙記帳的經歷知道。

我們在山口洋生活是還好，我們比一般人是還好啦，我們隔壁鄰居很多沒有可以吃的，就沒有錢可以買板，很多隔壁鄰居跟我們同年，過來幫忙啊，幫忙做。因為我們做板要很多人，做什麼，隔壁的人會過來幫忙啊。

我常常跟他們(月葵的兒女)講：「你們的數學很爛啊。外婆沒有讀過書的，她去賣板，他們買板先欠債的，一個禮拜領薪水時正還你錢。外婆沒有用寫下來的，都是記的，佢去賣板，麼齊吃佢幾多錢，她回來就跟我講啊。我也沒有用寫的，佢頭擺還小，佢媽媽一轉來講某某人吃多少、某某人吃多少，到一個禮拜佢兜領錢，問某某人欠多少，馬上說出來，都沒有用筆記的，心算算出來了⁶³。」(溫姐 1966-)

在山口洋母親靠著做板養育家中子女，而母親忙碌的身影及理財的觀念，深深影響溫姐養育子女的態度。雖然溫姐母親做板的工作支撐了溫姐家中的經濟，溫姐兄弟姐妹沒有人傳承這項工作，因為做板實在是太累人的工作了，當時忙碌的時候隔壁鄰居全部都要幫忙。溫姐高中肄業之後經過母親同意就跟隨家族中開

⁶³ 譯文：我常常說孩子的數學很爛，外婆沒有讀過書，出去賣板，顧客要領錢時才給錢，外婆賣板回來跟我講誰吃多少錢，我也不用記帳的，都直接記在頭腦裡，我以前年紀小的時候，媽媽一講誰吃多少，一個禮拜等到顧客領錢時，就直接知道誰欠多少錢，沒有用筆記寄帳的。

設小型工廠的堂姐到雅加達工作，從打雜性質學習到車衣服的重要打版工作。這段在雅加達約 10 年的時間溫姐是居住在堂姊家中包吃包住，因為居住在老闆家中，溫姐戲稱自己當時是一人做兩人份工作，堂姐沒下班，自己怎麼敢下班呢。溫姐讀書時代除了忙於課業之外，當時母親的做版工作也是生活的重心，而在雅加達工作的期間，工作性質不是單純的車衣服而已，新資的穩定性高沒有淡季、旺季的區別。但是，溫姐工作屬於不穩定的情形，在親人的工廠工作放假比別人晚放，上班時間也要比別人早回來，溫姐覺得當年年輕沒有什麼感覺，訪問當下說到：「現在來看真的是很操的工作。」

媽媽做版的工作，當恹 (tiam⁶⁴：累)，都是手工的，我們兄弟姐妹都沒有做這個工作啊，我們沒有人會接啊。該時毋機器做得買，磨版粉的、全部手工的，我們不會想接那個工作，我們還要提水，那時候沒有自來水，我們要到很遠提水。頭擺恹姐會做，做做毋做、佢講不好做了，現在的人比較喜歡吃類似像台灣一樣速食店這樣的食物⁶⁵。

我爸爸中風之後，歸屋下人照顧爸爸，該時節姐姐結婚了，伯母的女兒開店車衣服、做生意。伯母就帶我到雅加達幫堂姐做事，我剛開始完全不會、不懂衣服的，我就幫她，隨便、什麼都做咧，就打扣子啊、剪線啊、摺啊、燙啊、包裝啊，什麼都做。結果在堂姐那工作該剪個人不做了、離職了，我堂姐就教我，喊恹做剪衣服的，剪給人家車，剪的新水比他們高啊，恹頭擺該下剪衣服，還言到台灣，薪水算回到台幣有 2000 多塊啊，一般其他工作的人 1000 塊左右，顧店面的沒有 1000 塊，那時候正幾百塊而已，我算很好的，而且在堂姐家包吃包住的。

你說我是因為堂姐關係錢比較多，其實我是什麼都做啊，我不是單單剪，我剪好了，看到什麼我都會幫忙，幫她做什麼都做，毋會講這毋做。去到那裏堂姐沒有跟我說什麼，是我自己看到什麼就做，恹當認真麼个事就做，毋會毋做，毋會有上班下班个時間性，有時會做到當暗喔。我會看我堂姐就做到這麼晚，有時候就幫她打包啊，堂姐什麼時候休息才休息，也可以出去，沒什麼事我沒有出去。其他人五點就下班，恹自家人麼个事就做，無下班時間。

⁶⁴ 採用客委會初級認證海陸腔客語拼音符號表。

⁶⁵ 譯文：媽媽做版的工作很累人的，純手工的，那時候沒有機器可以買，手工磨版粉還要到很遠提水，以前我姐會做，做做又不做了，她說不好做，現在的人比較喜歡像台灣速食店的食物。

跟著堂姐工作沒有固定的上下班，不過，像是我是包吃包住的，堂姐常常晚上就把我們（堂姐家人跟我）帶出去吃飯啊。禮拜日放寮出去寮啊，整個禮拜日全毋做事啊，遇到印尼過年，寮當久喔，車衣服過年前當趕，正過年該下毋事，僱兜也是這樣，該下寮是寮咧，無事做。羅姐她們車衣服的寮該時沒錢領，她們算件數領錢的，堂姐佢還是有錢分僱啊，僱歸隻月有錢領，該時毋事做，佣人會轉去鄉下，無人洗衫褲無人煮食，無人煮食僱使會煮食咧，洗衫褲僱毋通佢洗，我堂姐自己會洗衣服、小孩的堂姐也是自己洗，僱毋落去洗衫褲，僱有拖地啊，佢買菜轉來僱會煮啊⁶⁶。（溫姐 1966-）

溫姐兄弟姐妹沒有承接母親辛苦的做版工作，她自己到堂姐家工廠工作，當時溫姐年齡是 16-26 歲正值青春年華。不論工作時間多晚或者放假情形不一樣，擁有穩定薪資讓她覺得一切是值得的，尤其在堂姐家包吃包住，對於吃的方面跟著堂姐見識到很多場面，這些經驗拓展了她的視野。

跟著堂姐寮有好寮得，每個禮拜全要好寮，她禮拜愛去哪位，全要好跟，吃得也不會虐待。她吃什麼我們就吃什麼，她也很喜歡吃速食的，訂那個 Pizza 啊，Pizza 一般的工作哪裡買得起，該 Pizza 當貴，就 Pizza Hot、麥當勞就很有名了，我們都吃不起的。堂姐當有錢，跟佢做辛苦是辛苦，吃跟玩都還好，堂姐初一、十五拜好神去吃飯，帶我們一起去吃，吃什麼港式啊、什麼，就去餐廳吃。該十年很有趣啊，我覺得很好玩，不會累啊，就好像沒什麼壓力，管它，吃的不會有壓力啊，她吃什麼我們吃什麼，什麼都有可以吃。像我們這樣一般工作沒辦法到處去餐廳吃，路邊攤的東西當多好吃，像我們路邊攤很便宜。我們那裡有分等級，吃的東西有分等級。（溫姐 1966-）

溫姐特別提到當時吃過不少東西，而且對於那十年生活覺得是「有趣」的感想，這些經歷對比到溫姐嫁入台灣之後所面對到婆婆限制食物的對待方式。溫姐刻意的表達出自己在印尼工作期間有所見識，反擊婆婆對她的汙名化，認為她在印尼沒有東西可以食用、非常貧困的印象。而溫姐 26 歲就走入跨國婚姻，進入到范姐的移民鎖鏈時結婚動機一樣是「年紀大」，溫姐與下一位報導人陳姐同屬

⁶⁶譯文：遇到印尼過年放假很久，過年前車衣服的工作很趕，過年的時候沒有事做，我們也是這樣沒事做，羅姐她們沒錢領，堂姐還是有給我錢，那時候佣人會回去鄉下，我會幫忙煮三餐，洗衣褲是堂姐會洗，我還有幫忙拖地。

同一世代，許多經歷都非常相近，一樣認為 20 幾歲就是年齡大的看法，應該要進入婚姻了。溫姐走入跨國婚姻除了年紀大的動機外，范姐成功的身影，走入婚姻又能夠時常來回印尼、台灣的生活方式讓溫姐嚮往。因此，距離遠完全不是問題，雖然婚姻結果不如原先想像的狀況，溫姐在 1992 年時走入跨國婚姻。

開朗積極的陳姐

陳姐，1969 年生。與溫姐同一世代，她們遇到印尼政府 1966 開始達 32 年全面禁止華語的階段，就學時只能選擇印尼文學校。與范姐、羅姐擁有華語能力的經歷不同，她們兩位第一次移動也是為了工作到雅加達，工作性質與車衣服有關。不過，陳姐在此時的工作經驗深深影響了結婚後在台灣的人際關係及生活態度。

陳姐本身個性較外向、活潑，家中排行第五，全部就讀印尼語學校，陳姐本身讀到印尼語小學畢業。原生家庭的親姐姐先到雅加達工作，卻因為適應不佳而回到山口洋，陳姐雖是家中妹妹，在獲得媽媽及舅舅允許可以到雅加達工作之後，回過頭來帶著姐姐一起到雅加達工作。陳姐回憶自己當時不會車衣服，在從事車衣服工作時一直請教同事，從不會學到能夠車得好又快，也在此時到朋友姐姐麵包店裡幫忙販賣糕點及學習糕點製作。當然陳姐提及這段工作經歷時間很忙碌，在閒暇時間也玩得瘋狂，總有一票朋友一起到處玩，朋友中也包括姐姐一起，姐姐比較不會主動出去玩。所以姐姐第一次到雅加達工作時，覺得很無聊、很枯燥，又沒有朋友，跟著陳姐再一次到雅加達後，工作之外又建立了華人朋友間的人際網絡，才停留在雅加達工作，陳姐姐妹們工作所得需要定時寄回家裡幫助家人。

我讀到小學就沒讀了，在雅加達才開始學車衣服、做衣服。我那個時候華語學校早就沒有了，哥哥就沒有讀華語學校了，像羅姐她們那時候還有，50 多歲的還有，我哥哥 40 多歲就沒有學了。

我啊！15 到 25 歲這段時間都在雅加達工作，在這裡車衣服、學做蛋糕啊，做蛋糕不是特別要學的，那是認識的朋友有賣麵，她姐姐做蛋糕這個東西，她賣麵有空就幫她姐姐，我常常會去幫這個朋友，她姐姐說：「妳那個朋友在一起的就叫她來一起幫我。」我說：「幫妳，好啦。」她姐姐人也蠻好的人，我覺得現在要找她還不知道人在不在，10 幾年了。過年的時候，人家會訂很多糕點，朋友姐姐做不完，請好幾個人幫忙，有空的時候，她會教我做糕點，沒有一定要學，想學就學啊。在這裡幫忙沒有算工錢，我也不要拿她的錢，她對我蠻好，常常有吃的都她付錢，怎麼要拿她的錢。

我們出來工作會寄錢回去，爸爸、媽媽年紀也大了還有弟弟、妹妹要照顧，那時我和第三個姐姐每個月都寄錢回去。我賺的比較多，姐姐她看店每個月薪水比較低，有時候我很多事好做，車衣服的工作就算量嘛，我會看衣服樣版簡單的就做比較多、做比較晚一點，如果樣版很難的，就早早下班，簡單的就多賺一點錢了。爸爸、媽媽沒有規定我們要寄多少回家，我們就存錢，存有錢就寄回去給他們，有時候一個月寄 2000 塊錢，我們看爸爸身體不好，又沒辦法做什麼，都一定會寄錢回去。

我遇到很多人教我，剛到雅加達就學車衣服，剛開始我車衣服不大會車，慢慢跟羅姐五妹學，學學就會了，她人很好，很高興她也結婚嫁過來，之前會想到她自己一個人在雅加達跟她弟弟一起住，已經年齡很大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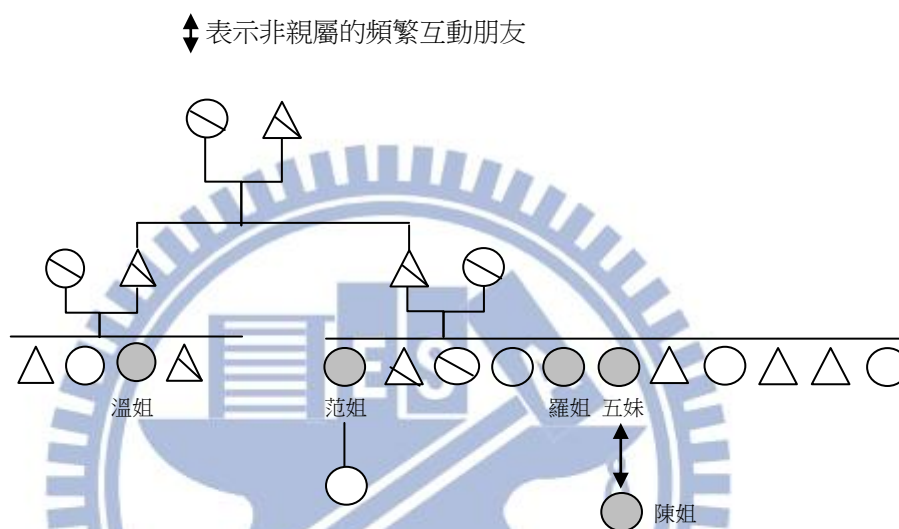
(陳姐 1969-)

陳姐在雅加達的生活經驗拓展了陳姐本身的視野，這些經歷對於她結婚在台灣參加華語識字班之後積極考取機車、汽車執照以及丙級廚師執照助益頗大。而在人際關係的層面，陳姐在台灣以識字班朋友及自家一樓開設印尼小吃店自然連結許多來自異鄉的朋友。

陳姐在雅加達市因為熟識范姐的五妹而進入范姐的移民鎖鏈中。她車衣服的技能就是由五妹所教導，原先由山口洋到雅加達時先住在哥哥家半年，之後住在伯父家半年，在伯父家以早上幫忙賣豆漿換取住宿費。習得車衣服手藝之後，她賺取的薪資比賣豆漿高，接著搬離伯父家自己在車衣服工作地附近租屋，當時工作時間有時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長達 14 小時的工作，忙完工作回到居住地就是洗澡、睡覺。放假日時會跟華人朋友一同看電影或者逛街，印尼人回教過年時有比較長的假期，就會跟朋友們一同參加二天一夜或三天二夜的旅行。在雅加

達建立許多人際網絡，也是在此階段因為朋友五妹就認識她的堂妹溫姐、大姐范姐及四姐羅姐這些彼此有著親屬關係的朋友，這一脈人際網絡影響著陳姐的生命史。陳姐提到認識范姐時她幫忙介紹兩地的姻緣線，那時候大姐的女兒約五歲左右，她們一起回到印尼雅加達時找五妹聯絡，就這樣彼此認識的。

圖 2-4 陳姐在雅加達時與范姐五妹親屬的人際關係圖。



而陳姐會走入跨國婚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相信范姐，認識的人介紹結婚對象是不會被騙。

那時候我先生到羅姐弟弟的家，我就過去看。

他說：「我沒有嫌她，不知道她有沒有嫌我。」

我說：「我考慮三天。」

他說好。看我的意見。我想說已經 25 歲，找找沒有好的，25 歲我覺得很老了。我姐姐也是 24、25 歲結婚，那時候想找對象，找沒有，印尼那邊人又很花心，那邊華人也很花心，很多，更花心，現在又交妳當女朋友，等下又換個，又換個了。看過很多這樣的人。後來是辦事處的人說：「我看那個人不錯，好啦，不要考慮這麼久了。」(陳姐 1969-)

陳姐特別提及與先生決定結婚之後，回到山口洋市辦理婚禮時，她的姐夫特別說到：「妳真的要嫁到這個人嗎？他對妳脾氣是很好，他對他家人脾氣不好，

他家人對妳不好以後會很辛苦。」姐夫的這段話令陳姐感傷許多。當年因為熟識范姐五妹所以走入跨國婚姻，高興五妹之後也嫁來台灣，但是因為結婚而在婆家面對到許多的困境以及之後生病的情景讓陳姐談起姐夫的話特別感傷。

這四位報導人(范姐、羅姐、溫姐、陳姐)因為到雅加達工作而搭起彼此熟識的人際網絡，隨著核心人物范姐的牽線之下，其餘三位報導人陸續走入跨國婚姻來到台灣後在同一地點居住地再一次建立彼此更加緊密的結群關係。

在她們的生命史中，因為工作從山口洋市移動到雅加達，之後因婚姻來到台灣新竹縣。移動軌跡如下圖：



圖 2-5：印尼客家女性移動軌跡圖。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她們四人在雅加達工作性質都跟車衣服有所關連，在工作地交錯的人際關係裡同鄉人的情誼也在此地穩固的建立。走入跨國婚姻是依人際網絡而生的移動。范姐帶領著後來的移動者，但是，不容忽視移動者本身的自主性。如同邱淑雯(2003：55-56)說《性別與移動》一書中說到，研究的另一焦點是女性移民不只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父權體系結構底下被動而無力的犧牲者，應正視女性的自我意識與自我再現、女性的主體性與權力結構的抗爭過程。在下一章第一節刻板印象的印記中，筆者將描述面對接待社會的汙名化，她們以實際的行動證明自己對

婚姻的重視。

(二) 跨國移動：因婚姻連結的結群關係

80 世代報導人阿珠、阿娟因為經濟及文化親近性(張翰璧 2007)而選擇走入跨國婚姻之後。在印尼、台灣往返過程中彼此熟識，又加上接待社會的地點在同一區域，在婚姻日常生活中因互相給予支持而增進彼此的親近感。

生活簡單的阿珠

阿珠，1982 年生，排行第三。一直以來在父母的照顧下成長，姐姐先跨入婚姻來到台灣中壢地區之後，她看到姐姐生活幸福的模樣以及父母親期待阿珠結婚遠離印尼排華的區域之下，阿珠也跟隨姐姐跨入婚姻來台。她沒有離家工作經驗，平日在家協助家事如：煮飯、煮菜。家中較勞累的拔草、種菜等事務，她比較少去做，她特別強調原生家庭裡這些工作都是「細佬做(男生)」。母親不會叫她去做，言談間更是告知她不要嫁給做這些辛苦事的老公。

僱毋出去做事過，從小跟爺哀共下，僱在屋下煮飯、煮菜，細人當少種菜、養豬，全部僱爸、僱媽做個。有時同佢兜到田裡拔草跟僱媽，僱媽轉，僱使轉啦。僱爸有時喊恁多姐妹共下去做事，細妹做做下，轉清清，佢喊徠做，毋會喊妹做，僱爸毋會打細妹，全打細徠仔，用該竹子打，毋會打細妹。阿姆講：「做田事當甘苦，毋好嫁恁樣个老公⁶⁷。」(阿珠 1982-)

雖然沒有工作經驗，自小的成長歷程有所特別之處，影響著之後的婚姻生活，阿珠父母重女輕男的工作態度使得她結婚之後特別想念父母親。阿珠提及自己的就學過程時，父母親極力希望子女學習，但是阿珠與姐姐排斥不去就學，因此失去學習的機會。她說到：

⁶⁷ 譯文:我不曾出去工作過，從小跟父母，我在家煮飯、煮菜，種菜、養豬都是爸爸、媽媽做的；有時候跟他們去拔草，媽媽回家我也回家了。爸爸有時會叫小孩全部去做事，女生做一做就回家了，他會叫兒子做，兒子不做會被打，女生不會。我媽會說:「做田事很辛苦，不要嫁這樣的老公。」

僮讀好多歲，僮讀一點點，讀到四年級，我不想讀，我跟姐姐都一樣長太高了，跟那老師一樣高，這麼高去讀書很丟臉。我爸罵死了，說：「以後不認識字，不要怪我喔，說不給你讀書喔。」媽媽也在罵我，叫我去讀，我不要讀，開學我在房間躲起來，被爸爸罵啊，我覺得我很高了，跟老師一樣高了，很丟臉啊。僮姐升六年級就不讀了，她也是一樣長太高了。(阿珠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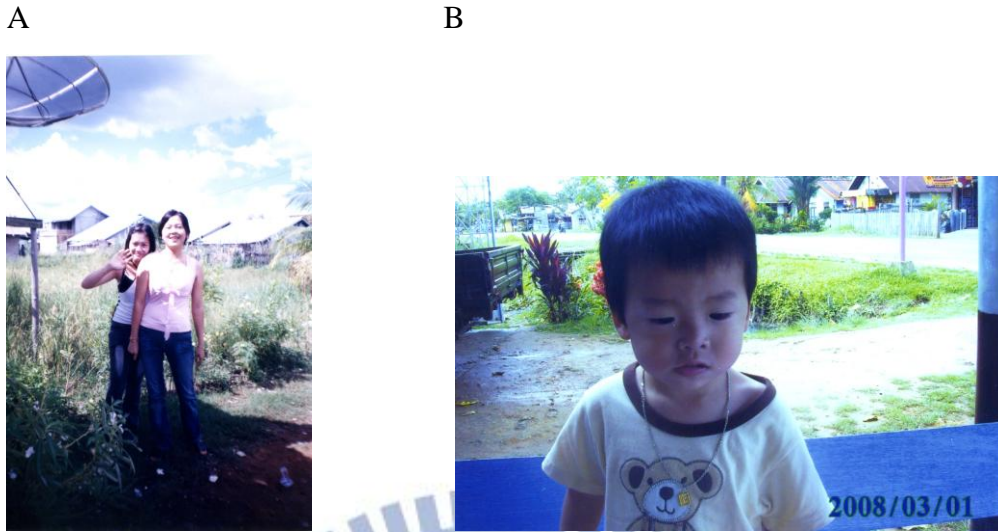
生長在山口洋市，經歷過躲藏的生活情景，當看到姐姐嫁到台灣幸福的生活景象，讓阿珠經由仲介介紹來到台灣相親，順利的嫁到台灣。

僮姐先嫁過來台灣，僮屋下該邊當亂，僮當驚咧，僮屋該底下、頭前、頂高有當亂，該會來毋知哪位園，僮爸僮姆也走啊，恁多个妹啊，園哪位喔，細徠還好啊，該時節會驚死，當著人驚會驚死，僮媽喊僮共下嫁過來啊⁶⁸。(阿珠 1982-)

但是阿珠一句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走入台灣的跨國婚姻道出來到台灣的選擇與原先自己所期待的生活是有所落差的。她說：「愛看爺哀當難咧，還愛服侍爺哀（看爸爸、媽媽很難，還要服侍公公、婆婆。）」說出阿珠婚後的心情感受。阿珠念茲在茲希望能常回家看父母，實際的生活環境是不允許想回印尼就能夠回去的。她提到自己的跨國婚姻決定幫助印尼家裡的經濟改善，從較山區的居住環境搬到較市區(圖 2-6A、B)。在 A 圖中阿珠與朋友在原先住家前面拍照，當時阿珠與先生辦理婚宴，有人從山口洋市區來參加婚宴，在家門前留下照片，一眼望去沒有明確的道路，四周環境雜草叢生。對照 B 圖是阿珠婚後約 4 年時間回到山口洋市家中，從住家前院望出的景物與 A 圖有所差別，雖然有些道路是泥土路，但住家四周環境有所整理，明確的街景。從兩張照片中看到阿珠印尼原生家庭居住環境的改變。

⁶⁸譯文:我姐先嫁到台灣，那時候我住的地方很亂，我很怕，爸媽逃走的時候也不知道藏哪一個女兒，我有很多妹妹，我媽叫我也嫁過來台灣的。

圖 2-6 阿珠山口洋先後住家附近圖。



當然在經濟層面上來看，她提到想寄錢給父母親，母親反而叫她錢留給孩子們使用，對於阿珠描述自己的生命史中時常強調娘家父母親的疼愛，同樣的情形在阿娟的生命史中也有類似的描述。

牽掛親人的阿娟

阿娟，1982年生，排行最小。曾短暫到雅加達工作一年左右，因為父親生病回山口洋，接著為了經濟因素選擇來到台灣。她結婚後經濟因素強烈的影響著阿娟的生活。提到父親時，傳達出父親對她濃濃父愛，阿娟家中有四位兄弟姐妹，父親與兄姐都不和，父親身體不佳及在家中前廊飲酒的印象是烙印在阿娟心中。父親在前廊說故事給阿娟及拖著不方便的腳接阿娟放學的身影是父親與阿娟重要的情感連接點。因此，當年阿娟雖然為了自己有錢可以買漂亮衣服到雅加達工作，聽到父親生病的消息仍然離職回到山口洋照顧父親，父親雖有不是，但是家中子女與父親感情最好的仍是阿娟。在訪談時，阿娟極力維護父親的形象，除了事實的父女對談之外，提及父親工作之時，阿娟仍是維護父親腳受傷之前，還是有工作的，後來腳受傷之後才比較沒做事。談及現在印尼母親有一叔叔陪伴下，母親受到叔叔的照顧，享受較舒適的生活。「不用像以前一樣辛苦，以前都是媽

媽照顧爸爸，現在媽媽是享老福，那個叔叔對媽媽真的很好。」聽到阿娟感嘆母親現在的幸福，對比之前母親跟父親在一起的辛勞可以知道，父親腳傷及在前廊飲酒使得母親是加倍辛苦的支撐家中經濟。雖然如此，父親在阿娟的成長過程中深深影響著阿娟，她與父親的依戀也深。

我小時候（大概 7、8 歲）愛聽父親講古知道祖先來自大陸，哥哥、姐姐嫌父親囉嗦並不常聽父親說話，我爸在我小的時候，傍晚的時候就會找我出去就是像這個地方（當天談話的地點在阿珠婆家的前庭院走廊下）找我聊天。因為他很愛喝酒嘛，他就說：喝一口。就兩父女坐在那裏咚咚嚶嚶⁶⁹，聊一些有的沒的，聊之前什麼的，他會講故事，很會講，他會講天上的星星那個七個星星講給我聽，會說一些故事給我聽，反正我爸坐旁邊，我就會走過去，說：「爸爸我陪你。」我都會這樣子。

到了我 14 歲的時候，山口洋那邊有開中文學校嘛，我爸說：「妳去上。」上中文課的時候，我是覺得我爸蠻疼我的。因為學校有一些男性，學校路程蠻偏僻的，有些人會跟蹤我回家或怎麼樣，我爸就每天接我，我是下午 2：30 上課，到傍晚 6、7 點回家嘛，就騎腳踏車，路又很偏僻，我爸腳不方便，走路要拿拐杖才能走，他就從家裡走走走，走到一段路下來等我回家。每次我回家，我爸很疼我喔，他知道我愛吃什麼，他最知道我愛吃辣椒炒蛋，他都會先幫我煮好，我一回家他就說：「先吃飯吧，爸爸幫妳煮什麼辣椒炒蛋炒好了。」

不過，我讀一讀就認識一些朋友也想自己賺錢買衣服穿、愛漂亮，我跟爸爸說：「我不要讀了，我要去雅加達上班、賺錢。」我爸就罵得要死，那時已經 15 歲了，中文學校讀了一年多，然後我爸就很生氣啊，就說父親在的時候，有書念給妳念，等到父親不在的時候，想念沒得唸。那時候我有聽到爸爸說的話，聽聽也就算了，後來我去雅加達大概一年，爸爸生病很嚴重，我就回來照顧我爸，照顧我爸到過世為止。我爸走掉之後，我才真的想到說：「我爸講的真是對。」那時候我沒有想那麼多，想再去上，有這個能力我就再去上，上到一半已經就算了，放棄，那時候就慢慢感覺到父母講的話真的是有道理，當妳想要讀的時候也沒得讀了。（阿娟 1982-）

從阿娟的談話中知道她與父親的互動頻繁，這樣的父女之情不僅表現在教育這方面，父親也干涉女兒交友的互動。

⁶⁹ 咚咚嚶嚶是說聊天、談話沒有刻意主題，很隨性的天南地北的談天。

之前在印尼那就是純純的愛，就是牽牽手啊。第一個男朋友，也不算是男朋友，算朋友好啦，第一個朋友他爸是做警察嘛，是爪哇那邊印尼當地人，他媽是客家人。然後，我也沒想什麼，他對我很好，他年級高嘛，家裡又不錯，每天晚上我哪裡不會他會教我。可是，我爸不肯他跟我多說話。我爸說：「他來了，去房間，把門鎖起來，妳不可以給我出來。」爸爸說男生爸爸是印尼當地人。我爸會排斥，我爸會說：「客人就係嫁分客人，妳愛嫁分番人做麼个。」番人就是我們印尼的當地人，佢講：「妳嫁分番人毋食豬肉，做麼个。」(阿娟 1982-)

雖然阿娟在當時並沒有感受到父親認為華人能夠學習華語的可貴。我們知道印尼的華人政策上，廖建裕(2002)提到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多執政 32 年，實行華人同化政策，造成印尼華人日常生活常用語言全面使用印尼語。直到近幾年才恢復華語教育的推動。報導人中 60 世代陳姐與溫姐的就學過程中是完全沒有接觸到華語教育，阿娟這位 80 世代的客家女性能接觸到華語教育，主要是印尼政府重新開放華語課程的學校。阿娟父親的期許說明華人堅持華人應當多接受華語教育，在原生家庭裡，阿娟沒有因為是女性而失去教育的情形，只是阿娟自己選擇放棄學業。在與筆者訪談中阿娟提起來到台灣之後參加政府辦理的識字班課程才深深的體會到父親的話：「父親在的時候，有書念給妳念，等到父親不在的時候，想念沒得唸。」她在印尼時對華語有所接觸，結婚後在台灣的識字班學習上效果良好，筆者與阿娟對話時幾乎都以華語溝通。

阿娟交友的相處互動中，觀看到華人與當地人的界限已經有所鬆動。阿娟自然的與這位朋友互動，並沒有因為他是當地人的孩子而事先拒絕來往。父親仍然強調「客人就係嫁分客人，妳愛嫁分番人做麼个。」有趣的是這位朋友的父親是印尼當地人，母親是客家人，從阿娟自然的提起朋友父母的關係時不會顯露出不妥的看法，華人與當地人的互動、通婚現象是有所不同於以往。

父親的過世影響了阿娟決定跨國婚姻。父親過世後哥哥準備變賣家產使得阿娟與母親暫時居住到親戚家中，此時，阿娟的姐姐已經因婚姻來到台灣，阿娟的姐姐曾經向父母提及讓阿娟到台灣結婚，當時父親採反對意見。哥哥變賣家產的

作為使得阿娟仍然走向跨國婚姻之路，訪談中阿娟提到：

如果父親還在的話，我應該也不用那麼辛苦。我爸是說不要走那麼遠，到雅加達工作還好啊，以前他還在的時候就有人問他說：「你小女兒長得不錯，我介紹她去台灣結婚怎麼樣。」我爸說：「不要，太遠了，我不會讓我女兒去那邊。」後來我爸生病了，他走掉之後換我媽最疼我。我媽以前最疼我哥，我哥要多少錢就給他多少錢，你知道嗎？已經被她寵壞掉了，之前我媽超疼我哥的，三姐妹想要得到她的錢喔，休想，有時候媽媽會給妳一些啦，不會很多。那時我哥很愛賭博嘛，出去回來，要幾百萬我媽就馬上拿給他，出去一次不到五分鐘回來要多少錢，我媽又拿給他了，我們只能默默在旁邊看，寵壞掉了，我媽現在後悔不跟他講話了。

我媽現在最疼我，我為了一棟房子，媽媽自己可以住的房子，決定到台灣結婚。那時候第一次被哥哥趕出來，是要避開哥哥所以到親戚家住，第二次又被趕後是想回也回不去，我跟媽媽在外面住能住多久，租房子又那麼貴，剛好又有一棟房子可以買。所以我堅持要過來(台灣)，因為家裡有困境，我爸過世，突然問題就轉變很大，什麼房子那些通通被我哥租掉、賣掉了，被我哥毀掉了，媽媽整天哭，哭得很傷心啊！我媽很怕我哥，我哥最怕我爸，我爸過世了，他就變大王、皇帝了。什麼山啦、房子給他租掉了，我跟我媽只能流浪街頭。(阿娟 1982-)

阿娟為了一棟媽媽可以居住的房子，經濟因素是促使她決定到台灣結婚的直接原因。邱瓊雯(2003：298)說到東南亞新娘嫁來台灣是為了解決娘家的經濟問題，透過通婚，她們希望改變自己，也改變家人的物質經濟條件。經濟壓力在婚後仍然影響著阿娟的日常生活。她說到現在印尼的母親最疼她擔心她的身體，擔心她又被哥哥騙。她現在掛心印尼二姐的生活情形，希望能夠幫助二姐獨立擁有自己的家，不需要跟婆家一起居住。強調自己努力工作就是要多賺點錢給母親，幫助印尼家人，想要多賺些錢的想法之下，轉換工作性質，由原先單純白天上班的環境轉換到三班制的工廠，阿娟本身華語能力不弱的狀況下，她爭取到較好的工作機會，相對工作所得也有所增加。這樣的轉變也間接動搖了婚姻家庭的關係，以至於在 2010 年初結束婚姻，目前她仍然留在台灣。

阿珠、阿娟兩位的生命交集點就在於決定進入跨國婚姻，因同時搭機來台以

及夫家同是居住在新竹縣湖口鄉的緣分，兩人從認識之後到現在仍然互動頻繁，阿娟在結束婚姻之後口頭上認阿珠小兒子為乾媽，常常對著阿珠小兒子親切的說著：「兒子啊！」在訪談時常可以看到阿娟與阿珠默契良好的互動。這樣的人際網絡讓兩人都提及當年準備要來台時，居住在雅加達市的那一晚，兩人在同一間房裡各據一個角落哭泣，說起當時情景讓筆者也感受到當時她們的難受，離鄉背井之苦似乎都在哭泣聲中隱隱傳達給聽者。

要來台灣該日暗晡夜偓通阿娟在雅加達共間房間，該時偓想佢生得恁靚，毋知佢仰會嫁來台灣？暗晡夜時節，兩儕全睡毋著也毋知要講麼个，是一儕一邊在該儘噉，又不敢噉大聲，噉當久當久⁷⁰(阿珠 1982-)。

雖然 80 世代的阿珠、阿娟都有姐姐嫁到台灣。但是，對於遠嫁來台的姻緣在她們的生命中依然充滿著不確定，不論是怎樣的理由決定了跨國移動，藉由這晚的哭泣傳達出對於原生家庭的依戀。

小結

張翰璧(2007：21-23)指出性別化的跨國婚姻就現象而言，不是一個新的社會現象。移民史中有因家庭團聚而移動的女性，也有因工作或留學所建立的跨國婚姻。但在 1980-1990 年代出現大量的跨國婚姻和全球政治經濟的轉變有密切的關係，構築了跨國婚姻的機會空間，然而婚姻移民者因個人動機選擇跨國婚姻，這個決定可以是女性面對更大社會結構所採取的策略，決定權有其主動性存在。跨國婚姻的人口流動除了經濟、國際政治的因素之外，文化親近性也是關鍵因素。文化親近性觀點可以說明嫁來台灣的印尼籍外籍配偶絕大多數是印尼籍的客家人，而非印尼人。

本研究報導人的移動歷程不論是從國內到跨國的移動或者直接跨國移動，移動都與經濟因素有所關連。從報導人的生命故事發現移動並不是盲目的行為，范

⁷⁰ 譯文：要來台灣那個晚上跟阿娟一起住，我看她這麼漂亮，想她為什麼要嫁到台灣？晚上的時候，兩個人都睡不著，也不知道要說什麼，就一人一邊在那裡哭，又不敢太大聲，哭好久好久。

姐的移民網絡關係裡個人移動牽動家庭、朋友的移動，以移民鎖鏈方式一個帶一個工作、結婚。40、50、60 世代跨國移動之後並不是單打獨鬥的各自埋沒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先驅者關注之後移民者在接待社會的生活、定居與適應，彼此之間互助結群的關係在婚姻生活中依然緊緊相連。本研究 40、50、60 世代有三位報導人住在同一社區，范姐預購住家附近的社區住宅之後，鼓勵另二位報導人接連預購同一社區住屋，她們不僅僅是同鄉，並且是居住在同一社區的鄰居，在日常生活互動中更加深彼此的人際互動。

第三節 接待社會的生活

本研究報導人由印尼山口洋市移動到台灣新竹縣湖口鄉居住，完成印尼到台灣的移動之後，實際上要面對到的是在接待社會裡的生活、定居與適應的情形。不過，張翰璧(2007：2)說婚姻雖然預設了女性必須適應嫁人之社會與家庭之文化，但是在生活實踐中，女性還是具有展現個人能動性的空間，會在不同的文化間取捨，以自己的方式組織社會生活。

報導人在接待社會生活的情形並不是只是適應男方的家庭與文化，在實際生活中，她們會在不同文化間取捨以達到自己與婚姻家庭間彼此可以接受的平衡點。當然，她們對於某些外在無法更改的生活型態也只能接受，例如：氣候環境的因素。接著在本節描述她們在接待社會裡的生活情景。

(一)寒冷的天氣

印尼地理位置位在赤道附近，台灣位於北半部，印尼終年夏天，台灣氣候四季分明。對於報導人而言，台灣的寒冷氣候著實讓她們吃足了苦，范姐提及當時不知道寒冷時應當穿著冬季衣物，猛穿夏季衣物的窘樣。

以前很傻，不知道穿什麼衣服，那個夏天的衣服一層又一層穿 3、4 層。後來我先生的朋友是一位小姐大約 20 歲出頭，跟我先生說：「伯伯，你為什麼

不帶大姐去買衣服，冬天這麼冷，她會不習慣？」我先生才說：「我哪知道，我沒有弟弟妹妹，沒有跟女生處過。」我先生他以為我什麼都知道，後來還是我去我朋友家住幾天，朋友帶我去買衣服。那時我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穿夏天的衣服，穿一件又一件，穿過四條褲子，我穿過。我哪知道，因為我們印尼一年四季穿衣服都一樣啊。有一年我爸爸來四個月，11月來的也是冷啊冷啊。看報紙蹲蹲縮起來看報紙，回去跟其他家人說：「冷到骨子裡了。」來到這裡一直咳，睡覺都不行睡、坐在椅子上也咳，很可憐，後來回去印尼自然就好了，我們那裡沒有冬天啊。(范姐 1943-)

在婚姻生活中先生以為太太知道天冷時應該做什麼準備，沒有料想到兩地氣候的不同所引起的差異。在范姐的描述中「朋友」帶她買衣服，同鄉的朋友最清楚這時的適應準備措施，范姐得到移民網絡中朋友的協助，之後以她為核心的移民網絡裡，她帶羅姐買了冬天的被子，協助她適應冬天生活。跨國婚姻裡，移民到氣候不同的區域生活，適應接待社會的天氣是移民者彼此之間一個幫助一個，先生無法體會移民者對寒冷的感受。范姐幫忙羅姐購買棉被之前，羅姐先生看到太太冷得直發抖，在睡覺前以吹風機暖被子。羅姐說：「吹風機吹過被子後，剛開始不冷，越睡越覺得冷。」寒冷的感受同鄉人最清楚。

(二)婆家生活

張翰璧(2007：21)認為 1980 到 1990 年代出現大量的跨國婚姻和全球政治經濟的轉變有密切的關係。當地人與全球文化的接觸與互動，使得人們可以想像跨國婚姻的生活情景。全球政治經濟轉變、文化互動與跨國經驗的想像及個人動機影響著跨國婚姻的形成。跨國婚姻想像中，女性期待不一樣的生活，現實與想像常常有所出入，移民女性最終結果可能只是從原生家庭的家務逃到婚姻家庭的家務。

移動者選擇跨國婚姻時對於跨國經驗有著自己的想像存在。絕大多數人是從一個家務到另一個家務的生活改變。女性移動者對於跨國婚姻有著許多想像存在，婆家生活直接破滅她們原先的期待。

本研究報導人六位中五位有與婆家生活的經驗。如下表：

表 2-4 報導人婆家生活情形

報導人代號	范姐	羅姐	溫姐	陳姐	阿珠	阿娟
是否曾與婆家生活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婆家生活簡述	先生獨自一人在台灣。	公婆俱在，結婚後家中一切事物由羅姐打理、照料。同住四年。	婆婆在，婆婆偏心與婆婆同姓的兒子，溫姐先生不受疼愛，又加上溫姐來自印尼的身分。婆婆時常批評，同住約二年。	公公在結婚後半年往生，婆婆疼愛小兒子且不滿意陳姐印尼身分，言語上常有所批評。與婆婆一直同住。	公婆俱在，大家庭環境，大伯一家搬出後，目前與二伯一家及公婆同住。	公婆俱在，小姑婚後常回娘家，大伯離婚後也住在家中。同住約五年。
目前居住情形	三人同住一社區。范姐先生已往生，與女兒住。羅姐、先生、女兒同住。溫姐、先生、二女一兒同住。			自行購屋後，陳姐、先生、一兒一女、婆婆同住。	如上。	離婚後，讀自一人在外居屋。

1982 年生的阿珠跟隨姐姐的腳步來到台灣，看著姐姐與婆家良好的互動關係。她想像自己的跨國婚姻生活，這樣的期待在筆者問到這裡的生活如何後，希望妹妹們也來嗎？她直接說出還要服侍公婆的說詞，道出婆家生活與自己原先的期待不相符。現在她仍然與公婆同住在一起。

表 2-4 中 1952 年生的羅姐期待建立自己的婚姻家庭，經濟能力許可的範圍內，擁有自己在台灣的住家是她努力的目標。當時羅姐跟隨著范姐的腳步買下自己的房子，之後面對龐大的貸款壓力、公婆的不諒解以及先生的憤怒。當時的一個念頭：買下房子跟姐姐當鄰居，有自己的房子。這樣的決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婆家已經習慣有羅姐這個媳婦的照料了。

羅：我公公哭好幾個月。

范：她公公哭好久，說：「為什麼要搬走，以後房子我給你啊！」

羅：他是跟我朋友講，我搬出來，他哭了三個月。

范：因為什麼他難過，她住在他家裡，把家裡弄得好好的。

羅：我當家一樣...

范：她把家裡照顧得乾乾淨淨，什麼都弄得好好才做別的事，所以她一走，兩個老人家就不慣了。

羅：買房子的時候，我先生氣得半死

范：氣得跟我沒說話

羅：他每天都很氣

范：他一定想都是我影響我妹妹的，怪我。

研究者：面對羅姐先生的情緒，當時如何撐過來？

范、羅：不理他、就不理他。

研究者：當時先生會不會跟你吵架呢？

羅：不會吵

范：只是臉臭臭的

羅：他習慣賺到的錢要看到真的錢在手上，現在買了房子賺到的錢就沒有看到錢，他就不習慣。

范：他習慣領薪水時，手中要拿到很多很多的錢，繳貸款之後，拿在手上的錢變少了。他沒有想到已經繳房子繳掉了。

羅：他的人是这样，他沒有想到，我們慢慢的繳慢慢的繳，以後我們不是有自己房子。像老家一棟房子四兄弟來分，一個人一個房間，我這樣跟他講，搞不好他們以後不給你住，那時候你又沒有錢了，這要慢慢的跟他說。

范：他當初死腦筋轉不過來

羅：他很生氣，他住不習慣。因為他從小那邊出生、那邊長大，就像我們印尼那邊出生、那邊長大，剛搬過來也是不習慣，可能就是這樣的原因。

范：人家說一下子轉不過來，要慢慢說。

羅：就是很生氣啊，慢慢的慢慢的就沒有那麼生氣了。

范：越來越淡了、越來越淡，就不會生氣了。

羅：是啊，之前我睡不著喔。老師，跟你講，想到這個什麼時候我才能還清，晚上睡醒來有想到貸款那麼多，現在累了倒下去什麼都不管，欠錢欠習慣了，沒有感覺，之前沒有欠人家錢，想到欠人家這麼多錢壓力很大。是很想搬出來，可是搬出來壓力就大。

在她們兩姐妹的對話中，范姐不捨妹妹在婆家做牛做馬的付出，公公的不捨在范姐眼中是因為羅姐將家裡照顧得妥妥當當的。范姐提到當年她們在雅加達工作要吃什麼都很方便，自己也自由慣了，更強調羅姐管過 400 人的工廠，總認為

羅姐在婆家的生活是屈就她了。說服羅姐先生更是花費一段長時間的奮鬥，但是，這件事並不是單打獨鬥、一人與先生說明。買房子這件事並且離開婆家生活在羅姐來說要承擔本身還錢的壓力，還要說服先生，這些過程都因為有范姐的協助而完成。

婆家生活對女性移民者來說，事實是由原先的家務到另一個家務系統。但是，對移動者而言，這與她們原先的想像是有所落差的，這樣的落差是文化接觸的開始，隨著彼此的互動，造成有人獨立門戶成立小家庭生活，有人另行購屋之後接受婆婆同住，文化差距太大時以離婚結束婚姻關係。在與婆家互動中引起的情感流動將在下一章詳述。

(三)語言使用

鍾鎮城、黃湘玲(2010)探討美濃地區年齡 21-30 歲之間客籍新移民女性語言的使用情形，發現她們在生活中的語言使用狀況發現客語是她們在家中與長輩溝通最常使用的語言。面對家中子女、伴侶時使用華語。在本研究中各世代報導人常用語言是華語以及客語，相同於美濃地區的調查結果。有所不同的是，1943 年生范姐、1952 年生羅姐兩位報導人華語的聽說讀寫能力佳，在日常生中華語是主要使用語言。而 1982 年生報導人阿珠、阿娟在兩人的彼此互動中常在客家話中參雜著印尼話的使用。1966 年生溫姐及 1969 年生陳姐在台灣居住達 16 年左右，華語及客語同時為日常生活主要語言。

(四)工作情形

在移動歷程一節中詳述移動與經濟有著密切關連，移動之後到接待社會進入工作領域是生活中必然的話題，邱淑雯(2003：247)說到女性主義學者或政治經濟學者大多強調，移動中女性自主機會的提升有賴於勞動的參與，並藉由薪資所得得擁有與分配，提升本身的自覺意識及在家庭和社群中的地位。女性外出工作

對婦女權力地位的影響確實存在，此影響包括個人層面及家庭層面。

報導人目前的工作情形如下表。

表 2-5 報導人的工作

	40、50、60 世代結群同伴				80 世代結群同伴	
報導人代號	范姐	羅姐	溫姐	陳姐	阿珠	阿娟
工作簡述	退休，目前擔任志工。先生為退役軍人，雖已往生仍有津貼補助。	與先生同在一紙廠工作，正式員工，擔任小組長。	身兼兩份工作：學校廚工，速食店夜班。	印尼小吃店，在家做零件加工，製作糕點。	工廠工作，正式員工，白天班。	工廠工作，正式員工，三班輪值。

上表為目前報導人的工作情形，以 40、50、60 世代結群同伴來說，本身擁有自己的房子，房貸壓力的影響下。工作所得使用在房貸、平日生活、子女身上，在婚姻生活中，她們將自己的工作所得都用在台灣的婚姻家庭裡，為自己買下一間房子。

60 世代陳姐淡淡說到面對先生購買車子的車貸以及後來自行購屋的房貸，她積極在家做手工貼補家用外，考取廚師執照後開設印尼小吃店來增加財源，陳姐增加自己的工作所得，減輕貸款壓力。

80 世代結群同伴的婚姻家庭都與公婆同住的情形下，阿娟工作所得確實幫助娘家的成員。在談話中，阿珠曾提到：「佢媽喊佢毋是拿錢轉去，錢留來買牛奶分細人吃。」她強調母親不要她寄錢回去，錢留來買奶粉給孩子吃，隱藏的意思是說原先工作所得是要寄回家幫住娘家生活的。在 80 世代的結群同伴中工作所得必須協助原生家庭的現象是存在，阿珠話語中隱含此種意義。阿娟的工作所得常常使用在幫助娘家手足，她提到此種負擔不是負擔，阿娟認為自己有能力才可以幫他們。當她面對離婚的事實時，曾經想要回到印尼生活，除了女兒的牽絆之外，台灣的工作所得較高，能讓她有金錢幫助原生家庭成員，也是她決定留在台灣的考量點。她們藉由工作提升自己的價值所在。

(五)飲食習慣

張婷婷(2007)發現在家庭日常生活中，透過飲食烹調日常的文化實作，移民女性會隱藏自身飲食慣習。她們是否能夠在家中決定飲食口味受限於夫家成員對異國料理的看法、懷孕時的特權、親密關係的影響。與公婆同住之婚姻家庭裡，常見婆婆透過三餐實作，教導移民女性學習夫家家常料理，在飲食習慣上，女性婚姻移民者沒有主導權可以決定飲食料理。

羅姐就曾提到在夫家烹煮印尼口味料理時婆婆的反應以及當時期待星期六到范姐家的情景。

羅姐：在婆家那邊四年多對吃方面我也覺得好委屈，想吃海魚他們又不吃，那時候想吃我們有去買，買來煮來吃，他們都不要吃，完全不要試吃，都不要吃你的。我們煮一次、兩次就不好意思煮，其實他們也肯給妳煮，你要吃什麼你就自己煮。

范姐：他們要吃本地的魚、淡水魚、鱸魚，我們就很想吃海魚、蝦子。

羅姐：家裡其他人不會吃印尼口味的食物，他們都不要吃。那時家裡只有公公、婆婆、先生和我、小孩還小，先生也是很不習慣，吃不習慣。不過他有時候會吃、有時候不會吃，他的人就是這樣，可以不吃也可以吃。不像我婆婆就會說催毋要、催毋要（我不要、我不要），完全不要吃。給她這樣講，我就不敢煮了。像今天這樣有酸辣魚、鹹豬肉的菜，他就配這個湯、那個豬肉啊，今天我弄這個醬九層塔配酸辣，我先生就愛沾這個吃，九層塔用剪的、不是剁細細的。

范姐：以前我帶台灣的男生到印尼娶她們(羅姐、陳姐、溫姐)回來的，對她們有責任的。

羅姐：剛嫁來台灣的時候，禮拜天范姐家中就是家人聚在一起，都滿滿的人啊！比在婆家時能夠隨性吃想吃的食物，范姐都會照顧到我們每個人的口味。

范姐：所以每個禮拜天我都是忙到不能去哪裡，都是每個禮拜天她們都會回來把我那裡當作是娘家、自己的家那樣。我就準備飯菜啊，他們一到大家就回來吃啊！像溫姐啊！她（羅姐）啊！陳姐啊！她們都會來我家吃飯。

羅姐：遽遽等佢拜六來喔！（希望星期六快快來喔！）

范姐：來到新環境剛開始不習慣，回到我那邊的時候，就是自己人啊，就隨

便啊，飯菜也是合得來的。

飲食慣習因家中成員的反應而使羅姐卻步。但是，在范姐的移民網絡關係中利用同鄉朋友的聚會，餐桌上呈現印尼家鄉口味、台灣客家口味的料理，因此，在移民女性自組小家庭之後，餐桌上是印尼客家與台灣客家飲食共同存在，在移民女性擁有自主權決定三餐口味後，她們婚姻家庭裡的客家飲食風貌有所不同於台灣當地客家家庭。

80 世代報導人阿珠雖然與公婆同住在一起，家中成員對於印尼口味食物都不食用情形下。阿珠一人時，選擇料理台灣口味食物居多。在另一同伴阿娟拜訪的場合裡，兩人仍然切切煮煮家鄉食物，她們享受著能夠料理家鄉口味食物，不在意阿珠的家人是否食用這些印尼料理，不同一般移民女性在婆家的飲食中勉強自己食用台灣料理。

小結

在印尼移民女性的移動中，筆者以移民女性的移動歷程來探討移民女性之間的結群關係，原鄉生活中因印尼排華的居住環境影響之下，移民女性本身具備的原始背景有所不同。40、50、60 世代報導人在移動歷程裡已經建立人際網絡，藉由此網絡關係移動到台灣進入跨國婚姻，此移民網絡關係中核心人物影響其他人結婚之後在接待社會的生活情形，影響層面包括外在的適應天候、飲食口味、語言使用情形。而在 80 世代報導人在第一次移動就承受跨國移動下，來台前一晚的哭聲將兩人關係緊緊連結在一起，在接待社會中地緣相近，拉近彼此關係，又藉由擬親關係的建立強化彼此的結群關係。

她們的生命史指出移動者不單單是因為經濟因素而移動。如邱琚雯(2003: 68)所言人選擇移動受到國家、國際及世界體系的影響，移動者之間彼此的族群網絡及社會制度也有所影響，當然更不容忽視個人、家庭、親族的判斷。而有關移民女性的研究中(張翰璧 2007: 3)提到研究者多以台灣角度出發，除了從政治經濟

學、批判、文化同化角度來切入，近年來研究面向也關注她們教養下一代的教育問題。事實上，在台灣的婚姻生活中移民女性結群的情形存在，這樣的結群關係影響了她們在日常生活中情感依賴及認同的觀點。她們之間的結群關係會對台灣當地人有所隱藏，筆者剛認識她們時，阿娟言談中強調自己與台灣朋友的關係更好，告知筆者說：「我常常一起說話的都是台灣人，印尼的都會比來比去的，我不喜歡。(阿娟 1982-)」在研究過程中，容易忽略她們彼此之間結群關係。

本文藉由移民女性的移動歷程觀看到她們的結群關係以及對婚姻生活的影響層面，接著在下一章我們將以日常生活的活動來探討隱藏在她們內心的情感變化，同伴結群關係如何讓彼此的情感緊緊相連。



第三章 情感的流動

本文印尼客家女性的原鄉父母親在家中耳提面命告知：「在家中一定要說客家話，結婚對象一定要是華人。」客家人、華人兩種身分對報導人來說，似乎是同一身份。雖然印尼華人中可以再細分不同的身分別，言談中報導人先認同自己是華人的身份，確定筆者台灣客家人身分別之後，會再加以強調彼此同是客家人。楊媛甯（2010：12）提到

1940 年代，印尼開始一段定義民族、建構國族，也重新定義出自我與他者。印尼華人的身分認知有著對印尼的認同也有著對印尼的不確定。認知的徘徊又伴隨著印尼與印尼華人間無可避免的矛盾、衝突與歧視。

認知的徘徊所伴隨的矛盾、衝突與歧視，引起當事者內心情感的波動。本文報導人談論到印尼當地人與華人區別時，她們對印尼當地人的外貌、生活習性有著不以為然的看法。40、50、60 世代報導人在婚姻選擇上，有著華人要選擇華人壁壘分明的界線。雖然 80 世代報導人生命史中看到華人、印尼當地人這條界線有所移動，報導人日常生活中對於當地印尼人的刻板印象（工作不認真，長得黑黑的）依舊留存在她們言談之中。

報導人范姐對於印尼家鄉談論多著墨在山口洋及雅加達市，當地印尼人對她而言仍是他者。當她們經由跨國婚姻來到認知是華人的台灣社會，卻面對到台灣社會裡對於印尼客家女性存在著印尼人的刻板印象，她們居住在台灣的接待社會裡，台灣總是以「印尼嬭」來說明她們的身分，日常生活中她們似乎無法搬開刻板印象的印記，這些刻板印象深深的影響她們的情感，刻板印象左右著她們的生命史，「印尼嬭」的稱謂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多年之後她們能夠以輕鬆語氣談論這樣的稱謂，一句「印尼嬭」在她們生命歷程裡留下痕跡。

在印尼日常生活中這些客家女性語言、生活習慣、飲食喜好與當地人有所不同。但是，長久居住在印尼這個國家，當地人的一些生活習性一定會經由生活的點點滴滴，悄悄的影響著印尼客家女性。葉琦玲(2000)提到在印尼旅遊時遇

到客家華人商店老闆，一開始葉琦玲無法確定他是華人或當地印尼人，直到老闆聽到葉琦玲的客家話對話，老闆才表明自己的身分。劉振台(2005)提及定居在台灣屏東縣的印尼客家華人，他們的居住擺設、日常生活習慣擁有濃濃的南洋風格住宅型式。人與人之間的生活互動必定會在移民者身上留下蛛絲馬跡。

本章先以「印尼嬭」的稱謂來探討刻板印象的存在事實，不僅在生活中對她們情感所造成的影響，並且在下一代的教養問題裡看到有別於刻板印象的認知。在教養子女方面她們與一般父母一樣用心付出。接著以女性成長中親屬、家庭、家族的影響力來說明跨國婚姻之後，她們搭起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互動的橋梁。而且本文中報導人之間有著親屬關係存在，親屬、家庭、家族鞏固她們的人際網絡，也分擔彼此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最後，以 Ben Highmore 所說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主要核心是在理性思考的文化中，施展「奇異化」的能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奇特之處。Highmore 書中所提到幾位作家的作品都拒絕將日常生活領域看成是毫無疑問的(Highmore 2009：19-28)。藉此觀點本文將日常生活中時時面對的飲食與情感結合在一起觀看，飲食並不是單純的食物料理，報導人藉由飲食區分你我界線、經由飲食更加鞏固彼此的人際網絡及透過飲食平撫心情。

第一節 印尼嬭：刻板印象的印記

筆者第一次到范姐居住社區拜訪時，對社區警衛說出報導人范姐姓名，社區警衛似乎不知道筆者所說是何人？接著聽到社區警衛旁的朋友提示警衛說到：「尋印尼嬭該(找那些印尼女人的)。」當下筆者認為范姐在台灣生活 30 年之後，應該是語音仍然保有印尼音吧！不然同社區住戶怎麼如此稱呼呢？已經居住在此地約 30 年之久的歲月，警衛對於社區住戶的姓名應該知道才是正確的，但是，警衛及朋友似乎責怪我怎麼不說是找「印尼嬭」的，怎麼說姓名害他們不知是何人。不論生活多久，「印尼嬭」仍然是她們的代號。

筆者首次與范姐見面時，看到年近 70 歲的范姐，外表短髮造型，服裝顏色

樸素，進到范姐家中映入眼簾的是乾淨、簡單的擺設。此社區的房屋都是樓中樓設計。社區推出建案時，她就預訂房子，選擇較大坪數的住家，筆者一進門看到房子格局是左邊擺放著餐桌，右邊是客廳，正前方有櫥櫃，櫥櫃後面是廚房，廚房右邊是一間房間，裡面擺放鋼琴及電腦設備，而在右邊客廳底端有一樓梯連接到二樓房間。屋內擺設沒有太多裝飾物品，用品都井然有序的放置在櫥櫃內。她給筆者的感受是成熟穩重、說話學識涵養佳、談吐條裡分明的長輩，她的華語能力流暢，對談時筆者常常忘記她來自印尼、忘記她的年齡。相對於筆者在台灣所認識同樣年齡層的客家女性長輩來說，她的談吐風範是如此不同於一般所稱的「印尼新娘」。對於居家環境整潔，她曾提到：「我們山口洋的女人很注重乾淨，每天掃一次地，一星期至少拖地一次。」言談舉止及住家環境都讓筆者明顯感受到她對家庭的用心付出。談話間筆者完全認同她華人、客家人的身分。但是，社區警衛的一句「印尼嬖」又深深的喚起報導人來自印尼的記憶，喚起她們是不同於台灣接待社會的女性。這個稱呼在她們生命歷程中掀起一陣波瀾，「印尼嬖」刻板印象所引發的生活衝突在報導上時有所聞，而這樣的偏見實質上也造成報導人生活中許多的困擾。

(一) 印尼嬖的稱謂

夏曉鶯(2002：51)自省自己在美國留學初期被稱讚，後來意識到這些看似讚美的語彙，背後隱含著：自己的優秀是因為學校老師覺得不像其他那些低劣的少數民族。Kottak(2005：122-123)描述美國與加拿大越來越趨向多元文化，焦點放在他們的內部多樣性。「大熔爐」的觀點不再存在，以族群「沙拉」來看待組成人員多樣化現象。拜現代化交通工具的影響，移動變得容易、頻繁。大多數國家都面對人口族群多樣性的現象，在多樣化的當下，既有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這個多元社會內。Kottak 說多元文化主義為人類探尋彼此了解與互動的途徑，這並不是建立在相同的性質之上，而是對於多樣性的尊重。多元文化主義反映了近年大

規模遷移的實情，當代的全球性人口遷移，使得許多國家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族群多樣性。族群的多樣性產生族群認同的表現方式。Ryan 認為族群差異性引起衝突或暴力，起因包含一種不公平的感受，由於資源分配、經濟與政治上的競爭、對於偏見與歧視的反應等因素而起的(ibid：123)。

偏見與歧視常常留存在人們的心中，Kottak(ibid：123)說對於偏見(prejudice)的產生常是根據刻板印象而來的，偏見係指由於某個族群被假定的行為、價值、能力、特性，而貶抑他們的行為。刻板印象是對於一個群體的成員究竟是什麼樣子，所抱持的固定不變的觀念，這往往是不受人喜歡的。他們將許多個人行為詮釋為這個刻板印象的證據，進而確認對這個群體的刻板印象。

當代台灣社會對於原住民也有既定的刻板印象，原住民這個稱謂是經過一番演變而來⁷¹。以往充滿歧視性的字眼稱呼原住民，現今雖然以原住民來稱呼這個族群，但是在社會上原住民依然有著固定的刻板印象，這樣的偏見凸顯出他們身處的不利社會地位。王甫昌(2003：110)提到過去原住民運動者最常提到的，包括教科書以及一般傳播媒體上所建立的原住民刻板印象。吳鳳神話將原住民描繪為獵人頭的野蠻民族。另外透過戲劇、新聞報導，甚至綜藝節目中無形流露的想法，原住民被刻劃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過於樂天、不知儲蓄、愛喝酒、愛吃檳榔的劣等民族。這些偏見是漢人社會用於合理化對於原住民的歧視待遇的社會機制。

「外籍新娘」到「新移民女性」的稱謂改變如同原住民在台灣社會裡稱謂改變一般，希望藉由稱謂的改變來帶動偏見的改變，由社會大眾經過長時間之後才接受原住民族群的本身多樣性觀點演變來看，經由報章媒體、社會大眾建構出「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並不是短時間能夠改變的。夏曉鶯（2005：40-42）提到

相對於媒體和官方強勢建構新移民女性為「社會問題」，社會上鮮少聽到新

⁷¹ 王甫昌(2003：102)說由漢人、荷蘭人或日本人的觀點來看台灣原住民與中國大陸漢人的差異，以社會距離最遠與差異最大的字眼來描述，例如：「蕃人」、「蠻人」、「高山族」、「山地同胞」等。他

移民女性的聲音……因此，在識字班多年運作之後，接下來便是創造新移民女性主體發聲的空間……「看到」新移民女性的各種創作，對於改變台灣民眾的認知有關鍵性的影響……現階段，姐妹會正積極培力姐妹成為「師資」，姐妹們開始在南北各地擔任東南亞語言、文化、美食等課程老師……未來我們期待姐妹們更盡情發揮她們的能力，並讓台灣社會藉著目睹姐妹們的才華而打破過去的偏見，進而開拓台灣社會的視野。

夏曉鶄積極讓新移民女性的不同面向在台灣呈現，藉此試圖改變存在已久的偏見。當台灣這個接待社會以「印尼嬭」的刻板印象迎接新移民女性，這些女性她們來到台灣時，心中的感受卻大大不同於「印尼嬭」所代表的印象。

「親切感」與「印尼嬭」

以最年長的范姐來說，提及「親切感」是她來到台灣的第一印象。筆者原先以為飄洋過海的旅程，來到異地當然是不安、驚慌的情緒存在，有太多未知的未來等待著，不安的情緒是正常的反應。而范姐所提到親切的感覺，似乎是表達出回到熟悉家鄉的情感，華語、客家話是范姐的母語，來到台灣親切之情油然而生。她說：

我一下飛機看到看板上這些字，就很親切，這些字我都看得懂，我很高興。嫁過來我都講國語，人家就問我：「你怎麼會講國語、客家話？」我說：「我本身就是客家人，講海陸的。」這邊的人一聽到我會說客家話，就很親切了。當然總是會有人說我是什麼印尼嬭的，就不要聽、不要管她了(范姐 1943-)。

與范姐對話中感受到她在面對「印尼嬭」的稱呼能夠坦然面對。但是，在持續的相處中明顯知道，范姐主觀意識中認為自己是華人，對於台灣朋友、鄰居稱呼自己「印尼嬭」是有不愉快感受存在心中。雖然范姐在台灣生活約 30 年之久，她知道外界仍然會以這個稱謂來稱呼自己，她選擇以「不要管他、不要聽」來面對。年近 70 歲的范姐進入志工行列，常常需要協助年長者填寫報表等事項，在訪談時她對筆者說：「我很感謝我爸爸給我讀書，台灣的生活比我們那裡好，不過，還是有很多人是不認識字，我還比她們好太多了。」言談之中，表達出她來自

印尼，但是她的知識優於台灣同輩女性。這短短語句中指出台灣接待社會以「印尼嬭」來稱呼范姐，而范姐這個「印尼嬭」認得的字比台灣同輩還多呢。范姐強調自己的自信及對於稱謂的不以為然。「印尼嬭」的稱謂所隱含的不尊重，范姐可以輕鬆的自我心裡調適來加以化解，她只需要自我心裡調適就可以了，她的婚姻家庭裡是小家庭結構，不需要直接面對其他親戚、長輩對於新移民女性的不信任以及偏見。

婚姻家庭裡長輩根深蒂固的偏見

相對於范姐的輕鬆面對「印尼嬭」稱謂，嫁入大家庭的女性面對家中長輩存在此種刻板印象，長輩天天的以此稱謂稱呼自己，此種日常生活中被貶抑的情緒是難以忘懷的。彭麗琴(2009)研究中探討來自不同國家女性的生命歷程，文中一段說到

以國籍看人的刻板印象是不應該的，但是以研究者近十年的教學經驗不能不承認也許是因為歷史文化的影響，不同國籍的女子個性和外顯行為真是大異其趣(2009：122)。

彭麗琴是一位老師，十年的教學經驗裡對於不同國籍女子有刻板印象存在。對於婚姻家庭裡的婆婆而言，印尼客家女性由印尼原生家庭進入到台灣婚姻家庭，婆婆對於媳婦是早已有所定見了。

對待某一族群的刻板印象時常引起偏見的存在，而這些偏見常以偏概全的認定某一族群就是如此。台灣接待社會是藉由這個「印尼嬭」稱呼支撐這個群體成員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刻板印象。稱謂強化新移民女性來自貧窮的原生家庭、強化她們是低於台灣社會的成員。這樣的刻板印象經由許多負面新移民女性個人的行為強化出什麼是「印尼嬭」。在這個新移民女性群體中有不同於刻板印象的行為者出現時，女性會得到「妳很乖、懂得分寸、把家裡照顧得很好、還好娶到妳。」各種稱讚詞語都會出現了，這種稱讚就如同夏曉鶯所說被稱讚之詞中隱含著「妳

不同於那個刻板印象」。而女性在日常生活有犯錯時，那個刻板印象又會加諸在報導人身上，「新移民女性就是這樣」的說詞就出現。這些稱讚或者貶抑的說法顯現出刻板印象是被隱藏而不是消失了。

陳姐的生命經歷說明了偏見的根深蒂固。她與先生同心協力購買自己的房子，婆婆提出是否可以同住的詢問時，她同意婆婆一起住。雖然以前婆婆總是懷疑她把錢寄回去給印尼娘家使用、擔心她嫁來只是為了賺錢回去印尼，經過多年的相處，婆婆知道她盡心盡力為子女、為家庭付出，言談、相處間也將她視為家人一般對待。但是，「外籍新娘結婚都是為了錢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婆婆的心中。她提到：

這次我不是生病，得到癌症嗎？我印尼的妹妹還有媽媽一直想來看我，以前妹妹就想來看我，她在雅加達工作很多、很忙，走不開，這次她特地跟媽媽一起來台灣。我婆婆問我什麼你知道嗎？她說：「妳恁多錢喔，媽媽同妹妹該飛機票錢當貴，來台灣一擺會用到當多錢。」她還是想俚把錢拿回娘家，她不會想我生病，娘家人特地來看我，妹妹來一趟少賺多少錢，她都不知道。(陳姐 1969-)

陳姐對抗病魔之外，婆婆的無心言語卻透露出對她的不信任感。雖然，她為了家人付出心力，但是，一次娘家人的來訪又勾起婆婆根深蒂固的偏見。

對於新移民女性偏見影響著溫姐的生活，直到她盡心盡力挽救在加護病房中的先生之後，才得到家人的認同。報導人溫姐提起婆婆以此「印尼嬾」來談論自己時，心中有著大大的不滿。她說：

婆婆總認為我在印尼吃不飽，日子過得很苦才來台灣的，她不知道很多東西我都吃過了，常常用印尼嬾來講俚係無好吃才嫁過來該（說我是在那邊沒東西才結婚的）。(溫姐 1966-)

因為婆婆的刻板印象影響了溫姐日常生活中吃方面的不滿足，這樣的結果也使得當時所產下的雙胞胎營養不良、早產。看著現在已經高一的雙胞胎，溫姐對她們有滿滿的不捨。當時的生活情景與當初在印尼雅加達工作時的情景差距甚

大，「印尼嬖」的刻板印象讓溫姐內心激盪許久，她說：

婆婆控制吃的東西啊。我那雙胞胎就會那麼小就是這樣子，就是我們懷孕我們想吃的東西婆婆不給妳吃，她說不能買啊，我們買回來的、想吃的一條魚，煎好一條魚，她說吃一半，另外留明天吃，說老公賺錢很辛苦，她覺得吃一半已經比在印尼好很多了。(溫姐 1966-)

這樣的生活方式讓溫姐懷中雙胞胎七個多月就出生，住進保溫箱兩個月的時間，花費更多金錢在孩子身上。溫姐中想著當年在印尼我吃得算是不錯的，來到台灣不僅苦了自己，連帶影響孩子的發育。溫姐認為「印尼嬖」的關係使得自己在懷胎時沒有受到應有的對待，坐月子時也是如此情形。在坐月子期間，婆婆的料理方式含鹽的調味不同於自己印尼娘家的不含鹽料理，使得溫姐至今耿耿於懷，次等公民的感受存在她心中。在婚姻家庭裡支撐她的重要力量是先生的信任，當先生面臨到重大生死關頭時，溫姐的積極付出才轉變婚姻家庭裡其他成員對她的刻板印象。

那時候我先生自己一個人在化學工廠工作，他不讓我出去工作，叫我在家帶小孩就好。他的工作很辛苦，要聞到很難聞的味道，為了多賺一點錢他才會去做這個工作的，結果身體受不了了，不知道原因昏倒。雙胞胎才小學高年級，還好有學校老師和羅姐幫忙照顧小孩子，我就在醫院加護病房一直照顧老公，醫院早就不看好我先生了。還好在那裡認識一對夫妻懂照顧病人的事，他們就教我怎樣看先生的情形，我就把我看到的寫下來告訴醫生、護士，就這樣慢慢的先生有好了，先生的家人才覺得我好，他們知道我先生的命是我救回來的。(筆者田野筆記)

雖然知道外界對於「印尼嬖」有許多偏見存在，在婚姻家庭成員中同樣存在這樣的偏見，溫姐因為照顧先生才改變家人對她的偏見。她獲得的稱讚並不是因為她與先生是夫妻關係，妻子照顧先生是婚姻關係裡的彼此互等情形，理所當然之事。溫姐照顧住在加護病房的先生是被認為跟一般的新移民女性是不一樣的行為，因為不離不棄而得到稱讚，她得到稱讚但是偏見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只是暫時隱藏住。

印尼客家女性因為認同華人、客家人的身分，「親切感」是她們對台灣的感受。「印尼嬭」的稱謂是呈現台灣社會對於新移民女性刻板印象。兩者是如此不同的感受，移民女性想要扭轉偏見常常要付出更多心力來證明自己，可是，一個社會事件在媒體上強力報導時，偏見又再一次深刻的存在一般民眾心裡。偏見不僅表現在懷疑她們來台動機上，對於她們教養子女的部分，也被深深質疑，這又是另一種刻板印象的呈現。

(二) 教養問題

新移民女性因為「印尼嬭」的稱謂，在教養問題上也被冠上無法教導子女的情形存在。一次偶遇年約 70 歲退休校長的下午，校長關心的問起筆者現在教導的年級，我回答一年級後，校長談及教導一年級是另一種挑戰。校長提到外籍配偶的小孩不好教，程度不太好的言論，筆者表達說現場教學情形不是如此。緊接著校長說並不是對她們的小孩有所偏見，不過，住家附近幾位外籍配偶家庭的情形，她們的小孩教得不太好。這樣的談話清楚呈現出刻板印象的事實存在，這與筆者在校園現場中常聽到原住民孩子跳舞、唱歌、運動佳，學習方面較弱勢是同樣的偏見。雖然新移民女性在教導子女課業部分因不懂中文是有所困難的，但她們對子女的用心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可見。蔣金菊(2006：168-170)研究中提到新移民女性盡力提供子女學習所需資源，像：舞蹈、英語、安親班等。她們因為中文能力不佳，無法教導課業，提供子女進入安親班學習，更甚者安排子女學習舞蹈的技藝學習不遺餘力。早幾年教學互動中，筆者同事曾經談及學生中有外籍配偶總有些要多付出心力的心情。現在，談及這個話題時，同事們提到這些新移民女姓子女有很多是老師的小幫手，新移民女姓子女的表現，已經稍微扭轉學校老師及學生的偏見。

自信的媽媽

范姐讓女兒學習鋼琴之後，女兒抱怨看不懂、不想學了。她跟女兒說：「一開始妳要求要學，不能遇到不會就不學了，哪裡不懂就慢慢學，那媽媽跟著妳一起學。」她自己本身會看譜，於是陪著女兒一句一句的看譜、練習，女兒就持續的學習鋼琴。能夠從旁指導女兒是范姐驕傲的回憶，或許不認識她的人認為她不能教女兒。在她自己生命歷程裡，女兒小學的課業都是由她指導，且成績優秀，女兒上大學之後，遇到不懂的簡體字也是打電話回家問媽媽。

范姐先生在女兒小學二年級時往生，之後就由她獨自一人撫養女兒。此時，她開始進入鐵工廠家族企業工作，女兒放學後就跟著母親在工廠完成作業，現今女兒大學畢業後選擇工作以家鄉為主。范姐就明白的說：

我知道她不會跟男朋友到台北工作，她跟他說：「我一定要住在家裡，工作也要在附近。」她是為我著想。她跟朋友出去玩，我跟她說：「十一點以前回來就不用跟我講，超過十一點就先打電話跟我說，不然我會睡不著。」她都做得很好，我的小孩，從小我自己帶到大，有什麼事、要注意什麼，我們常常跟她說，不會變壞到哪裡(范姐 1943-)。

她的自信是新移民女性的另一種樣貌，現今我們知道新移民女性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而且每個人有不同的生命歷程，她們是有著多樣性的個體，不能一以概之。

為子女著想的媽媽

社會建構出的刻板印象將她們塑造成一個樣貌，時常引起她們的不平感受，她們選擇以不理會來應對者居多。但是，面對子女在學校遇到同學的質疑「妳媽媽是外籍新娘嗎？難怪妳長得這麼黑」。子女將這些疑問帶回家，對著新移民女性提出解答時，她們內心又是一番難受。事實上，在學習能力上，新移民子女並沒有趨於弱勢。蔣(2006)觀察到新移民子女大多數表現不錯，並沒有發展遲緩現象。新移民女性家長的家中參與度優於學校參與度，居家教養子女行為、簽寫聯

絡簿及詢問子女學校生活是新移民女性在家中都有的行為。蔣金菊分析新移民女性在教導子女課業部分會受限於語言能力、信心及家庭氣氛的影響，但是對於子女在行為態度方面都有較高期望，期許子女成為品性、禮貌及人際關係良好的人。

羅姐對於女兒是否學壞重於課業學習。筆者認識羅姐時，她的女兒剛進入高中學程時，就讀美髮建教班。據羅姐說，在國中將畢業當下，女兒就自己找哪些學校可以讀美髮班，自己報名、考試，還跟羅姐說：「這要快點決定，慢一點就沒有名額了。」女兒順利進入美髮建教班後，有三個月時間必須在合作的美髮店內工作、實習，羅姐對女兒從事這個行業的擔憂，有著怕她變壞、怕她吃不了苦、太累了。她說：

上次我跟女兒說妳要做這一行，不讀完書才來去做。

她說：「太慢了，媽媽。」她這樣講，那個時候她還沒有讀高中喔，她就這樣回答我。那個時候她一直去報名竹東啊，報名這一科。

我說：「七早八早的妳報名什麼，這麼急。」

她說：「媽媽，你不知道，一百個名額，一下子就沒有了。」就這樣，你慢一點又沒有了。我又很擔心竹東啊，這麼遠七早八早就要起來，很辛苦。

我聽朋友他們跟我說：「做這一行的很辛苦。」要走這一行都是女兒自己去安排去這個的，我都沒有插手啊。後來決定讀附近，我也比較放心。

昨天我才弄她說：「很累，要放棄了嗎？」

她回我：「不要，我才不要。」

那天我老闆娘才問我女兒要畢業了嗎？

我說：「才高一。」

老闆娘說：「還這麼久，叫她不要做這一行了。」

她回來我跟她講：「老闆娘說不要學那一行，手會破破爛爛的很辛苦，叫妳不要讀那個。」

她回說：「我才不要。」

我就叫她來工廠裡幫忙。

她回說：「那個才辛苦。」

我會給她氣死掉。不過我看她累是很累，腳一直站會很痠，不知道她的皮很厚還是怎樣，她同學的手皮破得很嚴重，她只有破一點點。像她現在是在上課的時候，禮拜六、天才去做的時候那就沒有問題。那時候冬天剛好三個月在那邊做，常常要幫客人洗頭，手皮都會破，不過她只有一點點破。

她從小就很喜歡弄頭髮，她剛懂事一天到晚摸我的頭髮，現在她想要當髮型師，我是覺得很辛苦，沒有假日、沒有休息，沒有辦法正常幾點幾點吃，擔心她的胃吃壞了。很多人跟我說她撐過去就好了，她喜歡也沒辦法(羅姐 1952-)。

對於課業上的學習，羅姐並不會強求女兒往一般高中、大學的路前進，女兒能夠自主的決定往美髮業學習，基本態度是不反對的。但是，母親擔心女兒辛苦的情緒表露無疑，羅姐與女兒的談話中也感受到母親尊重女兒意願、母女之間情感的互動融洽。因為女兒實習的美髮店位於新竹縣竹北市，下班時間沒有定時的狀況下，羅姐在星期六、日晚上騎著摩托車到竹北接送女兒回家，這樣的接送在女兒決定住宿到美髮店宿舍之後才停止。只是住宿又引發母親的另一種擔憂，家中獨生女住宿了，只剩下夫妻兩人在家，怕自己不習慣。羅姐說：

現在只要禮拜天晚上接一次，禮拜一晚上送過去就行了，只要接送兩次。她每次回家帶一堆東西也麻煩，住宿比較方便。只是，很煩啊！怕她學壞。她住兩個星期是習慣了，我不習慣，不過還好啦！家裡很少人、很空的時候會想她，想在那邊會不會給我乖乖，在外面不知道有吃沒吃，有人問我應該習慣了吧。什麼習慣不習慣，到最後自己在家又在想，哪有什麼習慣不習慣(羅姐 1952-)。

羅姐在意女兒生活起居情形以及品性上是否乖乖的，課業從來不是考慮的要項。能讀書有讀書的路，對於女兒能夠決定自己的未來之路有著高興，但是又擔憂女兒的辛苦。如同當時筆者曾詢問帶孩子最煩惱、最辛苦是什麼時候？她說：「沒有特別感覺，那一段一段時間也不一樣。」子女能夠在國中階段決定出自己的未來，顯現出她本身的自主性、獨立性，父母的態度影響極大。

蔣金菊(2006：93)文中新移民子女的學業表現呈現常態分布，沒有呈現弱勢現象。而新移民子女導師的觀念，認為不要認為新移民子女是弱勢族群而有所偏見，應將他們如一般學童對待避免造成內心陰影存在。

孩子成長過程中，每一個階段的教養是不相同的。在報導人羅姐眼中尊重女兒選擇的路，但在能力範圍內給予交通上的協助，也時時關心孩子的心情，明確

傳達出，如果覺得辛苦沒關係，就選擇別的路，告訴子女換行業是沒有關係的。雖然，羅姐心中是期待女兒有始有終，而且能有所成就，但重要的是母親陪伴在女兒身邊。

互相扶持的媽媽們

在子女的教養問題上，羅姐女兒高一，溫姐雙胞胎女兒國三、兒子國一，陳姐女兒國二、兒子小六，她們彼此的結群關係，使得子女之間的互動相當頻繁。當然，范姐的女兒已經進入社會工作更是提供她一些自己的經驗之談，在教養問題上，媽媽們彼此之間互相有所交流。

羅姐擔憂女兒在外生活飲食習慣、居住情形時。范姐女兒回應說：「她這麼大了，肚子餓了自己會買來吃，不用替她想那麼多。」報導人當然知道女兒會自己解決吃的問題，做為一個母親總是擔心她吃得健康、有按時吃三餐嗎？子女的想法與母親是有所不同的。當羅姐擔憂女兒走這一行很辛苦，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時，范姐總會提起說：「這個孩子從小就喜歡弄羅姐的頭髮，頭髮短短的她也愛摸東摸西的，她從小就喜歡玩頭髮了。」因為彼此居住在同一社區，時常談起對子女教養情形，彼此之間給予鼓勵，在養育子女遇到問題時，能夠得到支持的力量。

她們一致認為子女能夠清楚未來要走的路是非常重要的。溫姐常常稱讚羅姐女兒早早知道自己想學美髮，雖然這一行很累，但是知道自己的路比不知道要好，反而時時訴說自己女兒不知道要走哪一行的擔憂。她們藉由串門子的時間分擔彼此的憂慮，對於子女的選擇給予尊重的態度。筆者進入報導人家中與她們子女相處時，可以感受到子女與母親間良好的互動。拜訪報導人時，她們的子女能夠親切與筆者打招呼，在溫姐、陳姐與我談及在印尼工作、生活的一段生命歷程時，她們的女兒在旁靜靜聽著母親訴說當年的故事，沒有不舒服的神態呈現在肢體語言中。

她們不僅在日常生活中互相扶持、支援，對於子女的教養也能分擔彼此的憂心，或許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有遇到因為母親是來自印尼而有所困擾的情形出現，沒有與子女深入交談，無法準確知道他們心中看法，但在筆者幾次田野拜訪中感受到子女與母親之間彼此的尊重。

陳姐談及自己得到知道癌症時的狀況，當時先生很緊張、不知所措，這件事同時有告知國三的女兒，女兒知道後先上網查詢有關的病情，告訴陳姐說：「初期患者治癒率高，不用太緊張。」女兒跟母親之間談論病情，了解母親的不舒服。當時，筆者感受到一位國三的女生與母親之間朋友般的相處，她詢問母親身體情形、不舒服的狀況，母親也清楚說出自己的感覺，減輕女兒的不安全感。

小結

林姿君(2007:80)研究中看到新移民女性最常被問及的問題是：「是外勞嗎？」「你每個月有寄錢回去嗎？」這些問句都無形標籤化與強化了她們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影響她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引起家庭紛爭，而家庭之間有所失衡是在於夫妻不信任及親友的提醒與監視，先生常以行保護之名，行限制行動之實，使其與外界隔離。

這些刻板印象確實深深影響她們內心情感的波動。不論生活多年之後，旁人一句「印尼嬖」將她列為弱勢的族群、是為了錢財而到台灣的一群人，偏見時常矇蔽我們，讓我們無法真實的認識她們。尤其以「外籍配偶」一詞涵括所有來自東南亞及中國大陸因婚姻來台的女性，忽視她們每一個個體的多樣性，要扭轉偏見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經由本文報導人自身的生命史讓我們進一步看到不一樣的視角。回想以往教科書教導我們吳鳳犧牲自我才改變原住民獵人頭的情形，而這書本裡的知識就這樣教導我們記住原住民獵人頭的野蠻行為，這樣的偏見也長達數十年才慢慢消失不見。但是，對於「原住民」的稱謂仍然有著刻板印象存在：愛喝酒、擁有好歌喉、舞藝高。「印尼嬖」稱謂也存在著另一種樣貌的

刻板印象存在。

媒體在報導新移民女性時植入觀眾她們來自落後國家、貧窮國家，為了錢財來台灣、無法教導子女的刻板印象。現在這些刻板印象隨著她們居住時間越來越久也有所改變，媒體報導出一則則新移民女性為了子女努力付出的身影，新移民女性對生病先生不離不棄的故事，以及新移民女性與先生共同經營餐館的畫面，加上她們子女許多不錯的表現漸漸呈現在社會上。加諸在新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是有所改變，但是如同本文報導人日常生活呈現的互動關係，報導人娘家人的一次拜訪，又讓長輩記起那刻板印象的印記，偏見並沒有真正的消失，社區警衛朋友對居住達 30 年的報導人，說出那一句「印尼嬭」隱藏著偏見仍舊存在的事實。

第二節 兩個家庭的互動連結

Kottak(2005：234-238)提及親屬、繼嗣與婚姻是基本的社會基石。尤其是在非工業化社會中，它將一些個人與團體，連結在一個共同的社會網絡中。就像種族一樣，親屬關係是由社會所建構，親屬稱謂是一個人分類其親屬的方式，從跨文化比較的角度來看，親屬關係的社會建構方式，呈現了非常可觀的文化多樣性。人類學家區分了核心家庭⁷²的兩種家庭型態：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entation，一個人出生與成長的家庭)、繁衍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在一個人結婚並生育子女後所形成的家庭)，從個體的角度看，重要的親屬關係包括了原生家庭的父母與兄弟姐妹，及繁衍家庭的配偶與子女。核心家庭組織普遍出現在世界各地，但它並不是普同現象，在某些文化中，核心家庭是罕見或不存在的。

本研究六位報導人的原生家庭屬於核心家庭，核心家庭的價值觀影響報導人的日常生活。進入跨國婚姻之後，報導人積極的建立屬於自己的核心家庭。目前三位報導人（范姐、羅姐、溫姐）是核心家庭，兩位（陳姐、阿珠）是擴展家庭，一位（阿娟）是離婚單身狀態。在她們的生命史裡，原生家庭與繁衍家庭深深影

⁷² Kottak 說明核心家庭是由一對已婚夫妻及其孩子所組成。擴展家庭由三個或更多世代組成的家庭。(2005：237-238)

響著她們的重要決定及情感波動，經由她們的跨國姻緣也帶動原生家庭與繁衍家庭成員的互動。

本文中兩個家庭就是指印尼客家女性的原生家庭與繁衍家庭⁷³。移民女性在跨國婚姻中要連結兩個家庭的互動是非常不容易的，常常是移民女性單方面與原生家庭有所互動，繁衍家庭成員甚至希望斷絕移民女性與原生家庭的連結。在蕭昭娟(2000)研究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的國際遷移中，有關移民女性與原籍國的聯繫大多是侷限於外籍新娘一人，聯繫方式有經濟援助、情感依賴、引介人力、仲介外籍新娘、孩子的牽絆等。而隨著她們在台時間的增長與原籍國的聯繫會減弱，如果女性經常性的金錢援助原生家庭成員，這樣的行為因較無法取得夫家與鄰里的認同，會使她們與鄰里接觸上遭遇挫折。這樣的研究指出新移民女性在進入到婚姻家庭中之後，因為刻板印象影響之下，婚姻家庭成員時常阻斷女性與原生家庭的互動、聯繫，尤其擔憂女性經常性的援助娘家經濟。因此婚姻家庭成員不希望移民女性與原生家庭緊密聯繫，更甚者還阻止女性與同鄉朋友的互動，希望她們完全切斷與原生家庭的一切管道，進而完全成為婚姻家庭的一份子，認為這樣新移民女性才能專心為婚姻家庭付出，並且不會時時擔憂原生家庭的整體狀況。

事實上如同 Kottak 所言，以個體來說，原生家庭的親人是重要的親屬，無法捨棄不顧。而在本文報導人的日常生活中確實連結起兩個家庭之間的互動，婚姻家庭成員的配偶、子女與原生家庭成員有著良好互動，在原生家庭成員到台灣造訪移民女性時，婚姻家庭成員特地排出休假安排旅遊行程，她們與原生家庭的互動並沒有侷限在移民女性一人身上。尤其報導人羅姐的先生時常擔憂太太遠嫁來台灣是否沒有朋友，先生更牽線羅姐認識同鄉的朋友，夫妻之間良好的信任互動帶動報導人拓展在台灣的人際網絡，更連結起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的互動。

原生家庭成員的意見、關心、建議影響著報導人婚姻家庭的生活。女性因結

⁷³ Kottak 所言 family of procreation 是繁衍家庭也就是結婚之後所建立的婚姻家庭，在本文裡將 family of procreation 以婚姻家庭、繁衍家庭解釋。

婚遠離家鄉來到台灣，印尼的原生家庭成員仍然是她們關心、互動的對象，她們關心原生家庭生活的情形，相對的，原生家庭成員也憂心她們在台灣生活的好不好，婚姻並沒有阻斷女性與原生家庭的連結。因為女性的婚姻關係而帶動本身原生家庭跟婚姻家庭成員間的人際網絡拓展。

(一)我與我的親人

Kottak(2005：242-243)比較美國與巴西間一項最驚人差異點就是家庭的意義與角色。當代北美地區的成年人對家人的定義，大都是他們的丈夫或妻子與孩子（核心家庭）。然而，當巴西的中產階級談到家人時，首先會提到父母、同胞、父母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及表親（擴展家庭）。他們直到最後才會提到自己的孩子，但還是很少提及丈夫或妻子，夫妻雙方各自擁有自己的家庭。巴西人發現，住在一些沒有親戚的社會世界中，是令人難以想像且不舒服的。

張翰璧(2007：20)提及女性婚姻移民不但是原生文化的承載者，也是台灣/客家文化的再生產者。女性婚姻移民者並不是捨棄原生家庭的所有的一切，猶如白紙般的進入婚姻家庭，「原生文化的承載者」意謂著原生家庭對她們的影響力是不能忽略的。本文中報導人原生家庭時時告知她們自己華人/客家人的背景文化，原生家庭成員的教導讓她們牢牢記住自己的華人身分。在她們為了經濟上所做的移動中，離鄉背井深入印尼社會的生活經驗裡，原生家庭成員的生活情形仍是她們在意的生活重心，此時的生活經歷不僅影響自己的視野，也帶動她們原生家庭成員的整體移動。當她們決定走進跨國婚姻的人生時，家人、親戚的看法是重要的意見也影響了她們的決定。

年輕世代的阿珠與阿娟，原生家庭的成員同樣有著重要的影響力，對於她們婚姻生活的持續與否，原生家庭的成員給予意見及支持。阿珠的母親影響著阿珠何時懷孕的決定權，在女兒的跨國婚姻裡，她教導女兒辨識這個婚姻是否可以持續生活的意見，經過母親認可的婚姻才得到懷孕的許可，原生家庭成員的意見給

予報導人重要的準則。

范姐

一場婚姻連結起兩個家庭的互動。年紀最長的范姐(近 70 歲)現在退休了，每年必定排好行程回到印尼雅加達探望親人，在她的生命史中，40 歲時結婚來台，遇到先生過世之後開始當家庭鐵工廠工作，55 歲時轉換到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持續工作到 60 歲。退休之後，每年必定安排回印尼約一個月時間，2010 年時沒有回印尼，由兩位弟弟帶家人到台灣拜訪幾位姐姐，經由范姐的居中聯繫，雖然父母親都已往生，兄弟姐妹之間的互動不間斷。

范姐結婚後在婚姻生活中得到先生的完全信任⁷⁴，台灣住家的隔壁鄰居也肯定范姐的整體特質⁷⁵，常經由范姐牽線兩地的婚姻，范姐結婚後因為幫忙牽線兩地婚姻，常常往返台灣、印尼兩地，不論是退休之後或是當時往返兩地，回到印尼最重要的事物之一就是拜訪親戚、長輩。她說：

人家說要我幫忙牽線，又幫我付機票錢，我當然會幫忙。不過，我都會先說好：「介紹歸介紹，有沒有緣份要看自己，結婚之後也要對女孩子好才行。」每次回去除了幫忙介紹之外，就是找親戚、朋友。我是老大，那些長輩我才認識，其他兄弟姐妹還好啦，有些小的就不認識了，我是每次回去就會去找那些長輩、姑姑啦、嬸嬸啦、阿姨啦。他們以前就跟我很熟，認識的。找比較常常去他家、比較熟的，我阿姨的兒子我每次回去都會找他，我媽媽妹妹的小孩、就是表姐妹也會去找她，像我的長輩、姑婆、姑婆的女兒，我的表姑 80 多歲，每次回去都要去拜訪她，還有我的嬸嬸、我爸爸的弟媳婦，現在剩下這個、還有一個小的，剩下兩個，小的因為住的比較遠，要坐飛機，比較少。

反正在雅加達的，我每次回去都會去拜訪那些老人家、長輩、兄弟姐妹這樣(范姐 1943-)。

⁷⁴范姐提到先生結婚以後，就把第一次的薪水袋沒有開直接交給范姐，先生身上常常不帶錢，范姐還罵他說：「你騎摩托車不怕路上漏風，身上一定要帶點錢。」夫妻間擁有充分的信任。范姐對先生的評語是認為先生確實很老實，先生常說：「夫妻就是要互相信任。」

⁷⁵范姐提到鄰居知道她會說客家話都覺得新奇，又看到她不跟人計較的好個性，會問她還有沒有跟范姐一樣的女孩，希望能幫忙介紹。

以前是幫忙牽線時，藉機回到印尼探望長輩、親人。從職場退休之後，每年至少安排回印尼一次，每次約一個月時間，沒有一個月時間，根本不夠用，她提及有一次跟羅姐一起回去印尼，羅姐因為要上班，一星期之後就回台灣了，范姐則是繼續留在印尼，有人以為她很有錢，不然怎麼能夠一回去印尼就待一個月，花費不是很大嗎？她說：

像這邊認識的人說：「妳回去印尼一次不是要好幾十萬。」我想幹嘛要錢喔，飛機票夠就好了，自己零用帶一些。我去那邊吃他們（兄弟姐妹）的，用他們的，去哪裡他們開車載我去找那些親戚、長輩，幹嘛要花那麼多錢。每次探望這些親戚、長輩，沒有一個月的時間怎麼夠。

他們過來台灣也是住在我們這邊，我們假日時才安排活動帶他們出去逛逛。不過，我弟弟他們來常說：「我們不用到哪裡去逛，只要到姐妹家坐坐，看你們過得不錯就好了。」我們就是這樣為兄弟姐妹著想（范姐 1943-）。

她身為長女，不僅帶動兄弟姐妹間的互動，在大弟生病需要家人照顧時，她安排好女兒在台灣的作息之後，就隻身回到加里曼丹島坤甸市照顧生病的大弟。雖然大弟治療順利，但回到家中之後的持續復健卻後繼無力，談及大弟因為缺少復健而往生的過程令她不捨。她說：

我兄弟姐妹十一個就是過世那個大弟最厲害。他腦筋最好的，只可惜他自己不懂得自愛、注重身體喔，不懂得自愛。他在山口洋買有山坡地，教會兒子了，兒子 20 歲了，教會兒子怎麼處理，交代一些事情，他就找朋友賭牌、玩牌，玩到晚上 12、1、2、3 點，沒有回家、也沒有吃、也沒有睡覺、也沒有洗澡，不顧到身體。不吃、不喝、不睡覺、也不洗澡，我們那邊沒有洗澡，人很快壞掉，因為那個氣候跟台灣不一樣，所以他因為這樣引起的。人家說一年一年越積越多，後來他血壓飆到 190，當地醫生醫不好，到比較大的坤甸，我這邊就一個月機票，飛到坤甸照顧他一個月，在坤甸 10 天照顧他還沒有好，到雅加達總統級病房跟他女兒輪流照顧他，慢慢好了才回到山口洋市。

我就跟我弟弟說靠他自己，他老婆不太喜歡去打理他。我跟他說：「你自己一天要扶著欄杆走幾次。」可是他不聽，後來聽說不會走，就這樣走了，沒辦法，他不自愛，他的頭腦最靈活。他如果住在台灣一定不會死掉，因為我們一定會幫忙他去做復健，就是沒有人照顧的那麼好。所以，他走得很快，

我們都很難過(范姐 1943-)。

范姐與親人的互動頻繁，對於印尼親人的協助也不餘遺力。她的婚姻家庭中先生對她的信任讓她可以兼顧關心兩個家庭的成員，在先生往生之後，有人想要牽線她的姻緣，因為女兒的反對而作罷。為了女兒，她選擇獨自一人生活，當女兒大學時曾經再次詢問范姐是否再婚的可能性，范姐告知筆者說：

每天想我的這些弟弟、妹妹的事就忙不完了，哪還有時間想要不要再婚。以前，我先生剛過世時，我女兒怎麼說：「媽媽妳不能再結婚。」那時候小學。現在長大了，大學了，說：「媽媽妳為什麼不交男朋友？」我說：「我不要，我怕人家說，比方妳同學、朋友來問說，那個是什麼人啊！講繼父、或妳媽的老相好，妳都沒面子，我是為了妳。」以前她讀大學的時候怕我這樣寂寞啊，家裡沒有人做伴，家裡找一個老伴，常常跟我講，最近沒有了。我說：「不要，沒有人我會去找妹妹啊！到姐妹家去，等我老了走不動了，要服侍時，妳找一個印尼外勞給我就好了。」(范姐 1943-)

對於范姐而言，現在煩惱的是女兒的婚姻大事以及兄弟姐妹間的生活情形。每當筆者與她對談時，她總是提及弟弟、妹妹間的互動，而哪個弟弟、妹妹想來台灣拜訪親人的事，在一年當中她總得費神幫忙安排，她退休了，平日志工的工作之餘，計算著何時與弟弟、妹妹們見面是她的重要行事曆。每當這些親人來訪時，她的女兒總會空出時間陪這些舅舅、阿姨們四處走走。在范姐的生命史裡，隨著她在台時間的增長與娘家親人的互動並沒有因此減弱。或許因為范姐的關係，與她互動頻繁的報導人跟娘家關係也沒有因為婚姻而減弱。

羅姐

羅姐是范姐的妹妹，當時范姐牽線姻緣時，因為原生家庭阿姨的一句：「拿一張長期飯票。」讓羅姐決定走入婚姻。羅姐走入跨國婚姻，居住在關西鎮靠近山區，范姐自己預購社區房子之後，也積極希望羅姐在社區預購房子，一同居住在同一社區。姐妹情深，在羅姐準備生產時也經過先生同意的情形下以 1000 元

訂金訂下房子，與范姐當鄰居。范姐影響羅姐買屋決定。

買下房子，固定付貸款的日子，不僅讓羅姐擔心得睡不著覺，羅姐先生對於房子貸款問題出現不愉快的情緒。這些內心的煎熬，范姐陪伴著羅姐度過。羅姐提到當時先生的不滿情緒時，她以同理心的想法了解先生的情緒，同時認為先生沒有「捶捶打打老婆」。范姐、羅姐花費心力慢慢解釋，現今羅姐先生反過來叫住在關西五妹夫趕快買房子。

范：他當初死腦筋轉不過來。

羅：他很生氣，他住不習慣，因為他從小那邊出生、那邊長大，就像我們印尼那邊出生、那邊長大，剛搬過來也是不習慣，可能就是這樣的原因。那時候就是很生氣啊，慢慢的慢慢的就沒有那麼生氣了。是啊，之前我睡不著喔，老師，跟你講，想到這個什麼時候我才能還清，晚上睡醒來有想到貸款那麼多，現在累了倒下去什麼都不管，欠錢欠習慣了，沒有感覺，之前沒有欠人家錢，想到欠人家這麼多錢，很想搬出來，可是搬出來壓力就大。

研究者：如果搬出來的時候，先生除了生氣還有一些不好的行為的話，會怎麼樣？

范：那就會離婚。

羅：捶捶打打那就會離婚，我有聽過有人來台灣結婚被打，就回去印尼。老公捶捶打打就會離婚，反正你不要捶捶打打就好了。像我先生雖然不認識字，在工廠學東西什麼，大家都很佩服他，只是不認識字而已，很有做事技巧。

像工廠老闆娘幾疼他呢，他會做什麼工具代替它，他會想一些怎樣比較快一點比較好的做法這些，做一些工具代替這些手工的東西，老闆娘都很佩服他。就是不認識字這一點，可能是老人家他爸爸想不讀書就讓他不用讀書，趕快去幫忙賺錢這樣，老人家可能就是這樣。

我爸就不是這樣，他希望我們讀書讀多一點。

可能我公公婆婆觀念不是這樣：「佢講毋識字乜會尋錢(他說不認識字也會賺錢)。」他也跟著他爸爸這樣講，有時候碰到要用字的時候。我就說：「你看，毋識字你會甘苦沒(妳看，不認識字很辛苦)。」他又會生氣，心情不好妳這樣說他，他又會生氣，妳這樣說他。像什麼機器壞掉，他不認識字，他也會去修啊。老是老啊，他就說要退休。老闆娘就說：「為什麼要退休，退休要做什麼。加減做啊，你退休要做什麼，又還會動。」他做累了就吵著要退休，他的勞保已經可以退休了，也已經到那個年齡了。

范：他現在不習慣回關西老家，反而回家不習慣。

羅：之前我關西妹妹還沒有買房子一直租嗎？他會跟妹婿說：「趕快買房子啦！」

在她們的對話中，羅姐知道先生不識字的問題點，但也極力說明先生的優點。如果先生會打老婆，羅姐認為就會離婚了。在筆者訪談期間，羅姐先生早已經習慣居住在湖口社區的生活。假日時，筆者有一次在羅姐家吃午餐，遇到羅姐先生背個釣具回家，他告知我們：「今天沒有釣到魚。」他在整理釣具時，羅姐說：「放假日他到魚池釣魚，有空就騎個車回到關西探望父母親，晚上一定會回湖口家居住。他已經習慣這邊了。」

居住環境的改變從先生的不習慣到先生勸進親人也趕緊買房子，這期間范姐的支持給予羅姐重要的力量，雖然她們並沒有明白告知筆者金錢的互助情形，在筆者提到還好有姐姐的幫忙時，范姐提到多多少少要幫一些，減輕妹妹的一些壓力。

現在羅姐、范姐居住在同一社區。假日時，羅姐準備好午、晚餐後，總是一通電話邀約姐姐一同用餐，羅姐先生也是同樣歡迎范姐。當時因為親人的協助及鼓勵能夠購屋在同一社區當鄰居，在這個社區裡建立起穩固的人際網絡，彼此之間也能有所照應。還有一位報導人溫姐同樣因為范姐的勸說下買了同一社區當住家，一樣 1000 元的訂金就決定了現在的住家，原生家庭成員牽引了女性婚姻家庭的關鍵決定因素。

溫姐、陳姐

報導人溫姐、陳姐時常提及嫁到台灣生活對於印尼原生家庭在經濟上根本幫助不大。她們提出強烈不平之聲，認為在婚姻生活中她們付出更多的心力，對於金錢的使用根本是用於婚姻家庭裡，在台灣的工作所得幾乎使用在婚姻家庭成員、住家身上。她們兩位在婆家生活中時常面對婆婆的偏見嘲諷，但是與原生家庭的互動並沒有因此而中斷，在日常生活中重要時刻，原生家庭的意見及關心仍

然有所呈現。

婚姻家庭成員對溫姐的偏見讓她在婆家生活遇到令她不平的情形。當年懷孕時沒有得到應有的營養補充，導致雙胞胎的成長過程辛苦，一直令她有所在意。而生下孩子坐月子期間的飲食習慣她詢問原生家庭家人，婆家月子飲食習慣與娘家不同，她遵循娘家人意見，因此讓她在坐月子期間倍覺辛苦。溫姐記憶深刻的說：

我娘家媽媽特別交代我不可以吃到有鹽巴的食物。比方我們有什麼，有氣喘病有什麼病呵，坐月子那一段時間一個月沒有吃鹽巴呵，那些氣喘病就會好了。還有其他什麼女孩子有什麼病就會好起來。我娘家那邊老人家這樣子講。我婆婆月子餐煮菜都有放鹽巴，我就盡量不要吃，就喝雞酒配飯。我娘家媽媽有教我坐月子時不要吃到鹽巴。

我們那裡洗澡，就要洗煮好的水楓樹的葉子。在這裡我就沒有啊，沒有啊，就熱水器的水開來就洗啊，沒有人煮水給我們洗啊，全部瓦斯水開來就洗啊，對身體比較不好(溫姐 1966-)。

溫姐坐月子時該注意的事項會詢問原生家庭親人的意見，陳姐也是如此。陳姐由娘家姐姐口中知道，做月子時不可食用有鹽巴的食物，她坐月子時就不吃有鹽巴的食物。除了做月子時食物的互動連結外，溫姐親人往生時，她特地回家鄉一趟，盡子女的本分。而陳姐在得知身體得到癌症之後，與娘家人聯絡，娘家親人特地停下工作來台灣拜訪陳姐，這樣的互動說明了對她們而言家庭並不是只有婚姻家庭的成員而已，原生家庭也是她們的家庭。

阿娟、阿珠

年輕世代的阿娟與阿珠，因為跨國婚姻影響了她們在山口洋原生家庭成員的經濟情形，而在結婚之後，原生家庭成員的意見是她們在婚姻生活裡重要的準則。

以阿珠來說，原生家庭裡的姐姐、表姐一樣遠嫁來到台灣。母親藉由探望親人時，會告知阿珠一定要先知道先生是否真的疼愛太太，確定之後才可以懷孕生下孩子。阿珠說：

阿姆講：「毋好一下就有細人仔，毋知老公是仰般樣個人，有細人仔就當麻煩咧。」佢喊佢一定要記得食，佢老公毋知佢有食，做毋得分佢知得⁷⁶(阿珠 1982-)。

母親來到台灣之後，在台灣의親戚也會一起聚在一起互相連絡互動。圖 3-1 是阿珠母親跟阿姨來台時拜訪表姐婚姻家庭，剛好阿珠母親生日將到，大家在表姐家客廳幫母親慶生的照片。阿珠說：「媽媽要到表姐家，姐姐一家人、我跟先生就買一個蛋糕幫媽媽過生日。」



圖 3-1 阿珠母親在台灣過生日。

現在阿珠已經生下兩個孩子，工作及照顧孩子之餘，打電話跟娘家媽媽通話時，會問媽媽有沒有需要買什麼東西給她。阿珠說：「媽媽都說錢留著買奶粉給孩子吃，她不用。」她認為娘家媽媽都會為她想，希望她在這裡生活好。在剛結婚時母親會告訴她先確定婚姻家庭成員是否疼愛阿珠，在信任之後、生子之後，母親是教導她要為自己子女著想，不用一直再擔憂原生家庭。

每當阿珠回去山口洋時，阿珠父親的兄弟們都會聚集在家中，一起喝個酒，關心姪女在台灣的生活，與其聽別人轉述生活情形，這些長輩直接到家中看到姪女是表達更好的關心。圖 3-2 就是阿珠的叔伯們在山口洋家中聚會所留下的照片，看到這照片時，阿珠說：「每次回去山口洋，他們都會來我家。」

⁷⁶ 譯文:媽媽說:「不要馬上懷孕生小孩，不知道老公是怎樣的人，有小孩就麻煩了。」她叫我一定要吃，也不可以給老公知道。



圖 3-2 阿珠的叔叔、伯伯在山口洋家中聚會

對於阿娟來說，當時結婚是為了替母親買下自己的房子，結婚後順利幫母親在山口洋買房子。阿娟的原生家庭成員有母親、大姐、二姐、哥哥，阿娟在談及親人的時候，說明她在台灣的工作所得除了負擔自己及女兒的花費之外，原生家庭成員也是她必須協助的一部分。她為原生家庭的經濟付出符合台灣社會對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在台灣賺錢給原生家庭用。但是，她離婚之後獨自一人在台灣工作，忍受孤單及思念之苦，母親支持她放下台灣的一切回到山口洋。阿娟為了女兒及經濟考量，決定留在女兒看得到的地方。

她肩負原生家庭母親及婚生子女的責任，深入了解她的情感之後，「錢」是她在台灣努力賺取的成果，「舒適生活」是她希望為她的家人達到的目標。她說：

父親往生之後，媽媽現在跟一個叔叔住在一起，我都會固定寄錢回去給我媽，有時候她會做叛出去賣，我覺得太累了叫她不要做。她就說：「太無聊了，太想我了，就會加減做一些印尼的叛啊，拿去賣。真的，她就會去摘一些山上竹筍啊。」有時候我會跟她說，不要想那麼多，有空去打打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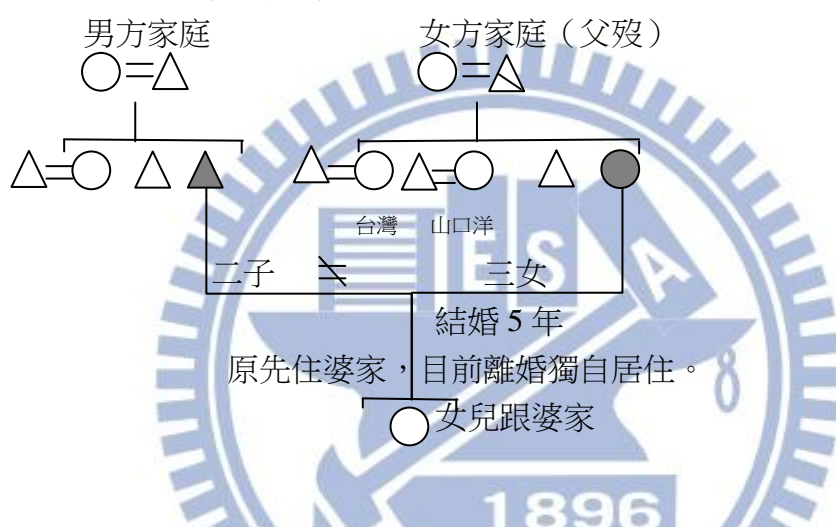
大姐知道我很疼我媽，知道我都會寄錢回去給媽媽。大姐雖然同樣嫁到台灣，卻時常要跟我借錢，我不知道她工作賺的錢怎麼用的。

哥哥在爸爸過世之後把山租給別人。上次我回去山口洋時，他跟我說山不要租了，想說要整理一下之後，給我二姐一家人住在那裡，順便幫他管理山上種的東西，他要我拿錢給他用。我想二姐跟她婆婆處得不是很好，就拿錢給我哥整理山上，唉！結果整理是整理了，卻沒有給我二姐一家人住在那裡，我哥總想從我這裡拿一些錢，他知道我不會給他錢，他知道我會幫家人（阿娟 1982-）。

阿娟與原生家庭之間經濟的互動頻繁。因此，她結婚生下孩子之後，選擇三

班制的工作，希望能賺取較高的薪資，而三班制的工作時間不定時，也使得婚姻生活出現問題，她期待能夠兼顧兩個家庭，但是先生的不諒解以及偏見造成婚姻生活無法繼續。離婚之後仍然與先生居住在同一鄉鎮的牽絆因素是女兒的存在。對於一個個體而言，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在生命史中都是同樣重要的成員。兩個家庭成員都是她的親人，無法割捨，但是婚姻生活的失敗並且失去與女兒相處的時光，在她看到朋友阿珠與子女的互動時，總是有所感觸。

圖 3-3 阿娟兩個家庭親屬人口圖。



阿娟因環境的影響使得現在母親與阿娟的情感最緊密，母親一星期至少要與阿娟通話一次。阿娟在訪談期間遇到離婚問題時也電話詢問過母親意見，據阿娟說法：「我媽也是叫我離婚，還叫我乾脆回去印尼生活，只是我放不下我女兒。」要不要離開台灣回去印尼一直在阿娟的考量之中，只是阿娟無法捨棄女兒的牽絆。離婚之後再次遇到感情問題，並且在阿娟心中受到相當的傷害，阿娟選擇請假回去印尼山口洋家中療傷止痛。

聽到她要回山口洋時，我禮貌性的問及她印尼母親的身體情形，談話中她說出母親對她的疼愛。

阿娟：「我媽身體不好，又常常做版在賣，我常常叫她不要做了，自己享清福就好了。」

筆者：「妳母親可能想身體還可以加減做一些，以後存一些錢留給妳。」(安

慰性的回應阿娟。)

阿娟：「對啊！妳怎麼知道我媽就是說要多賺一點錢留給我，叫我回印尼，不用這麼辛苦了。」(阿娟 1982-)

阿娟母親因為阿娟跨台結婚而擁有一棟房子，女兒的婚姻是否幸福，在台生活情形仍然緊扣著阿娟母親。不論阿娟有何想法，至少母親給予的支持是阿娟在台灣重要的支撐點，原生家庭的影響力仍然左右著阿娟的決定。

對於六位報導人來說，與親人之連結是個體生命史中無法切割的互動，Kottak(2005：266)說在許多非工業化社會，一個人的社會世界包含兩種主要類別：親人與陌生人。婚姻是將陌生人轉為親人的基本方法之一。

在現代化社會裡，婚姻仍然是將陌生人或友人轉為親人的基本方法之一，人們因結婚連結出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網絡。在日常生活中這個網絡互動頻繁時，一旦個體有需要時，這個網絡可以彼此照顧或協助親人。如同本研究報導人跨國婚姻所連結出的人際網絡，因移民女性而連結起彼此的原生家庭與繁衍家庭互動之外，移民女性之間的繁衍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緊密的關係。

(二)我的人際網絡

Kottak(2005：266)認為婚姻創造及維持了個人與政治的聯盟關係、姻親關係。外婚制(exogamy)-到自己所屬群體外覓得丈夫或妻子的行為。將人們連結到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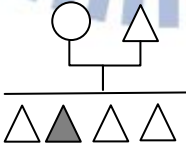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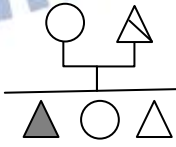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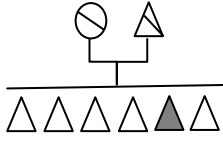
40、50、60 世代結群同伴

報導人從原生家庭進入繁衍家庭之後，隨著在台灣居住時間增長，她們除了與原生家庭的互動仍然頻繁，在台灣也建立起她們的人際網絡。本文報導人(范姐、羅姐、溫姐)之間有親戚關係且居住在同一社區，使得她們的婚姻家庭存在姻親關係，日常生活的互動更加緊密，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由此延伸的人際網

絡更加廣大。

她們彼此間的人際互動帶動了七個家庭的彼此互動連結(本應為八個家庭,因范姐、羅姐為親姐妹關係,這一人際網絡是七個家庭),現在她們彼此居住在同一地區、同一社區,日常生活間的互動更是息息相關。訪談時她們驕傲的對筆者描述:「有一次我們大家相約回去印尼,算一算大人、小孩人數總共有 14 人,回到印尼就各自回自己家,現在忙著工作就不能這樣做了。」她們彼此的人際網絡從印尼雅加達延續到台灣婚姻家庭中,婚姻家庭裡的先生對於太太擁有印尼親人、朋友多採去支持的態度。對於報導人回娘家更是在經濟條件上允許的條件下支持,娘家親人來到台灣更是盡地主之誼,款待娘家親人。

表 3-1 40、50、60 世代結群同伴的婚姻家庭。

	范姐	羅姐	陳姐	溫姐
婚生子女 (年齡)	一女(28)。	一女(17)。	一兒(13)、一女(15)。	一兒(14)、二女雙胞胎(16)。
夫妻年齡差距	先生大 15 歲。	同齡。	先生大 5 歲。	先生大 8 歲。
先生工作	女兒小二時往生,往生前從事廚師工作。	原在關西跟著父親從事水泥工作,住湖口後與太太同工廠工作。	自小跟隨父親開車為業,目前為計程車司機。	婚後曾從事有關化學高危險性工作,生病後失業,目前打零工。
夫家人口 ○ : 女性 △ : 男性	外省獨子。	 <p>關西客家二子,公婆健在,小叔照顧。目前小家庭,一家三口同住。</p>	 <p>湖口客家長子,公公往生,目前自行購屋,婆婆同住一起。</p>	 <p>湖口客家五子,公婆都已經往生,婚後曾與婆婆同住。目前小家庭,一家五口同住。</p>

如同表 3-1 資料,她們都自行購屋,擁有自己的住家。在居住空間歸屬感來說,這是她們夫妻打拼下來的家。以自己的家為出發點,拓展出本身的人際互動,

這群同伴的共通點是先生對太太有著良好互動，筆者參加她們友人娶媳婦的一場婚宴中，她們的人際互動由一場婚宴中呈現，婚姻家庭中的先生們也因太太們的互動而彼此互助、熱絡。

一場連結兩地兩代的客家婚宴

筆者訪談期間聽到羅姐提到女兒乾媽要娶印尼家鄉女性為新娘，因此請求能一同前往參加這場婚宴。這是一場連結兩地兩代的客家婚宴，婚宴婆婆與媳婦同是來自印尼客家家庭，當天筆者不僅僅參與了婚宴的場合，婚宴後一群人又拜訪居住在關西的范姐五妹，接著大隊人馬一同到新埔水梨園購買水梨之後才打道回府。一場婚宴對報導人而言並不僅僅是一場婚宴，也是她們之間的另一種人際關係互動的展現，這場婚宴筆者所觀察、體驗到的情景見證 40、50、60 世代的印尼客家女性來台結婚之後所建立出彼此緊密的人際關係，雖然飄洋過海離開原生家庭所在國家，印尼客家女性在婚姻家庭裡建立起自己的人際網絡。

婚宴當天

時間：早上 10：30 到下午 3：30

地點：婚宴宴客餐廳、報導人五妹住家、水梨園。

目的：印尼婆婆迎娶印尼媳婦在婚宴上是否會有明顯不同於一般客家婚宴的飲食呈現。

行程紀錄：

筆者原先想法是想觀看印尼婆婆迎娶印尼媳婦在婚宴上是否會有明顯不同於一般客家婚宴的飲食呈現。羅姐還細心的提醒筆者說：「就是在客家餐館舉行的婚宴，食物就跟平常的一般，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不知道會不會讓老師失望。」筆者認為總會有不同之處吧！於是一如往常說出自己的感謝，覺得能參與就是一項最大的收穫了。不過，羅姐總是說：「老師不要這麼說，我們實在沒有幫什麼，不要這麼客氣。」

在羅姐熱心的協助下，筆者參加了這一場婚宴，婚宴中飲食部分如同一

般餐廳宴客菜餚，整個相處時間裡卻意外的觀察到她們緊密的人際網絡及體會到她們家人間親密情感的自然呈現。

這天陳姐先生、溫姐先生各開一輛車前往婚宴會場。因此，當天早上筆者、羅姐、陳姐女兒同陳姐夫妻一輛車，溫姐夫妻同一位女兒一輛車。筆者從當天早上 10：30 一直到下午 3：30 都與報導人在一起參與所有活動直到回到湖口。當天的行程不僅僅參加婚宴而已，關西婚宴結束之後，加上羅姐中壢三姐全家人一車大家共同前往羅姐關西五妹家中話家常，在五妹家閒談期間互相又約好準備到新埔水梨園購買水梨，購買水梨之後才打道回府。

婚宴上除了范姐因為要上假日的電腦班而無法參加，其餘三位報導人都是夫妻一起參加婚宴，婚宴上認識羅姐親人中壢三妹全家人參加（女兒大學三年級、兒子人際相處上有自閉症狀）、關西五妹帶著小二兒子參加（先生公車司機值班），在坐位安排上筆者與羅姐、羅姐先生、中壢三姐夫、關西妹妹及她的兒子同一桌，陳姐夫妻、女兒、溫姐夫妻、女兒、中壢三姐及一對兒女同一桌，兩桌相隔甚遠。

羅姐覺得能夠坐在隔壁桌是最好的一件事，希望藉由婚宴場合等待時間與三姐、五妹話家常。在此婚宴等待上菜期間，羅姐先生幫忙婚宴主人張羅客家美食粿粿(cí ba)事宜，羅姐跟筆者說明好幾位同鄉朋友在這場婚宴中出席，製做粿粿的老闆太太、這個打招呼的也是，這個時間看到羅姐東張西望的找尋以前在關西居住時的朋友們，也不時離開位置與朋友們話家常，這些朋友都與來自印尼家鄉有所關連，婚宴中的婆婆就是羅姐女兒的乾媽。

羅姐談到當年的情景：

「那時候我嫁到關西來，先生怕我沒朋友。他的朋友就是今天婚宴娶媳婦的公公，我先生知道朋友的太太也是印尼來的，就騎車載我去他家互相認識，後來她先生很喜歡女生，他們生了兩個兒子，我生女兒，他們就口頭上說認是我女兒的乾爹、乾媽，就這樣認，沒有什麼儀式或正式的認(羅姐 1952-)。」

這些朋友、親人因為妻子本身是親人或友人的關係，男人之間的彼此互動也很熱絡。在我這一桌，中壢三姐夫是年紀稍長且不適宜太油膩飲食，羅姐先生會提醒姐夫並且閒話家常，談談近況情形。對於同桌五妹先生工作及住家也彼此問候。

婚宴結束之後，原班人馬加上中壢三姐一家人驅車前往關西五妹的住家。五妹已在關西購買套房住家，住家附近停車不易而且不宜久停，陳姐先生及中壢姐夫體貼的留在樓下看顧車子，避免被拖吊或收到罰單，大家從五妹住家離開時兩家人各拿了一杯仙草茶給兩位先生。

大家到了樓上之後的情形是各自找椅子坐下。剛好主人先生值班開公車沒有參加婚宴，現在是休息時間正好回來吃飯，溫姐先生跟他一起在餐桌上閒話家常，各家的大小孩子們各自坐在一起安靜的聽大人談話。關西妹妹醃製了一些小黃瓜分送給大家攜帶回家，陳姐知道會來關西五妹家(她們兩位在雅加達時就是好友。)有帶可種植的香蘭給關西五妹。

大家閒談之時，似乎筆者無法融入彼此對話，溫姐特地過來與筆者談起溫姐先生當年生病之事。筆者認為報導人覺得擔心筆者無聊因此主動來跟筆者聊天。其他親人、友人藉此機會看一看主人家的房子，彼此談起一些食物的料理情形。

礙於筆者與報導人是第一次日常生活中長時間互動緣故，準備要離開五妹家之前，陳姐特別問我要去水梨園嗎？她說：「每年我們都會去購買那一家的水梨。」陳姐先詢問筆者是否能一同前往水梨園，此地點是陳姐先生因載客認識的友人家，每年陳姐夫妻都會來購買水梨，其餘友人也曾經一同前往過，因此想再次前往，對於筆者的存在報導人能詢問筆者想法的做法令筆者感到溫馨、尊重。

於是，大家驅車前往水梨園。不過，從婚宴出來之後筆者與陳姐家人一車，羅姐跟溫姐家人一車。此時，也是如此的情形，中壢三姐一家人一車，

共三台車前往水梨園，到達之後，三姐夫年齡稍大在車子迴轉時有些狀況，於是陳姐先生幫忙停好車。

陳姐提到每年都有來此地購買水梨，也喜歡這家的水梨，一到就挑選自己想要的水梨，非常熟悉也清楚的挑選，水梨主人提出大家購買一箱水梨價錢有所折扣的提議，羅姐、三姐及溫姐三人決定均分一箱水梨。中壢三姐提到之前曾經跟著來購買過一次，想要再來卻不知地點在哪裡，今日能夠順便到訪覺得很值得。

購物完畢之後，大家各自驅車回家。筆者一樣乘坐陳姐家人的車回家，回程時走山區路線，走著走著就迷路了，路況越來越不清楚，也不知方向應往何處。不過，車上陳姐及女兒沒有批判、嘲笑先生、父親的狀況，陳姐先生自己在自嘲說：「本來提醒溫姐先生不要迷路了，結果是自己迷路。」之後，遇到一戶住家外面有外勞在曬衣服，陳姐先生下車詢問之後，確定路線開車回家。在迷航之旅期間，陳姐及女兒沒有顯露不耐煩情形也不會催促，信任先生的方向感及開車技術令人感動。不過，陳姐先生的職業就是司機，不知道這是不是大家不會緊張的因素之一。(筆者田野筆記)

一場婚宴上，報導人全家共同參與也藉此機會連結許久不見的朋友。不過，在羅姐的說明及當天的人際互動中，可以觀看到她們的人際互動上與來自同鄉的連結較多，人與人的相處自然會因為同樣背景的因素而拉近彼此關係，印尼客家女性的彼此協助照顧在婚姻生活中得到友誼的力量，也在此女性的互動中帶動彼此先生的頻繁互動，成為報導人在日常生活中情感依歸的力量。

游明珠(2007：67-70)提到移居族群選擇遷徙地的原因有媒體建構下的想像地理、移居宗親網絡的引薦及仲介業者居間引進，而在跨地域移動的網絡中親族聯繫及仲介連結支撐移居者的社群網絡。一場婚宴中報導人間彼此互動圖像觀看到游明珠(ibid：68)所提及許多移居者透過先行移居者在移入國所建立的流動和聯繫管道，為後繼移居者開闢一條遷徙通路，形成移動通路之後，移居者便相繼地

往來流動。羅姐因親姐姐范姐介紹婚姻對象而來台，藉由羅姐先生連結羅姐與婚宴婆婆的認識，在此網絡互動中，牽引出羅姐五妹的婚姻並且移居到台灣。在筆者與報導人相處互動中，除了深深感受到彼此緊密的日常生活互動之外，她們婚姻中另一半也有良好互動，這樣的社群網絡是她們的日常生活景象。

像羅姐先生住家從關西搬到湖口，從原先不適應到現在會催促關西五妹的先生要趕快買個房子。由實際的生活經驗中先生們彼此對話也能給予婚姻家庭中安定的力量，擁有自己的房子代表實質上在台灣落腳居住，不在是漂泊的、不穩定的居住環境，安定的心也在無形中形成。這幾位相關親人、友人一一買下自己家庭的居住空間，雖然造成貸款負債需要還錢的壓力，但是擁有自己婚姻家庭的房子依然是情感上安定的來源。

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支持是人際關係拓展的一大關鍵。一場婚宴全家參與藉此機會先生們讓女性擁有談話空間，喜宴中座位的排列、互動讓女性彼此可以關心近況，談談婚宴中其他友人的目前情形是如何，羅姐先生與中壢三姐夫同桌，小酌幾杯，席間看到羅姐斷續提醒先生不可過量飲酒，要注意三姐夫不能多喝酒，擔心、期許的心情在言語中呈現。

在拜訪關西五妹時，考量五妹居住空間不甚寬敞及停車問題，兩家先生們自動在樓下照顧車子不會計較是否同行上樓，過程中家人親密的互動也自然呈現，家人專程帶下一杯仙草茶給先生解渴，這也說明親人間互相信任、體貼的心意。在關西五妹家中各家子女年齡層分布廣泛，子女之間輕聲對話、安靜凝聽，不必父母親指正行為的狀況發生。溫姐先生有一同上樓，他與關西五妹先生同在飯桌談話、陪五妹先生用餐，整個客廳都是女性及子女圍成馬蹄型的談話座位，輕鬆話家常，看到朋友、親人的住家讓彼此有一種安定的感覺，擁有自己的房子是生活中重要的目標，現在擁有了房子，朋友們也一起分享此種喜悅。

到達下一地點水梨園時，先生們的互助精神自然呈現，水梨園位於新埔山坡地上，停車轉彎需要一些開車技術，三輛車到達之後大家看到中壢三姐夫需要協

助時，陳姐先生自動過去跟三姐夫換手，期間三姐似乎有所不悅，大家在一旁解釋山上的路不常開，本來就是容易這樣的，先生們因為太太的關係自然形成良好的互動模式。

報導人之間借由一場婚宴場合，彼此家庭自然相聚互動，彼此的下一代也能融入這個人際網絡中。在此緊密的人際網絡中，各個報導人又展演自己的人際網絡，在同鄉情誼的因素下，彼此之間常又會有所連結，這樣的人際關係互動給予報導人情感上重要的託付，日常生活中不是只有婚姻家庭的互動而已，報導人自己的人際互動也是生活重心之一。

80 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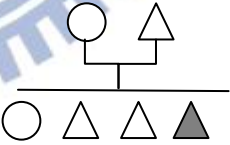
80 世代的報導人在台灣居住的時間較短。主要描述阿娟、阿珠她們的家庭與人際關係展演，她們所呈現的人際脈絡或許有著 40、50、60 世代前輩所走過的身影。如同本研究強調的，每個人的生命史是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或許有相同之處，例如同樣來自印尼山口洋市，但是每個人相異處也必然存在著，就算是親姊妹的生命史也有著不同之處。因此前輩們所走過的身影不會是阿娟、阿珠生命史中一模一樣的故事，如果說范姐、羅姐、陳姐、溫姐她們的人際脈絡圖像是成人期階段，阿娟、阿珠的人際脈絡圖像是屬於孩童階段。而阿娟、阿珠的婚姻家庭情形也勢必影響著她們未來人際脈絡圖像的展演。

她們兩人是由仲介所牽引出的連結網絡，來自同鄉、嫁到同地的緣份加深彼此的情感。她們來台有著經濟因素存在，但是年齡似乎也影響著她們的決定。阿娟、阿珠來台主因經濟因素佔了重要位置，她們的婚姻確實明顯幫助印尼家人的生活，她們兩位同樣有親姐姐已經結婚在台灣。但是，姐姐的照應卻有所不同，這兩位報導人之間的連結主要是來台的前一晚住在同一間房內，兩人在房內傳送出來離台時傷心的感受，彼此之間深深感覺到同樣的感覺吧！同一晚的情誼，夫家都在同鄉的地緣之便，她們在婚後建立起緊密的人際互動。一開始的婚後生活

阿珠處在每日哭泣、懷念家鄉的情緒當中，此時阿娟夫妻時常的探望、互動，假日到中壢姐姐家的互動協助阿珠越來越信任夫家，認為夫家是一個可以託付終身的家庭。

隨後在阿娟面臨婚姻難題時，阿珠是阿娟最能訴苦的朋友。阿珠陪伴阿娟度過離婚的時間，兩人婚姻生活有所改變了，彼此的互動連結仍然存在，阿娟時常到阿珠家話家常，更直接稱呼阿珠的二兒子說：「兒子啊！」阿娟的這一聲呼喚中，傳達出對自己女兒的思念，更由認乾兒子的作為，鞏固兩人彼此的人際關係。表 3-2 是簡略說明阿娟、阿珠的婚姻家庭情形，婚姻家庭中先生的信任度影響了夫妻關係也連帶影響女性對外的人際關係展演。

表 3-2 80 世代阿珠、阿娟的婚姻家庭

	阿娟	阿珠
婚生子女 (年齡)	一女，中班。	二兒，一中班、一 3 歲
夫妻及目前婚姻情形	離婚，先生大 9 歲，自己租屋居住，女兒跟父親。之前與婆家同住約 5 年。	先生大 12 歲，目前與公婆、二伯一家同住。
先生工作	無固定工作，夫家經營小吃店。	工廠廠區送貨員。
夫家人口 ○：女性 △：男性	 <p>與婆家同住期間，大伯離婚也居住在家裡，阿娟曾提出搬出婆家居住，先生沒有贊成，阿娟與先生離婚，目前仍然居住在同一鄉鎮。</p>	 <p>目前與公婆、二伯一家四口同住，大伯一家五口是鄰居。</p>

她們兩人在印尼學業學習之路都不甚順暢。結婚來到台灣之後因緣際會兩人感情加溫又結伴一同參加政府開辦的成人識字班，阿娟已有原先在山口洋些許的華語基礎，在台灣的學習是較好的。在與筆者的訪談中，阿娟能侃侃而談也多使用華語交談，阿珠則是華語、客語交叉對談。而在沒有參加識字班前，她們幾乎

是以客語與家人對話，語言的溝通是人際關係拓展的第一步。她們的客語說是客語又不像客語，筆者在與她們對話時總會懷疑她們是說客語還是印尼語？經過筆者詢問之後，確知她們客語腔調與台灣客語腔調不同之外，她們在客語中會參雜印尼語。

語言直接影響她們在台灣的生活，打擊她們與他人互動的信心。阿珠的二嫂來自中國大陸客家人，腔調是屬於四線腔，阿珠婆婆常常跟二媳婦以四線客家話對話之後，還是以此腔調跟阿珠對話，阿珠完全不知道婆婆描述什麼事，這時阿珠先生都會指正母親改用海陸腔調的客家話。阿珠提到：

該時節僱正來到台灣屋下，大家都無閒直掣，麼儕有閒搵你，大家講个話，僱聽毋識乜毋敢摻別人講話，當驚，好得有大嫂該雙胞胎摻僱講話，其實佢兜講麼个僱乜不知，慢慢聽才聽有，不過，有人摻僱講話僱就當歡喜，好得有佢兜⁷⁷(阿珠 1982-)。

來台的第一年、第五年、第十年、第二十年的語言溝通能力將越來越熟悉當地的用語因此產生重大的不同。年輕世代的她們溝通語言隨著居住時間有著重大改變，除了語言的改變影響她們的人際互動外，親人、朋友間的正面相處也直接增進她們與外界互動的自信心。

剛婚嫁來台灣的阿珠內心之中隱藏著不安、不懂、害怕的情緒存在，這個時間點阿娟時常的陪伴讓阿珠度過來台適應期。

阿珠剛來的時候遇到我媽脊椎長骨刺開刀，大家輪流到醫院照顧媽媽，那時候白天都沒有人在家，上班的上班，二嫂到醫院陪媽媽，我中午的時候都會抽空買便當回來，看她就是在哭又吃不下飯，那時候就是這樣啊。(阿珠先生 1970-)

僱當驚咧，全部無人在屋下，僱當驚，驚有人會走落來，該下阿姆住院，日始頭歸屋下人無人在，僱是在該儘噉，好得阿娟會來看僱，佢摻佢个老公共

⁷⁷ 譯文:那時候我剛來到台灣家裡，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誰有空理你，大家講的話我聽不懂也不敢跟別人講話，很怕，還好有大嫂的雙胞胎跟我講話，期時他們講什麼我也不知道，慢慢聽才聽懂一些，不過，有人跟我說話我就很高興，好在有他們。

下來，陪佢講話、煮東西分佢食，好得有阿娟會來陪佢⁷⁸。(阿珠 1982-)

此時阿娟的陪伴使得阿珠有所依靠，也增進她們兩人的情感。阿娟不僅陪伴阿珠也常常在阿珠家裡烹調印尼口味的食物，兩人津津有味的一同食用，這些舉動都讓阿珠感動也穩固彼此的人際關係。

筆者透過阿珠認識阿娟時，正是阿娟生活起伏不安的時間。阿娟此時與夫家關係不佳、與先生面臨離婚的狀況，隔一段時間後經由阿珠婆婆處得知阿娟已經離婚了，阿珠婆婆對於阿娟是否會帶壞阿珠有所擔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會禁止兩人的互動，阿珠婆婆提及：

唉！阿娟已經離婚咧，才離沒多久，妳毋好講在佢面前講知是好咧，細人仔聽說分老公該邊，這下常常來尋阿珠，毋知會帶壞阿珠無？聽說阿娟就會被朋友帶壞該⁷⁹(阿珠婆婆)。

當時看到阿娟時常來到阿珠聊天或共同品嚐家鄉味食物，阿珠這時成為阿娟的避風港。當時她們兩位在不同的工廠工作，阿娟的工作性質需要三班輪值，平常生活作息要學著工作時間有所變動，阿珠則是單純的上白天班工作，如同一般上班族朝九晚五，雖然工作場所不同，她們一直有著彼此之間認識的朋友。阿珠的談話中甚少提及工作場所的同事互動情形，而在阿娟的談話中同事、朋友的互動頻繁，當然在阿娟離婚之後除了阿珠陪伴在阿娟身邊之外，阿娟也提到會跟其他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情景。

經由阿娟，阿珠也認識許多同鄉的朋友，訪談期間筆者曾見到阿珠手機響起之後，告知阿娟何人來電，兩人就開始以她們家鄉的客語或印尼語交談，兩人輪流與來電者對話，結束對話之後，阿娟簡單與筆者說明對話情形，也讓阿娟說出在婆家生活感受。

⁷⁸ 譯文:我很害怕，全部人沒有在家，我很怕有人走進來，那時候婆婆住院，白天的時候全家都沒有人在家，我就在那裡哭，她跟她先生一起來陪我說話、煮東西給我吃，還好有阿娟。

⁷⁹ 譯文:阿娟已經離婚了，才離婚沒多久，妳不要講知道就好了，小孩子在老公那邊，現在常常來找阿珠，不知道會不會帶壞她，聽說阿娟就是被朋友帶壞的。

以前不常聯絡的朋友找我，不知道我已經離婚了，打到我婆家去找我，現在又找阿珠要我的手機電話。

我故意問她：「打到我婆家是誰接的電話？我婆婆是嗎？」

她說是我婆婆接電話。

我就再問她：「我婆婆有沒有說我什麼？」

她就說沒有，我才不相信我婆婆沒有說什麼。

我說：「她是不是說我在外面找男人？」

她才說是。

我就知道我婆婆到處說我在外面找男人。以前住在一起我上班後都是一下班就準時回家，不信妳問阿珠，阿珠最清楚。連我同事都說妳怎麼那麼怕妳婆婆，那時候我都準時回家。可是只要我慢一點回家，她就打電話跟我先生說我外面有男人，我先生就會一直問我、跟我吵架，他就只聽他媽媽的話。後來我大伯也搬回家裡住，他會跟我講一些話，想跟我怎麼樣，我又不能跟誰說，我有跟我先生提出搬出去外面住，他不肯，就這樣離婚了。

我最捨不得的是我女兒，剛嫁過來的時候我公公對我最好，還給我零用錢，說我沒錢就找我老公拿。我懷孕的時候公公買衣服給我，那時候先生對我也很好，後來就不一樣了，生下小孩之後就更不好了。我公公不肯我先生跟我離婚的，公公有罵他也勸我不要離婚的，我娘家媽媽就同意我離婚的，媽媽還叫我搬回印尼去住，不要自己一個人在這裡。我捨不得我的女兒，我在婆家沒有人跟我講話，我都是跟我女兒講話的，每天一起吃早餐，現在我都不去以前跟女兒去過的早餐店，我會想起她，剛剛要過來的時候本來想買甜甜圈的，想到我女兒愛吃我就不買了。

現在我騎車子都不敢走我婆家那一條路，我很怕遇到我婆婆，我真的很怕她，很奇怪喔。我看起來很多話很不怕事的樣子，回到我婆婆家我半句話都不敢講，婆婆說什麼就是什麼，不敢跟她頂嘴，你不敢相信吧！不信妳問阿珠，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在婆家是這樣的，後來有朋友跟我說可能我婆婆給我下符，我不信可是又很奇怪我一句話都不敢跟我婆婆講，她說什麼就是什麼，所以我就都不吃她準備的東西了(阿娟 1982-)。

由一個朋友的來電之後，阿娟就斷斷續續敘述她的婚後生活，在她的描述中婆家裡的她與現在筆者所認知的形象差異很大，該怎麼說呢？阿娟、阿珠兩人都是屬於身材纖瘦型、外貌姣好的女性。阿珠在長輩眼中應是賢妻良母、有著好看的外表卻又不會太顯眼；阿娟則是亮眼型的女性、好看的外表又加上剪裁合身的穿著打扮。在與筆者對話中阿娟滔滔不絕的說著以前父親如何疼愛？媽媽的轉

變？哥哥如何的讓媽媽傷心，敗壞家裡？在台灣的大姐又是如何的想要依靠阿娟？這些談話中總讓筆者感受到阿娟為親人著想的心，認為她應該受到親友的疼愛，非常難以想像她在婆家的言聽計從，不發一語的情景，只見阿珠在旁附和著真的就是這樣。阿娟婚姻家庭遇到困擾的時候，阿珠陪伴著阿娟如同以前阿娟夫妻陪伴阿珠一般，她們因為同鄉及地緣，發展出緊密的人際關係。阿娟在婆家的生活，夫妻之間產生彼此不信任的關係，阿娟與朋友的互動也在不被婆家信任的關係下不容易拓展。

因而阿娟與朋友之間的頻繁互動是在離婚之後，經由同事之間的互動再加以往外拓展延伸。這其中阿娟與阿珠的人際關係仍舊牢牢穩固，不僅僅是從婚後的互相協助開始，阿娟在離婚後碰巧遇上阿珠二兒子的出生，於是口頭認了阿珠的二兒子做乾兒子，在擬親的情形下，彼此拉近關係，原先只是同鄉情誼，藉由乾兒子的擬親事實，讓彼此關係更密切。

小結

本節經由報導人生命史中婚姻家庭裡的親人、朋友相處情景呈現報導人來台之後的情感流動。不同世代、不同婚姻狀況有著不一樣的情景(如表 3-1、3-2)，對於筆者來說，與她們長時間相處的同時可以感受到她們在異地中除了家庭穩定能平穩她們的情感之外，擁有親密的人際互動更是她們日常生活中情感的依賴。原生家庭成員在她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著重要的影響力。

筆者在與報導人相處時，良好的人際關係陪伴度過生活中的不適應，親人、朋友給予她們情感的依賴。而日常生活中餐桌上的家鄉口味食物陪伴她們度過婚姻家庭的不安，在 50 世代報導人掌握日常生活中廚房的主導權，羅姐說：「星期六晚上接女兒回家時，女兒都會問晚上有什麼菜，晚餐上的菜我都會準備出先生喜歡的、女兒愛的還有我吃的菜。」我的、先生的、女兒的菜多有趣的畫面。

報導人的跨國婚姻連結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成員的互動，當大家聚在一起的

時候，食物是每日必定存在的事物，但餐桌上的食物在她們的生命史中反應出情感的投射。

第三節 日常生活中食物的偏戀

林淑蓉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2007：152)飲食文化篇提及「食物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從日常飲食的種類、烹調的特色、進食的習性、餐具的使用、吃的社會場合、到食物的分享等，均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可作為理解該族群的社會生活，或甚至成為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林淑蓉表達了在日常生活中餐桌上食物的呈現不僅僅只是食物本身的意涵而已，它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或成為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

而所謂的日常生活似乎是平日我們每日的生活作息，是一種想當然耳的生活情景，但在 Highmore (2009：1-2)書中指出

日常生活其矛盾性：日常生活既是奇特的，也是單調無味的，他追蹤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末，不同知識份子對「日常生活」(the everyday)此一概念的多變歷程所作的闡釋，認為「日常生活」一方面指出生活中不斷重複的行為，一再遊歷的旅程，以及我們久住的空間，把日常生活當作是一種價值與特性來看，就是「日常性」(everydayness)；然而不斷重複的行為也將變成例行公事，精確地說，日常生活總是被忽略的、不顯眼的、不突出的。這樣的矛盾，顯露出現代性的影響，日常生活是使陌生的變成熟悉的、不習慣的變成習慣的、衝突的融合成新生的，以及適應不同生活的動態過程。日常生活記錄了這些過程的成功與失敗，也見證了大多數革命性的創新究竟是如何融入平凡的生活樣貌之中。

雖然是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在經由民族誌的書寫紀錄之下，顯現出日常生活樣貌裡適應不同生活的動態過程。像 Carstens(2005) 1978 年研究客家馬來西亞社區時，發現 Pulai 生活以稻米（分工合作）、橡膠（個別家庭）為主，沿襲中國父系家庭、子傳及祭祖。然而 Pulai 女人在婦女會參與觀音節慶活動中，有不同於一般社區組織的地方：Pulai 女人作為個人參加婦女會，相同家庭中二個以上結婚

的女人可以屬於相同的組織。這個小組沒舉行正式會議且宣稱僅僅自願七年的服務。女性參與的兩個特別儀式與男性團體有所不同之處，第一在婦女會參與祭拜的三個祭壇之中，後二者庇佑的宣讀可以是個人姓名，而且以紅包型式謝謝儀式的各項人員，第二夜晚婦女會的祭拜中。Carstens 注意到祭拜物品的不同及擺放無秩序並且祭拜過程不確定及混亂，動作不一致。

Carstens 除了 1978 年觀察到 Pulai 女人在參與觀音節慶活動中參與祭拜的事實之外，在 1984、1990 紀錄中詳實的書寫女人、外來香客在觀音節慶活動因時代變遷所呈現的動態改變。Carstens 提到 Pulai 1984 年觀音誕祭典的儀式呈現方式大部分都與 1978 年時的祭典相同。此時首次出現的改變有由婦女烘烤的西式蛋糕，第一次成為敬神的貢品。外地香客被納入社群結構中而沒有被特別區分出來。女人所負責的祭典儀式較以往更有組織也更協調。開始有女性抄寫香客姓名，加入以往被認定只有男人可以擔任的廟務工作。

1990 年的觀音誕有著與前兩次相同的儀式活動，但是較 1984 年更為擴展的是，外地香客被納入祭典的管理與運作之中。婦女們在 1990 年觀音誕祭典中的任務擴展：外地香客的增加但 Pulai 的男人不願意再多負擔更多的工作，婦女只好增加工作。負責在祭典儀式後分發婦女會所準備的供品，在祈福儀式之後婦女會所購買的烤豬將捐贈給全社區破齋戒後的宴會所食用。非土生土長的 Pulai 已婚婦女自願在寺廟內的桌旁協助收受香客所捐贈的香油錢，她們並沒有正式的職稱去面對她們的工作，更有趣的是其中一位還懷有身孕。

Carstens 1978、1984、1990 的民族誌紀錄下 Pulai 日常生活動態過程。由觀音誕活動中顯現出女性在此地區地位和角色開始了一些轉變，然而 Pulai 婦女做了更多工作卻仍舊得不到婦女參選爐主認同，雖然隨著時代的改變，重男輕女的老舊觀念不再出現，但是在公眾場合上女性和男性的社會身分還是有所區隔。

日常生活與社會變遷有著重要關聯。Carstens 的民族誌描述了 1980 年代之後高速公路帶來的便利，使得 Pulai 經濟與人口擴張，而且生產活動的改變，傳統

水稻農業被橡膠生產與傭顧勞動工作取代，男性繼承因土地與房舍被政府徵收所帶來的財富。女人也藉由外出工作得到了金錢收入，經濟的收入造成女人受教育的機會增多，進而灌輸性別平等的概念。

Carstens 長時間的民族誌紀錄呼應了 Highmore(2009：19)所提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的核心是在理性思考的文化中，施展奇異化的能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奇特之處。日常生活是當地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情景，在不同的視野下卻看到奇特之處，因此本文藉由紀錄報導人日常生活中飲食的食用情形、飲食的選擇尋找奇特之處。

報導人羅姐自組小家庭，家中成員夫妻及女兒共三人。她告訴筆者說：「烹煮三餐時，餐桌上總是有自己喜愛的印尼口味料理、先生偏愛的台灣口味食物及女兒喜愛的食材，煮一餐晚餐要照顧到每個人的喜好真的不容易。」不過，她提到先生並不會排斥印尼口味的食物，也會吃一點，不像居住在關西婆家，公公、婆婆都不會吃印尼口味的食物，嚐試都沒有就直接拒絕的情景，使得羅姐煮過一次之後就不煮了。離開婆家、自組小家庭之後，在烹調飲食部分就更能順從自己的習慣。筆者拜訪時，她貼心的烹調印尼口味食物外，餐桌上一樣有台灣口味食物。而在餐具使用上她拿出碗給筆者使用，自己則習慣性的拿出盤子裝盛食物。餐桌上食物口味的雙重呈現以及使用碗或盤子在羅姐的日常生活中是習以為常的一件事，卻不同於筆者的日常生活常態，這樣的景象如同 Highmore (2009)所言記錄了日常生活中不習慣的變成習慣的、衝突的融合成新生的，以及適應不同生活的動態過程。

因此，在本節中呼應林淑蓉(2007)表達了在日常生活中餐桌上食物的呈現不僅僅只是食物本身的意涵而已，藉由食物傳達出不同的內涵。而筆者在與報導人訪談過程中感受到報導人在進入婚姻家庭後，食物的偏戀反應出報導人細微情感的變化，在對於食物喜好中所表現出的生活型態，可以傳達出女性的主體自主性也觀看到婚姻生活中的情感流動。多次與報導人的彼此互動、訪談中，報導人多

會談論到對家鄉食物的思念、疑問為什麼婚姻家庭裡的家人與自己的口味不一樣，總總圍繞在有關飲食的話題多樣化，藉由食物的喜好上傳達出平凡日常生活中的細微差異。

(一)分界我群與他群

林開忠(2006:74-76)認為食物本身是意義的承載者，我們可以透過食物的研究來了解人類的行為與文化的意涵，當你認同某個群體時，你會遵守該群體對食物的規範—何者可食，何者得禁。外籍新娘的家鄉菜變成她們文化與族群認同上重要的標誌。研究中也發現飲食方式的確在越南女性的族群認同上扮演標誌的角色，這些認同的展演在特定空間，如越南小吃店或某個越南新娘的家裡。張婷婷的研究進一步觀察到在家庭飲食場域中，女性婚姻移民自身飲食慣習展現在家中飲食決策上受限於機會結構⁸⁰的影響及與公婆同住的家庭關係，使得婚姻移民女性對於客家文化傳承所帶來不一樣的結果(張婷婷 2007)。

日常生活中的飲食方式不僅傳達出彼此文化與族群認同的標誌，在家庭飲食場域中飲食還隱含權力的掌控。誠如林開忠所言女性婚姻移民者藉由飲食鞏固本身的族群認同，飲食也讓他們對於他者接受她們本身飲食慣習的情形來加以區分他者是我群或他群的情感表現。

本文在民族誌的記錄下，經由筆者參與報導人活動及認同報導人的飲食慣習的狀態下，在報導人不經意的話語中傳達出筆者是她們認同的一員，而這樣的認同也傳達給報導人彼此的朋友。

筆者常到報導人家中拜訪、訪談，每一位家中餐桌上的菜色並沒有固定傾向哪一種口味。40、50、60 世代報導人已經主導整個廚房的事務並且多以小家庭的型式居住，范姐、羅姐餐桌上常出現有關印尼口味食物，她們也常將家鄉口味食物帶至工作場所與朋友分享。因此，筆者拜訪時時常有機會品嚐到她們的家鄉

⁸⁰ 機會結構呈現在夫家成員對異國料理的看法、婚姻移民女性懷孕和生產時的飲食特權、家中的親密關係。(張婷婷 2007)

口味食物，筆者願意品嚐的動作在她們心中是歸類為我群的認同。

一句生活中平常的話語「有聽羅姐提過，有一個愛吃印尼菜的老師，就是妳喔！」拉近羅姐朋友與筆者的情感，雖然筆者在此之前並不認識這些朋友，因為筆者在羅姐的介紹中是認同印尼口味食物的人，筆者是報導人的我群而非他群。

國小華語識字班結業餐會



圖 3-4 華語識字班結業式及餐會

圖中為頒發結業證書留影及餐會食物擺放圖。當時報導人陳姐參加本次國小華語識字班課程，此次課程裡有來自印尼的客家人、越南、菲律賓的新移民女性，彼此華語程度差異很大，上課老師在同一課堂上學員有初級、進階班。筆者曾參與識字班上課情形，混班上課的狀況下，老師必須兼顧不同新移民女性上課需求，新移民女性之間彼此互動不多。因此在課程結束時大多會舉辦結業式餐會，希望不同國籍的新移民女性藉由飲食的交流來拉近彼此的情感，考量到有些新移民女性白天仍然要上班，老師並不會要求餐會一定要是家鄉食物。不過，大多數新移民女性都是準備家鄉食物來參加活動。

筆者參與時，看到大多數人都是準備家鄉口味的料理，這些不同國籍的新移民女性各自準備 2-3 道料理，同一國籍食物沒有重複的情形發生，彼此之間有約好想料理的食物。而在現場擺放食物的位置時，大家也自動的將不同國籍食物分別擺放，除了方便大家了解不同口味食物之外，也方便不同國籍的新移民女性彼此之間討論食物口味差異。

結業式當天新移民女性除了準備家鄉食物之外，也會邀請家人、朋友一起來參加結業式及分享餐會活動。當天陳姐熱情電話邀約筆者參與此活動。陳姐說：「我有煮咖哩波羅蜜、涼拌木瓜，老師也一起到學校來參加餐會。」活動中陳姐介紹同鄉友人(此友人也是羅姐同事)與筆者認識時，同鄉友人是第一次見到筆者，說到：「有聽羅姐提過，有一個愛吃印尼菜的老師，就是妳喔！你來吃吃看這道印尼菜樹子餅，這是很道地的印尼菜，我上個月回印尼的時候買回來炸的，有種苦苦的味道，我們喜歡吃，不過有人覺得苦不敢吃。」聽到這句話時筆者知道原來當妳品嚐著報導人的家鄉食物時，她們將筆者認同為朋友、認同為同一陣線的人，只是一次餐會上而認識的友人，在之後這位友人接送女兒到校時，只要碰到面她總是熱絡的與筆者打招呼，這次見面後筆者似乎是一位被她們認同的朋友了。

朋友聚餐



圖 3-5 酸甜青芒果與沾醬

相同的感受筆者在阿珠家中也經歷過，圖中是報導人阿珠、阿娟帶著筆者到商店購買青芒果及沾醬（泰國鹽巴），三人回到阿珠婆家隨即將一顆青芒果切片沾醬品嚐。她們認同筆者接受她們的飲食習慣，刻意邀請筆者一起品嚐青芒果，對於台灣當地熟透、黃透、甜度高的芒果，她們並沒有呈現特別的喜歡，而對於青芒果的酸、脆，表現出極大的期待表情，更刻意的到離家遠的商店購買。購買

當時她們特地解釋說：「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賣，想吃還不一定買得到。」

而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在一同品嚐酸辣湯時，阿娟一句：「圓惠姐被我們帶壞了。」清楚的讓筆者知道我是她們的一員，也是在這一場合中阿娟開始以「圓惠姐」替代「阿珠的親人」稱呼我。當時的情景是：

地點在阿珠婆家廚房。當周是阿珠負責晚餐，這段時間遇到阿娟離婚不久，阿娟早上曾提到想吃酸辣魚，因此兩人特地烹煮酸辣魚滿足阿娟的提議，烹煮之前兩人特地邀請筆者當天共進晚餐品嚐酸辣魚，她們很高興筆者喜歡吃酸酸辣辣口味的食物。當天晚餐在阿珠婆家還有其他家人也正在用餐，不過阿珠婆婆、二伯一家人及阿珠先生是在客廳吃晚餐，而阿珠、阿娟與筆者坐在廚房餐桌上品嚐著酸辣魚這道菜，其他家人端著碗筷、夾好菜之後到客廳陪著電視吃飯。席間酸辣魚這道菜只有我們三人在品嚐，其他家人完全不碰這道菜，筆者吃過酸辣魚後稱讚的跟阿珠家人說酸的夠味又不會很辣，非常下飯的一道菜，想邀阿珠婆婆也吃一點，阿珠婆婆則說：「頭擺有食過一擺，恁辣，佢毋敢食，你兜食(以前吃過一次，很辣，我不敢再吃了，你們自己吃)。」阿珠先生也是一直夾別道菜，筆者提出吃吃看酸辣魚，他一樣客氣的拒絕。阿珠、阿娟似乎早已經習慣印尼口味的食物只有自己食用的狀況，難得這次還加上筆者一起食用「她們」的食物，這時，筆者覺得自己好像是屬於印尼客家人的一份子，不像是台灣客家人一般，阿娟還開玩笑的說：「圓惠姐被我們帶壞了。」

一次晚餐邀約的互動、一道印尼家鄉口味食物共同享用讓筆者深深覺得食物不僅僅只是食物而已，女性情感認同不自覺的投射在食物喜好上，也以此分界出我群與他群。林淑蓉(2007：173)說到食物透過個人與特地社群對於食物的喜好成為區辨我群與他群之間有所差異的物質性基礎，個人對於食物所表達的主觀偏好，可以說也是透過身體來傳遞個人對於社群的認同感。而筆者認為食物所傳達出的主觀偏好，除了傳遞社群的認同感外，也傳遞個人內心情感的流動情形。

接下來以不同世代報導人生命史的情景來描述她們生活中與食物的連結，透

過不同世代報導人日常生活中對於食物的偏好也看到女性與家庭傳承的緊密程度。事實上，描述報導人的生命史過程中也帶入了所謂現在新一代客家人的一種面貌，報導人下一代的食物喜好將是生命史中值得深入了解的一環。在本研究主要針對報導人本身不同階段對於日常生活中與家鄉食物連結的描述，以此基礎觀看報導人由食物所傳達出情感的流動。

（二）穩定紛亂的情感

林開忠（2006）的研究認同食物本身是意義的承載者，可以透過食物的研究來了解人類的行為與文化的意涵，並且提及在台灣家庭的私領域裡，食物的控制與抉擇，可能反應家庭內婆媳關係的角力結果。張婷婷（2007）的研究中透過飲食烹調顯示食物背後隱涵婆媳位階的權力關係，及以夫為主的男性邏輯。但是，食物除了傳達出在私領域空間裡婆媳權力關係的微妙互動之外，林開忠（2006：76）也提到越南女性為了消除對新居地以及因跨界而造成的惶恐。林開忠提到鄧景衡說過：「故鄉之食」還是一帖最好的鎮靜劑—「人們愈覺得不安，愈需要故鄉的慰藉。」因此，林開忠認為越南小吃店或某個外籍配偶的住家可以成為故鄉慰藉的場所。

本研究筆者與報導人的相處互動中，發現家鄉食物確實穩定報導人紛亂的情感。除了剛開始跨國移民時、移動在原生家庭及婚姻家庭時，藉由食物來慰藉心中的不安之外，遇到重大變故（離婚）時食物陪伴度過孤單情感，並且在 40、50、60 世代報導人當家作主的家庭中，報導人藉由食物鞏固人際網絡的持續性、拓展我群認同的事實存在。

范姐

40 世代的范姐來到台灣之後與家鄉食物所連結的生活細節開始說起。范姐在 1983 年民國七十二時來到台灣，當時台灣正是工業起步的年代，范姐看到當時

的台灣，她認為只要肯做事，一定餓不死人的。筆者問范姐當時會想要吃家鄉口味的食物嗎？范姐一口堅定的說：

會喔！當想食，買毋到啊！（會，很想要吃，買不到啊）以前印尼店都沒有啊，想吃那邊的蝦醬啊什麼都沒有，嗨喲，想死了，很想吃，現在什麼都有了，因為印尼店都有賣了。

那時想吃就要託朋友從印尼回來的時候，偷偷的藏在行李裡帶過來，不是常常有，有的話要很珍惜著大家分著吃，不像現在到處買得到，很方便（范姐 1943-）。

范姐短短幾句話道出移民女性遠離家鄉的婚姻裡，心中想要藉著食物與家鄉連結的心。她們藉著家鄉食物與朋友之間彼此分享著共同的喜好，范姐提到在當時能夠品嚐到家鄉食物似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由這些文字中知道范姐的人際網絡裡，當時印尼客家女性是屬於相當少數，在日常生活飲食習慣上台灣華人直接認為她們移民女性要融入台灣人的口味，嫁來台灣當然是要學習這裡的一切，並不會特別的想到為她們的生活與家鄉飲食習慣連結。范姐能夠與朋友共同分享著得來不易的家鄉食物，范姐先生讓范姐有著極大信任度及自由有關。她剛來台灣的時候，因為先生平日工作居住在工廠，因此范姐時常住在中壢朋友家。在這裡除了朋友的照應之外，共同飲食的分享也變得容易許多，才會有「託朋友從印尼回來的時候，偷偷的藏在行李裡帶過來，不是常常有，有的話要很珍惜著大家分著吃。」的話語，食物真的能夠陪伴女性度過婚姻生活的不安期，她們在異鄉的生活中遇到認識的人，吃到熟悉的食物都能穩定生活中不安的心，而且婚姻生活裡朋友的互動中「食物」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因此當范姐來回印尼與台灣，為親人、朋友牽線兩地姻緣成功之後，都會利用假日時間準備家鄉口味食物招待結婚的夫妻，這樣的舉動對范姐來說，她認為理所當然的事了，而范姐的假日聚會舉動也大大協助其他印尼客家女性度過婚姻生活的不安期。

羅姐、陳姐、溫姐

報導人羅姐、陳姐、溫姐共同的初期婚姻生活記憶中，假日到范姐家用餐是生活中最值得期待的事了。當時范姐的舉動令她們覺得感動也感謝能夠在范姐家中自由的食用自己想吃的食物。范姐與羅姐的一段對話最能呈現當時范姐家熱鬧的景象。

羅姐：在婆家那邊四年多對吃方面我也覺得好委屈，想吃海魚他們又不吃，那時候想吃我們有去買，買來煮來吃，他們都不要吃，完全不要試吃，都不要吃你的，我們煮一次、兩次就不好意思煮，其實他們也肯給妳煮，你要吃什麼你就自己煮。

范姐：他們要吃本地的魚、淡水魚、鱸魚，我們就很想吃海魚、蝦子。以前我帶台灣的男生到印尼娶她們(羅姐、陳姐、溫姐)回來的，對她們有責任的。

羅姐：剛嫁來台灣的時候，禮拜天范姐家中就是家人聚在一起，都滿滿的人啊！比在婆家時能夠隨性吃想吃的食物，范姐都會照顧到我們每個人的口味。

范姐：所以每個禮拜天我都是忙到不能去哪裡，都是每個禮拜天她們都會回來把我那裡當作是娘家、自己的家那樣，我就準備飯菜啊，他們一到大家就回來吃啊！像溫姐啊！她(羅姐)啊！陳姐啊！她們都會來我家吃飯。

羅姐：遽遽等佢拜六來喔！

范姐：來到新環境剛開始不習慣，回到我那邊的時候，就是自己人啊，就隨便啊，飯菜也是合得來的。(范姐 1943-、羅姐 1952-)

由對話中知道羅姐期待星期六的到來，星期六可以有朋友的陪伴又有家鄉食物的解饞。當然從對話中也發現到印尼客家與台灣客家在飲食習慣中的不同之處：除了料理口味不同之外，食材的偏好也有所不同，印尼山口洋市地理位置靠近海，報導人對於海魚的喜好重於養殖魚類及肉類食材。

羅姐在關西婆家也曾經嘗試烹煮自己家鄉口味的料理，面對家人不要吃的直接反應，當然自然的減少或者不煮自己想要吃的料理了。因此，能夠固定到范姐家隨性的品嚐自己家鄉食物對於羅姐而言期待星期六快快到來。范姐贊同於食物能夠陪伴同鄉女性度過初期婚姻生活的不習慣，對於自己牽線的姻緣總是熱絡的

照顧她們，也以此聚會期盼她們早些適應台灣生活。范姐不僅僅藉由聚會招待關西羅姐夫妻而已，只要羅姐到范姐家，她同樣電話聯絡陳姐、溫姐一同來聚會。頻繁的聚會不僅穩固彼此的人際關係，經由自在的聚會場所放鬆婚姻家庭裡擔任媳婦的角色，在這裡是朋友的聚會，或者如同范姐所說的：「她們都會回來把我那裡當作是娘家、自己的家那樣。」

回到娘家的心情與在婆家是大不相同的情景，而遇上有所批評的婆婆時婚姻家庭平日生活情形是將令人難以忍受，在情感上是有所抱怨、不滿。溫姐的一個字：「苦啊！」說出初期婚姻生活的感受，參與范姐家中聚會得到親人的協助之外，更能充分經由家鄉食物得到慰藉。

阿珠、阿娟

80 世代的她們在婚姻初期時，以食物來度過不安的感覺。兩位婚姻家庭都在同一鄉內，彼此互動熱絡。在當時，阿珠婆家因為婆婆住院，婆家家人白天除了上班就是到醫院照顧婆婆，造成阿珠時常單獨一人在家，而在印尼的生活經驗裡，印尼當地人欺負華人的害怕陰影存在。除此之外，飲食口味的不適應也讓她時常掉下眼淚。她們說到：

正來該下阿姆住院，日始頭歸屋下人無人在，僱老公會買便當分僱食，毋過，僱食毋慣，該飯綿綿該，毋像僱兜該邊个飯硬硬該，該時節阿娟佢个老公會載佢過來，阿娟煮印尼該東西分僱食，當好吃。可是僱在屋下煮該東西，屋下人食毋慣⁸¹。(阿珠 1982-)

來到這邊妳知道我跟阿珠怎麼這麼好，我在家不吃飯，去到阿珠家兩人煮印尼菜拼命吃，回家就沒有吃。剛來那時候是不知道市場，阿珠很好笑，她家有種菜，她去拔菜煮一大堆，她公公很好笑說：「僱个菜全部毋見忒(我種的菜全部不見了)。」(哈哈)那時阿珠也沒有講，後來才知道是阿珠拔的，佢講僱種个菜全部毋見忒(阿娟 1982-)。

⁸¹ 譯文:才嫁來的時候，婆婆生病，白天家裡沒人在，老公會買便當給我吃，不過，我吃不習慣，那個飯太軟了，不像我們印尼的硬飯，阿娟老公會載她來我家，阿娟就煮印尼的東西給我吃，很好吃。我在婆家煮的東西，家裡人吃不習慣。

食物確實在婚姻初期穩定阿珠、阿娟兩人的情緒，也經由兩人共同烹煮食物的過程、食用一樣味道的食物，將兩人的友誼緊緊聯繫在一起。印尼食物偏重酸與辣的口感在台灣客家家庭似乎都得不到家人的認同，對於印尼客家女性而言，酸辣的食物是同鄉人在一起才會烹煮的食物。

阿娟離婚後，她時常到阿珠家共同烹煮家鄉口味食物。當時她對阿珠提到想吃酸辣魚，阿珠便購買相關材料之後，兩人一起烹煮、一起食用，雖然食用食氣氛似乎是閒話家常，但濃濃的家鄉味安慰了阿娟孤單的心。談話中，她說到：

我媽一直叫我回去印尼，不用留在台灣了，現在不缺錢、不缺住的地方，她知道我離婚。那時回去印尼，她同意我離婚也勸我回去，我捨不得我女兒，回去就看不到她了，在台灣以後還可以看到（阿娟 1982-）。

在婚姻初期及離婚的時候，食物讓新移民女性紛亂的情感有一個寄託的地方，藉由食物拉近家鄉的距離並且在同鄉朋友的互動中得到安慰。

（三）連結家鄉的記憶

在特殊的時刻，家鄉的記憶總是徘徊在腦海中，女性在懷孕時總有特別愛吃的食物。張婷婷（2007）研究中懷孕、坐月子時，新移民女性在飲食方面的權力位階就提高了，在這樣的機會中，家鄉食物較能被婆家接受。

范姐

范姐的生命史中懷孕、坐月子這樣特殊的時刻，食物不僅連結家鄉的記憶，還傳達先生對她的信任感。

報導人范姐擁有先生的信任感，在一開始的婚姻生活中先生在生活中的各種行徑都傳達出對太太十足的信任感。這些舉動讓范姐姐在婚姻生活裡的不安期縮短許多，生活在彼此的信任中平實的度過，在范姐記憶中當時整個台灣環境不容

易購買到印尼家鄉口味的食物，想吃而吃不到的經驗范姐親身經歷到，當時能夠擁有朋友的陪伴及先生的信任是范姐生活重要的支撐力量，家鄉口味食物的獲得在范姐及朋友間都感覺是如獲至寶般的珍惜。日常生活中范姐先生的細心舉動讓范姐可以自由的做自己能夠做的事，她自由的到朋友家以及生產坐月子時經過先生同意，由同鄉長輩照顧范姐的月子事宜。

范姐與先生只有九年的婚姻生活，她話語中覺得先生早走真的是不應該的。先生是好人應該長命百歲的，如果先生還在世的話，女兒又多一個人疼愛她的。經過這麼多年之後，范姐依然對先生的好念念不忘，先生同意她請同鄉朋友的母親幫忙坐月子，范姐非常感謝。她特別提到說：

我第一次，唯一一次，我做月子時肚子大大時，找我印尼同鄉朋友的媽媽來照顧我，我就跟先生商量說：「可不可以找她來陪我。」他說：「好啊！」反正他要上班沒有空照顧我，早早他去買好菜，叫伯母煮煮，服侍我，還熬大楓葉水，陪我 30 天，她就走掉了（范姐 1943-）。

范姐能夠在婚姻生活的不安期得到朋友的陪伴，在特別的坐月子時間點上得到同鄉長輩的協助，因此范姐婚姻生活的不安期是短暫的。

溫姐

溫姐懷孕時，食物傳達出權力的掌控之外，婆婆對新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隱藏其中。她不僅僅婚姻初期時食物被婆婆限制，懷孕時也是如此。身為母親的溫姐無法好好吃東西讓肚子裡的孩子得到應有的照顧，在遇到雙胞胎子女的早產情形之後令溫姐承受許多委屈。溫姐提到後來婆婆明白她確實用心於婚姻家庭中，傷害仍然已經造成。

溫姐描述雅加達工作期間飲食情景，婚後平日生活中餐桌食物的食用情景，兩者天差地北的不同待遇。她不是以食物的種類或樣式來比較兩地的不同，而是在食用食物時溫姐面對到的氛圍。在雅加達工作時，她是自在的吃食物；在台灣

婆家婚姻生活裡，她是被限制的吃食物。這兩種不同的態度藉由日常生活食用食物傳達出溫姐的情感變化給筆者。她說著：

嫁來台灣好像比我在印尼時更苦了。對啊，真的，比我在印尼時更苦了，我過來跟我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對我吃的東西也控制這樣子。婆婆說：「你們印尼更沒有得吃。」我不講而已啊，我印尼吃得比你這邊好，她不知道，她一直聽人家講印尼是沒有得吃，很窮才會過來台灣這樣子啊。

那時候她控制我吃的東西啊，所以我那雙胞胎就會那麼小就是這樣子。就是我們懷孕我們想吃的東西她不給你吃，她說不能買啊，我們買回來的、想吃的一條魚，煎好一條魚，她說吃一半，另外留明天吃。她不敢在我先生的面前講不能吃什麼，她會在我先生不在的時候用客家話跟我講。她跟我先生兩個人是不合的啊，他們常常吵架，我不敢多說什麼，我跟我先生講，他又會跟他媽媽吵架，他脾氣不好，跟他媽媽沒有可以溝通的。

我覺得這樣子還是搬出去外面比較好。我婆婆肯給我們搬出去住，後來雙胞胎就是早產啊，31周生的，生出來才1000克而已（溫姐孩子在旁邊說900克），保溫兩個月就花很多錢，所以，從過來到現在就是很苦很苦的，命啊！

還好那時候每個禮拜天會到范姐家。剛嫁過來我們還想吃我們那邊的東西啊，酸的、酸辣的，住在婆婆家不能吃啊，所以我們常常會在一起。在范姐那邊，范姐會弄一些我們愛吃的東西，那時候范姐還要工作，禮拜天一早又要買東西煮給我們吃，實在很厲害。婆婆會跟我說不要來范姐家，不過我先生會帶我來，還好有到范姐家吃我們那邊的東西（溫姐1966-）。

溫姐藉由比較在雅加達與婆家生活飲食的情形表達心中的不平，也透露婆婆對於新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概念。

現在溫姐小家庭生活中，在年節時刻，準備家鄉糕點及拜訪同鄉朋友是她能自由決定的事項，藉由過年的糕點懷念家鄉同年的歡樂記憶。



圖 3-6 溫姐家過年時的糕點

筆者過年期間的拜訪，在溫姐家中感受到濃濃的印尼過年氣氛，客廳桌上擺放著家鄉的糕點。溫姐說：

我們以前在印尼就是這樣，過年的時候桌上都有這些餅乾、蛋糕啊。誰家的人來就吃啊，我不會做就跟陳姐買這些糕點，過年嘛，總要有這些東西，前兩天過年放假時間我還去看以前的印尼朋友，平常沒有時間，過年走一走、看一看她們（溫姐 1966-）。

忙碌的工作使得溫姐平日的飲食以簡單為主。遇到過年時，溫姐小時候家鄉過節的氛圍在婚姻家庭中呈現。一個家庭中女性擁有主導權之後，食物呈現自己對於家鄉熟悉的記憶，而此種情感的流露自然的表現在食物上。當然以筆者所見到的情景來說，過年時所擺放的點心、食品並不全然是印尼客家女性家鄉的食品，台灣當地的食品也會在餐桌上出現。只是，家鄉糕點仍然是她們認為節日裡應有的項目之一，食物悄悄地流露出她們對家鄉的記憶。

陳姐

溫姐話中提到印尼糕點是跟陳姐購買。當年陳姐在雅加達工作的時候，協助朋友姐姐製做蛋糕、麵包，學習到這項手藝。在遠嫁到台灣之後，這項本事成為陳姐的謀生工具。糕點也拉近她與印尼客家女性的距離，幫助剛來台灣的印尼女性藉由食物連結家鄉的味道。陳姐努力考取台灣丙級廚師執照，在家中開設一家印尼小吃店，雖然生意不多，但是在節日時刻，代表印尼當地的糕點多人訂購，本文報導人（范姐、羅姐、溫姐、陳姐、阿珠）家中都有放置家鄉的糕點。不過，陳姐家中在過年期間的糕點卻是呈現兩地客家的融合畫面。下圖 3-7 是過年期間，筆者到陳姐家中拜訪時，客廳桌上所擺放的糕點、水果、零食，糕點中包含印尼口味的千層糕以及台灣口味的發糕。



圖 3-7 陳姐家過年時的糕點

年節時，家鄉糕點在五位報導人家中都有出現，40、50、60 世代報導人購買陳姐製作的糕點，而 80 世代報導人提到過年期間特別懷念印尼糕點，兩人特地到印尼商店買千層糕到阿珠家一起食用。

阿珠、阿娟

阿珠、阿娟提到過年期間她們會特地購買家鄉的千層糕。在年節時刻藉由千

層糕連結對於家鄉的懷念，阿娟說：

第一年的過年我們不知道可以買千層糕吃，後來知道印尼店有賣，第二年的時候我們就特地去印尼店買千層糕，一個不便宜、很貴，買了就我們在吃，過年就想吃啊！知道有賣千層糕後就很想買來吃（阿娟 1982-）。

小結

林淑蓉（2007）說到食物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筆者接受報導人的食物料理味道，筆者因此成為她們的朋友之一。又由范姐、羅姐、陳姐、溫姐的彼此人際互動中，食物在她們的婚姻生活中佔有重要的連結意象，在婚姻初期時，家鄉口味的食物穩定她們不安的心、穩固彼此的人際脈絡。

進入婚姻穩定期，食物進入到傳承的角色，在婚姻獨立階段，食物擔任起更多元的角色。可以是同鄉人際脈絡的展演中主角、可以是謀生工具、可以是朋友互動的媒介、當然也是區分我群與他群的認同依據，食物不單單只是食物如此簡單，食物隱涵女性細膩的情感存在。

藉由范姐以前到現在自己跟食物的故事發展，我們看到日常生活中食物所呈現出的不同意義。

我剛來的一年多，吃飯都不習慣。我們那邊飯是泰國米，這裡台灣的米，軟軟的，我剛來的時候，結了婚、懷孕還是不習慣台灣的米，半碗飯都吃不下。一年多，才慢慢慢慢習慣，那時候膩人喔，才半碗我吃到怕。以前沒有這麼多印尼店，很多東西要從山口洋那邊帶過來，想吃沒得吃。蝦醬臭臭的東西不敢帶到飛機上，會被人罵死，想，想吃，沒得吃啊。榴槤啊，一個榴槤那時候要一千多塊啊，我有一個朋友在台北，實在太想吃了，說：「我硬下頭皮買一隻榴槤。」過了幾年以後，有朋友來大家就偷偷帶一點，那時我的孩子很小，朋友來時帶一點，高興死了，有得吃省著點吃。

現在我是印尼菜照樣吃啊，可是要顧到孩子啊。我女兒不吃，她現在不吃印尼的食物，她會叫我把這臭臭的蝦醬啊、榴槤啊拿到羅姐家，叫我要吃去那邊吃，她不喜歡這個味道。氣死我，媽媽為了妳，準備一些好吃的東西，這不吃、那不吃，怎麼辦呢？以前小小還愛一點，現在不要，我說：「妳都吃外面的垃圾食物，麥當勞、餅乾，妳年紀大就知道了。」我女兒太好命了，

媽媽肯做給妳吃，妳還不要吃，妳真的太傻了。如果她沒在家吃跟同事外面吃，我就吃酸的、辣的，加蝦醬。

印尼食物跟我們中國人就是唐人的食物有不一樣。有喔，像那個煮咖哩的，酸辣魚是印尼的菜，華人的就是紅燒豬肉，像蝦醬也是印尼的。我常常做一些印尼的食物給健保局的同事。星期四我就帶杯子版⁸²，我們叫水瓶，這裡白色，我們是綠色，在水瓶中加入香蘭葉的味道，將香蘭葉切切切，用果汁機打，放進去很香，他們問我說：「綠色的顏色是抹茶嗎？」不是，我放香蘭葉的汁。

我帶酸辣魚煮大黃瓜給健保局的同事，同事把剩下的帶回去給她兒子吃，同事小孩很訝異覺得魚可以煮黃瓜嗎，說：「大黃瓜還可以煮酸辣魚。」小孩子很愛吃，沒看過用大黃瓜煮魚，不過不是每種魚可以煮。（范姐 1943-）

食物在范姐婚姻的不同階段擔任不一樣的角色。

從穩定剛結婚時不安的心情。接著藉由食物的口味傳承給下一代自己家鄉的味道，雖然女兒有著自己所喜愛的口味，但是希望女兒認同自己家鄉口味的心一直存在著。現在當志工的工作除了認識朋友之外，與大家分享家鄉味道是生活中的樂趣之一，看到朋友對於印尼料理中不同於台灣一般認知的料理方式感到訝異。范姐樂於訴說自己家鄉的味道，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讓范姐一解鄉愁，藉著食物連結自己與家鄉的情感。

或許我們只是說食物就是食物，每個人就是有愛吃的與不愛吃的東西。每個人就是有想念媽媽味道的時候，哪有什麼特別的呢？在張婷婷(2007)研究中顯示日常餐桌上的食物背後其實隱涵了婆媳位階的權力關係以及以夫為主的男性邏輯，而且台灣夫家看待印尼飲食文化會因為印尼籍配偶（客家華僑）有不一樣的認同。筆者認為在本研究中食物不僅僅隱涵了婆媳位階的權力關係，印尼客家女性藉由食物傳達出自己情感的流動。

本研究報導人跨越不同世代。不同世代報導人有著不一樣的差異性存在。在食物方面，40、50、60 世代的報導人已經完全主導家中的食物料理權，從她們

⁸² 如本文圖 5-2。

現在的生活中可以觀看到食物可以是她們與朋友交流的媒介，食物也成功介紹印尼客家文化於台灣華人社會中，食物讓更拉近報導人與同事、朋友之間的情感。當然印尼口味食物也可以是謀生工具，藉由家鄉食物、糕點的料理，不僅成為報導人的收入來源，也幫助其他印尼客家女性經由食物連結與家鄉的情感。擁有料理食物的主導權之後，餐桌上食物種類的呈現，明顯顯示出結婚初期與現在的感受之不同，食物傳達她們細微情感的變化。

80 世代的報導人由食物連結彼此緊密的人際互動，而在遭遇離婚狀況時，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傳達出女性與子女間情感的連結。

下一章經由印尼客家女性的生命史來觀看族群意識與認同在不同階段的呈現，認同不會是單一的認同，尤其對於移動的人們來說，而且身為客家女性面對兩地客家的普同與差異性，在其身上呈現如何的成果，經由生命史的描述可以幫助我們一窺究竟。



第四章 族群意識與認同

王明珂(1997)認為族群是由族群邊界來維持，強調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們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為了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族群邊緣環繞的人群，以「共同的祖源記憶」來凝聚情感。因此，所謂族群現象，不僅是兩個互動族群間的關係，還包括族群內部的兩性間、階級間、地域群體間的關係。王明珂以邊緣的概念來探討族群現象，對於移民人群來說，共同的祖源可以凝聚彼此的向心力。在本文印尼加里曼丹的華人來說，以祖源記憶維繫華人的身分，他們在華人身分下內部裡仍有不同的關係存在。印尼華人在印尼排華歷史陰影下，華人與當地人的互動形成身分多元化，在外來觀光客眼中無法以外表區分差別，華人在語言上也必須學習當地印尼語。但是，日常家庭生活中強調祖宗語言的使用及要求子女華人之間通婚，都在在顯示族群認同是存在但隱藏在大環境中。

王甫昌(2003)論述有關台灣本身族群探討在1980年代開始，1990年代「族群⁸³」已經成為許多人理解台灣政治社會問題的概念，族群似乎成為一個人人都不想談、但是又欲罷不能的話題。王甫昌以「族群想像」的觀點來說明族群現象在台灣社會中的發展特性。提及族群的人群分類想像，是相當近代的發明，在台灣的族群分類類屬是在不同時間上的變異性產物，具體的族群分類通常一直改變。而族群意識是族群運動建構的結果，需要區分人群時，運動者會刻意去強調小差異，不需要區分時，連重大差異也可以淡化。當代人對族群的概念受到現代國家與公民概念的啟發。台灣本身族群在選舉前有明顯的分類現象，看在報導人范姐眼中曾說到：「為什麼要這樣分呢？什麼閩南人、客家人，尤其是分黨，我覺得很不好。大家同是這裡人，大家都是中國人就中國人、台灣人就台灣人，幹嘛要分成這樣，我覺得很不好。」如同王甫昌所言，族群區分我群與他群，但在不同位階上，有所不一樣的分類想法。

⁸³ 王甫昌(2003:9-20)總結西方社會科學對族群的定義與特性有：1.族群以「共同來源」區分我群、他群的群體認同。2.「族群」是相對性的群體認同。3.族群是弱勢者的「族群意識」。4.「族群」的位階與規模。5.「族群」做為一種人群分類的想像：把他族群也當作是人，只要要求平等、或者是要求他族群尊重自己的獨特性。

在報導人的生命史經歷中，她們移動的歷程又牽動她們不同位階時不一樣的認同特質。邱琬雯(2003：281-317)針對在台灣東南亞新娘⁸⁴身上找尋女性移民的認同特質，藉由她們對自己故鄉與現在居住地的關係具體掌握她們的認同軌跡。文中邱琬雯強調女性移民不是一塊鐵板，不同年齡、世代、出身背景的人自然會有不一樣的認同，而移動與認同有著密切的關係，移動會帶來認同的變與不變，變化的結果又會再去影響移動者的行為。邱琬雯提到當報導人本身認知自己是華人時，對於原生社會的認知是不同的。東南亞新娘她們對於原生社會的「國家」認同很低或根本不存在，她們的認同依戀僅止於父母親和家人。邱琬雯區分移民女性族群別是否為華人與非華人兩項發現婚姻當事者兩人對於同文同種的華人較具好感，文化上的親近性成為擇偶的考量變數。

本研究發現報導人對於原生社會的認同依戀也是在於父母及親人。不過她們認知自己不僅僅是印尼華人，在族群別上也認同是客家人。在本文第二章中清楚描述報導人父母親常耳提面命告知子女華人的身分，並且嚴格執行在家中語言互動一定要使用客家語，當然華人之間族群分別在生活中必然存在。因此，本章節分為三大部分討論族群意識與認同的面向。第一部分將透過生命史的鋪陳，來描述她們的多重認同情形，如同邱琬雯(ibid：308)所提到報導人同時對原生社會與接待社會保持親疏不等的距離。她們進入台灣之前的人生經歷、進入台灣之後的生活經驗以及她們對於移動前後這些經歷的認知，她們在「過去-現在」不斷比較協商下做出認同的價值判斷。本文報導人身分同時屬於華人、客家人的認知下，在透過她們生命史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多重認同的存在。

第二部分則是在前述基礎上，來探討她們所了解的兩地客家風貌中普同與差異的情形。在報導人的生活經驗中，印尼客家家庭與台灣客家家庭所呈現的風貌，藉由從父或母姓、讀書、語言使用情形以及飲食對比來描述出報導人所認知的客家之同與異區別所在。

⁸⁴ 文中東南亞新娘來自越南、印尼、泰國、柬埔寨、緬甸、菲律賓等國家移民女性，其中華人佔 41 人，非華人佔 27 人。(邱琬雯 2003)

最後，由落地生根亦或落葉歸根這樣的想法清楚的呈現兩個家鄉在她們心中的定位點，當然不同的人、不同的世代對此有著不同的觀點。邱淑雯(2003：308)提及有少數受訪者表示在台灣努力賺錢將來想回原生社會養老，是期待辛苦之後能享清福。華人血統的印尼新娘希望雇用印尼當地居民伺候自己的想法存在，以翻轉受歧視、排華的慘苦經驗。

「根」對於印尼華人是著多重認同存在，如廖建裕學者本身為印尼土生華人身分，他謹慎的面對華人、印尼身分認同。楊媛甯（2010：58）以廖建裕的中國思考為例來探討一個本土化跨國華人的中國詮釋。在多文化概念並列的混血認同表現一節中，楊媛甯寫到：

華人，做為跨國移民者，面對時空的轉變，所處的環境、所經歷的體驗和所擁有的記憶都更加多樣化、也更具變動性，認同表現的流變性在他們身上是愈加顯著的……廖建裕身分中跨越了中華與馬來兩個文化根源，而這兩種文化根源在他的土生華人身分中，形成一種兼具華人文化與印尼文化意義的認同表現。面對印尼政府的強勢同化政策以及東南亞社會對華人群體的歧視，廖建裕謹慎處理自身認同中的中華文化根源，卻也投注了豐沛的感情在華人認同與印尼認同。

楊媛甯所描述的廖建裕多文化概念並列的混血認同表現，呼應本文報導人范姐所帶回印尼南華中學校友會編輯小組成員內心感受。兩本書書名為《歲月留痕—情牽故鄉山口洋》及《南華中學六十周年紀念特刊》，南華中學校友們藉著集結當年山口洋市南華中學照片，及現在各地校友現況照片來認同成長的故鄉印尼山口洋。

本文報導人 40、50 世代范姐、羅姐對於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的提問時，快速且肯定的回答：「當然回去印尼住啊！老師，妳問印尼來的人，10 個有 9 個都要回去印尼住的。」雖然她們都已經在台灣建立自己的家庭並且購屋定居在台灣，回去印尼仍是她們心中的期待。不過，60 世代陳姐及溫姐對於此提問，有著不一樣的回答，她們認為：「我的家就在這裡，我還要去哪裡，小孩、老公會

跟我一起回去嗎？很難啊！我不會一直想著要回去。」雖然考量到家人的關係無法回去印尼家鄉，家人如果一同前往呢？答案仍然是不一定。陳姐說：「過去那邊要做什麼？找什麼工作呢？這裡還是比較好。」而 80 世代阿珠、阿娟則是提到好想回去印尼家鄉，但是孩子的牽絆讓她們無法離開，現實生活與心中所想明顯的拉扯影響著落地生根亦或落葉歸根的選擇。

在時間流逝之後，60、80 世代報導人成為年長者 6、70 歲時，她們的答案是否會如同 40、50 世代范姐、羅姐「當然要回去住。」一樣的結果是值得持續了解的議題。本研究中報導人人數不多，但年齡涵括不同世代的印尼客家女性，可以約略觀看到在現在生活情景下，對於同樣問題的答案是有所不同，未來生活穩定、孩子年長之後，她們成為家中年長者之後，答案仍然如同現在的答案嗎？筆者認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譯題。不論是落葉歸「根」、落地生「根」，每個人心中對於「根」的想法隨著時間流逝，「根」如同認同一般是會變動的。

第一節 交錯的認同

王甫昌（2003：42-51）對於「族群認同」的功能提到現在的人需要過去，讓人們覺得自己歸屬到一個有傳統且有未來目標的大社群中，而且界定出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團體，弱勢團體藉此對抗族群不平等的待遇。但是，在工業社會中，「歸屬性的身分⁸⁵」（ascribed status）的重要性，已經慢慢被新的「成就性的身分⁸⁶」（achieved status）身分所取代。王甫昌認為族群與族群認同被當作一種人群分類的想像方式，而不假定族群是個實質存在、可以清楚無誤辨認之的團體。

簡美玲（2007）針對 Carstens 在 Pulai 的研究，涵蘊時間與歷史深度民族誌書寫裡，提到文中主要論點在於一群說客語的華人移民及其後裔，在歷史時間的流動裡，在適應地方、社群、國家的過程裡，所展現之多層交疊的文化與認同的

⁸⁵ 歸屬性身分就是個人出生就得到，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改變這種身分，像族群或性別這樣的身分。（王甫昌 2003：48）

⁸⁶ 成就性身分例如個人的教育成就、階級地位等。（王甫昌 2003：48）

形成與轉變。對於認同非單一而是多數的概念，簡美玲（2010）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導言中進一步提到：

在客家的民族誌研究中，Sharon Carstens 以 Pulai 的民族誌田野材料指出，和台灣的客家認同經驗相比，客家認同與其相關論述在馬來西亞華人世界並不特別明顯，Carstens 指出，此說客語的村落突顯出族群或文化認同的多元性，除了有華人認同，還有客家、Pulai 在地，以及馬來西亞社會多層交織的認同經驗。

筆者與 40、50、60 世代報導人的互動中，她們對於華人身分的驕傲時時流露在訪談之中。在印尼當地的社會裡，從歷史資料中明顯知道華人的被壓迫，然而，或許因為此種壓迫的關係，報導人處處說明著華人與印尼當地人的不同，說明著華人的種種優點。

報導人不僅僅認同自己華人的身分別，在筆者訪問之初，一見面范姐便親切的以客家話問筆者說：「佢乜係客人，係怎樣講著無？」直接以語言認同兩地客家的關係。因此，報導人的生命史中接受跨國婚姻除了認同彼此是華人身份之外，兩地同是客家人的因素也拉近彼此的關係。60、80 世代報導人在婚姻家庭裡一開始溝通語言便是客家話，雖然兩地客家話腔調上是有不同之處，但同樣是客家人的身分別是彼此認同存在的。

報導人時時掛念自己山口洋地區的特殊性。山口洋過年時熱鬧的景象是各地比不上的，尤其是元宵節時各地乩童集結的遊街活動。報導人在家中擺放印尼地圖、搜尋山口洋資訊，在她們的言談之中，山口洋是我一輩子的故鄉。

華人、客家人、山口洋人都是我的一部分，認同不是單一而是跟隨環境有所變動、交錯的經驗。

（一）我是華人

40 世代

報導人范姐細數著自己是華人的祖源關係，她說：

我們從小就知道了，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客家人，可能是上一代的人一直教我們，因為那邊只有分兩種人，一種中國人、印尼人，一種回教、客家人拜神的是佛教，就這樣。我們是到印尼的第四代，阿公是兩兄弟，曾祖父時來到印尼山口洋，我爸生我們七個女兒四個兒子；我父親兄弟四兒三女；我自己祖父兩兄弟女兒一個。爸爸、媽媽他們是在印尼土生土長，上面兩、三輩才是大陸過來的，祖父、母已經是當地印尼出生了，曾祖父才是那邊過來的。父母好像都是廣東惠州人（范姐 1943-）。

祖先來自中國廣東惠州的記憶除了父母親口耳相傳之外，在家中也擺放祖先物品（報導人羅姐提到曾經在牆面上看過掛著祖先畫像）。這些物品在印尼排華時期，都悄悄的消失不見了。范姐、羅姐記憶中都清楚知道家中有掛過祖先物品，上面寫著來自廣東惠州的印象。因此，對她們而言，清楚了解自己是華人的歸屬性身分。不僅在生命史中長輩耳提面命告知華人、客家人身分別，在她們的學習過程中，進入華語學校更是鞏固華人身分的一種做法。雖然經歷過印尼政府排華及採取同化政策種種措施（廖建裕 2002），她們兩人對於自己是華人的身分認同仍然清楚呈現。

我們知道誰是印尼當地人、誰是華人，看就知道，華人比較白、比較肯做事，跟印尼不一樣。來到台灣，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分別印尼人跟華人，就說印尼嬾、印尼嬾的叫我們，他們都不知道。（羅姐 1952-）

她們在離開山口洋市到首都雅加達工作之後，雖然不會一直強調自己是華人的身分，但在心中她們清楚的分辨出誰是誰。在台灣參加識字班課程裡也能明確的區分誰是印尼華人或印尼當地人，教師上課時總會問及學員來自什麼國家，每個人針對國家回答後，並不會特別說明自己是不是華人？在結業式餐會上，報導人就曾清楚的跟筆者指出說：「那一位印尼是達雅族的，她黑黑的，跟我們不一樣。」特別跟筆者強調那一位來自印尼，卻不是華人的身分別。

尤其是在婚姻選擇方面，她們更是嚴守華人與印尼人的分界，絕對無法接受

與印尼人通婚的觀點。在范姐頻繁往返印尼、台灣的經驗裡，也看到年輕一代華人、印尼人的界線有所鬆動。但是，在她的兄弟姐妹及下一代婚姻選擇上，她仍然認同華人的身分別。她說：

華人、印尼人彼此之間會認識，他們追求他們，我們追求我們，不會互相混在一起。他認定他的民族，我們認定我們的民族。在我們那時代，如果是中國人嫁給印尼人非常丟臉，民族跟種族不同的，我們都不嫁。如果嫁給印尼人，會被人家看不起（強烈的表達不會跟印尼人通婚）。

我們那邊認為印尼人是做半年、吃半年，像我們山口洋那邊印尼人很窮、沒得吃的、很苦啊，印尼人常常把今年上半年做到的錢，下半年就吃光光。印尼人也不會追求華人，很少很少有人會追求華人，尤其印尼人又不能吃豬肉啊。

現在也可能跟印尼人結姻緣，有跟印尼人通婚的非常少、很少。他們已經不是很純的客家人。（范姐 1943-）

范姐在身分別的認同上有著清楚的界定。不過，對話中，羅姐提到：「現在通婚的人比較多了。」

60 世代

溫姐與陳姐經歷排華時期。因此，在就學過程中沒有接觸過華語學校，直接進入印尼學校就讀，在語言上她們熟悉印尼文及客家話，在歸屬性身分的訪談中，她們直接談論家中年節華人的熱鬧景象、上學時相處情景以及婚姻對象必然要是華人的認知。

溫姐說起過年時的景象。

過年是這樣過自家個華人過年該時節會轉去山口洋。遇到番個過年，我們不想回去，我們想要出去外面玩，該番個過年有人出去寮啊。

華人過年全部愛轉該邊，該邊過年比較熱鬧啊，雅加達過年沒有很熱鬧啊，雅加達那邊不能放鞭炮，我們那邊可以放鞭炮，到處可以玩啊。（溫姐 1966-）

華人過年的熱鬧景象不同於印尼人過年情景，而且華人過年是全家相聚的節

日，與她們口中印尼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在就讀印尼語學校時，華人、印尼人都在同一學校，彼此相同情景也是壁壘分明。陳姐提到自己當年讀書的情形：

我們也不會跟他們番人在一起，我們就白白，番黑黑的，看起來就覺得很髒，我們也不要跟他交往，上課就上課，下課我們也是華人跟華人，番就跟番啊！他們會罵中國人是豬，中國人是豬（陳姐 1969-）。

在 60 世代報導人生命史，華人、印尼的界線仍然清楚的呈現，不論是在家中、就學、工作階段，華人與印尼人的不同時常出現在她們的生活經驗裡。

80 世代

筆者與阿珠和阿娟的訪談大多是由阿娟回答。阿娟的華文溝通能力較好，對於印尼人排華沒有太多感受。反而是阿珠成長過程裡大多是跟隨父母親在家中協助家務，她對於印尼人排華的印象深刻，在生命史中有著要隨時準備避難的擔憂。

雖然兩人是同一世代的人，生命經驗卻是截然不同，在華人的身分認同上，阿娟與父親談話中知道自己來自中國大陸，至於詳細省份就不清楚了。她說：

我爸在我小的時候，他有說是阿祖從大陸那邊過來，大陸哪裡我就不知道，就說從大陸過來，因為那時候也不知道哪一個省吧。（阿娟 1982-）

阿娟與父親互動親密，從小時常常聽父親說古中知道祖先來自中國大陸。阿珠對祖先的印象是薄弱的。

筆者與阿娟對話時，談到當時阿娟純純的戀情，筆者注意到華人、印尼人界限的鬆動情形。阿娟因為父親的反對並沒有在這段戀情中走入婚姻。不過，言談中她本身並不會特別排斥印尼人與華人通婚。她說到當時那是純純的愛，因為男方父親是印尼當地人、母親是客家人，父親是反對兩人交往的，她自己本身並不是很在意。筆者進一步詢問阿娟，現在離婚了，回到印尼會不會再跟這位男性結婚。她說：「不會，我上次回去有聽到他現在過得不好，他媽媽跑掉了，好像是

被老公打。他也沒有在山口洋了。」接著她輕輕的說：「還好以前有聽爸爸的話，沒有跟這個男生。」這樣的話語中透露著爸爸區分當地人跟華人的想法是對的。阿娟的經驗裡，呈現華人與當地人界限是有所改變的。

從 40、50、60、80 世代的生命史中，印尼排華歷史使得她們對於華人身分認同是有所改變，越來越薄弱的現象。但是，雖然有報導人是同屬一世代，生命經驗的不同仍存在著彼此獨自的特殊性。60 世代的溫姐、陳姐因為參加華語識字班以及陪伴孩子的成長，使得華語成為現在主要語言，筆者與她們互動中，她們以華語跟筆者互動。60 世代報導人彼此之間的互動客家話使用頻率多，與筆者客家話互動一會兒後，會自動轉化為華語互動。80 世代報導人在訪談時，兩人時常會使用客家話以及印尼語先對話之後，才回答筆者問題。

不過，所有報導人一致對於「客家人」的身分別由原生家庭從小要求一定要說「客家話」的經驗中，牢牢記住自己客家人的身分。進入跨國婚姻來到台灣，客家話是她們在婚姻家庭裡與長輩互動最常使用的語言。

(二) 我是客家人

在鍾鎮城、黃湘玲(2010: 693-716)文中研究高雄縣美濃鎮客籍新移民女性，聚焦於她們自我移民認同的形塑與過程。尤其是因語言使用所相應產生的自我移民認同發展與建構，發現客籍新移民女性在某些程度上，隨著華語使用能力與頻率的增長而愈加形固自我移民認同。其中有關客語的語言角色上，她們在日常的口頭語言使用上，都以客語及華語為最主要溝通語言。但在書面語言使用上，則以華語為主。研究者在華語教室中，每次課程的敘說討論、每個字句的書寫，呈現客籍新移民女性藉由客語的使用，一方面凸顯個體的移民身分，另一方面又暗喻了自身的移民歸屬。因此，客籍新移民女性的多元語言及文化背景，讓她們能討論與閱讀別人的生命故事，進而產生移民同儕情誼的支持。而華語與多元語言的使用，亦促成她們自我與集體情感的凝聚，領會自身語言使用背後所蘊含的文

化與移民認同選擇意涵。

客語的語言角色佔日常生活重要位置，客語與客家之間的連結不言可喻。湯錦台（2010：295）提到維繫客家集體認同的無形力量有五種，即客家意識、客家方言、家族與地域認同、對外在壓力的反彈，和政治與經濟力的介入。客家方言是使用是一種維繫認同的無形力量之一，以現在台灣小學教育課程裡，針對各族群強調本身母語學習，為原住民學生特別遴聘原住民語言教師教導原住民學生，希望留住原住民的語言，亦維繫孩童對自己族群的認同。不僅僅特別加強原住民學童對自己語言的學習，客家、閩南孩子對客家話、閩南語的學習也不間斷，可知語言與族群關係密切。

然而張翰璧、張維安提到從東南亞歷史、社會與政治等環境結構的角度，我們發現東南亞的客家認同分別受到來自當地民族的民族主義所擠壓，也受到華人作為一個整體的華人性所限制，客家認同承受一種所謂雙重隱形的壓力（2007：566）。客家方言的保留在東南亞鄉下地區特別被注意到，Heidhues 發現在東南亞的鄉下客家人後裔成功地在數代內保留了其客家方言，特別是與鄉村客家男性通婚的達雅或馬來女性及其家族會學習客家話，以利溝通，語言的保留對鄉區客家認同的維持很重要（ibid：573）。

客家人常說：「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這樣的認知在本文報導人家中呈現。原生家庭對於客家方言的堅持與要求令筆者印象深刻，不論 40、50、60、80 世代的報導人，客家方言是她們與我可以共通的對話管道，她們都稱自己是客家人。雖然客家話與客家認同直接連結一起，但是詢問她們有關客家人的訊息時，范姐提到在山口洋家鄉裡，我們都是華人，不會像台灣這樣分什麼人什麼人，如果要再加以細分也是有的。范姐說：

記憶中山口洋的華人分成好幾種：有潮州、福建人，山口洋那裡客家也分成好幾種，就像台灣這裡客家有美濃的、海陸的。我們說的是叫海陸腔客家話，不過我們在雅加達，很多朋友都說四縣的，所以我們兩種都會說。山口洋沒有像台灣這樣很講究客家什麼的文化，各方面各方面的習俗，我們那這地方

沒有。只是說就某地方，妳是哪裡人、哪裡人，從來不會像台灣分得很清楚，是客家人又比較沒有分各習俗，就分哪裡人，不會像客家分這麼清楚，客家又什麼習俗又什麼習俗，我們那邊華人習俗幾乎都差不多（范姐 1943-）。

從范姐的記憶與台灣經驗連結中，印尼華人也有著不同族群的分別。像王甫昌（2003）所說族群被當作一種人群分類的想像方式，而不假定族群是個可以清楚無誤辨認之的團體。目前台灣社會中，對於族群分類似乎都強調台灣有「四大族群⁸⁷」。在不同的狀況、場合中，產生對比出現，在范姐所提到的印尼華人裡，以居住地點來分別華人，並沒有明顯的族群對抗想法。

提到自己是客家人，針對山口洋客家女人的角色看法時。范姐對於山口洋的客家女人引以為傲，她仔細的區分加里曼丹島山口洋與坤甸地區女人的不同之處，藉此認同山口洋客家女人。說：

山口洋的女性真的是樸實、勤勞，因為怎麼樣，我們最高的學府像我們讀到國中畢業，當地沒有高中，除非有錢的人才花一筆錢住宿到別的城市或到雅加達去讀。我們讀到國中畢業那已經是最高學府了，那時候山口洋的女性因為很窮小學畢業之後就沒讀了，最高就是讀到國中畢業。畢業出來像我們家裡有一些像我同學教書、有的在家裡幫忙耕種或者種菜賣、有的是家裡開店，不是很大的店，幫忙顧店。郊外就叫鄉下，鄉村裡種菜、種椰子樹，椰子樹就是椰子山了。椰子剖開曬乾製作椰子油，椰子油不是椰漿，剩下的渣一塊一塊的賣給豬吃，有的住在靠近海邊的女孩子不會出去打魚，那邊的女孩子沒有做什麼事就在家裡。我們的女孩十個有九個就是在家裡煮飯、洗衣服、把房子整理得乾乾淨淨，那就是我們最樸實的，山口洋的女性最樸實的，我們山口洋的女性是這樣。我自己母親就是賢妻良母型的，對家庭照顧，有小孩就教導小孩，對母親的印象就是忙。

坤甸的女性就不是這樣。她們住在比較靠近街上，女生沒什麼事做，吃飽了找你找我、我找你，大家湊一起三個、五個就賭博。所以我們山口洋的女性就是最好的，氣候又好、很涼爽。如果是坤甸就很熱，靠近赤道，我們在赤道上面過去，氣候很好而且女人又很樸實又很老實又愛做家事，把自己家整理得乾乾淨淨就這樣。（范姐 1943-）

⁸⁷ 王甫昌（2003）書中四大族群有外省人、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台灣這些族群意識的建構，似乎都有明顯的族群對抗做為目的，「本省人」的族群意識相對於「外省人」、「原住民」對「漢人」、「客家人」對「閩南人」，以及「新住民（外省）」對「（本省）閩南人」。這些對比性的族群類屬，在不同狀況下產生，也在不同的層次針對不同「族群」運作。

山口洋女性樸實、老實、又會做家事，相對比坤甸女性賭博的印象，強調家鄉的好。安煥然（2008）在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上以馬來西亞柔佛客家人社群來探討客家人認同的多重與想像。認為一個族群的認同意識，其認同的邊界和認同的對象往往基於客觀環境和其在地的特殊性內部複雜因素，會有所改變並且出現多重認同現象。文化或其文化象徵，又常是對社群很有效能的認同依據。語言是一種外在認同族群的依據之一，當報導人來談論自己家鄉特點時，又將其日常生活行為—樸實、老實、又會做家事，連結兩地客家人共同的行為模式，范姐以山口洋女性的好來肯定自己山口洋客家人身分認同。

報導人在訪談中肯定自己是華人、客家人的身分別。在言談之中，山口洋是她們念念不忘的故鄉。蕭新煌（2003）提及台灣客家族群和全球海外客家的比較中。台灣客家原來也是海外客家，早已從「原鄉」到「他鄉」，再落實成「故鄉」。同樣的道理，台灣客家經驗，可以跟其他國家的客家做比較。因此，一樣是客家，都有豐富的族群互動經驗，也有認同多重化，或多元化的經驗。也就是說客家人一方面要保有自己的族群語言認同，就是「客家認同」。另一方面，客家又是華人，保持「華人認同」，亦即「ethnic Chinese identity」。而客家族群分處在不同國家，所建構塑造出來的國家認同也就不一樣。

我們知道認同並不是只有單一的選項，認同在不同時間、地點、或不同狀況下是會有所變動的。山口洋家鄉是報導人難以忘懷的故鄉。

（三）我來自山口洋

報導人范姐在參加志工之餘，也學習電腦資訊。當她了解上網查詢的操作之後，筆者與她談及可以搜尋山口洋的資訊，范姐高興的與筆者分享這一首山口洋之歌，這是在網路查詢到的資訊。范姐聽著網路下載播放的歌聲，看著印尼文歌詞，她費心的將歌詞轉換成客語及華語，方便她記憶及跟唱。

山口洋之歌

地方好个山口洋，有錢沒錢大家都是一樣，
你毋看衰佢，佢還有希望，佢拜託伯公真真要幫忙，
地方好的山口洋，有錢沒錢大家都是一樣，
你毋看衰佢，佢還有希望，拜託伯公真真要幫忙，
頭路做一行，圓屋一直蓋，你的錢就要拿到銀行存，
伯公要靈靈，保護大家人，平平安安沒有什麼事情，
地方好个山口洋，有錢沒錢大家都是一樣，
你毋看衰佢，佢還有希望，拜託伯公真真要幫忙，
頭路做一行，圓屋一直蓋，你的錢就要拿到銀行存，
伯公要靈靈，照顧大家人，平平安安沒有什麼事情，
頭路做一行，圓屋一直蓋，你的錢就要拿到銀行存，
伯公要靈靈，照顧大家人，平平安安沒有什麼事情，
頭路做一行，圓屋一直蓋，你的錢就要拿到銀行存，
伯公要靈靈，照顧大家人，平平安安沒有什麼事情，
頭路做一行，圓屋一直蓋，你的錢就要拿到銀行存，
伯公要靈靈，照顧大家人，平平安安沒有什麼事情，
平平安安沒有什麼事情。

(范姐、筆者由網路歌曲整理出 2011)

藉著歌詞的書寫，范姐又再一次描述著當時山口洋的生活，也述說著華人在山口洋認真、勤奮的身影。歌詞中「山口洋這是個好地方」隱藏著多少的美好歲月，對於范姐來說，雖然她居住在台灣，兄弟姐妹大多居住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故鄉山口洋市仍然是她念念不忘的童年記憶、故鄉。

范姐翻閱著《歲月留痕—情牽故鄉山口洋》書中一張張圖片，細說著照片裡的故事。這些照片是由南華中學校友們提供的老舊畫面，也有現在山口洋的市集面貌，范姐與羅姐姐妹倆高興的談論其中一張照片裡有著父親的身影在其中，如圖 4-1。

范姐說：

我們想照片裡怎麼會照到爸爸，後來想一想，那時父親工作是在山口洋跟坤甸間開車，應該是這樣的關係才留下照片，父親是司機才有他的照片的。(范姐 1943-)

圖 4-1 山口洋小學師生假期旅行，中途留影。



資料來源：翻拍《歲月留痕—情牽故鄉山口洋》（2008：101）

除了對父親身影的照片加以描述之外，山口洋元宵節的乩童照片讓她們懷念山口洋過年的熱鬧景象。范姐提到元宵節時為了要看乩童的表演，早早就要到街上親戚家等著，看到針穿過臉恐怖想看又不敢看。她說著：「那些人真的很厲害，我看過，針是真的穿過去，很恐怖。」春節華人熱鬧的過節氣氛在山口洋別具特色又印象深刻的表演活動，現在山口洋的華人市長推動山口洋觀光特色，元宵節乩童表演就是主要活動之一⁸⁸。

范姐一遍又一遍的聽著山口洋之歌，談論著山口洋的一切，說著山口洋女性的純樸、認真，山口洋市自己出生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報導人范姐、溫姐客廳的桌墊下整整齊齊的放置著故鄉印尼的地圖，說著「我們來自印尼山口洋」，是她們對自己身分的另一認同。



圖 4-2 右圖是溫姐家的客廳，左圖是范姐家的客廳。

⁸⁸ 印尼星洲日報 2009.02.14 報導由黃少凡市長主持 500 乩童遊行開幕儀式，並且計劃打造山口洋為一個旅遊城市，記者寫下在山口洋市一路上都很熱鬧，尤其是市中心古老莊嚴的大伯公廟——山口洋人的驕傲，更是燈火輝煌。<http://www.sinchew-i.com/indonesia/node/10959?tid=6>

筆者第一次到報導人家中訪談時，提到家鄉山口洋時，報導人都指著地圖上的位置告訴筆者山口洋的相關位置。訴說著每次回去山口洋需要的交通工具，從台灣搭飛機回去之後、還要搭國內飛機到坤甸、接著再坐車花費幾小時才能到山口洋，回去一趟不容易啊！40、50、60 世代報導人都有到雅加達工作長達 10 年的經驗，在工作期間遇到年節假日想回去山口洋一趟實在花費大、舟車勞頓時間也久。以范姐來說，家人陸續定居在雅加達，只有大弟一家人守著家鄉。

陳姐兄弟姐妹離開山口洋後，母親選擇繼續留在山口洋市。陳姐說：「我們希望母親到雅加達一起住，她說：『我已經住慣這裡了，住在雅加達不習慣。』」隨著時間的流動，家人、親人的居住地點也有所移動。但是，報導人出生地山口洋承載著她們的童年記憶，更不用說仍有親人的牽絆在家鄉，對於 40、50、60 世代報導人來說，來自山口洋的認同在地圖上、在歌曲中呈現出來。

80 世代的阿珠、阿娟對於家鄉山口洋的連結都維繫在父母親身上。年輕一代的她們，父母親、兄弟姐妹幾乎居住在山口洋市，飄洋過海的家人身影不多。阿珠、阿娟的親姐姐也是在台灣，但是，阿珠不想妹妹嫁來台灣的一席話，道出她想念家鄉的情感與認同，她說：「侄姐摻侄喊佢兜毋好過來，愛看爺哀當難咧，還愛服侍爺哀。」

阿娟在遇到婚姻不順，決定離婚的時間點，能夠安慰她的除了朋友之外，家鄉媽媽的支持是她能夠得到慰藉的地方。當時，筆者與她談及娘家媽媽知道要離婚的事嗎？她說：「知道啊，就是我媽叫我說乾脆離婚，回來山口洋，媽媽會養我，她知道我在台灣的苦。」

這兩位年輕世代報導人連結山口洋的情感對象，最主要的就是父母親、親人的牽絆，這也是她們認同自己來自山口洋的直接說明。

小結

如同蕭新煌(2003)所說客家人一方面要保有自己的族群語言認同，就是「客

家認同」。另一方面，客家又是華人，保持「華人認同」。而客家族群分處在不同國家，所建構塑造出來的國家認同也不一樣。報導人是華人、客家人、也是山口洋人，藉由她們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使用、家中地圖擺放，她們在認同上隨著不同時間點、場合有所不同，認同華人、客家人、山口洋人是可以同時存在，然而在她們生命史中已經在台灣結婚生育、教養下一代的經驗裡，台灣也將成為她們生命史中不可或缺的位置。

第二節 兩地客家碰觸下的火花

徐正光、張維安（2007：1）認為客家研究應該在實證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外，更需要有對客家族群的主體性、台灣多元族群文化健全發展的關懷。客家族群的主體性主要特質是哪些？本文並沒有一一列舉有哪些答案，相信從台灣客家、大陸客家資料上客家呈現許多相同與相異處。當然，放大到各地有關客家研究的資料來看，客家的面貌絕對不是單一不變的，在各地客家接觸的同時，碰撞出彼此的火花。而在台灣多元族群的互動中，客家在時間流動下也有所變化，更不用說在現代交通便利帶動下的國與國之間頻繁的互動中，印尼客家與台灣客家碰面。本文報導人清楚的說出：「佢乜係客家人（范姐 1943-）」。她們是客家人，但是那裡的客家與台灣當地的客家是有相同與相異點存在的。

莊英章、簡美玲（2010：xxii-xxiv）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導論中提到

客家可以是族群問題，也可以是知識的建構。本書以後者為書寫重點，來回答前者的問題。……學者鄭錦全院士在圓桌論談中說到：「（客家）知識的建構，（我們）是要從很細的地方來開始做起。」……客家也是一個歷史問題，惟本書不從溯源或「民系」談起，而是探討作為一個過程的客家。在這樣的歷史思維裡，客家族群、語言、文化或地方社會，都是一個形成，並且也是一個轉變與再界定的過程。客家為何，便不是本質或靜態的存有，而是在時間的軌道上，不斷滾過的過程。此一動態性，不僅在社區儀式的現象裡可以看見，在具體而微的語言現象與行動，也能看到客家與新來的、外來的文化元素間互動的過程。

陳衍德、彭慧（2010）以「共存—分離」模式探析東南亞民族關係的多樣性，提及東南亞各民族在文化上有著共同性存在。而所謂土著民族或外來民族的界線，在國外學者以語言及考古角度得知，大多數人是從中國南方遷到東南亞各國，在血緣上有著共源性。而以人類學角度來看，東南亞各國在風俗習慣和信仰上有著相同、相似之處，如婦女地位較高、相信萬物有靈論和盛行祖先崇拜。在全球化影響下，這些共同的文化基因仍然還在起作用，使得這一地區文化的共同性得以保存。文中提到東南亞存在著文化的相似性，居住此區域的民族在不同淵源、信仰下相互容忍、交織，共同構成東南亞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

這樣的歷史背景深深影響居住在印尼山口洋的華人客家社會，此地華人客家女性與當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相互容忍、交織，形成她們所認知的客家文化。本文報導人的多重認同（華人、客家人、山口洋人）因時間、空間點不同而存在。在這一章節筆者聚焦在她們日常生活中所了解到的兩地客家，本文並不多描述怎樣的客家才是客家，而是藉由她們日常生活中與婚姻家庭成員互動的具體行為來觀看客家。事實上，對於台灣客家本身，在時間的流動下，一代一代間所認知的客家已經有所變化了，現代所創造出的客家元素增加許多。舉凡花布與客家、桐花與客家⁸⁹，原先只是一小區域的客家印象，現在已經成為全台灣客家的符號之一，對於居住在台灣的筆者來說，小時候所認知的客家已經有所不同於現在的客家。

在本節中，藉由報導人日常生活及筆者所觀察的行為，描述兩地客家的相同與相異處，藉由從父或母姓、讀書、語言使用情形以及飲食對比來描述兩地的情形。

⁸⁹ 邱昌泰（2007:535）提到近年來最受社會各界矚目的桐花祭，本身就是具體的政策聲明，客委會以「桐花」作為客家區域的象徵，主要是早期客家人以撿拾油桐子維生，美濃紙傘則以油桐子所榨之油為塗料，白色桐花曾經是客家庄的守護神，現今每年 4-5 月間，桐花分布於北台灣台三線。客委會從 2002 年起開始舉辦桐花祭，行動目標在深耕文化、振興產業、帶動觀光、活化客庄方面產生明顯的成果。

(一) 從父姓、從母姓？

楊舒涵(2009)紀錄高學歷客家女性的客家印象。提到「長期以來，客家女性的圖像在過往歷史的塑造下，在大眾心目中形成了既定的刻板印象，人們以特定的美德特質作為界定客家女性身分的描述，實則客家女性並非靜止的同質性整體，而是一個個活潑潑的生命所呈現的動態集合。」

不僅僅客家女性在大眾心目中有刻板印象存在，客家家庭重男輕女也是刻板印象之一。然而客家家庭並非靜止的同質性整體，一個個客家女性有其個別性存在，客家家庭更有多種樣貌存在。本文報導人談到生命中的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提到男女的重要性，似乎在她們的原生家庭中，這並沒有特定答案。在訪談中知道印尼母親在家中的發言權高過父親，提及是否確實如此時，報導人又會極力拉抬父親的角色。在原生家庭中母親或婚姻家庭中婆婆角色對於家庭內的決策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過，從母姓的情形又大大不同於婚姻家庭從父姓的現象。

母親的影響力

筆者問到父母親對子女的態度時。阿珠認知裡女生是比較不會被處罰，辛苦的事也能不做的。阿珠回答：「佢爸有時喊恁多幾妹去做，細妹做做下，轉清清，佢爸毋敢打細妹，全打細徠仔，用該竹子打，毋會打細妹。」意思是爸爸叫大家做事，女兒做一下就回家了，爸爸不會因此就打女兒，如果兒子不做就會被打。女兒在家中似乎是比較被疼愛的，而且家中媽媽的影響裡是存在的，阿珠提起小時候幫忙父母親拔草，媽媽回家女兒們也都跟著回家，爸爸是不會有意見，爸爸只會要求兒子做，對於女兒不會要求一定要做。她說：

小該時節，佢常常在屋下煮飯、煮菜，細人當少做田事，全部佢爸、佢媽做個。有時會同佢兜到田裡拔草，佢兜細妹跟佢媽，佢媽轉，佢兜使轉啦。佢爸做事常常喊徠做，毋會喊妹做。阿姆講：做田事當甘苦，毋好嫁恁樣個老公。(阿珠 1982-)

80 世代阿珠的生命史中，媽媽的話在家中很有份量，跟著媽媽做事，跟著媽媽回家，爸爸的要求大多只針對兒子。在她嫁入台灣之後，在婚姻家庭裡，筆者與她訪談過程中，當時她手中抱著一個孩子，另一個孩子在院子裡跑上跑下。當孩子有些哭鬧、或坐不住時，她直接叫先生來照顧孩子，這時筆者看到阿珠先生抱著較小孩子進屋內安撫哭鬧的情景，也會把較大孩子帶進屋內玩耍，讓筆者與阿珠的談話空間不會受到孩子的干擾。之後的幾次談話中，遇到孩子洗澡時間時，阿珠同樣也是叫先生幫忙孩子洗澡，讓筆者與阿珠繼續話題，女性在家中的影響力由阿珠原生家庭延伸到她的婚姻家庭裡，在婚姻家庭互動中，她並不是聽命於先生的指令。

從母姓

筆者與報導人多次訪談中，意外發現阿娟與先生是同姓的情形。當時筆者注意到在報導人原生家庭裡，母親的姓是她們對外時的姓，這樣的現象在 40、50、60、80 世代都有普同性存在，六位報導人除了羅姐是從父姓之外，其餘五人都是從母姓。對於從母性的情形，報導人說法不一，范姐認為辦護照的人弄錯了，才會造成從母姓的情形，她在印尼時是從父姓的，辦護照來台灣的時候才改為從母姓。溫姐、陳姐、阿娟認為從母姓就是這樣，沒有特別的。阿珠清楚的說到「姓」的情形：「就係跟阿姆姓，出來個人做毋得跟阿爸，愛跟阿姆个姓，住屋下个跟阿爸，辦護照跟阿姆就著咧。」她說出自己的認知如果住在印尼家裡可以跟父親姓，要辦護照出來的人就要跟媽媽姓，這樣就是對的。

那麼辦護照要從母姓這個事實是不是代表母親在家中的影響力高於父親呢？報導人的回答有所不同。范姐、羅姐認為家中還是聽父親的，其餘報導人認為媽媽在家中影響力真的較高，對外仍然是聽爸爸的。

陳姐聽到這個問題時，點點頭的回應媽媽的話比較重要，她說：

倷姐先去雅加達做事，做一做毋想做，轉來山口洋，該時倷毋想讀書咧。問

「媽做得去做事無？該時節，做無做得去愛問過媽媽摺阿舅，好得阿舅講：「做得去啊！去雅加達做事當好，做得去。」麼該事情要問過媽媽摺阿舅。（陳姐 1969-）」

從母姓的事實與她們認知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親影響力有關聯性，事實上母親對於子女的決定有重要的影響力，對照報導人阿珠在目前婚姻家庭裡直接叫先生照顧孩子，發現到阿珠在家中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力，並不是只聽先生的情景。

（二）重視讀書

彭啟原（2002：30-33）寫到在高雄萬巒，定祥伯是個傳奇人物。

大約在民國七十九年，那天是農曆十五，也是定祥伯出外收字紙的日子。……他收字紙、燒字紙的工作已經持續了十幾年。最初，定祥伯是挨家挨戶去收字紙來燒，後來因為年事已高，體力不濟，才改為只收廟宇的字紙。請教定祥伯為何要如此費心？回答：「……我只是感念倉頡聖人創造了文字。……所以敬惜字紙就是尊古聖賢，也是我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我期望能繼續下去。」

高雄美濃、佳冬客家有惜字亭，將客家與重視子女讀書風氣是連結在一起的印象。在本文報導人的生命史中，求學一樣是父母的期待，希望孩子能夠識字讀書。雖然居住在對華人不友善的印尼，報導人父母親仍然要求子女向學，有華文學校就讀華文學校，華文學校關閉之後轉而就讀印尼文學校，父母是一定要讓孩子讀書，孩子自己不讀是另一個情形。父母的觀念中子女就是要讀書，而且不分男女都要進入學校讀書。

特別的情景是筆者自以為印尼的學習歷程如同台灣一般，就是一個學程結束進入另一個學程。深入認識她們之後才發現，除了學費不便宜之外，在學習過程中有留級的制度，能不能往上一年級還要看自己學習成果。羅姐在工廠工作時，時常遇到年輕人請教她字怎麼寫，她笑著對我說：「我常常笑他們，奇怪，你們讀到高中都畢業了，這個也不會，那個也不會，到底怎麼畢業的？」聽到羅姐這

樣說當下，筆者並沒有特別的感覺，在台灣的學制本來就是怎麼讀都能讀到畢業的，畢業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對她們來說，高學歷代表經過一次次能力的證明。

報導人談及印尼當地的學程有分小學、中學、高中、大學階段，她們多數讀到小學、國中階段，報導人的就學情形如表 2-1，p56。接著分別以 40、50、60、80 世代報導人就學與父母親互動情形來看，發現報導人父母親對於讀書是非常重視的。不過學習或不學習端看子女本身的想法，並不會強迫子女一定要讀書，而子女就學是沒有男女生的差別，誰有能力就可以就學，學費是會有所影響就學的人數。

40、50 世代

范姐、羅姐都就讀過華文學校，學習到國中學業。因此，她們兩位來到台灣之後，並沒有參加識字班的課業學習，本身華文能力不錯，她們時常感謝父親讓她們能夠學習課業。范姐在退休之後擔任志工工作，這才發現許多與她同齡的女性，認得的字不多，她發現她自己真的很幸福，遇到讓她受教育的父親，生活雖然苦，還是要讀書。她說：

我們那邊沒有說像這裡的學校公校。印尼讀書全部是自費，要繳學費。雖然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家裡經濟也算辛苦。父母親很肯、很肯給我們去念書。前面幾個讀中文學校，等到第五個中文讀到一半之後就轉到印尼文學校去了，爸爸、媽媽都一樣這樣想讓我們讀書。像我這個年齡，聽到那個 60 歲的阿嬤說很多不識字，我嚇了一跳，看我雖然是住在印尼的可是還好喔，我爸爸給我們念書，至少英文幾個字我們也認識，她們這邊真的很可憐。不認識字，現在我在當健保局的志工，有的不是健保卡壞掉要簽名，有的不會簽名。(范姐 1943-)

范姐說到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接受了學校教育，提到小弟讀到大學得到表揚的情景，喜形於色，小弟是村裡第一位讀到大學的村民，非常光榮的一件事呢！她說：

說到我小弟讀到大學畢業。我們村裡的村長啊，去拜訪他，他在雅加達讀嘛，後來回到山口洋，那個山口洋的村長拜訪他，因為我弟弟是本村的第一個大學生。哈哈哈，說起來很好笑，我小弟是第一個本村的大學生，村長覺得很光榮，他覺得他的村民有人讀到大學，小弟回到山口洋去，村長就找他，說：他是我們村裡第一個大學生，很高興。以前好像讀到大學就很了不起，現在很普遍。(范姐 1943-)

范姐的父母親重視讀書，從長女開始每一個都進入學校就讀，長女接受到完整的華文學校教育，之後的幾位弟弟、妹妹在國中階段並沒有完成學業。而接著這些姐姐、哥哥與父親一同幫忙弟弟、妹妹接受印尼文學校教育，讀書沒有男女的差別，自己要不要讀是一個重要的決定。羅姐就提過父親的想法是：「不論如何父親都給你們讀到那邊最高學歷初中畢業，然後給子女學手藝，他都有這樣的想法。」

范姐、羅姐的就學歷程是得到父親支持與尊重，這樣的想法似乎也影響著她們對待子女的教育學習。羅姐的女兒國中畢業之後，決定進入美髮技職業，高中學程是建教合作班，幾個月上課、幾個月上班的學習過程，羅姐很心疼女兒常常手都要起水泡，也時常詢問女兒受得了嗎？但是，只要女兒確實想學這一行業，羅姐夫妻都給予支持。書要讀，但是能夠學習一門手藝，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羅姐秉持父親的想法，尊重女兒的想法。

60 世代

溫姐在家中排行第三，在原生家庭兄弟姊妹中她學歷最高。哥哥想要去工作，將讀書的機會給了溫姐，在就學的路程裡，哪一位能夠繼續讀書，是看誰能讀，而不是看誰是男生或是女生的條件決定的。在訪談中提到當年讀書的情景時，她說：

僱讀印尼學校，過好大正去學校讀，大概 9 歲去讀書。讀書要當多錢啊，學費恁貴啊，學費恁貴有兜人會毋讀，毋會像台灣，反正你每一年都可以升啊、

升學，我們不是，你考的分數毋到該，還是留班啊！

佢兜細人全部有好讀，佢讀到高中又一下，高中讀毋畢業就毋讀。

我哥哥讀到國小畢業，他有報名國中讀到一年而已，他就不讀了，佢講佢愛去尋事做，分佢去讀書。

阿姐國小畢業。老弟國中畢業，弟弟自己不讀了也不是不喜歡讀書，經濟的因素，而且他比較喜歡往外跑。所以，他讀到國中畢業，佢常常要往外跑，所以他說他要去賺錢。該時節讀書要該當多錢啊，當多錢來讀，遇到爸爸中風沒辦法讀咧。（溫姐 1966-）

溫姐讀書的經歷裡，清楚的顯現讀書不是男生才可以讀。不用因為性別是女生就一定要放棄讀書，去成就男生就學的機會。哥哥選擇工作讓溫姐能夠繼續就學，弟弟認為自己喜歡往外跑就去賺錢，讀書的機會在溫姐原生家庭裡沒有男女分別，除了經濟因素外，端看自己要不要讀的選擇權。

80 世代

80 世代的阿珠進入學校就讀時的年齡比其他同學大。因此，在父母親要求讀書後，她跟姐姐都因為身高長得比同學高，就拒絕進入學校讀書，在印尼入學的年齡並不是強制的，當阿珠拒絕就學時，父母親曾經嘗試將她帶回學校，看到阿珠強烈鎖門、反抗的舉動之後，也就放棄了。阿珠父母親明白告訴阿珠，以後不認識字時，不要怪父母親。

同世代阿娟就學時的情景還記憶著父親的關懷以及學生時期的戀情，阿娟在提及與父親的相處中，兩人常常在屋前父女一起聊天的情景，父親喝著酒說著過往故事，阿娟就認真的聽著。在阿娟讀書之後，父親拐著受傷的腳親自接送阿娟，更在回家後煎個蛋給阿娟。在戀情發生時，父親嚴格的看管著阿娟與男生的相處，讀書階段有父親的陪伴及期望。阿娟有機會就讀華文學校時，她決定離開學校到雅加達工作，這個決定也同樣引起父親說：「現在可以供妳讀書，妳不讀，以後妳會後悔的。」父親的一番話令阿娟到現在仍然耿耿於懷。

筆者與阿娟互動過程中，阿娟正在積極準備機車駕照考試，駕照可以選擇印

尼語或華語，兩者都不是阿娟熟練的文字，她選擇華語的考題來應考。筆者認識她時，她已經失敗兩次了，筆者藉由幫忙她準備考試，答謝她詳述自己生命史資料，過程中，不只一次，她提及真的很後悔以前沒有聽父親的話，多學一點華語。

報導人在回憶當年就學的情景時，讀書中藏著原生家庭父母親對子女的期望。而不同世代的就學情景也清楚知道，讀書沒有男女區分，在原生家庭裡不會特別強調男生才要讀書的想法。因此，40、50 世代的報導人感謝父親讓她們能夠接受教育，來到台灣看到同樣世代的女性不識字的情景，她們心中感謝父親。而 80 世代沒有好好讀書，在婚嫁到台灣之後，參加識字班再次學習華文覺得有所困難，想考取騎摩托車必要的駕照時遇到更大挑戰時，她們只覺得當年應該讀書的。

(三) 語言使用

鍾鎮城、黃湘玲（2010：693-716）文中研究高雄縣美濃鎮客籍新移民女性，課程互動上，研究者看到在學習華語時有所疑惑之處，她們會以客語詞彙加以了解華語的意思。

在本文有關語言的互動上，報導人涵括 40、50、60、80 世代。在 60、80 世代的日常生活語言互動中也有相同於高雄美濃鎮客籍新移民女性的情景，客語角色佔了重要位置。在初期婚姻家庭裡，客語是家庭內基本的溝通語言，在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生活及識字班的教導後，華語位階也有所提升，華語與客語同時程為主要溝通語言。但在 40、50 世代的日常語言互動中，華語是她們日常主要溝通語言，客語則是在印尼同鄉人之間常用語言。

在鍾、黃的研究中，多是 60、80 世代的新移民女性，客語是了解華語的溝通管道。但在 40、50 世代眼中，華語應是直接的溝通管道，這些接受過長時間華文學校教育的客籍新移民女性，華語對話是沒有困難度的。范姐就提到當時隔壁鄰居對於她會說華語的訝異。說：「我嫁過來都講國語，人家就問我：『你怎麼

會講國語、客家話？」我說：『我讀國語學校，本身就是客家人，講海陸的。』這邊的人對我就很好，一聽到我會說客家話，就更親切了。」

范姐婚姻家庭裡只有先生，在日常對話裡，華語是常用語言。羅姐在婆家也都是以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她們兩人接受過華語教育，在婚姻家庭生活裡語言使用上以華語為主，不同於一般客籍新移民女性，先以客語為主，再學習華語的情形。

60 世代溫姐、陳姐參加華語識字班後，考取機車駕照、汽車駕照。陳姐更參加丙級廚師認證通過，她們與子女的對話同樣以華語為主。但與先生及長輩就會使用客語。陳姐夫妻提到剛開始兩人溝通、對話都是以客語為主。陳姐說到先生每次都叫自己講慢一點，太快聽不懂。兩地的音調有不同的地方，在說話速度上不放慢有聽不懂的狀況。陳姐說：「我講很快，他就說：『慢點慢點，妳講什麼我聽不太懂。』我有時候客家話會參到印尼話去。」在剛來台灣時，對話中客語與印尼語是會同時出現，因為語調的不同，有時無法知道此時是客語還是印尼語，這樣的互動在筆者與阿珠對話中時常出現。

80 世代阿珠在原生家庭沒有學習過華文，短暫就讀印尼文學校，在家使用客家話。因此，剛來到台灣在彼此音調有所不同的情形下，她出現許多的不安，在阿娟陪伴下走過不安階段。筆者與她們對話時，都是三人同時在場的情景，遇到訪談問題不懂的地方，阿娟會以印尼音調客語跟阿珠說明之後，阿珠再以客語回答筆者，多數時候阿娟可以長時間回答問題，阿珠則是簡短回答為主。

在三人訪談互動中，筆者注意到她們兩人在遇到一些敏感性話題時，兩人會以客語快速對話。與筆者熟悉後，筆者確認當時的快速對話中是包含了客語及印尼話。語言使用的情景影響了彼此的互信及互動，雖然兩地都說是客家人，因語言音調的變化，客家話是彼此之間適應的第一步。

60、80 世代報導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時，因為音調有所不同、說話速度快，常造成婚姻家庭裡的成員有所誤會。不過，仔細了解之後，在剛到台灣婚姻

家庭時，她們在同鄉人之間的語言互動中是印尼語與客語同時再使用的，在這樣的情景下，「講慢一點、再講一次」的互動才能達到彼此溝通的結果。

張翰璧（2007：100）引述徐正光與蕭新煌在 1994 年對台北地區客家民眾使用客語的調查。通婚家庭（客/閩、客/外）幾乎都不用客語溝通，使用客語溝通的機率是遞減的。張翰璧認為經濟現代化過程和族群通婚使得客語使用率減少，族群界限也會產生微妙的變化，影響到下一代的族群認同。

對於本文報導人來說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都是認同客家。台灣客家家庭裡語言使用上，因為兩地音調的不同，使得報導人夫妻與子女之間以華語溝通為主，與長輩以客語溝通居多。隨著華語的使用頻率增多情形下，華語成為最主要溝通語言。而在印尼客家家庭裡強調一定要說客家話，以此明確的傳達給下一代「客家人」與「蕃人」的界限。

（四）接受多樣化飲食

在兩地飲食的彼此互動中，第三章第三節以她們日常生活裡對食物的偏愛來連結飲食與情感。在此飲食互動是報導人觀看到原生家庭成員、婚姻家庭成員對於飲食接受度的角度來加以描述，食物不單單只是食物而已，飲食中常隱藏許多訊息在其中。林淑蓉（2007：152）飲食文化篇提到食物可作為理解該族群的社會生活，或甚至成為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飲食的領域裡也隱含著認同的存在，而此種認同是彼此之間直接的感受，是否接受對方食物口味的舉動，直接影響著我是否認同你的第一步。

林淑蓉（ibid：174）說食物兼具物質的與非物質的屬性，呈現在個人主體所習以為常的視覺、嗅覺與味覺經驗中，我們不但可以從食物來理解族群意識與認同，我們也可以經由食物來理解特定族群的社會與經濟生活。在婚姻家庭裡長時間的日夜相處，一日三餐的彼此互動機會多。在飲食層面的多樣化接受度觀點上，報導人看到兩地客家長輩的不一樣態度，長輩對於嘗試不一樣口味食物的態

度，讓報導人陳姐深深佩服自己原生家庭的母親，喜歡嘗試新的事物。

陳姐描述自己母親與婆婆對食物接受度的態度，表達出兩地客家女性在新事物的學習及接受度的不一樣反應。她說：

婆婆

我們吃什麼她會念，我想吃什麼，家裡的東西會吃膩啊，想珍珠奶茶喝啊，她說：「哼，家裡有可以吃，還到外面買來吃。」每天吃飯看到會怕，想換一點別的東西吃，買台灣的東西，水果這些，什麼都要念，很會講人。我看我婆婆算還好喔，還有更離譜的，常常我老公載到的客人，客人會抱怨她婆婆更嚴重，念不停的，好又不好念又念。算起來我婆婆還好，不會像客人說的婆婆一樣。我覺得台灣婆婆幾乎都這樣，不管客家閩南就是這樣。我就想到頭腦老古董這樣，以前大陸那個的老古董，像我們印尼的潮州人，講那個潮州話那個，以前潮州的老人家都是這樣。

以前有一次我帶她去關西拜拜那個廟，王公廟那邊回來，那天我們有找羅姐採蕃茄啊，快中午、肚子餓我老公說吃板條，羅姐也說好。我婆婆就說：「你們下去吃，我不要吃我等在車上。」聽到老人家這麼說，那妳怎麼吃，妳吃得下嗎？一起吃一餐那有什麼關係，吃一頓板條。這樣老人家跟我們出門根本不行，我們年輕人會餓死，太奇怪。

母親

學國語，媽媽、姐姐、妹妹看電視學國華語，回印尼家的時候，她們會用華語跟孩子溝通，很肯學。

感覺印尼很好，那邊的老人家年輕人吃什麼就跟著吃。不像這邊的老人家，這個不敢吃那個不敢吃，像我媽就這樣啊！你們年輕人吃冰她就吃冰，她不會講什麼不敢吃、不敢吃。老人家跟年輕人一樣，年輕人買就買下去，對吃的東西大方，說：「人本來就是要吃的東西，做做就是要吃，幹嘛省省得要命。」那邊的人就是這樣想，人生就是賺吃賺吃這樣想。

印尼的老人家有什麼都吃。

像我印尼朋友的媽媽說：「印尼有那個烤雞屁股，好吃，印尼現在有賣。」印尼那邊的兒子買給她吃。

她打電話給她台灣的女兒說，她女兒說：「妳不要吃太多啊，你年齡已經很大不要吃太多。」她們什麼都敢去吃、敢嘗試。(陳姐 1969-)

陳姐面對到兩地客家長輩對食物接受度如此迥異的態度，她認為不是印尼、台灣客家的差別。在台灣她覺得客家閩南人都有這樣的「老古董」，相同於印尼的潮州人，在觀念上、態度上跟年輕人格格不入。對於自己母親及朋友母親，她讚許老人家跟年輕人一樣，對吃的東西大方，她提到印尼母親觀念上是「人生就是賺吃賺吃這樣想」。在陳姐所看到的兩家長輩對食物接受度上，也反映出長輩的人生態度，食物不僅僅只是食物而已，人們在食物上投射出許多看法與觀點。

小結

莊英章、簡美玲（2010）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導論中提到「客家是動態性的過程，不僅在社區儀式的現象裡可以看見，在具體而微的語言現象與行動，也能看到客家與新來的、外來的文化元素間互動的過程。」印尼、台灣客家在報導人眼中是不一樣的面貌，在她們娓娓道來生命經驗中，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生活裡，兩地客家互動的過程呈現另一種面貌的客家認同。

在護照上從母姓的事實中，原生家庭中母親影響力是比台灣婚姻家庭裡母親影響力高，而且在報導人本身婚姻生活夫妻互動相處裡，丈夫對太太的體貼、協助太太照顧子女，互動上女性擁有影響力，不是只聽從男性的命令。

在印尼客家，父母期望子女學習課業，一視同仁的對待男生、女生。不會只重視男生課業，女生就只是陪襯的角色，在阿娟的生命史中，讀書與父親疼愛的記憶牢牢結合在一起，回憶當年讀書的情景也懷念父親對自己的期待。

隨著不同世代的生命軌跡，印尼客家家中保留客家語言。40、50 世代接觸到華文教育，60、80 世代接觸印尼文教育，在印尼當地語言之外，彼此之間溝通語言是客家話。在婚嫁到台灣婚姻家庭後，客家話也是彼此最常使用語言，反觀婚姻家庭裡客家話並不是如此要求的語言。在印尼社會當時禁止學習華文的狀況下，客家話直接連結本身華人、客家人的認同。

食物不僅傳達報導人隱藏的情感，更在食物接受度上感受到兩地客家長輩的

不一樣。尤其傳達出印尼長輩的人生哲理：「人生就是賺吃賺吃這樣想。」表達人生過程裡可以省下其他地方的花費，吃的部分是不需要省的。

這些日常生活互動經由報導人影響著下一代的客家子弟，在所謂客家為何的提問中，答案非單一選項，客家風貌也將有所不同呈現。對本文報導人而言，在台灣客家家庭裡體會到兩地客家家庭的不一樣之後，她們年紀漸長。此時，家鄉山口洋市是遙遠的記憶，已經跟隨婚姻及子女落地生根於台灣？還是想落葉歸根回到家鄉？這樣的抉擇在多重認同中游移不定。

第三節 落地生根亦或落葉歸根

報導人在面對不同的情景、不同環境下交錯認同華人、客家人、山口洋人的多重認同，在兩地客家的互動中也悄悄的改變台灣客家面貌，注入不同的客家元素。而在華人、山口洋人的認同中，想不想回去家鄉定居是一種選擇，隨著年齡、隨著環境改變，這個答案也是有所不同的。落地生根、落葉歸根是一種呈現型態，簡單的描述出族群意識認同原生論與情境論（王甫昌 2003:31-32）的答案。報導人可以大聲說自己是客家人、是華人，但是在國家認同部分是隱藏不予碰觸的話題。楊媛甯（2010：59-61）提到

印尼華人社會，是形構廖建裕認同表現的其中一個重要時空背景。…依照華人家庭的溝通語言，印尼華人社會可以區分成新客華人與土生華人兩個社群，在這個分類基礎上，二十世紀後的印尼華人社會，可以再細分成新客華人、新新客華人、土生華人與新土生華人四個社群。區分這四個華人社群的特徵，主要是他們的語言和文化認同。…從廖建裕所處的土生華人社群推悉他的認同表現，印尼語言和土生華人文化奠基了他的認同內涵，但同時出現在這個基礎中的，還有華語的影響。…在廖建裕的認同中，華人價值成為認同的核心，與東南亞本土概念和中華概念並列其中。…其中，東南亞本土概念涵括印尼和新加坡認同，印尼的母國概念是廖建裕情感最終的歸屬，新加坡則存在於廖建裕的國家認同之中。

廖建裕(2002)在《現階段的印尼華人族群》一書中簡介自己印尼出生，1962年南洋大學畢業後，先後在印尼、澳洲、美國留學，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在新加坡工作定居。這樣的經歷讓他對於印尼有著深厚的情感存在。楊媛甯(2010: 62)提到新加坡是廖建裕最終的定居地，對於印尼社會的認同表現，廖建裕謹慎處理。

本文報導人移動在印尼、台灣兩個國家。她們生在印尼、住在印尼、曾經工作在印尼，婚姻家庭在台灣、先生及子女在台灣，對於落地生根、落葉歸根這樣問題的答案可能只是單純面對娘家及婆家的認同選擇，也可能是隱藏於心中的國家認同。陳朝政(2005)研究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以「自我的定位」(identification)和「家的歸屬感」(belongingness)作為衡量認同的指標，而不是以在大陸的當地化程度來判斷台商的認同是否已經產生變遷。陳朝政提到台商或許出現生活當地化的行為，卻未必代表已經認同當地，不能以此推斷台商已經發生認同變遷的情形。

本文不同世代報導人生活在台灣時間長短不同，在不同階段對於心中想法會有所不同。她們居住在台灣時間越久，在地化的情形相對越明顯，但是，落地生根與落葉歸根的答案卻有所不同。經由一個簡單的提問，可以明確知道認同在每個個人身上會有不一樣的答案。報導人是經由婚姻來台的第一代，她們有著印尼與台灣的情感拉扯，她們的下一代生在台灣、住在台灣、工作在台灣的時代背景，或許對於落地生根與落葉歸根的提問，是不會有所疑惑的。

男性移民與女性移民者在移民的動機上有不同考量點，但驅使移動基本上有推力與拉力這兩種力量存在。對男性移民者來說，移墾史記錄著由原鄉到他鄉定居、建立家業的過程，重視著落地生根之後的情景。吳學明(2007: 42-61)在台灣客家移墾史中寫到當時中國福建與廣東移民因地區地瘠民貧、人口壓力大，被吸引到台灣這農業條件好、荒地多又可以逃稅的區域。客家族群自粵東與閩西原鄉遷居來台之後，獲致機會建立家業，有的甚至成為大業戶為一方之豪，而且

客家移民重視鄉土與祖先，因此他們在新墾地建立很多具原鄉意涵的地名，原鄉的祖籍神明信仰也在台灣形成。

不僅台灣客家移墾注視到移民者建立家業，更將原鄉的祖籍神明信仰在台灣形成。研究者在客家研究中，定居在東南亞客家的移民現狀也被加以重視。這些研究都是移民者在新的地區或國家內落地生根，探討其移民歷史、移動過程、與當地互動等成果，偏向有關男性移民遷移研究。張翰璧（2007：1-3）寫到 Pessar & Mahler 提出過去一百年來的國際移民研究，多集中勞工移民現象的討論，並未重視性別的議題，也較忽略婚姻移民的研究。Sinke 寫到 1990 年代的歷史學研究，逐漸將女性視為研究主體。但女性移民常與婚姻移民連結在一起，張翰璧說到許多研究由於婚姻坡度（marriage gradient）的假設，認為女性在婚姻中是要適應男方的家庭與文化，使得跨國婚姻的移動者多為女性。但是在生活實踐中，女性會在不同文化間取捨，以自己的方式組織社會生活，進而影響嫁入之家庭、族群、社會與國族等文化再生產的過程。

張翰璧關注女性移民者會影響婚姻家庭，她們不是一味的接受婚姻家庭的教導。筆者與報導人互動中，40、50 世代范姐、羅姐對於是否想回到印尼家鄉定居的回答是：「妳問十個有九個要回去。」她們如此肯定的覺得要回去家鄉。同樣的問題在 60 世代陳姐、溫姐就覺得：「不會想回去了，小孩、老公都在這裡。」而 80 世代阿珠、阿娟則認為：「想爺哀，可是細人又恁細，這裡好有錢賺。」不同世代在是否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上有不同想法存在，不同報導人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也影響著這個問題的答案。

落地生根？落葉歸根？是認同也是心中情感的一部分。許多移動的人們在居住地定居之後，已經生活在地化，在情感上尋根並且告知下一代自己來自何處的想法糾結在一起。本節以報導人以及有關印尼華人的資料來了解選擇落地生根或落葉歸根的心中想法。

（一）落地生根

印尼華人在印尼居住曾經面對印尼政府排華措施，在居住地認同當地而心中對於華人身分更無庸置疑。但是居住在華人區域—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廈門等地的印尼華人卻又面對被質疑是「僑」的稱謂，許多人已經在華人區域落腳了，日常生活起居已經是在地化，這些人也自稱自己落地生根，雖然已經認同居住地，但在情感上仍舊深深想念當年情景。

報導人范姐畢業於印尼南華中學，她經常往返印尼、台灣兩地過程中，得知當年就讀印尼南華中學的校友們編輯一本《歲月留痕—情牽故鄉山口洋》，只要是校友就可以領取書籍，文中寫下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的這些華人，雖然認同於華人身分也落腳在華人區域，但對於自己的出生地有著濃濃情感存在，書中一幅幅圖片、一篇篇文字都傳達思鄉情懷，也希望藉由書冊的完成，讓自己的下一代能夠了解當年居住在印尼的生活情景。

《歲月留痕—情牽故鄉山口洋》書中編者寫到：

山口洋，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曾經沐浴著椰風蕉雨，對這裡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十分熟悉，凝結著我們深厚的感情；……隨著年歲增遞，我們這群遠離故鄉而定居在香港的游子，都已步入花甲，耄耋之齡了，對故鄉的眷戀、懷念之情是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熾熱，幾乎到達了不可自拔的境地。……本書的出版，其目的是互通鄉訊，加強鄉親間的聯繫，鞏固友誼，促進團結，紓緩彼此對故鄉懷念之情意結。

一群已經定居香港的華人，在年長之際，對故鄉山口洋的思鄉之情，投射在書中。他們落地生根於香港也在香港建立家業，傳承自己家族下一代，他們出生於印尼山口洋在山口洋度過童年時光，故鄉是他們無法拋開的原生情感。書中人物主要為當年就讀山口洋南華中學校友，歷經兩年的尋夢過程，將鄉親、校友的情感維繫在書中，編者群提到大家遠離故土半個世紀，僑居在香港的山口洋人，對故園的迷戀依舊，對山城的情懷依然。因此，在香港定居後，建立家業之餘，心中仍然心繫童年故鄉—山口洋市。

在交通便利的現代社會裡，似乎移動是一件簡單的事，搭上飛機就前往另一地區了。但是，短暫的停留與成家立業於哪一個地方，牽動內心情感，當一個人決定在這個區域落腳生根，他仍牽掛著走過的痕跡，出生地、成長之路值得記憶的所在常常令人懷念。這些當年南華中學的校友藉著照片、文字的編輯成書，走過一趟懷鄉之旅。范姐與筆者談到這本書時，熱切的翻閱書中圖片，告知筆者當年的生活情景，並且將書籍內容與朋友們分享，藉著書中圖片、文字，述說著一段段生命歷程與故事。

如同這些印尼華人一般，本文 40、50、60、80 世代報導人對於家鄉同樣有著濃濃牽掛及懷念，她們在台灣婚姻家庭裡有人已經購置房產，落腳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對她們而言，山口洋是她們的家園，藉著家鄉口味食物想念家鄉、藉著地圖維繫著自己的記憶，對於原生家庭的情感一樣濃濃的懷念著。但提問是否回去故鄉定居時，不同世代有不一樣的選擇。

60、80 世代都認為自己下一代已經在此地，當然是留在孩子，先生的身邊，孩子、先生是不可能回去印尼生活的，而且工作不容易，不論是情感或現實方面，落地生根是她們現在的選擇。

60 世代陳姐說：

我有想回去印尼，可是沒什麼錢，回去想看一看老人家、親人、妹妹、姐姐。像范姐這樣，在印尼我想看我大姑姑（我爸的姐姐），她對我很好。對印尼的懷念蠻好，怎麼講，有大節、回教過年，放一個月，沒做事就出去玩啊（開懷大笑），想起來就很好，平常辛苦工作，回教過年時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很舒服，想學什麼東西也可以出去學。

嫁來台灣有老公、小孩，有一個人綁著一樣，是不一樣。像以前跟公公一起住，想著午餐要煮，等一下晚餐又要煮，不敢去哪裡哪裡，到那時間一定要回來煮菜煮飯啊！

不會想回去住，有空、有錢回去看看是可以，在這裡有老公、小孩，我的家就在這裡，不會想回去住，他們不會去印尼住的，話又不一樣，就算去印尼了要做什麼呢？還是在這裡好。（陳姐 1969-）

在訪談中懷念著家鄉的親人，回憶著當年印尼生活裡有趣、愉快的事，再提到結婚來台之後的生活，因家人、先生、孩子而無法像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對比之下，印尼生活有著許多愉快的回憶，台灣生活裡有著忙碌及被綁住的感覺，那麼是否想著回去印尼居住的問題時，陳姐當下仍是以先生、孩子為第一考量點，認定先生、孩子所在地才是她的家。認同現在居住地、認同婚姻家庭的家人是她現在的選擇。

陳姐自 1994 年來台之後，居住在台灣已經將近 20 年時間。她婚嫁到婚姻家庭之後，自己說出第二天就煮三餐，婆婆一教怎麼煮飯菜，自己就會煮了，對於節日祭拜準備的物品，看過一次就知道了。對於在台灣在地化的過程快速，日常生活很快就融入當地環境，隨著子女成長，她接觸了家庭代工，協助先生還清貸款。進入學校開辦識字班，學習華語，考取機車、汽車駕照及丙級廚師執照。買下新居之後，掛上印尼小吃招牌，料裡印尼口味食物及販賣印尼相關年節點心，她融入台灣日常生活，藉由食物及友人連結家鄉的情感。

在自己身體出現不舒服症狀，到大醫院檢查之後確定是癌症，她樂觀的看待這件事。筆者訪談時，聽著她訴說生命經歷，婚嫁到台灣後，歷經婆婆不合理的對待、背負房子整修貸款、先生購車貸款，終於能與先生共同買下現在居住的住家。接著面對身體狀況，似乎來到台灣有著許多挑戰存在，一道一道的關卡出現在她的生命歷程中，當她面對落地生根、落葉歸根的提問時，斬釘截鐵的回答：「留在台灣，我的家人都在台灣，回去印尼要做什麼？回去看看可以。」

60 世代溫姐的生命歷程從工作地雅加達到婚嫁台灣是一個反差相當大的改變。溫姐訴說著自己在兩地吃的感受中，筆者感覺到雅加達生活的多采多姿，工作的辛勞在回憶中似乎不存在。但是，懷孕期間沒有得到充分的營養，使得雙胞胎早產的情景，總讓溫姐有所遺憾存在。但是，在面對先生生命垂危關頭，她積極照顧並且挽回先生的生命，這是她為婚姻家庭應盡的責任，同樣的提問：「妳在台灣這麼辛苦的一段過程，以後妳會回印尼住還是留在台灣？」溫姐回答

回去走一走是很好，小孩不會跟我回去，先生也在這邊，我要跟先生、孩子在一起。現在是很辛苦，不過先生真的對我很好，那時候他沒有生病，叫我在家照顧小孩就好了，怕我太辛苦，不要我出去工作，現在他只能跟大伯一起打零工，小孩讀國中、高中正要用錢，我一天要做兩個工作，小孩放假有空也會幫忙做事，在這裡有房子有家，不會想回去住。(溫姐 1966-)

她們兩位在台灣將近 20 年時間，選擇與先生、孩子生活在台灣。

80 世代阿珠、阿娟來台約 6 年時間。印尼家鄉還有長輩在，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的親情拉扯著居住地的抉擇，她們在孩子及經濟因素考量下，選擇留在台灣婚姻家庭裡生活。阿珠一句「不希望妹妹來台灣，想見爸媽很難。」的說詞，似乎又隱隱然透露出想回歸原生家庭的舉動。如同邱淑雯(2003) 提到移民對於族群性不論彰顯或隱藏，都是一種生存策略，族群性並沒有全然消失或出現，無論藉由食物、音樂、企業、宗教、節慶等表達對原生社會與接待社會的親疏遠近之不等距離，以達到移民所追求的族群認同、國族認同、性別認同、階級認同或是宗教認同。

邱靜慧(2004) 寫下陪同印尼姐妹回到印尼家鄉的所看所想，邱陪伴美濃外籍配偶從識字班到成立南洋姐妹會，一路上聽著、看著這些姐妹會成員所描述的景象。看到姐妹阿真的家，提到

她的父親靠著農業、養雞為生，是我們拜訪的幾戶家庭中最窮苦的。但即便窮苦，兄弟姊妹間緊緊相依偎的親密感卻令人羨慕。『如果可以重新選擇，雖然窮苦，還是留在自己的國家，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比較幸福。』曾經聽過許多姊妹如此說。

女性移動者心中想念家鄉，心中想著回到家鄉。為了孩子、先生選擇留在台灣，但原生家庭的親情牽絆也在心中縈繞。本文 80 世代阿珠、阿娟來台時間較短，在訪談中，提及家鄉的次數多，時常表達希望看到原生家庭親人，但對於是否回鄉定居的提問，答案以孩子、經濟因素為優先考量點。

阿娟在面臨離婚，獨自一人在台灣生活的情景下，選擇回到家鄉的可能性是

更強烈的，家鄉的母親也給予她回家來的訊息，此刻她選擇留在台灣，為了女兒、也為了經濟因素。對於阿娟離婚的決定，母親是支持她，並且一直表達阿娟可以回印尼，媽媽還可以照顧她的想法，要再結婚也可以在印尼結，家鄉不會丟下阿娟。不過，在現階段孩子的牽絆、台灣經濟收入上的優勢，讓阿娟選擇留在台灣。

邱淑雯(2003)認為人們在移動過程中會伴隨著認同。選擇停留在哪一個地區是認同的另一種呈現，而認同不是單一的，雖然報導人落地生根於台灣，在她們心中印尼山口洋仍然是心中念念不忘的故鄉。每當聽到阿珠、阿娟提到何人、何時要安排回山口洋的事實時，她們兩人臉上都流露出也要飛回家鄉的神態。因為筆者的台灣身分關係，報導人或許隱藏住自己內心的真正感受，對於落地生根、落葉歸根的提問，她們的答案是先肯定台灣為上策。但認同是心中感受，這樣提問的答案隨著不同情況是會有所改變，面對筆者的提問 60、80 世代報導人現在的選擇是「留在台灣、落地生根」。

(二) 落葉歸根

40、50 世代的范姐、羅姐對於回去印尼的提問，一口認為：「老師你問這個問題，十個有九個說要回去的。」在她們兩人的生命史裡，她們 40 歲左右才走入婚姻來到台灣。姐妹裡共有 4 位是在台灣居住，其餘兄弟姐妹幾乎都在雅加達居住，只有往生的大弟留在山口洋。她們兩人雖然飄洋過海到台灣了，與家鄉的聯繫沒有間斷，尤其是范姐，每年幾乎安排一個月的時間回到印尼與家人、親人互動。在 3 年前父親以 92 歲高齡往生之際，范姐說：「我們兄弟姐妹除了往生的，還有日本那個，全部都在爸爸身邊。」在此之後，她仍然勤於兄弟姐妹間的聯繫、互動，而家鄉兄弟姐妹也在經濟許可下，來到台灣拜訪嫁到台灣的姐妹，關心姐妹生活的好不好，手足親人之間的牽絆非常緊密。范姐長姐如母的威嚴在手足之間明顯存在，她在訪談中明白的說出對手足的關懷：

有人會問我：「沒有老公不會無聊嗎？」我知道他們想問我性關係的事，我

怎麼會有時間想這個，有這麼多兄弟姐妹，每一個家裡的事想一想，有好多事要做，哪裡還有時間想有沒有老公。(范姐 1943-)

對於她們來說，原生家庭的親人與婚姻家庭的親人都是一樣重要。回去印尼居住，她們覺得一定想要的，羅姐當年婚嫁到台灣之後，最期待的就是星期六到范姐家中聚會，經由范姐介紹，她跟隨姐姐買下同社區住家。現在范姐時常受邀到羅姐家中吃晚餐，彼此熱絡互動。訪談時，說起她們手足之間的情感及對印尼的認同，提及一位妹妹因為工作到日本生活多年，如今也是回到印尼居住，回到印尼大家能夠互相照顧，而且認為只要肯做，都有飯好吃。范姐說起這段過程：

我爸爸 92 歲、三年前快過世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孩子到雅加達去。我們在台灣的四個姐妹全部回去，只有一個在日本的妹妹，十幾年前去日本的，她的護照過期了，不是想回馬上可以回去，不是隨時買機票就可以回去了。不像我們已經變成當地人了，隨時想回去就可以買機票回去，她不能回去了，她的機票過期了，算是非法居留、打工打到不能回去了。她就請假在宿舍裡哭一整天，她講，沒有回家，我爸過世的時候，她想回去沒辦法回去、很難過。11 個孩子，一個日本的沒回去，全部都回去，我們兄弟姐妹就是這樣相處很好、到現在都很好。

日本這個後來有回去了，重新辦好新護照給她，現在住在雅加達，我那個妹妹兩夫妻就在日本認識的，已經認識很多年了，回去的時候就叫自己家人弄兩張桌，吃吃就好了，他們已經在日本照相已經照好了，在日本照結婚照照好了。回去剛開始她不習慣，一直說：「日本好，這裡沒有工作，又不知道怎麼辦。」後來慢慢找到一個店位，賣那個手機，生意也不是很好，因為很多人做又偏僻喔，人來人往，她不是在中間點，是在尾端，生意不是很好。現在也是這樣，生意時好時不好，現在的時局就是這樣，我弟弟做生意也是這樣，他說不像以前、以前很賺那個錢還可以存，現在賺的錢就這樣花、家裡孩子念書、自己家裡開銷，開銷各方面還是打發的過，不像以前那樣可以買美金留啊，他們生活也還算過得去啊！（范姐 1943-）

對於手足能夠居住在同一城市，范姐覺得彼此之間能夠互相照應，這樣的生活雖然有些辛苦。不過，只要肯做事不會餓死的，而在台灣工作薪資比較高，相對的花費也是較大的，存不了多少錢，40、50 世代的范姐、羅姐覺得回去家鄉

比較好。下面這段對話呈現出她們兩人認同家鄉的內心感受。

筆者：對妳們來說，很辛苦，印尼土生土長有很深的感情，家庭在台灣，心裡對印尼親人也是念念不忘，如果有機會讓你們回去印尼定居？

范姐：我要喔

羅姐：妳問十個有九個要

范姐：很想喔，自己的親人都在那邊啊，妳隨便找一個小生意來做都可以過日子，存起來不容易，台灣現在也是一樣，這樣做這樣吃也沒什麼存款啊！

筆者：這是一種土生土長的感情？

羅姐：還有這個感情在，很深，當然的。

范姐：比方台灣要開一家店，資本要很大，我們小小的資本就可以做生意，我們普通的人有一點錢就可以做生意，做大做小的差別，在這裡做生意很辛苦。

羅姐：只要妳肯去做。

對話中，40、50 世代的報導人對於回到印尼居住生活有著憧憬。衡量、比較兩地的差異之後，認為回到印尼親人身邊一起生活是幸福的感受。與羅姐訪談時，曾經提問過有關 1998 年印尼排華⁹⁰的動亂事件，當時羅姐擔憂自己兄弟狀況，連絡到親人之後，對於發生此種動亂認為華人與印尼當地人的相處上能和諧就可以避免。因此，選擇未來居住在印尼與親人在一起是她目前的決定。

小結

我們同意認同並不是單一面向，認同會隨著環境而有所改變。邱琬雯(2003)認為認同伴隨著移動存在，移民認同有三個層面：與原生社會保持聯繫；想像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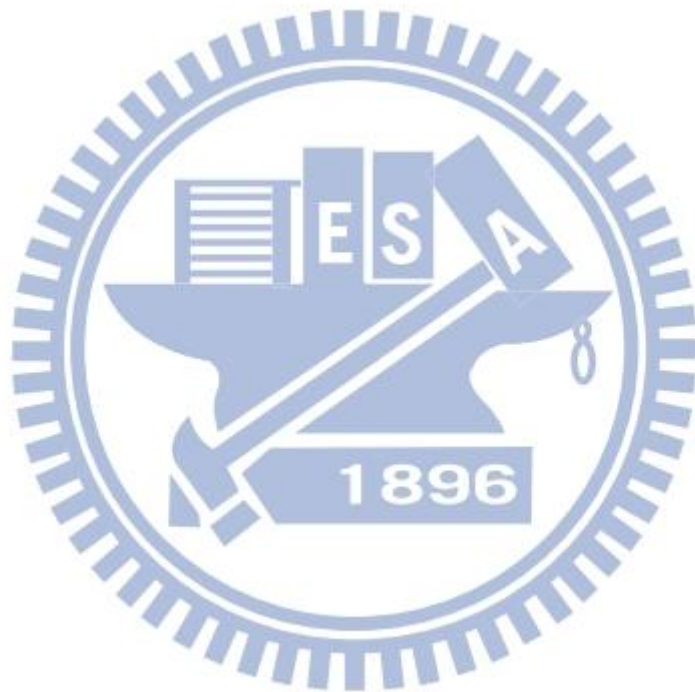
⁹⁰ 黎萌(2008)寫下 2 位印尼女性華人 10 年後描述當年動亂情景，現今這兩位女性在中國工作，有機會往來印尼與中國兩地，感受到華人在印尼地位有所提高；文中分析中國與印尼友好關係，直接提高印尼政府重視華人地位，並且提到學者黃昆章認為因為時代改變以及印尼人也在反思，不會再發生大規模、全國性的排華現象。

筆者與羅姐對談 1998 年排華事件，同樣在事件 10 年之後，當天除了羅姐在場外，陳姐及陳姐先生也在訪談現場，當她與住在雅加達的兄弟連絡時，兄弟將店面託付給印尼當地人，自己全家人在此時放長假，在外生活，等到事件趨緩之後才回到雅加達。羅姐談到自己兄弟不會虧待印尼當地人，做生意不會佔便宜，與當地人相處融洽。陳姐先生以較通俗說法說明，在哪裡工作、做生意都一樣，該拜的碼頭就是要拜，「強龍不壓地頭蛇」，他以此簡單描述告知筆者，因此，對羅姐親人來說，排華動亂驚擾平日生活，10 年後看待此事認為和諧相處就能避免此狀況。

己成為接待社會共同體的一員；接待社會承認或不承認外來移民成為自我社會的一份子。

本文報導人生命經歷移動過程中帶來多重認同—華人、客家人、山口洋人，在不同時機點上這些認同交錯存在著。在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下，嫁入台灣客家，以她們的角度說明兩地客家的異與同，讓我們以不同角度來了解到不同國家的客家面貌，而在筆者提問：落地生根？落葉歸根？選擇時，不同世代報導人或許會因為筆者是台灣當地人的關係而有所保留心中所想。60、80 世代報導人連結婚姻家庭選擇留在台灣，然而言談中處處表露出對印尼家鄉的想念，理智上選擇了婚姻家庭，情感上積極認同家鄉的一切。40、50 世代報導人斬釘截鐵的說：「十個有九個要回去印尼的。」是非常耐人尋味的一句話，因為她們手足情深的深刻情感使然、特殊性的關係存在，還是在人際網絡關係中這句話是移動的女性內心的中心期許。或者由 40、50、60、80 世代的回答讓我們認知到，移動會伴隨著認同，「根」如同認同一般隨著年齡增長是會有所變動，現在的答案不代表未來的答案也是如此。

總之，情感與認同互相影響報導人內心想法，她們心中肯定自己是華人、客家人的時刻，一句「印尼嬭」又深深的提醒她們是不同於當地人的印記。因婚姻移動的女性似乎永遠被記下她來自何處，藉由這些生命史中的點點滴滴，下一章筆者整理出新移民女性是單獨不一樣的個體，不應以新聞報導的單一個案就將刻板印象印記在新移民女性身上。這些不一樣的移民女性事實上又深深影響著婚姻家庭裡的下一代，下一代是生長在台灣的新客家人。



第五章 差異與傳承

由第二章開始描述本文報導人的移動歷程，不同世代有著不一樣的過程。在嫁入婚姻家庭後，面對不一樣的夫家生活，生命史中的點點滴滴告訴我們每個報導人是獨一無二的個體。面對一個統稱「外籍配偶」、「印尼新娘」、「新移民女性」這些名詞，無形的刻板印象讓社會忽略了個人的存在。在社會學的領域裡，研究者重視著問卷之下大多數的答案比例，這些研究數據提供政府機構訂定同化、融合措施時對這些女性的初步了解。本文藉著與六位不同世代報導人的深度訪談及筆者的參與觀察，希望社會大眾看到新移民女性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在刻板印象中注入她們不一樣的生命歷程，在時間的流逝過後，能稍稍改變「印尼嬭」這樣的稱謂。

女性是家庭裡的重要成員，大多數人掌管家中廚房料理傳承家裡的味道並且擔負教養與傳承的責任。張翰璧（2007：21-39）探討台灣、越南與印尼跨國婚姻社會價值觀的比較中，理解女性在跨國婚姻移動中本身文化親近性是婚配的考量因素之一。張翰璧提及從許多台越或台印的跨國通婚中顯示，通婚是文化接觸的開始、價值觀調適過程的啟動。女性是文化互動的主體而非配角，在家庭場域碰觸下的文化互動，有可能融入台灣文化也有可能發展出新的文化傳承。

在本文印尼客家女性生命史中，看到母親影響力的存在、姓氏移動的情形以及男女受教權的平等性，這些現象在在與台灣客家印象是有所差異存在，不同區域客家互動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客家在地化的情形。而這樣的兩地差異認知在台灣客家家庭場域的日常生活互動下，必然發展出新的文化傳承。

筆者在參與國小識字班課程時，注意到在第一次互相介紹時，老師大多以學員來自印尼、來自越南介紹。筆者與學員同坐時，聽到許多人私下特別強調「我是印尼華裔、我是越南華裔」。雖然來自不同國家，藉著同樣是華人身分來拉近彼此距離，也藉此區隔出我與他人的不同。因此，跨國婚姻女性在家庭場域中傳承自己的文化給下一代，卻也因為生命歷程的個別差異，每位報導人有著自己獨

特的生命史，在婚姻家庭裡影響力有所不同。

藉由她們的生命史，本章經由報導人了解到個人與群體本身存在的異與同，並且著墨女性在家庭場域裡傳承文化的影響力，最後在報導人同樣身為客家身分，她們與台灣客家家庭所教養出的下一代，已經成為台灣現在新一代客家人。張翰璧（2007：160）寫到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台灣客家族群的相遇，使得文化已從國家與族群集體成員的靜止化特質，轉變為運作於家庭領域中之動態的社會過程，這個動態過程也正改變台灣國族認同、社會文化內涵以及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質。這些新一代客家人正是此刻在家庭場域中兩地文化碰觸下成長的孩子。

第一節 個人與群體的異與同

新移民女性自 1990 年代大量移入之後，相關研究增加迅速，許多研究者強調跨國婚姻除了經濟與國際政治因素外，文化是關注重點之一（夏曉鶯 2002；蕭新煌主編 2003；張翰璧 2007），在媒體報導之下，常常強調新移民女性與台灣女性的差異點。尤其新移民女性的負面報導更是深深影響著台灣民眾對她們的認知，而不同國家的新移民女性被介紹時國家名稱擺在前面，此時一個對於這個國家新移民女性的印象就加諸其身上，但是個人與群體之間總有著異與同的存在，在日常生活的碰觸下，筆者有機會長時間與報導人婚姻家庭成員見面才感受到「刻板印象」、「口耳相傳」已經深深影響著許多人。當筆者聽到阿珠婆婆說：「好得佢心白恁乖，還做得。」婆婆感受到阿珠是不同於一般新移民女性，兒子娶到的媳婦很不錯，不像一般講的這樣，阿珠是歸於自家人。當阿珠的某些行為是婆婆覺得不喜歡的，像孫子不愛說話，說話又常單音回答時，婆婆就會說：「佢不會講國語，害到細人仔乜講得不正。」說出媳婦來自他國無法教導孫子輩課業的事實，這番話中阿珠是歸於印尼客家。

日常生活是平日我們每日的生活作息，日出日落、上班下班每日重複的生活型態，在民族誌的記錄下，從中看到差異點存在。事實上普同性也同時在日常生

活裡存在。在 Highmore (2009：1-2)說出日常生活總是被忽略的、不顯眼的、不突出的。日常生活是動態過程的記錄。每位報導人有著自己的日常生活，這樣的日常生活中存在著獨特的個人特質，而在長久居住於台灣家庭的日子裡，陌生到熟悉、不習慣變成習慣也悄悄的上演著。本研究六位報導人不同世代的背景、孩子年齡的相近、居住環境的相同點，許多的不一樣、一樣中，她們告知我們個人與群體之間異與同的事實存在。

語言

夏曉鶄(2002)提到嫁到台灣的印尼婦女多是西加里曼丹的華裔，而且多數為客家人。鍾鎮城、黃湘玲(2010：693-716)的研究對象直接鎖定為高雄縣美濃鎮客籍新移民女性，發現客籍新移民女性在台灣有關客語的語言角色上，她們在日常的口頭語言使用上，都以客語及華語(在台灣學習華語)為最主要溝通語言，但在書面語言使用上，則以華語為主。這些研究都注意到印尼新移民女性偏向客籍華裔人士，她們原先就認同客家人身分，與台灣家庭的日常生活互動、溝通語言以客語為最初選擇，相同語言(客語)連結到彼此相同族群(客家人)的認知，這是研究中多數印尼新移民女性的共通點。

但是，觀看到印尼歷史背景，廖建裕(2002)認為 32 年的蘇哈多同化政策使新客華人的後裔土生華人化，甚至是印尼化。這段歷史過程使得同樣是印尼客籍華裔女性在語言學習上有著明顯不一樣的成長經歷。近 10 年因全球經濟互動頻繁影響下，印尼政府重新開放華語學校設立，華人在印尼又可以選擇華語的學習，並且隨著 1998 年又一次嚴重排華事件之後，有華人離開印尼，有華人反而積極投身在印尼政治上，並且漸漸得到重要位置，這些改變讓印尼加里曼丹山口洋的華人特色顯露在報章之中⁹¹。這樣的印尼歷史背景在不同世代報導人生命歷程留下痕跡，40、50 世代范姐、羅姐熟悉華語、客語、印尼語。60 世代溫姐、陳姐

⁹¹印尼星洲日報 2009.02.14。http://www.sinchew-i.com/indonesia/node/10959?tid=6

熟悉客語、印尼語。80 世代阿珠熟悉客語、印尼語，阿娟略知華語，熟悉客語、印尼語。

她們都是印尼客籍華裔女性，在嫁入台灣家庭之前，有人對華語是有著相當程度的熟悉，使得 40、50 世代的范姐、羅姐是非常不同於一般認知的新移民女性，范姐說第一次來台時，對台灣的印象是「親切感」，因為是華人及熟悉華語所連結的情感。不同於 80 世代阿珠、阿娟來台前一晚在雅加達所表現對未來的不安感受。而政府在各國小開辦的華語識字班裡，這 40、50 世代的新移民女性是不會報名加入的成員，因為她們是熟悉華語的女性，已經具備相當程度的華語能力。

80 世代阿娟因為印尼政府開放華語學校，有機會再次接觸到華語的經歷，使得阿娟有基礎華語能力。基於這樣的認知，相信在 80 世代之後的印尼新移民女性當中，同時熟悉華語、客語、印尼語的女性有可能增加，這部分研究必須進一步深入了解才能確認，因此，在印尼客籍華裔女性身上除了關注到她們原生文化中客語能力之外，是否具備華語能力也應是重要背景之一，同時擁有客、華語能力的女性在進入台灣婚姻家庭時，語言的溝通管道多元，在與婚姻家庭成員互動時，能夠準確表達自己的情感。

移動歷程

施添福（1982）以人口移動理論中的拉力作用，討論 1905 年以來，台灣內部人口移動出現北部都會區人口快速成長，造成鄉村人口外流。Kottak（2005：440）提到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裡，人們因為各種理由「移動」了，隨著這個移動，擴大與消除了舊有的邊界與社會階級區分。移動有著本國內的移動及跨國移動，印尼國家領土含括眾多島嶼，施添福（1982）探討台灣鄉村人口往城市移動，在城市工作需求量大的事實中，牽動人們的移動。在印尼島嶼中，也有著相同情形，主要城市雅加達吸引著加里曼丹島客籍華人移動。在移動中 Kottak(2005：

440-441)提及移動的人們不斷產生新的認同，但其他的認同卻消失了。

移動影響著認同，因此移動歷程對於印尼客籍華裔女性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們知道新移民女性來自哪一個國家，設定她們是由原生家庭居住地移動到台灣婚姻家庭裡，一次移動歷程的生命經驗。但是，深入了解個人的生命經驗，有人是一次移動、有人是二次移動，擁有長時間移動體驗影響了她們的生活認知。40、50、60 世代報導人有著二次移動經驗，先由山口洋市移動到雅加達市工作達 10 年之久，長時間居住在另一城市的經驗讓她們有較寬廣的視野，在雅加達市她們四位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並且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當進入跨國婚姻移動到台灣之後，這些經驗讓她們在婚姻家庭裡有著重要影響力、建立鞏固的人際網絡，彼此婚姻家庭互動頻繁。

40、50 世代姐妹報導人 30 歲到雅加達、40 歲到台灣，長時間居住過雅加達市，原生家庭成員多數也移動到雅加達居住的背景，筆者認為這成為她們積極認同「落葉歸根」的重要因素。

80 世代報導人屬於一次移動歷程，因婚姻而移動經驗使得人際網絡較單薄，阿娟說過：「我不喜歡跟同鄉的人一起，她們喜歡比來比去，除了阿珠。」事實上，筆者注意到同鄉之間彼此電話連絡頻繁，阿娟此言道出同鄉之間有連絡，但是能說知心話的人少。

異與同

夏曉鶯（2002）書中以三種不同社會位置—官方、跨國婚姻的當事人、大眾媒體—所形成的事實建構來相互對比，夏曉鶯認為真實建構並非平等的，媒體工業扮演關鍵角色，某些聲音被聽到了、某些聲音被抹煞了。不平等的建構下，大多數娶外籍新娘的台灣家庭及親友內化了這些認知，台灣家庭遇到外籍新娘必須離家或匯款回娘家時，便得到印證與強化，而好的外籍新娘則為個案，將其例外化。

筆者在任教過程中看到新移民女性認真的教導子女課業時，「例外化」的對待這位家長。遇到新移民女性重視自己本身穿著，不教導子女時，印證新移民女性的弱勢地位。所謂的「異與同」存在著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何謂異？何謂同？筆者強調著報導人的與眾不同，又是一種將其「例外化」的訊息傳達。訪談過程中報導人范姐提到山口洋客家女性的各項優點，她將山口洋客家女性的特質普同化，聽到她的描述時，筆者反思自己常將好的新移民女性例外化，在范姐的建構下，好的新移民女性是她認同的特質，「異與同」的概念在此建構下就翻轉了，所以差異對比於普同，重點在於普同觀念是由何人建構出來的。

本文並不執著於異與同的建構分析，而由民族誌的書寫中，正視每個人獨特的生命歷程，每位報導人有著自己的故事，出生、成長、工作、結婚生子、養兒育女、經營家庭……等經驗，當然每個故事中一定有著差異的存在，每一個個體本就是獨一無二的事實。筆者同意夏曉鶯（2002：27）所寫：

原來，她們和我們一樣，有著複雜的生命歷程，時時在想下一步該怎麼走，在困難時盡力而為，在順利時盡情享受，時而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想著如何維護自己的尊嚴，忍受痛苦和失落，並笑看人世間的荒謬。

因為建構下的普同概念存在社會，希望藉由筆者民族誌書寫下每位報導人的故事，讓更多人觀看到新移民女性的獨特性。筆者深深自省到教學生涯裡將面對許多新移民女性，了解到每一位女性都有著自己的故事，筆者一開始先入為主的偏見隨著與報導人長時間相處消失。60 世代報導人為家庭付出、為生活奔波的身影連結到筆者母親當年打拼身影，勾起筆者熟悉的生活經驗。

第二節 女性與家庭的傳承

張翰璧（2007：4-9）認為跨國婚姻中女性移民會在日常生活中，在原生文化與移入國文化間不斷地進行文化的轉變與創新，女性又是家庭事務與親子教養的執行者，會將其社會價值觀在生活中傳遞給下一代。張翰璧肯定女性原生社會的

價值觀與生活型態，經由教育與日常生活的不斷展演，儲存在女性慣習⁹²中，經過婚姻家庭中文化接觸與調適，產生新的文化內涵並傳遞給下一代。我們知道女性與家庭緊密相連，女性從原生家庭移動到婚姻家庭，在這移動過程中日常生活的總總習慣一代傳遞給一代，女性身分從女孩、母親、婆婆的轉變過程中，她承接原生家庭的習慣，經由母親角色傳給下一代。

張翰璧（ibid：158-159）不以同化角度看待女性在家庭裡的影響力，從女性日常生活的細微地方著眼，強調女性在家庭領域裡複製家庭勞動、成人之間及成人與小孩相處關係、飲食、祭祀等行為。張翰璧進一步說當東南亞女性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家庭、教養子女時，意味著東南亞的原生文化在台灣社會開疆闢土。這樣的論點在本文報導人家中上演著，不僅如此，筆者任教過程中，轉換班級後，遇到更多新移民女性積極教導子女說母語、重視子女教育的家庭，新移民女性在教養子女上同樣有影響力。

跨國婚姻的女性從被不信任的互動關係到擔負起家庭裡的大小事務，她們的影響力顯現在家庭生活中，本文透過民族誌紀錄也同樣注意到這樣的影響力。40、50 世代范姐、羅姐家中三餐常常出現家鄉口味料理，當羅姐收到朋友給予的大量蔬菜時，將蔬菜以家鄉料理口味烹調之後予以食用，或贈與人際網絡內的友人，這樣的飲食口味也傳承給女兒。

40、50、60 世代報導人在互動過程中發現研磨香料的研磨鉢（圖 5-1）。



圖 5-1 研磨香料的研磨鉢

她們如獲至寶，想到「可以調製自己的香料配方了」。這是羅姐、陳姐料理

⁹² Bourdieu 說慣習指涉一套持久、可轉換的潛在行為傾向系統，是生命過程的歷史產物，也會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產生變動。持久性意味著社會價值與規範的支配性，一方面來自於家庭教養，一方面來自於學校教育或其他社會場域的涵養，指導並約束個人行為。（引自張翰璧 2007:10）

三餐的寶物，飲食料理是女性在家中的主要事務，口味經由一代一代傳承下去，不僅如此她們刻意購買研鉢當作敬賀關西五妹購屋禮物之一。本文的報導人有不同世代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影響力也呈現不一樣的情景。

連結兩個家庭

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紀錄下跨國婚姻女性的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因移民女性而連結在一起。她們在重要時刻裡，原生家庭都給予重要的意見。在 40、50、60 世代的生命歷程觀看到兩個家庭熱絡的互動情景，更緊密的將彼此婚姻家庭成員鞏固在人際網絡範圍內。在 80 世代報導人結婚之後，原生家庭母親影響報導人阿珠懷孕時間點，阿娟母親支持女兒離婚的做法。

蕭昭娟(2000)研究中移民女性與原籍國的聯繫大多是侷限於外籍新娘一人，隨著她們在台時間的增長與原籍國的聯繫會減弱。蕭昭娟指出新移民女性在進入到婚姻家庭中之後，因為刻板印象影響之下，因此婚姻家庭成員希望她們完全切斷與原生家庭的一切管道，認為這樣新移民女性才能專心為婚姻家庭付出。蕭昭娟的觀察紀錄與本文 40、50、60 世代報導人生活紀錄有所不同，40、50、60 世代報導人在第一次因工作移動到雅加達時，曾建立彼此互動的人際網絡，在經由范姐介紹來台之後，居住地在同一鄉鎮，又有三人購屋在同一社區的地緣關係。她們在日常生活裡互動頻繁，筆者與報導人共同參與一次的婚宴行程中，人際互動網絡涵括彼此婚姻家庭成員，子女間、彼此的另一伴都互相熱絡。

在陳姐婚姻家庭裡有看到婆婆希望切斷她與原生家庭的一切管道，如同蕭昭娟研究中的新移民女性，但是，先生支持陳姐的做法使得陳姐結婚後，仍然可以與同鄉友人頻繁互動。

觀看到日常生活的互動情景，先生對新移民女性的信任、支持必然影響著她們建立的人際網絡。然而原生家庭女性在家中擁有影響力的角色也傳承給新移民女性，她們與先生的互動關係不是只聽從先生意見，羅姐、溫姐聽從范姐建議後

在同社區購屋，雖然羅姐先生在確定買屋之後有所不滿意，羅姐仍然買下房屋蕭昭娟阿珠來台約 6 年左右，生下 2 個孩子，她平日在照顧孩子起居生活中，直接吆喝先生協助照顧孩子或幫孩子洗澡，兩人互動裡女性並非默默承擔一切家庭事務的角色。

新移民女性在家中擁有影響力。在訪談中有報導人覺得當然從父姓，有人覺得從母姓，在印尼辦護照出國之際，從母姓者多數（6 位報導人中有 5 位都是從母姓），從父、母姓是因為印尼環境影響的結果，古代東南亞文化中強調母系氏族社會的精神文化⁹³也影響著居住當地的華人社會。

40、50、60 世代報導人有影響力，在婚姻家庭裡有先生支持。她們建立鞏固的人際網絡，共同參加同鄉友人婚宴活動，據她們描述當年曾經組成浩浩蕩蕩約 14 人的回鄉旅程，共同購買機票坐同一班飛機回雅加達，能夠組成這樣場景共同回鄉實屬不容易，要 4 個婚姻家庭成員都贊同，而她們完成過這樣的旅程。

80 世代阿珠來台 6 年，居住在婆家，能夠自在的與同鄉友人互動，能夠直接叫先生協助照顧孩子，她同樣有先生的支持。筆者時常在傍晚時分晚餐過後，看到她與先生帶著孩子一同散步景象，她提到原生家庭母親確認婚姻家庭成員是可以信任的對象後，她才放心的生下孩子，確定婆家生活。另一位報導人阿娟有原生家庭母親的支持，卻缺少先生信任，在婆婆刻板印象影響之下，以離婚方式結束婚姻生活。

本文以影響力來說明新移民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但弔詭的是這樣的影響力似乎也建立在先生信任的前提下，不容忽視原生家庭母親在家中的影響力也悄悄的在報導人家中呈現。在蕭昭娟(2000)研究中，新移民女性可能為了擁有先生信任而切斷與原生家庭的頻繁互動。這種結果說明家庭裡先生信任情形直接影響新移民女性與原生家庭的互動，當然兩個家庭良好的互動必然影響下一代對父母的認

⁹³ 劉付靖（2003:71）提到古代東南亞文化有兩各方面的特徵:1.母系氏族社會的精神文化，2.稻作農業的物質文化。在氏族社會的早期，婦女在生產和經濟生活中處於主導和支配的地位，在神話中往往成為文化的發明者。因東南亞山區、海島特殊地理環境下，保留傳統生活方式，母系氏族制度的殘餘形態長期存在。

知，本文 40、50、60 世代報導人連結彼此婚姻家庭互動之外，她們與原生家庭成員約一年一次的互相拜訪，這樣的互動影響子女的成長經驗。

范姐女兒在國小、國中階段陪同母親往返台灣與印尼的過程中，國中年齡時就有獨自搭機到印尼，再與母親會合。現今女兒長大了，當印尼親友到台灣探親時，在台灣旅遊行程安排是由她負責，她清楚知道母親在印尼原生家庭的人際網絡。而且兩個家庭互動中，兩方孩子們在台灣碰觸，引發溫姐孩子認知到應該學習客語才對，彼此之間共通語言是客語，但是在印尼親友家庭內會教導孩子學習客語，反而台灣婚姻家庭裡華語是常用語言，不會刻意教導客語。

報導人的生活連結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成員的互動，這樣的互動自然的促使兩地客家文化的互相影響。

飲食

「媽媽的味道」這句話傳達出食物口味從小被定型的可能性。孩童的飲食口味由父母親決定，而家中掌廚者大多是女性，新移民女性確實會傳承自己的料理口味給下一代。范姐、羅姐強調兩家女兒沒有特別喜歡印尼口味料理，只吃這一樣料理，另一樣就不喜歡了。在日常生活中兩家女兒是時時接觸到母親的飲食習慣的，所以在范姐女兒工作環境裡遇到同樣是新移民女性下一代的同事時，經由飲食的對話，兩人對母親飲食習慣有共同話題及認知。當范姐說女兒不喜歡哪一些、哪一些時，女兒在與同事相處中卻知道母親的口味。林淑蓉(2007：152)指出從日常飲食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林淑蓉說明飲食面向寬廣，不只是飲食而已。張婷婷(2007)探討飲食與家中權力關係，有特定時刻是可以自在的吃自己家鄉口味。本文連結飲食與情感，在不同世代與親人、朋友相處中，食物傳達出本身的情感，這樣的情感又帶動報導人對他人的認同。筆者一個品嚐報導人家鄉食物的舉動，帶動新移民女性將筆者歸為我群。剛來台不安時、離婚不知所措時，家鄉食物撫慰了心中的情緒。不僅如此，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讓報導人一解

鄉愁，年節時刻家中客廳必備家鄉糕點，她們藉著食物連結自己與家鄉的情感。

本文 40、50、60 世代報導人目前婚姻家庭型式多為小家庭，她們在飲食料理上幾乎都能隨心料理，在此階段印尼口味飲食成為她們建立新的人際網絡工具之一，她們樂於將家鄉口味與同事分享，常得到許多回饋。



圖 5-2 製作香料的香蘭葉及加入香蘭葉的綠色水版—杯子糕。


圖中杯子糕是由范姐製作後，帶到志工工作地點與同事分享家鄉點心，香蘭葉獨特的香氣是她們在甜湯、糕點中常用食材，這股香氣由家中傳遞給子女並且建立新的人際關係。

傳承

遺傳是生物學上基因的傳遞，而傳承是繼承怎樣的觀念？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家庭是最早的社會單位，家庭內的價值觀在日常生活互動中傳承給下一代。當筆者與范姐談及筆者女兒即將進入國中，筆者擔憂女兒的總總細節時，范姐以過來人身分提到：「我們自己的孩子每天看著，不會差到哪裡去，她是知道我們的關心的。」我們每天看著孩子，陪著孩子，希望孩子會懂得父母的想法。「看著、陪著」涵括著言教、身教，我們常告知下一代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做，說的子女不一定接受，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每日每日所做的事，一點一滴的刻劃在子女的記憶裡，日常生活價值觀是這樣的傳承給下一代。

張翰璧（2007：160）認為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與台灣客家族群的相遇，使

得文化已從國家與族群集體成員的靜止化特質，轉變為運作於家庭領域中之動態的社會過程。這群女性本身認知自己同樣是客家人，與客家族群相遇之後，兩地客家培育出下一代新的客家概念，這一代的客家認知是如何？在本文的下一代從中班到 28 歲，以語言學習來看，華語是主要語言，客語是父母與長輩對話使用，父母與子女以華語溝通。10 幾歲高中生在與印尼親人互動中想到應該學好客家話，傳達出現在生活裡，她們不常說客家話。而 28 歲的女兒在工作場所面對到說客語的長輩後，開始積極與母親學習客語。以不同下一代語言學習來看，他們對客家的認知是動態過程，兩地客家都是她們的客家認同。

莊英章、簡美玲（2010）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寫到「在不同時空脈絡下，客家族群如何展現、維繫以及轉變？全世界的客家族群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經驗和展現她們的客家屬性？」這些提問告知社會客家族群的涵括層面，在台灣的研

究外更應關注到不同國家的客家族群。本文報導人以印尼客家的身分進入北台灣客家家庭，她們在日常生活中經驗及展現本身的客家屬性，在與台灣客家互動、相處之後，將自己的價值觀透過家庭場域傳承給下一代，這樣的動態過程持續在生活中上演著。

七、參考書目

王甫昌

2003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王雯君

2005 婚姻對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閩客通婚為例。刊於思與言，43
(2)：119-178。

王秀惠

2008 跨國移動的困境：美國華日兩族的族群關係，1885-1937。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王智珉

2005 性別、差異與社會理想的承轉與維繫－南勢阿美的女性結拜。花蓮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

古鴻廷、曹淑瑤

2007 近 20 年來台灣對印尼的投資。刊於南洋問題研究 2007 第三期：11-24。

丘昌泰

2007 〈政策篇〉。收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頁 534-562。
台灣客家研究學論。

向芳誼

2007 臺北市國民小學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學校適應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碩士班。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江文瑜

1996 <口述史法>。收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249-266。台北：巨流出版社。

江運貴著，徐漢彬譯

1996 客家與台灣。台北：常民文化出版。

安煥然

2008 <客家人認同的多重與想像－馬來西亞柔佛客家人社群認同探析>。收於《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余亭巧

2004 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經驗－五位女性客家文化工作者的生命歷程。花蓮師院碩士論文。

李昱宏

2006 印尼・島嶼的旅行。台北：華成圖書。

李翹宏

1996 廿世紀英語人類學民族誌與性別理論的發展。刊於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第七期：159-177。

李美賢、陳雅莉

2007 後蘇哈托時期中產階級華裔印尼人的認同傾向與教育選擇。刊於台灣東南亞學刊，4卷2期，2007年，頁25－52。

吳學明

2007 <移墾開發篇>。收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頁 42-61。台灣客家研究學論。

林漢文

2003 卡布阿斯河。台北：瀛洲出版有限公司。

林姿君

2007 新移民女性對烙印覺知與因應策略之研究。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論文。

林開忠

- 2006 跨界越南女性族群邊界的維持：食物角色的探究。刊於東南亞學刊，
3 卷 1 期：63-83。

房學嘉

- 1996 客家源流探奧。台北：武陵。

邱冠斌、李瑞娟

- 2007 外籍配偶子女國小一年級國語文學習成就之研究。正修科技大學幼兒
保育系碩士論文。

邱淑雯

- 2003 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台北：時英出版社。

邱靜慧

- 2004 踏訪印尼，尋找台灣新住民——從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到
南洋台灣姊妹會。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 電子報 57 期。[http :
//disable.yam.org.tw/node/1486](http://disable.yam.org.tw/node/1486)。

施添福

- 1982 台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
系。

胡台麗、許木柱、葉光輝主編

- 2002 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

夏曉鵬

- 2002 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
究雜誌社。
2005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徐霄鷹

- 2006 歌唱與敬神：村鎮視野中的客家婦女生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徐意欣

- 2008 離散文化的視覺思考：藝術家謝鴻均繪畫中的客家與女性認同。國立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正光主編

- 2007 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台灣客家研究學論。

旅港南中校友編輯小組

- 2008 歲月留痕—情牽故鄉山口洋。香港：南中校友會。
2009 南華中學六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南中特刊籌委會。

張婷婷

- 2007 外籍配偶與客家文化傳承。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翰璧

- 2007 東南亞女性移民與台灣客家社會。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張文亮

- 2006 台灣不能沒有客家人。台北：文經社。

張維安

- 2001 <客家婦女地位—以閩南族群為對照的分析>。收於曾彩金總編纂：《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婦女篇》，頁 79-109。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

莊英章

- 2003 客家研究之我見。刊於客家文化研究通訊 第六期：3-40。

莊英章、簡美玲主編

2010 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上)。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0 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

許詩屏

2009 外籍配偶子女學校適應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陳美蓁

2007 跨文化中教養之經驗與調適歷程一位印尼籍配偶的敘說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所碩士論文。

陳支平

1998 客家源流新論-誰是客家人。台北：臺原文化。

陳朝政

2005 台商在兩岸的流動與認同：經驗研究與政策分析。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

陳衍德、彭慧

2010 當代東南亞民族關係模式探析。刊於廈門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頁74-81。

黃毓麟

1992 投資發展在印尼。台北：書泉出版社。

黃昆章

2005 印尼華僑華人史（1950-2004）。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湯錦台

2010 千年客家。台北：如果出版社。

彭麗琴

2009 女性新移民的「枷」與「家」：生命發展歷程的自我覺醒。國立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社會教育與文化行政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彭啟原

2002 台灣客庄影像。南投：台灣省政府。

游明珠

2007 外籍勞工、配偶移居與海外流移的動態圖像：東南亞至台灣的流動路徑。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愛亞

2003 湖口相片簿。台北：紅樹林文化出版。

新竹縣政府

2003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鄉土教育補充教材－湖口鄉。新竹縣：新竹縣政府。

葉琦玲

2000 失落在地平線外的雨季。台北：商業周刊出版。

楊舒涵

2009 高學歷年輕客家女性的族群認同與性別角色經驗。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楊媛甯

2010 一種本土化跨國華人的中國詮釋－以廖建裕的中國思考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建裕

2002 現階段的印尼華人族群。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聯合出版。

廖正宏

1985 人口遷移。台北：三民書局。

劉阿榮主編

2009 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台北：揚智文化。

劉振台

- 2005 一個消失中的田野：長治鄉印尼客僑的族群構成。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劉付靖

- 2003 東南亞民族的稻穀起源神話與稻穀崇拜習俗。刊於世界民族 2003 年第 3 期，頁 69-75。

蔣金菊

- 2006 新移民女性家長參與及其子女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以屏東縣曙光國小為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行政碩士論文。

蔡晏霖

- 2005 美味的關係：印尼棉蘭家務親密勞動的味覺與口述歷史。刊於臺灣東南亞學刊，2 卷 2 期，頁 127-158。

蔡瑞全

- 2006 台灣、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學校適應之比較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碩士論文。

蔡華芳

- 2008 橫山地區客家女性社區參與歷程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鄭元昇

- 2009 十八、十九世紀婆羅洲客家華人研究。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黎萌

- 2008.05.14 印尼“98 排華騷亂”反思。世界新聞網—國際線上。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2764/2008/05/14/2945@2058628.htm>。

謝明蓉主編

- 2009 靜水流深：東南亞廿客家良材。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蕭新煌主編

- 2003 台灣與東南亞：南向政策與越南新娘。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蕭新煌

- 2003 客家研究的本土化與全球化。刊於客家文化研究通訊 第六期：41-44。

蕭昭娟

- 2000 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戴萬平

- 2003 印尼族群政治研究：宗教、地域與種族。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

謝慶皇

- 2004 外籍配偶子女學業成就及其相關因素探討。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謝世忠、劉瑞超、楊鈴慧撰稿

- 2009 原住民女性的律法脈絡—三個高地族群的比較。南投：台灣文獻館；台北：原民會。

鍾鎮城、黃湘玲

- 2010 <客籍新移民女性之語言使用與自我移民認同形塑>。收於莊英章、簡美玲主編：《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下）》，頁 693-716。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

簡美玲

- 2007 歷史民族誌的書寫與 Pulai 女人的研究：馬來西亞華人客家認同經驗的探索。刊於客家研究第二卷第二期，頁 151-158。

2009 清水江邊與小村寨的非常對話。新竹：交大出版社。

羅香林

1992 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

羅烈師

2001 大湖口的歷史人類學探討。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顧燕翎主編

1996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

Highmore, Ben

2009 分析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 an introduction*。周群英譯。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Kottak, Conrad Phillip

2005 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探索。徐雨村譯。初版。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Fetterman, David M.

2000 民族誌學 *Ethnography : Step by Step*。賴文福譯。台北：弘智文化。

Jorgensen, Danny L.

1999 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王昭正・朱瑞淵譯。台北：弘智文化。

Locke, W.W.Spiriduso and S.J.Silverman L.F.

2002 論文計畫與研究方法 *Proposals that Work, 4th ed.*。項靖、陳儒晰、陳玉箴、李美馨譯。台北：韋伯文化。

Carstens, Sharon A.

2005 *Histories, Cultures, Identities : Studies in Malaysian Chinese Worlds*. Singapore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八、附錄

附錄一：報導人基本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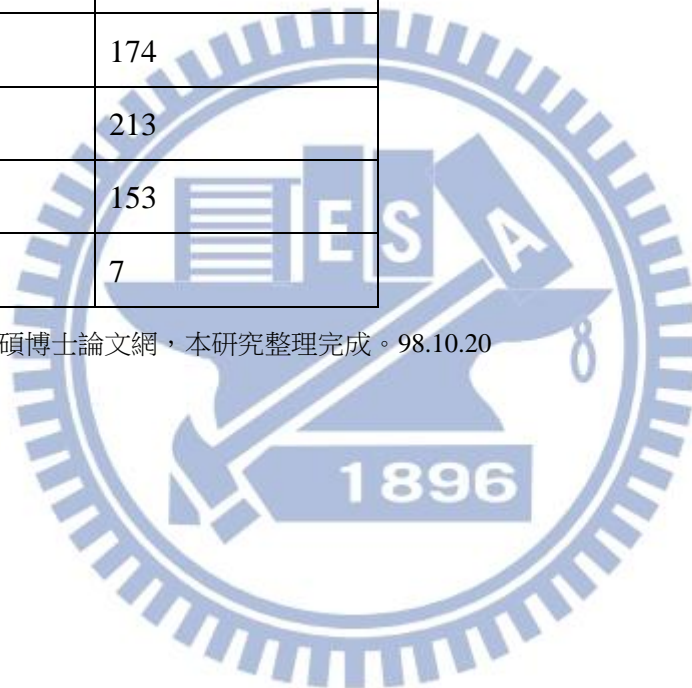
姓名	范姐	羅姐	溫姐	陳姐	阿珠	阿娟
出生年	1943	1952	1966	1969	1982	1982
現在年齡	68 歲	58 歲	44 歲	41 歲	28 歲	28 歲
來台年	1983	1992	1992	1994	2004	2004
當時年齡	40 歲	40 歲	26 歲	25 歲	22 歲	22 歲
已居住幾年	28 年	18 年	18 年	16 年	6 年	6 年
姓氏	原來從父姓，辦護照時從母姓。	從父姓。	從母姓，因出國辦理護照從母姓，在印尼從父姓。	家中前面二個從父姓，其餘從母姓。	從母姓。	從母姓，認為山口洋是母姓社會。
幾歲到雅加達工作	30 歲。	24 歲。	16 歲。	15 歲。	無	16 歲。
工作內容	車衣服、教華文	車衣服、工廠管 400 台機器，	車、剪衣服。	車衣服、學糕點，	無	服裝店看店，
原生家庭語言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海陸客家話
華語學習	印尼華語國中	印尼華語國中肄業	嫁到台灣之後學習	嫁到台灣之後學習	嫁台灣後學習	曾讀華語
學歷	印尼華文學校國中畢業	印尼華文學校國中肄業	印尼印尼文學校高中肄業	印尼印尼文學校小學畢業	印尼印尼文學校小學肄業	印尼印尼文學校國中，短暫華文
知道自己 是客家人 嗎？	知道，阿公或阿太這一輩來台。	知道，牆上有來自廣東惠州的紙張。	知道，長輩會說，來自廣東。	知道，長輩會說。	知道，父母說。	知道，父親講古時會說來自中國客家
子女	一女 28 歲工作	一女，高二 17 歲	二女、雙胞胎 16 高一，一兒國二 14 歲	一兒、國一 13 歲 一女、國三 15 歲，	二兒，一中班、一 3 歲	一女，中班。

婚姻狀況	先生外省大 15 歲，女兒小二時過逝。小家庭。	先生關西客家人，同齡。曾與婆家居住 4 年。小家庭。	先生湖口客家人，曾與婆家居住約一年，在外租屋之後購買住家，婆婆已過世。	先生湖口客家人，大 5 歲。曾與婆家居住約 10 年以上。2 年前搬到現在住家。婆婆晚上會過來同住白天回老家顧小叔	先生湖口客家人，大 12 歲。目前與公婆、二伯一家同住。	先生湖口客家人，離婚，自己租屋居住，女兒跟父親。之前與婆家同住約 5 年。
目前工作	退休，擔任義工。義工:認識朋友、打發時間、女兒支持。	夫妻同在一家工廠工作，班長，正式員工	學校廚房工作到 2 點，pizza 店工作到 10 點	手工、印尼小吃、糕點、	工廠工作、正式員工	工廠工作、三班制正式員工，近來 12 時工作
證照	機車	機車	機車、汽車（從來沒開）	機車、汽車、丙級廚師	無	機車筆試過、路考未考。
訪談時間	990410 990502 990613 990724 990801 990815	990410 990502 990628 990801 990815	990813 990830 990919	990725 990729 990730	990731 990811 990816	990501 990604 990731
擬親情形	自己有認乾媽，台灣人，目前健在。女兒沒有認。	女兒有乾媽一位，關西印尼友人	無	無	小兒子乾媽是阿娟	無

附錄二 外籍配偶及新移民女性相關論文篇數

時間 民國	國家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篇數	
	外籍配偶	新移民女性
88-90	11	0
91	11	0
92	44	5
93	119	26
94	225	77
95	341	174
96	410	213
97	305	153
98	9	7

資料來源：全國碩博士論文網，本研究整理完成。98.10.20



附錄三：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分析資料 88-98〈以新移民女性查詢〉

學年度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類別	小計	筆數								
人文學類	(21)		<u>7</u>	<u>10</u>	<u>2</u>	<u>2</u>				
工業技藝學類	(0)									
工程學類	(2)				<u>1</u>	<u>1</u>				
大眾傳播學類	(7)		<u>2</u>		<u>5</u>					
自然科學類	(0)									
法律學類	(12)		<u>3</u>	<u>1</u>	<u>5</u>	<u>2</u>		<u>1</u>		
其他學類	(16)		<u>5</u>	<u>2</u>	<u>7</u>	<u>2</u>				
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類	(1)			<u>1</u>						
家政學類	(27)		<u>4</u>	<u>9</u>	<u>11</u>	<u>2</u>	<u>1</u>			
教育學類	(319)	<u>5</u>	<u>79</u>	<u>97</u>	<u>88</u>	<u>34</u>	<u>13</u>	<u>3</u>		
商業及管理學類	(50)		<u>10</u>	<u>18</u>	<u>13</u>	<u>5</u>	<u>3</u>	<u>1</u>		
經社及心理學類	(148)		<u>33</u>	<u>54</u>	<u>34</u>	<u>21</u>	<u>6</u>			
農林漁牧學類	(1)				<u>1</u>					
運輸通信學類	(3)		<u>1</u>				<u>2</u>			
數學及電算機科學類	(5)		<u>4</u>		<u>1</u>					
醫藥衛生學類	(22)		<u>1</u>	<u>12</u>	<u>4</u>	<u>5</u>				
藝術學類	(8)	<u>2</u>	<u>2</u>	<u>1</u>	<u>1</u>	<u>1</u>	<u>1</u>			
觀光服務學類	(2)		<u>1</u>	<u>1</u>						

分類是以畢業系所名稱為主。查詢時間 98.10.21